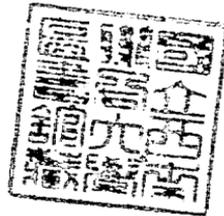


斜爾沁旗草原

1840 ✓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圖書館

■開明文學新刊■

科爾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著

宏
碧
綠
序

目次

一	一個古遠的傳說。	一
二	傳說是這樣開始的——	10
三	四次爺，大爺，三爺。	10
四	——丁府財源無限的膨脹期。	10
五	另外一隻魔手。	10
六	這是真正的故事的起頭。	10
七	萬里的草原上一支孤寂的影。	10

第十回 十字街好漢跑馬

四望亭小女受傷

第十一回 求婚姻公子作伐

行暗刺濮氏得妻

第十二回 世路崎嶇防險詐

豪俊聲譽動佳人

第十三回 慕才略書齋比武

避危機月下遇僧

第十四回 自安三官殿尋友

振芳龍潭莊覓婿

第十五回 動義心私地救寡婦

發憤怒法堂鬧問官

第十六回 下揚州公差被阻

往嘉興奸吏受驚

第十七回 長江行舟認義女

龍潭得信哭假娘

第十八回 鮑氏翁婿授秘計

駱家主僕打播臺

第十九回 醫傷痕取來妙藥

復播臺大逞英威

第二十回 平山堂父女取勝

觀音閣師徒爭強

第二十一回 離家避奸勸契友

惹禍逃災遇世兄

第二十二回 胡金鞭開嶺送世兄

賀世賴歇店捉宏勳

第二十三回 軍門府余千告狀

龍潭莊董超捉人

第二十四回 花振芳開舖賣藥酒

鮑自安用計獲奸淫

第二十五回 避禍水挈眷遷北

遭誣害起解遇讐

第二十六回 施茶庵放火救世兄

四杰村捨命救主人

第二十七回 巴家寨胡理解隙

苦水浦鮑福審姦

第二十八回 締良緣雙美結婚

殺姦佞三女赴試

第二十九回 張公會巧施美人計

狄王府直訴苦衷腸

宏 碧 綠 目 錄

四

第三十回

教場比武佳人奪標

相府娶親公子亡身

第三十一回

鬧長安鮑福敵追兵

奪潼關胡理得大功

第三十二回

狄欽王率衆迎幼主

聖天子登位封功臣

新 舊 劇 第 一 名 旦 毛 韻 珂



飾 駱 宏 勳 之 一

名伶毛韻珂



飾駱宏勳之二

名伶白玉崑



飾雷振聲小影

佛 化 錢 家 稽 滑 劇 舊 新



一 之 賴 世 賀 飾

佛 化 錢 家 稽 滑 劇 舊 新



二 之 賴 世 賀 飾



影 小 珂 韻 毛 伶 優 名

快情
小說
宏碧石緣

第一回 寫手帖賀世賴落魄 看把戲王金玉遊春

話說唐朝的時候。太宗上賓。太子蘆陵王。年紀還只十幾歲。不能理政。由皇后武則天。代掌政權。這位武則天貌。既俊秀。性又聰明。凡事到前。不假思索。就能判決。只有一件。大失皇后體統。就是好色過甚。和朝中丰姿秀美的。臣子。如張天左。張天右。薛敖曹。那班人私通了。個個重用。人人寵倖。因此奸黨雜進。朝綱紊亂。弄得天下騷亂。民心不安。那一日。正是仲春的天氣。定興縣衙門前一家茶樓上。恰坐着一個人。生得身材矮小。面目醜陋。在那茶樓裏深深歎了一口氣說道。唉。我賀世賴雖然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心中恰也有些機變。難道就此算了罷。若是有了發達的日子。我便把恩的恩。怨的怨。分個清清楚楚。白報個爽快。甚管你任正千任正萬。我再也不來忌憚你的。話還未完。祇見對面笑嘻嘻走過一個人來。說道。賀大叔。你好好的爲甚在這兒長吁短歎。世賴抬頭看時。見這人是道家裝束。認得是本城城隍廟裏的道士。忙起來招呼。請他同桌坐下。說道。道人有所不知。小弟半年以來。腰內分文沒有。弄得衣不被體。食不充口。這樣光景。不免自怨自艾。所以長嘆。道士道。噫。這又奇了。賀大叔不是和本城任正千。大爺是個親戚麼。這位任大爺。那個不曉得他是本縣富戶。真說他家資巨萬。就只把

家中陳設的古董。也要值得好多千兩的銀子。兼之他是一個任俠好義的人。就使朋友有急。他也要扶助。何況你是親戚。難道就不來看顧你麼。賀世穎道。這人這話。恰是不差。但只其一。不知其二。小弟有一個妹子。爲着父母早世。流落在烟花巷內。爲妓。着實有幾分姿色。這位任正千。雖然生得黑面紅鬚。容貌惡劣。只因他二十餘歲。還未娶妻。所以喜歡在平康中逛逛。看見我妹子生得俊俏。就不免結了露水之緣。逛了幾月。捨棄不下。就把三百金。將我妹子在鴉院贖出。接至家中爲妻。我向來也是跟着妹子。在院中幫忙。今番他看了夫妻之情。就叫我一同到他家中。管管細瑣的事務。只是我有一種脾氣不好。平生最愛賭博。碰着任正千不在家的時候。就購了妹子。到外面和朋友去賭錢。不料財運不交。把一年的薪水都輸却了。沒了法。祇好向我妹子借貸。只說是買些鞋襪用的。那知越賭越輸。到後來連任家書房中陳設的古董。都被我私下變賣。還了賭債。心中只是納悶。要想再去角一勝負。只苦沒有資本。仍在書房中往來尋覓。忽然看見條桌下有一架極大的銅爐。約莫有三十幾斤的重量。論起價來。倒還值得四五兩銀子。我就趁着沒人的時候。把這銅爐從桌兒下拿了起來。往外就走。也是合該有事。我還未走到二門。恰和一個人撞了滿懷。心中已是一驚。抬頭一看。你道那個。原來正是任正千。他就問道。你拿這銅爐幹甚。我答道。我見這爐壞了一只脚。想去修理修理。他便過來將銅爐一看。原來並沒壞處。心中大起猜疑。卽忙回至書房中檢點物件。恰已失了許多。因此喚我過去。痛責一番。我那裏容受得住。不免撞

冒他幾句。他就大發雷霆。罵我沒有廉恥。盜竊他的東西。立刻驅逐出門。我雖然一個平常人。也不願看人家嘴臉。聽着他說。就負氣而走。雖然我妹子心中不快。也顧不得了。道士道。如此說來。是你自己的不好。也怪不得任大爺。那任大爺在定興縣中。是有名的好義之人。聽說本縣駱遊擊。他姓駱名龍。本是揚州廣陵人。由武科進士出身。來此一任九年。日前忽然染了大病。醫藥無效。臥床不起。他還有一位公子。生得方面大耳。非常魁梧。且秉性聰明。得力過人。名叫賓侯。號做宏勤。和他老人家之子叫做余謙的。服侍湯藥。衣不解帶。就是任大爺。也是天。天幫着公子調湯治藥呢。世賴道。照。任正千是仰慕駱老爺的武藝。前去執贖受業的。駱老爺見他容貌怪異。聲音宏亮。只道是有用之人。所以盡心教他。師弟之間。非常的親熱。自然該如此了。道士道。還不單是如此呢。後來駱遊擊病故之後。那夫人公子。哀痛哭泣。自不消說。這任大爺也悲傷的了不得。備了祭禮。祭了一番。帮着駱公子料理喪務。誦經超度。你想這樣的弟子。世間還找得出第二個麼。世賴道。這些表面文章。既然做了師弟。也是禮所應有。還那一個做不到。道人未免獎他太過了。道士道。還不止這些呢。駱老爺既然去了世。這遊擊的職。自然有人來補授了。夫人和公子商議。說新官即日到任。我們少不得要把衙門讓他。據我意思。不如擇日起柩回南。省得另賃公館。多費周折。公子道。母親之意。原是不差。只是這兒還有許多未了的事。一時難以起程。依兒的意思。還是暫借民宅居住。將諸事料理完備。再行動身。免得臨時慌忙。不知可好。正在商議的時候。那任大爺

剛跨進門來。聽他們母子二人議論去留的事情。忙接說道。世弟之言。極有道理。好在門生舍下空房極多。將先生靈柩。遷至舍下外室停放。裏面給師母等居住。且待百事舒齊。再行回南。不知師母意思怎樣。夫人道。蒙你厚愛。敢不如命。只是煩擾尊府。未免於心不安。任大爺道。怎的這麼說。誼屬師生。這些區區。也是門生分內的事。何必謙虛。夫人公子聽了這話。自然感謝不盡。任大爺回家。忙命家人將房舍收拾潔淨。再來迎接夫人公子。將一切細軟什物。搬到自己家中。從此以後。夫人公子居住後院。任大爺同賀氏居住中院。而且飯食茶水。都由任家供給。不肯使夫人另炊。這想是你出了任家以後的事。你想這種人。非但今世找不出。就使從前孟嘗君。也不過如此。這樣說來。他不是一個好義的人麼。世頹道。他待賂某。固然不差。偏偏待我們親戚。倒反刻薄。你想這種人。不是欺貧諂富的麼。道士道。你也不要再說了。任你錯也罷。不錯也罷。你既然沒有飯吃。橫豎沒事。何不就到我廟中去。替我抄抄手帖。也好給你吃一口安心飯。不知你意思如何。世頹道。蒙道人看顧。怎有不依的理。道士見世頹已允。看看日已西落。就給了茶錢。和世頹出了茶樓。一同走到城隍廟中。替他收拾一個房間。給他居住。有事的時候。就去做。倒也非常高興。沒事的時候。自己在房間中看看書。覺得甚為清閑。比在任正千家中的時候。還自由一些。只苦身邊沒錢。不能恣意賭博罷了。那一天。岑寂無事。偶然到大殿上來閑逛。忽然看見一個少年公子。後面帶了一個僕人。走上殿來。世頹看時。見這人生得面如冠玉。體態溫存。不過二十左右的年紀。見

他進來。道士忙向他行了一個禮。陪到殿中。笑迷迷的說道。王大爺可是來這兒進香的。那人道。正是。道士忙請他坐下。命賀世賴吩咐僕人倒茶。那人呷了二口。就走到香案面前。拿下籤筒。跪在地上。說了幾句鬼鬼祟祟的話。將籤筒搖了幾搖。便搖了一枝出來。遞給賀世賴說道。老兄。煩你替我檢出這枝籤詩來。世賴接着。忙照籤上的號數。向籤架上取籤詩下來。遞給那人。那人看時。恰一些兒都不懂。不知講的甚麼話。因回頭問世賴道。老兄。你可懂得這些話麼。世賴道。我天天替人家講解籤詩。那裏不會。那少年聽他這麼說。就將籤詩遞給他。世賴忙接了過來。見上面寫道。櫻花滿樹綴新紅。蒂固根深踞土中。橫殺看花深閨女。春來最怕是狂風。世賴看畢。笑嘻嘻的問那少年道。不知大爺問的什麼事。那少年道。是問終身結局。世賴道。這就大吉。第一句分明是說尊府的隆盛。第二句是說尊府事業。根深蒂固。可以永傳不衰。說到這裏。道士急插嘴道。這位王大爺。單名一個倫字。號叫金玉。就是現在做吏部尚書王懷仁的公子。禮部侍郎王懷義的姪兒。是本縣有名宦家。自然是盛隆的了。這位王大爺舉止溫文。才學高深。自然是能傳父業。永永弗衰了。可見得這籤詩正靈驗呢。道士說畢。王倫接說道。上兩句我已明白。下兩句恐怕不甚好麼。世賴聽道士說他是個吏部公子。忙竭力趨承。再也不敢說他的壞。忙解說道。這也並沒深意。不過是說老太爺在京襄政。正直無私。見得天下擾攘。猶如狂風一般。未免動心中煩惱。俗語說道好。能者多勞。就是這個意思。世賴說了一篇的恭維話。王倫心中十分歡喜。看看世賴這個人。舉止

活潑，言語辯給，着實有些中意。忙問道：「道士，這位老兄不知姓甚名誰？現在這兒當什麼職？」道士一一答他。王倫道：「像賀兄這樣才幹，未免大才小用。兄弟舍下瑣務正多，少不得要一個像賀兄般的人去管理。如不嫌簡慢，何妨屈駕。世賴聽了這話，正如貧兒拾金一般，滿心歡喜。那有不允的道理。忙向王倫深深一揖，說道：「蒙大爺提拔，給小弟一個棲身的地方，正是感銘五內。那有不遵命的道理。道士也把世賴如何進任府，如何與任正千衝突，如何到這裏的話，述了一遍。王倫道：「既然蒙賀兄俯允，就這時到舍下去罷。」世賴答應一個是。忙將隨身應用的什物，檢點一遍，自己拿了，跟着王倫到王府中來，給他做個幫閑。一住三年。這日正是春光明媚，淑景宜人的時候。王倫不覺春情蕩漾，想到外面去遊玩一番。忙吩咐僕人王能去喚賀世賴。不多一時，世賴進來。王倫問道：「我想和你同到外面去逛逛，但不知什麼地方最爲相宜？」世賴道：「這兒城中也不過街坊市肆，沒有什麼頑兒。只有西門城外十里之遙，有一所地名叫做桃花塢。其地多種桃花，每年二三月的時候，桃花爭豔，老幼婦女爭來觀看。算是定興縣最好的地方了。王倫一聞婦女兩字，心中非常高興。忙說道：「老賀，既如你說，我們就往那邊去罷。」世賴道：「使得說罷。」就換了一套簇新衣服，帶領家人王能出西門城而來。兩人騎着馬，一路行走，看看道旁行人，倒是絡繹不絕。不多一刻，已到了桃花塢中。王倫抬頭看時，真乃佳景入畫，名不虛傳。正在觀玩之間，忽然見對面人山人海，圍了一大堆。王倫看了，非常駭異。忙吩咐王能前去探望。話分兩頭，且說這日任正千和駱公子並

賀太太及賀氏也備了些酒餚。在桃花塢遊玩。在大路旁揀了一個潔淨的亭子。裏面自有現成的桌椅。把酒餚放在桌上。駱太太和賀氏一席。任正千和駱公子一席。余謙在一旁陪着。任大爺駱公子談笑對酌。酒過數巡。看舉箸。正在暢飲之際。忽聽大路上一聲鑼响。任大爺和駱公子站起。聲來。去那路上看望。只見一簇人圍住十數個漢子。皆是山東打扮。還有那婦女。一老一少。老的約有六十外年紀。少的不過十六七歲光景。俱是穿老藍布褂子。惟有那少年的女子。穿了一條綠袖袴子。魚白色綾襪套。大紅緞子鞋子。卻全不穿裙子。內中一個老兒。手提一面大鑼。敲得數聲响亮。駱宏勳看了一會。全然不曉得甚麼人。遂問道。世兄。可曉這是甚麼名目。任大爺道。世弟。此乃山東所做。名叫把戲。南路亦曾見過否。駱宏勳答道。弟未見過。任大爺分付余謙。將那班人喚來。問他所做怎樣把戲。余謙聞命。下了亭子來。高聲大叫道。那鳴鑼的老人家。這裏來。我家大爺叫你哩。花老夫妻聞言。急忙走過前來。滿面堆了笑容。說道。大叔叫俺。想必要頑把戲了。余謙道。正是。我問你把戲。共有多少套數。每套要銀多少。那老兒答道。大叔。我們馬上九般。馬下九般。外有蹀躞索。共有二十套。每套紋銀二兩。若要做完。共銀四十兩正。若要單做蹀躞索一套。要銀八兩。不知大叔要頑那套。余謙道。你且在此少停。待我稟上大爺。再來對你說。余謙道罷。走上亭子。對任大爺就把花老兒的話說了。任大爺向駱公子說道。馬上馬下十八般武藝。都是我曉得的。可以不必。只叫他做蹀躞索。就給他八兩銀子罷了。駱宏勳說道。此東小弟做罷。任正

千笑道。一客不煩二主。該是愚兄作東。分付余謙速速下去。單摘蹀鞞索。余謙領命。來到花老面前。說道。我家大爺分付。馬上馬下十八般武藝俱會的。單叫做蹀鞞索。花老道。先已稟過大叔的。這一套是要算四套的。余謙說道。這個自然。你只放心。銀子分厘不少。花老答應。依命而去。到自家一衆人中。說道。這位單要頑鞞索賣賽。給我們八兩銀子。衆人答應知道了。只見一人牽過一匹馬來。乃是一匹川馬。遍身是白。惟香上一片黑毛。此馬名爲烏雲蓋雪。是新鞍新製。判官頭上有個銅圈兒。乃是製就賣賽之物。那老兒將銅鑼放下。拿起火把長桿。朝二邊搖着。口中說道。列位老爹大爺哥哥弟弟。請讓一讓。我們撇馬哩。晚生先來告聲。倘有不小者。恐被馬沖倒。真怪我不言明。往來走了幾次。看的人竟是走開。正中讓出一條馬路。那老兒將長桿丟下。又拿起銅鑼。噹噹噹着。又叫道。我的兒。該上馬了。只見那個幼年女子。站起身來。將上面老藍布褂子脫去。裏面現出杏黃短綾襖。青緞子背心。腰間一條大紅縐紗汗巾。襯作綠綢袴子。五色綾子襪套。花紅鞋子。那一雙金蓮。剛剛三寸。頭上挽一個髻兒。也不戴花。耳邊戴一雙金環子。不長不短。六尺多長的身。做一個辨膜兒。朝上通著。如這配就的一身服色。就是一個花花蝴蝶。無人不愛。那女子聞父命。不慌不忙。來至馬前。用手按住鞍子。抓定領毛。足不踏鑿。將手一拍。雙足縱上鞍。左手扯住繩。二膝一催那馬。一撒右手。將鞭子在馬上連擊幾下。那馬飛也似去了。正跑之間。那女子將身一縱。跪在鞍橋上。頂了個童子拜觀音的故事。滿場之人。無不喝采。一連三馬。又做了踏裏藏身。一個

太公釣魚。才拔出衆。件件超羣。三索以過。女子下得馬來。在包袱上坐了歇息。早有人將軟索架起。那女子歇了片刻。站起身來。將腰中汗巾束了一束。又上了軟索。上前退後。小小金蓮。在那索上行走。如同平地一般。任大爺同駱公子看得爽快。駱宏勳不覺大聲喝彩道。只軟索也值八兩銀子。任大爺道。真乃不差。那女子正在頑索的時候。王能走過去。看了一回。向旁人問過底細。回來告知王倫。王倫忙過去仔細觀察。果然見那女子跑馬賣棗。並踩軟索。令人心愛。說道。這女子年紀不過十五六歲。身材面貌。到也相趁。但不知是那一個的女兒。賀世穎笑道。大爺真可謂宦家公子。連這班人的出身。都不知道麼。凡賣棗的。以及那踩軟索的。賣翠花的。遊歷各府各縣。不過以此爲名。全以夜間賺錢。那有不是此道者。也不知他住在城內。還是城外。王倫道。明日會他一會才好。賀世穎道。門下昨晚聽說。到了一班把戲。內有一個俊俏的少年女子。住在西門城外馬家飯店裏。大約就是他。大爺果然有興。待門下明日到他飯店裏喚來。如應食燕一般。何難之有。那王倫大喜。又叫道。老賀。這桃花塢內。來來往往婦女也不少。但無有甚麼十分入眼之人。我今看中了二個。賀世穎道。大爺看中那兩個。王倫道。方才說的軟索上女子一個。賀世穎道。還有一個是誰。王倫用手一指。你看對面亭子內坐的那一位少年堂客。瓜子臉兒。瘦弱身軀。還有幾分人才。你還未曾看見麼。賀世穎舉目一看。不覺滿面通紅。笑道。大爺莫來取笑。那不是別人。乃是舍妹。王倫大喜。說道。我與你相交既久。未曾說到你有舍妹。今日才說你有個舍妹。但不知所嫁何人。

賀世賴用手一指說道。那桌上坐的黑面紅鬚。乃是妹丈。王倫一看。雙眉緊皺。罵道。老賀。你這個人。喪盡天良。怎的將個如花似玉的妹子。嫁了個醜鬼怪形之人。豈不屈了令妹了。我與你相好多日。怎不把我做個側室。不替勝嫁他十倍。賀世賴道。大爺錯怪在下了。門下與他相交在先。與大爺相交在後。王倫代笑道。老賀。你極有才幹。怎能使令妹與我一會。我就重謝你。賀世賴忙止住道。大爺說話。音略低些。不要被聽見了。你道他是誰。他乃是定與縣有名之人。叫做賽尉遲任正千。他性如烈火。英雄蓋世。倘若一聞此。為禍不小。王倫道。從來說色膽大如天。我今日一見令妹。神魂飄蕩。就是五方五道。十殿閻羅。也不怕他。我今日且與你令妹親了一個千里嘴。賀世賴抵賴不住。王倫將手托自己嘴。對着賀氏嬉戲。頑耍不提。且言那邊亭內。賀氏大娘。眼極清明。早已望見他的哥哥。同那一位少年郎君。在對面亭子內飲酒。那人年紀不過二十來歲。甚是俊俏。他原是出身不正。見了王倫。就有三分愛慕之意。口中雖與駱太太說話。二目不住的直注著對過亭子內觀看。見了王倫。向着他親嘴。心中愈是愛慕。合當湊合。王倫賀氏正在傳情之間。正千宏勳又在暢飲之際。駱公子用手在桌上一拍。大叫一聲。險些把一桌器皿。盡數打碎。任大爺連忙站起。急急問道。因何事故。畢竟不知駱公子說些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駱宏勳硬奪把戲 花振芳巧作冰人

却說駱宏勳怎的忽地大叫起來呢。因這日任大爺在亭子內對面的主席。駱公子是客席。對着外面王倫的亭子。飲酒之間。抬頭瞥見王倫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向賀氏嬉戲。心中大怒。按耐不住。遂大叫起來。及任大爺追說。又不好直言。說道。此話不好在此談論。等回家再言。分付余謙下去。對那睬軟索之人說。不必煩了。明日叫他早往四牌樓任大爺府上取銀子便了。余謙領命。下了亭臺。向花老說道。今已見武藝出衆。何必諄諄勞神。不用煩罷。我們今日未帶許多銀子。叫你老人家明日早上。往四牌樓任大爺府上去拿銀子。那老兒答道。大叔方才說了。四牌樓任大爺。莫非就是賽尉遲任正千大爺麼。余謙答道。正是。那老兒說道。久仰大名。恨未拜謁。明日早去。甚爲兩便。遂將那女子喚來。將那架子收了。同至包裹前歇息。那女子向母親耳邊低聲說道。孩兒方才在軟索上。見了一人。就叫我賣養的。生得方面大耳。虎背熊腰。丈二身軀。女兒看來。到是一位英雄。那老婦聞女兒之言。察女兒之色。知他中意了。遂向老兒耳邊。將女兒之所述了一遍。那老兒滿心歡喜。自忖道。聞得任大爺乃是黑面紅鬚。此位白面。却是何人。卽至亭子旁邊。問那本地的人。方知是遊擊將軍駱老爺的公子。與任大爺是師弟兄。正在任大爺家借住。本籍廣陵揚州。訪得明白。走轉回來。對媽媽說道。我明日早去拜謁任大爺。就煩他作伐。豈不是好看官。你道這老兒是什麼人物。他是山東恩縣苦水舖人氏。乃山東陸地有名响馬。山東六府。並河南八府。以及直隸八府道上。凡有行道之人。車馬行李之上。插個花字旗號。卽露宿霜眠。也無人敢動他。一草一

木這老兒姓花名威字振芳。這位奶奶亦是山東道上有名的母大蟲。父親姓巴。共生他兄弟十個。這位奶奶乃是頭生。以下尚有九個兄弟。乃巴龍、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義、巴禮、巴智、巴信。俱有萬夫不當之勇。這奶奶因幼年曾在道上放响馬。遇花振芳保鏢。二人殺了一日一夜。未分勝負。你愛我。我愛你。因此配爲夫婦。一生所產甚多。俱不存世。老夫婦年將六十。只有一個女兒。小名碧蓮。年方一十六歲。自幼從師讀書。文字驚人。又從父母真學習一身武藝。刀槍劍戟。無所不通。老夫婦愛之如同珍寶。不肯輕易許人。又且碧蓮立志要嫁個英雄。不愿托身俗子庸夫。所以今日這老夫婦。同着巴龍、巴虎、巴彪、巴豹兄弟四人。代着女兒。以把戲爲名。遊歷各府州縣。實爲擇婿起見。出來有幾年的光景。並無一人中女兒之意。今來定興縣。聞得桃花塢乃士人君子。英雄豪傑會萃之所。特同衆人來訪察一番。不期女兒看中了駱宏勳。所以老夫婦歡喜不已。這且不表。再說賀世賴同王倫在亭內飲酒看把戲。那王倫在那裏親千里嘴。忽聽得對過亭子內大叫一聲。猶如半空中丟下一個霹靂。即時蹀軟索的也不頑了。賀世賴在旁說道。門下對大爺說。不要取笑。大爺不聽。弄得被他知覺。連軟索也就不頑了。好不敢與門下方才聽見叫喊之聲。不是任正千。乃是駱遊擊之子駱宏勳。門下諒任正千必要問他情由。有舍妹在旁。姓駱的。不便驟然說出。幸虧任正千未會看破。不然。此刻我們這桌子被他掀倒。打個不亦樂乎了。王倫聽這一句話。惱羞成怒。說道。他頑得起。難道我就頑不起。他不頑。我偏要頑。看他把我怎樣。分付家人王能、王德、王

薛王福。多去幾個。將那頑戲法的人。都替我喚他。憑他要多少套數。與我盡數全頑。憑他多少銀子。分文不少。王能等奉命。卽至花老面前道。老兒這裏來。吏部公子叫你。叫你們憑有多少套數。盡數全頑。不拘多少銀子。叫你們府內去拿。分文不少。教你們要比先前更勝幾分工夫。方顯我們大爺的體面。稍有懈怠。分文俱無。那花振芳聞有許多分付。裝這許多聲勢。就有三分不喜。今日若不去隨他頑。又要和他陶氣。恐耽誤了明早去拜正千。只得忍氣吞聲答道。曉得。遂同巴氏兄弟。跟隨王府家人前來。再言駱宏勳因心內有此一氣。悶悶不悅。酒也不吃了。抬頭一看。那頑把戲的老兒。去而復返。却是爲何。余謙聽言。亦抬頭一望。見前面四人。都是王府家人。余謙平素認得。遂說道。前面四人。小的認得是王倫家人。想是對過亭上王倫。也要頑把戲哩。駱宏勳聞對過亭子也要頑把戲。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說道。他們共是二十套。我們只頑過二套。還有十八套未頑。余謙下去對那老兒說。還早。這邊未曾頑完。倘王家中有些話說。與我打這狗才。再同王倫講話。余謙聞言。笑嘻嘻的去了。看官你說余謙因何笑嘻嘻的。因他是有名的多胞胎。余謙聽說打拳。心花俱開。聞得主人分付他打這狗才。不由的喜形於色。忙迎上前攔住去路。說道。那老人家。我家大爺還要耍頑哩。花老兒道。方才這四位大叔相喚。等俺頑過那邊的。再往這裏來頑罷。王能等四人上前接應道。余大叔久違了。余謙怒狠狠的回道。不敢。王能又道。余大叔。那已經不頑了。我家爺才命我等喚他。候弟等到亭子內稟過大爺。少頑幾套。卽送過來。何如。余謙說道。休

要多話。共有二十套。我們只頑了二套。餘者十八套。尚在未頑。待我們頑過這十八套。再讓你們頑不遲。隨我來。王能等素知余謙利害。四人那個再敢多言。花老兒同巴龍兄弟。只得隨余謙來了。仍至先前踩軟索的所在。花振芳同巴龍二人跳下場子。各持長槍。上三下四。左五右六。插花蓋頂。枯樹盤根。扎了一回。通場喝彩。那王家四個家人。聽從余謙。將那老兒先已奪去。不好回稟王倫。恐主人責罰。回至亭外。心生一計。將脚步停住。使個眼色。與賀世賴。賀世賴看見。向王倫說聲。門下得罪。告罷。便至王能等面前問道。列位回來了。叫的那花老兒何在。王能皺眉道。我弟兄四人。領了大爺之命。已將花老兒喚至半路。不料對面亭子。略遊擊的家人余謙。怒氣沖沖。生吞去。賀相公。你是知余謙那匹夫。平日兇惡的。我兄弟四人。怎能與他對手。欲將此話回覆大爺。恐大爺動怒。責備我們四人。到怕他一人。所以請賀相公出來。你老人家是極有機變的。惟望指教一二。賀世賴沈吟一會道。你們且在下邊。莫進亭子內來。那老在那裏頑槍。大爺也不知是他頑。是別人頑。不問便罷。如問時。我慢慢的代。你各位分說便了。若以質告。倘或大爺任性。叫你和他們鬪氣。你們是知任正。同余謙之名的。還打的鬪飽。史唐好景不得好玩。好酒不得好吃。可不是。王能四人齊應道。全仗賀相公維持。賀世賴就上亭子上。說聲有罪。就坐下了。王倫道。你看那老兒。靠近六旬。比得好槍法。全身俱是氣力。賀世賴代答道。乃真好槍法。再言花振芳同巴龍把七十二路花槍扎完。巴虎又跳上場。手提鐵鞭一枝。前蹤後坐。左攔右遮。只聽得風聲响。真是好鞭法。

巴虎使了一回。人人稱異。個個道奇。且說任正千同駱宏勳看得親切。心中大悅。說道：「我只道江湖上花槍花棒。細看起來。是眞有本領。只在我我肩左不在肩右。分符余謙速速下去。將老兒同那幾位英雄。俱請上亭子來。觀此二件武藝。已經領教。餘者自然是好的。也不敢有勞了。說我二人在此立候。余謙下去。遂將花老兒同巴氏弟兄。俱請上亭子。任大爺同駱大爺相迎。見禮已完。分賓主而坐。花振芳開言道：「那位是任大爺。那位是駱大爺。任正千道：「在下正千。又指駱宏勳道：「這位駱大爺。名宏勳。花老道：「昨晚方到貴處。尙未拜謁。察罪容罪。任正千道：「豈敢。方才看見槍棒二件。預得出衆。已知英雄豪傑。非是江湖上花槍可比。不腆菲酌。特請來一叙。敢問英雄貴府何處。高姓大名。花老兒答道：「在下姓花名振芳。乃山東恩縣人氏。這四位乃內弟巴龍。巴彪。巴豹。任正千道：「莫不是苦水鋪花老先生麼。花振芳道：「豈敢。在下便是。任正千道：「久仰大名。恨未識面。邂逅相逢。實天作之合。又問道：「方才跑馬女子。却是何人。芳振芳答道：「那少年的是小女。老年的是賤內。任正千道：「幸而一問。不然多有得罪。既是奶奶姑娘。何不請來。駱太太賤內坐一坐。花振芳同巴氏弟兄立起身來道：「不知是駱太太任大娘。未曾拜見。有罪有罪。重復又見過禮。花振芳走下亭子。將花奶奶及碧蓮姑娘。叫上亭子來。衆人見禮已畢。花奶奶與碧蓮同駱太太任大娘一席。花振芳與巴氏弟兄同任正千駱宏勳一席。談笑自如。開懷暢飲不提。且說王倫同賀世顯。又看巴虎頑了一回。王倫方才歡喜道：「這二套比那賣賽並軟索更爲壯觀。憑他多少銀子。明日定分

文不少他的老賀。你說是也不是。賀世賴含笑而應。正看在熱鬧之際。忽然把場子散了。見那老兒同衆人等。男男女女。俱上那邊亭子內坐下。王倫叫道。王能那裏。王能那裏。連叫幾聲。無人答應。賀世賴知他要問此情。由諒來隱瞞不住。乃門道。大爺叫王能何幹。王倫說道。頑把腦的只會這二套不成麼。我叫他盡數全頑。怎麼就散了。場。你看那些做把戲的男女。又都上對面亭子內去了。我心中好不明白。我叫王能來問。還是未分付他盡數全頑。還是只會這二套武藝。如果只會此二套。就罷了。倘然還有怎麼不肯全頑。又屈奉他人。我如今是不但不把銀子與他。還要送官究治。賀世賴只是忍不住笑道。大爺不把銀子與他。他原不敢來要大爺的銀子。王倫道。難道他竟不敢向我要銀子麼。賀世賴道。非是他不敢要。我從實告訴大爺。你道方才刺槍頑鞭。是誰家頑的。王倫道。是我叫王能四個人叫他們來頑的。賀世賴道。即刻好叫大爺得知。遂將王能叫他們之事。一一說明。門下之意。叫他瞞過老爺。隨他頑。我們也得看。我們樂得省幾兩銀子。何必與他們爭奪。惹出許多閑氣。從頭至尾。說出情由。訴了一遍。把個王倫氣得目瞪口呆。半日說不出話來。罵道。大膽的匹夫。你不是別個。乃遊擊之子。就敢如此欺我。就今現任提督軍門。也不敢在我面前放肆。分付拾盒的。並那挑擔子的。以及馬夫轎夫。跟隨人等。一齊過去。將那亭子內不論男女。替我痛打一頓。方出我胸中之氣。賀世賴連忙攔住道。大爺。你請息息怒。聽門下說來。那任正千駱宏勳二人利害。莫說今日跟隨來的幾個人。就是連家中那些教習。一齊叫來。也未必是他家

余謙的對手。王倫道：「這般說來，難道今日我就白白受他欺了不成？」賀世賴道：「俗語說得好：江山尚有相逢日，爲人豈無對頭時。日月甚長，仇讐易報，不能以力勝他，則以智謀。豈有空受匹夫之辱？」王倫道：「此乃後日之事。今日之計，當何如？」賀世賴道：「爲今之計，據門下想來，只有兩個字甚好。」王倫道：「請問兩個甚麼字？」賀世賴道：「無有別法，只走字上加一偷字。」王倫冷笑道：「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老賀何欺我太甚。今彼欺我，我不和他較量，就是我度量寬宏，明明回去，難道他把我吃了不成？至言偷走，何怯之極？」賀世賴道：「大爺有所不知，今日之偷走，非是懼彼，奈亭外觀望之人耳目衆多，知是大爺喚來之人，反波若輩奪去。大爺竟置之不問，忙忙躲走了，知者以爲寬宏大度，不知者以爲堂堂現任吏部尙書的公子，反怕那死後遊擊將軍的兒子，門下叫大爺偷走者，正隱欲全了大爺的體面，撥了老爺的聲勢。門下何敢小視大爺，關係甚大，用出此計。」賀世賴一些說，說得王倫心中大快，遂分付家人道：「我與賀相公先行一步，你們牽馬抬轎，慢慢隨後來罷。」王倫同賀世賴自亭子後邊一條小路悄悄而去。家人收拾盒擔轎馬陸續而走，那自不必說了。再言那對過亭子內，花振芳衆人談了一回刀槍劍戟，論了一回鞭撻抓縛，無不精妙。任大爺告駱大爺心願之誠，同飲至晚，那花振芳和衆人告辭回寓，駱大爺等亦乘轎馬而回。駱宏勳因有心事，到底不肯大飲，任正千被花振芳正論槍棒妙入精微，遂開懷暢飲了幾杯，不覺大醉。及至家，天已晚了，把桃花塢大叫之事已盡忘了。駱大爺也隱而不言。二人各自回房安歇不提。次

日早晨起來梳洗已畢。同在客廳。任正千向駱宏勳道。昨日所會那花老兒。真個般般入妙。件件皆精。名稱其實。駱宏勳答道。正是呢。不但花老出人頭地。連那巴氏兄弟。亦當世之英雄。正談論間。門上人進來稟道。門外來了五個男子。兩個女子。還有數十個扛包袱的。口稱是山東人氏。姓花。特來拜謁。任駱二位大爺聞言。連忙整衣冠出迎。任正千又分付家人。快請大娘出來。迎接女客。於是賀氏大娘出來。迎接花奶奶並碧蓮姑娘。進後。任正千將花老兒並巴氏弟兄。請至客堂。行禮已畢。分賓主而坐。花老兒道。昨日桃花塢相見。萍水相逢。承蒙錯愛。今特造府。一則進謁。二則拜謝。任正千道。方才與世兄說及賢妹舅之英雄。正欲造寓來謁。不料大駕已先敝舍。何以克當。花老叫扛包袱的。又將包裹送上廳來。大小共有許多包袱。花老遂向任大爺駱大二人說道。此物敝地土產。几包小麥。几包回餅。几包繭羅。權爲贄見之禮。望乞啣納。任正千駱宏勳欠身道。光降蓬門。輝生四壁。那敢受此厚贖。花老道。此皆自家土產。何得云禮。若不收留。是見外了。在下即便告別。任正千道。既如此。只得謹領。遂叫人搬運後邊。又向花老老筆謝過。分付家人們擺酒。不一時。客廳之上。擺設二席。東席上花振芳巴龍巴豹。任正千奉陪。西席上巴虎巴彪。駱宏勳奉陪。花奶奶碧蓮姑娘在後進。自有駱太太賀大娘款待。且表席上酒過數巡。篩登薦品。花老兒邀任正千至天井中說道。在下有一言奉告。不好同公子面言。故邀任大爺出來奉告。不知大爺可肯代在下玉成否。任正千道。請道其詳。花振芳道。在下老夫妻。年近六旬。只有小女一人。自幼頗讀詩書。稍通

槍棒。立志不嫁庸夫俗子。願侍巾櫛於英雄。年交一十六歲。尙未許人。今日老婦帶他周遊各府州縣。以把戲爲名。質爲擇壻而來。所遊地方甚多。一無可設雀屏。昨日在桃花塢。幸蒙不棄。得瞻大駕。同令世弟駱公子。在下看駱公子青年氣概。相貌威嚴。迥非常人可比。在下頗有私情。願陪嫁小女金銀二十萬。意欲煩任大爺代我小女作媒。不知任大爺肯俯就否。任大爺道。君子有成人之美。晚生豈有不肯。但我久知世弟早已聘定過貴州總兵家小姐桂鳳。花振芳聞得聘定。負却今時一會。莫慰女兒之望。因思古之人。一夫二婦甚多。今之人。三妻四妾。亦復不少。女兒旣愿托絲羅。駱公子豈緣側室而見恨。因把這意思和任正千說了。任正千道。這個或者領教。且請入席。待我同駱世弟言之。二人遂又入座。不多時。任大爺將駱大爺叫出外面。將花老之言說了一遍。花老勸道。我已聘過。那有再聘之理。若側室之說。亦未有正室未曾完娶。而先立側室之理。况孝服在身。亦不敢言及婚姻之事。煩世兄善爲我辭。二人遂又入座飲酒。任正千又將花老請出。將駱公子之言說了一遍。花振芳見說親不成。遂無心飲酒。又入座飲了兩杯。卽同巴氏弟兄起身來告辭。任正千駱宏勳諄諄款留。花老那裏肯坐。花奶奶知前面席散。也同碧蓮告退。辭過駱太太及賀氏大娘。走出來。均於大門口會齊。奶奶便問事體如何。花老道。事不諧矣。任駱二人遂出大門。一拱而別。花老同衆人。仍由原路出西門回廝所而來。到得店門口。只聽得天井中嚷道。我等是日出時來。直等到此刻。還不見回來。若回去了。又要受主人責罵。總是這店主人壞我們的。

事。我們來時。不該說就回來的。我門就不等到這時候了。我們先把這店主人打他一頓。方消我們之氣。門中有解勸的道。你們衆位不必着急。常言道。不怕天晚了。只怕事不成。天還早哩。就是上燈時。也須等他來了。才去。正吵之間。店主抬頭一看。見花老走進門來。念一聲阿彌陀佛。南無救命王菩薩回來了。不知店內因何吵鬧。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親母女王宅顯勇 世弟兄西關解圍

却說花振芳自任府回來。將走進店門。店主人抬頭一看。見是花振芳。忙說道。你老人家說去去就來。怎麼這半日才回。花振芳道。承四牌樓任大爺留住飲酒。所以此刻才回。主人又說道。裏面有吏部大堂的公子王大爺家。來了几位大爺。並賀相公。自日出時就來。等到此刻。等的不耐煩了。說着。花振芳已走進天井。看五個人在那裏。怒冲冲的說話。却會認得四人。只有一位不認得。那認得的。即是昨日相喚的人。王能等四人向花振芳說道。我們奉王大爺的命。前來請衆位進府頑耍。已等了半日。在這裏着急起來。花振芳道。原來如此。花振芳指定那穿直擺帶綉巾的說道。這位是誰。王能道。這位是我家賀相公。賀世賴聽他問及。遂向花老兒拱了一拱道。老先生請了。在下乃吏部尚書的公子王大爺幫閑。恐他四位相請。再有什麼阻碍。故命在下同來。已等了這半日。大爺才回府來。敝東王大爺。不卸候得怎麼樣焦燥了。花振芳那裏真以把戲爲事。因爲要煩任大爺作伐不諧。就有

幾分大不自在。那裏還有心腸應酬他們。就推說道：適才聞得做處天雨淋漓，將幾畝田淹了。做處頗有幾畝田地，甚爲不妥。定於今日起身回家，敢煩賀相公同四位大叔回去，在大爺台前，委宛代陳，就說我不日還來。那時再造層獻醜罷。賀世賴道：老先生說什麼話。淋雨淹麥，此不過耳聞，就是真個淹沒，老先生回至府中，諒亦不能挽回了。何必起身如此之遠。昨日桃花塢中奉請，已被駱遊擊之子，叫家人奪去。那時若非小弟在坐，昨日定有一番爭競。今日若再不去，就是你老先生厚於他而薄於我了。倘王大爺見怪，老先生亦無辭相解。今日奉勸權住半日，到王府一談。明日起身回府，亦不爲遲。花振芳聽賀世賴之言有理，想他是吏部的公子，我到那邊也不會玷辱我。遂同奶奶碧蓮、巴氏兄弟一衆男女人等，隨了王府家人前來，看官你說賀世賴親來喚花老，是何原故。因昨日在桃花塢同王倫逃走回家，天氣尙早，二人在書房擺酒重飲。王倫向賀世賴說道：你若能使令妹與我一會，我不惜千金謝你。賀世賴原是個愛財如命之徒，聽得千金相謝，就不顧到禮義廉恥四個字，遂說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恐事成之後，悔改前言。那時便門下無可如何了。王倫道：我從不曾說謊。賀世賴道：既然如此，待門下慢慢與舍妹言之。現先把桃花塢那蹀躞索的女子，喚來解渴。何如。王倫大喜道：如此甚好。故今日一早，着王龍四人，西門外馬家飯店內呼喚。賀世賴恐有別的阻礙，不來。如昨王龍等四人相喚一般，所以特地相伴。倘花老兒無心頑耍，他就仗吏部尙書之勢，坐壓他們，不知花振芳等又是敬軟不怕硬之人。當今皇帝還不怕。

到怕你個吏部尙書。真個喚不來的。幸虧賀世賴一番軟話。把個花振芳說得心服。方肯要衆人同來。一直來到王府門首。賀世賴道。王爺將他邀去門房內坐。待我進去通報大爺。於是賀世賴先到書房。見了王倫道。大爺恭喜。王倫道。這個時候才來。賀世賴將花老兒去拜任正千駱宏勳留他飲酒。並花老聞得路上人說天雨淹田。本要今日起身回山東的。門下委曲的說了半日。方才一同隨來。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王倫道。難爲難爲。如今人在何處哩。賀世賴道。門下方才着王爺等留他們在門房裏坐。門下先來通知大爺。還是怎樣頑。王倫道。我不過要那女子談笑。有別的甚頑法。賀世賴道。如此叫人拿些酒飯給他。那一般男子去吃酒。擺一桌在客廳。叫人出去。將那二個女子叫進來。只說裏面大娘喚他頑耍。誰人敢進客廳。他既在大爺這裏。他還有何說。王倫分付已畢。家人領命去後。不一刻。將花奶奶同花碧蓮引進客堂。花氏母女來至天井之中。家人遂退去。花奶奶同碧蓮抬頭往堂內一看。只見東設一席。席面坐有二個男人。是指手畫腳的。一個是方才那個姓賀的。那一個頭戴公子巾。身穿桃紅緞子直裰。足下粉底烏靴。手擎一把大白紙扇。兒下墜一個白脂玉扇。也不搨扇。轉過來將扇墜繞上來。弔過去。將扇墜擺開。那一團心高氣滿的光景。大約就是公子了。母女見堂中並無婦女。遂將脚步停住。王倫道。老賀。你看他二人正行之間。怎麼站下。賀世賴道。此輩善於拏腔做勢。本是這等人。偏要做出方正自居之態。本來不害羞。偏要做出羞恥難安的光景來。令人愛慕他。今他正行忽止。正是他的做法。是叫我們去迎他。

前意思。我情何不就去迎迎。與大爺携手而上。豈不是一樂事。王倫歡喜道。使得使得。二人下得天井。到花奶奶碧蓮跟前。王倫向碧蓮道。昨在桃花塢看見踪軟索。無一不入其妙。今特遣价相請。至舍一會。足慰小生渴慕之懷。花碧蓮聞得明白。小生自稱。不覺粉面通紅。花奶奶聽他言語。就知他心懷不善。早有三分不快之意。說道。方才聞得大娘相喚。遂同小女來至裏面。宅上寬闊。不知大娘在於何處。望乞指教。賀世賴道。老人家不認得這位大爺。就是吏部尚書的公子麼。昨日因在桃花塢望見。令愛技藝出色。直渴想了一夜。今日相請者。卽此位王爺。說大爺者。不過名色耳。那王倫又接應道。相請頑把戲。亦不過名色耳。特爲請令愛前來。以慰渴想。相敬謝儀。自然從重。王倫看見花碧蓮面現赤色。比先更覺可愛。只當他做出羞態。又道若不棄廳上菲酌。請二位上坐。一飲。遂用手携碧蓮之手。花碧蓮大罵一聲。好大膽的匹夫。敢來調戲姑娘。遂捲袖持拳。要打王倫。花奶奶要打賀世賴。幸得門外跑進幾個家人。一阻。王倫賀世賴看事不好。往屏風後去了。將屏門緊閉。躲入書房。不敢復出。花奶奶同碧蓮見衆人相阻。走脫了王賀二人。心中大怒。遂將衆家人痛打一番。這幾個家人。那裏是他母女二人的對手。三拳兩腳。打得他們東跑西走。母女二人上得廳來。找尋王倫賀世賴。只見屏門緊閉。知他們躲起來了。遂將東首所設之席。一脚翻倒。將四只脚取。下。把客堂上的古玩器具。桌椅條抬。打得他一個粉碎。看官看到此處。不免說作書之人。前後不相照應。王倫家內常養三五十人。盡是教習。今日如何寥寥。只有這幾個家人。原來

是因賀世賴大意。只道這班人原是這一道兒。有什麼不好之事。又值桃花塢美景可人。這些教習。都說公子今日做喜事。我等在家人多眼衆。這三個一羣。五個一夥。連家人亦只帶了十數人。其餘便同教習等。赴桃花塢看花去了。所以花奶奶碧蓮。打得這般爽快。母女二人。自內打將出來。花蕙芳在門房內。聞得一聲响。出來一看。正是奶奶回姑娘。各人持桌脚二條。花蕙芳忙問緣由。花奶奶將如此這般情由。訴了一遍。那花蕙芳氣得目瞪口呆。巴氏弟兄。同王能等四人。俱皆走出相問。花蕙芳將上項事。一一說知。巴氏弟兄。早已將王能等四人。慣了一個跟斗。王能等哀告道。此皆賀世賴和主人所爲。不干我等之事。我等在此奉陪勸飲。實不知就裏。望英雄饒恕罷。花奶奶在花老兒耳邊說道。今早在任府議親。未見允諾。駱公子說孝服在身。不敢擅自言及婚姻之事。候他服滿。再爲商議。花老兒點頭。向巴氏弟兄說道。諸位賢弟。且莫動手。這四個人。本不怨他。但你我來時。他們就在此相陪。寸步未離。此皆他主人及賀姓的所爲。實不干他們的事。巴氏弟兄向四人道。今日日本要連你主人的巢穴皆毀。但我們有事在心。暫且饒你們一死。四人叩謝不已。花奶奶向花老兒說道。早些一同回廬。倘若被任駱二位知之。日後之事。難以商議。花老聽說得有理。遂帶同一衆人等。照原路回來了。再言王能等見花老等去後。進裏邊看了一看。客堂以上。真不像個客廳了。就如人家堆污穢之物的所在一般。走至屏風之後。見屏門緊閉。用手連敲數下。裏面無人答應。王能會意。知大爺們還當是那花氏母女們來打門。故不敢答應。遂叫道。那

頭把戲的人衆。已昏去了。我們方王爺四人。特請大爺出廳裏面聽得是自家人的聲音。賀世賴同王倫方才放心開門走將出來。至客堂上抬頭一看。廳上所有擺設的物件。皆已打壞。又聽得一人在那月台跟前聲咳。王倫命王爺看來。乃家人王龍。問他原由。是被花碧蓮一脚墮在脚下。將他腳骨墮折了兩根。不能移動。故癱在地下。嘆聲王爺叫人將他抬了。送到他的臥房。少不得延醫調治。遂向賀世賴道。幸而我走得快。不然總要吃他的虧。不料這兩個婦女。這般利害。今日之氣。如何得出。賀世賴道。沒有別說。今日天色已晚。明日侵晨。合府人衆。不拘教習家人。俱皆齊集。到西門外馬家店內。將那夥男女。打他一個不留。然後拏個帖子。送他到縣處治。遂將他枷號起來。方見大爺的手段。那王倫遂依了賀世賴的說。一分付家人並教習等。衆人得令。各人安排各人的器械。無非是竹杖鐵尺等類。各人安歇。次日一早。往西門外廝打。這且按下不表。再表任正千駱。送花老去後。回至廳上。任正千道。今蒙花老先生前來拜謁。又承他送了數包禮物。於心甚是不安。駱宏勳道。沒有別說。明早。早不得要去回拜他。我們大大備下二分禮儀。送他罷了。任正千道。諸各備程儀一封。一宿晚景已過。次日侵晨。二人起身梳洗已畢。吃了些點心。備了三匹俊馬。帶着余謙。望西門大路而來。將至西門。只見西門大街。有百十餘人。雄糾糾各持器械。也望西門而來。任正千問道。是些什麼人。余謙下得馬來。將繩交任正千代拉。走上前一看。有王龍在內。余謙拱手。王龍上前應道。余大叔那裏來。余謙道。拜問一聲。府上與那家鬪氣。合府兵馬俱

至王能道。余大叔有所不知。就是前日桃花塢賣武一衆人等。昨日我家大爺。喚他到我家頑耍。就不知那二個堂客。不知抬舉。反譏我家大爺調戲他。將我們客廳上擺設的物件。皆已打碎。又把我們王龍的脚筋骨都打折了。現在請人調治。家爺氣極。叫我們弟兄等。同了衆教習。往他寓所廝打。余大叔。忝在相好。倘若不棄。同弟兄等走走。替弟等助威。余謙道。家爺俱在城門以下。因見衆位。不知何故。特遣弟前來問問。還要趕急去回家爺的。話。將手一拱。抽身就走。將王能之言。一一告了。駱宏勳道。花老乃異鄉之人。王倫有心欺他。你若不調戲人家女子。那花老兒也不肯打你家的。壞你家的傢伙。我們不知便能。既然遇見。無不救之理。倘花老聞知我們知而不救。友誼何存。且日後相逢。何顏以見。任正千道。正是。就叫余謙再去。可說我家大爺說的。如果你家大爺不調戲人家女子。人家也不敢打壞你家的。人口。更不敢打壞你家的傢伙。他是個外路人。不過是江湖上頑把戲的。你家王大爺。乃堂堂吏部大堂的公子。抬抬手。就讓他過去。看我家二位大爺之面。叫他們回去罷。余謙領命至王能正前。將任駱二人之言。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王能笑道。余大叔說錯了。我乃聽命差遣。概不由己。即任駱二位公子解圍。須先與家爺說過。家爺着人來一呼。即回。余謙聞言。說道有理。只得回來對任駱二人述了一遍。任正千聽了大怒。說我就不能與王倫講話。又向駱宏勳說道。請世弟下馬來。此地離王倫家不遠。我與你同去走走。駱宏勳連忙跳下馬來。將二匹馬的繮。俱交與余謙。拉馬攔門立住。不要放了這一羣。

狗過去。我們好與王倫說話。倘是有人硬要過去。你與我打這畜生。分付已畢。任正千駱宏勳大踏步往王倫家去了。余謙將三匹馬牽在當中站立。大叫道。我家爺同任大爺已到。王府解圍去了。命我僮住。倘有硬要過去。叫我先打。我也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即撩拳摸掌。怒目而立。且說王倫家人連教習。到有百十個人。那一個不知余謙的利害。俱面面相覷。無一人敢過去。王能看此光景。是不能出城的了。即着二人快走路的。速速回府。將此情由。稟知大爺。這王倫二個家人。聞得此言。不敢怠慢。一則路熟。二則連性命不要的跑。所以任駱二人未到。二人早已跑到。進了府門。見王倫賀世賴正在書房商議寫帖送縣。只見二個家人。跑得氣喘喘的進來。王倫問道。回來得快呀。毋許傷他的性命。二人稟道。小的們還未出城哩。王倫道。因何不出城。二人將余謙的話告他。王倫大怒道。這二人匹夫。真真豈有此理。前在桃花塢內。硬奪把戲。今日仗勢解圍。何欺我大甚。我只不允。看你有何法。賀世賴在旁說道。據門下說來。人情不如早做的好。王倫道。我不允他。他能砍我頭去不成麼。賀世賴道。大爺允情。我的人自然回來。即大爺不允情。我們的人也要回來。他令余謙攔住城門。那個再敢過去。又向王倫耳邊低低說道。大爺不必着惱。喜事臨門。還不曉得。王倫道。今日遇見兩個凶神。反說我喜事臨門。是甚麼話。賀世賴又向王倫耳邊低低說道。舍妹之事。有機會了。王倫又問道。怎麼有機會。賀世賴道。任正千亦是有財名。不可以財帛動之。他英雄蓋世。又不可以勢力壓之。大爺與他又無往來。在咫尺而實天淵。據門下愚見。待任正千駱宏勳。

到府。恭恭敬敬。迎他二人進來。擺酒相待。今日他既飲了大爺的酒。明日少不得擺酒相酬。於是你來我往。彼此殷勤。門下好子中做事。不然。想與舍妹見面。若登天之難。王倫聞言。改怒爲喜。稱贊道人說老賀極有機智。果然不錯。正議之間。門上人稟道。任駱二位大爺在門口。請大爺說話。王倫即正衣出門相迎。打拱說道。二位光降。寒門有幸。請進內廳奉茶。任駱二位還禮。任正千道。適在衙門遇尊府人等。問其情由。知道與山東花老兒鬪氣。在下念他。是個異鄉之人。且不過是江湖上頑把戲的。足下乃堂堂公子。豈可與他較量。今大膽前來奉懇。恕他無知。允與不允。速速示下。在下就此告別。王倫大笑道。就有天大事來。二位仁兄駭到。也未有不允之理。況此些須小事。豈有不從命的道理。但亦未有大門外立談之理。即遵台命。二兄驟然要回。是弟目中有二兄。二兄目中無弟了。外人議論。必謂弟客此盍茗。而薄於桑梓。且久仰山斗。愧未拜謁。適蒙枉顧。正宜慰渴想之思。何竟拂衣欲起。還是請進稍留一刻。敬一盃茶爲是。任駱見王倫之言。一一說的有理。便說道。只是無事到府。不好輕造。又恐見愛。稍坐何妨。任駱先行。王倫就分付門上人道。還着一人到西門大街去。叫衆人即回。就說任駱二位大爺說情。我不與那老兒較量了。說罷。送了任駱二人。走到二門口。賀世賴連忙迎出。任正千道。你也在這裏了麼。世賴道。正是。就到廳上重新見禮。分賓主而坐。家人獻茶。茶罷之後。那王倫道。兄與弟乃是桑梓。仰慕已久。每欲聆教。徒望門牆。今蒙光降。幸何如之。任正千道。承兄懷念弟之心。未嘗不然。王倫又向駱宏勳說。這位兄台高姓大

名。任正平道。此乃遊擊將軍駱老爺之公子。字宏勳。在下的世兒。王倫道。如此說來。乃是駱兄了。失敬失敬。賀世賴與駱宏勳素日認得的人。說叙了久闊的言語。彼此寒暄一回。任駱起身告別。王倫大笑道。豈有此理。二兄光降寒舍。忽忽而別。難道弟作不來杯酒之敬麼。任駱二人答道。實有他事。等稍閒。再造府領教。王倫道。二兄既有要事。先就不該來了。就分付家人擺酒。任正平駱宏勳看王倫舉止言詞。入情入理。不失爲好人。又見他留意識切。二人說道。看王倫如此諄諄。少不得要領禮了。就是明日出城。也不爲晚。席上是任大爺的首坐。駱大爺的二坐。賀世賴三坐。王倫四坐。遞盞傳杯。歡飲多時。王倫又道。我有一言奉告二人。不知肯俯聽否。任駱二人道。有話領教何妨。王倫道。昔日劉關張一旦相會。卽聚義結成生死之交。我豈雖不敢追步古人。但今日之會。亦天作之合。幸勿失此良會。今欲教古人結拜生死之義。不知二位意下如何。任駱二人道。我們今日一會。以爲永好。何必結拜。雖如此說。但人各有心。誰能克保始終。歷久不變。盟之於神。方無異心。卽分付家人速備紙馬。任駱二位推之不過。只得應允。取全帖一個。頒賀世賴寫錄盟誓曰。朝廷有法律。鄉黨有議約。法律特頒天下。議約嚴束四方。竊羨管鮑訂交。美傳列國。桃園結義。名播千秋。後世之人。誰不仰企高風。追效盛事。今吾輩四人。雖屬居今。何妨效古。而義合情投。協善交於平仲。投桃報李。慎貽誚於谷風。慎之於始。河嶽爲盟。鮮克有終。人神共鑒。姓雖四異。心合一人。相逢萍水。相訂芝蘭。恐安樂異情。爰盟誓之特修。敬備香燭寶錠。以獻誠心于神聖台前。自此以後。貧

賤富貴。他年永祝扶持。憂樂安危。異日毋忘契約。誼分異姓。情切同胞。倘有異志。天必察之。神其來格。尙饗。任正
千王倫賀世賴駱宏勳均列。生辰大唐年月日時具。不多時將議約寫完。家人早將香燭備辦妥當。四八一同跪
下。賀世賴將盟誓朗誦一遍。焚了香燭神福。禮拜已畢。站起身來。兄弟重新見禮。王倫命家人重正席面。四人復
又入坐。此時坐位。不是先前坐位了。任正千却是首坐。論次二位是王倫的了。因為酒席是他的。王倫不肯坐。讓
與賀世賴。駱宏勳是三坐。王倫是主席。酒過三巡。肴陳几味。任正千道。今日厚擾王賢弟。明日愚兄那里正備菲
酌。候諸位一坐。駱宏勳道。後日小弟亦當備薄酌奉邀。賀世賴道。再後一日。我也該備席屈請。王倫笑道。賀賢弟
又要撐虛架子了。莫怪愚兄直言。你要備東。手中那裏有錢鈔哩。若一人一日。這是那萍水之交。你應我酬。算得
什麼。知己遂向任正千說道。小弟有一言。不知說的是與不是。駱賢弟在此。不過是客居。他要作東。也不便。據小
弟說來。駱賢弟在大哥處暫居。賀世賴在小弟處常住。均不便要他二人作東。今日在小弟處談談。明兒就往大
哥府上一叙。後日還在小弟處。不是小弟誇口。就是吃三年五載。大哥同小弟也還備辦得起。任正千聞言大喜
道。只方算得是知心之談。就依賢弟之言實。爲有理。又道。王賢弟莫怪愚兄直言。素日聞人說賢弟爲人奸險刻
薄。今日看這行爲。聞這言語。道達人情物理。常言道。耳聞未免虛。目見始爲真。此言洵屬不誣。王倫道。大哥還有
二句俗語說得好。含冤且不辯。終久見人心。四人哈哈大笑。卽開懷暢飲。毫不猜忌。且說那余謙拉馬攔門而立。

見王府衆人不多一時都已回去。知道是任駱二位大爺講了人情。王倫遣人喚回。又等了半刻。仍不見二位大爺回來。心中焦燥。拉着馬也奔向王家而來。至王倫門首。王府之人。平素是認得他的。一見余謙拉馬而來。就說余大叔來了。連忙代他牽馬。送到馬棚內喂養。將余謙邀進門房。設酒款代。言及任駱二位爺。並家大爺同賀相公結拜之事。正在廳中會首。余謙聞言。心中想道。二位大爺好沒分曉。聞得王倫乃人面獸心。賀世賴又是見利忘義之徒。怎麼和他結拜起來。却不好對王府人說出。只應道也好二字。且說客廳上飲了多時。任駱二位告辭。王倫也不深勸。分付上飯。用畢之後。天已將晚。任正千道。明日愚兄備辦菲酌。屈駕同賀賢弟走走。亦要早些。還是不待請。自往才是。王倫道。大哥說那裏話。若叫人來請。又是客套了。小弟明早同賀賢弟造府便了。談談說說。天已旁晚。便起身告辭。王倫也不深留。送至大門之外。余謙早已拉馬伺候。一拱而別。上馬竟自去了。任駱至家。二人談論王倫舉動言談。不是歹人。怎麼人說他好險。正是人言可畏。只是我們去拜花老。不料被他纏住。但不知花老仍在此地否。倘今日起身走了。我們明日再去拜他。空走了一場。可不趁天色尚早。分付余謙備馬。快出城至馬家店裏。訪看花老信息。速速回話。余謙聞命。即上馬而去。不多一時。回來稟道。小的方才到西門馬家店。問及花老。店主人回道。今日早飯後。已經起身回山京去了。任駱二人聞得此言。甚是懊悔。這且不表。再言王倫自任駱二人別後。回至書房。王倫道。今日之事。多虧老賀。惟待與令妹會面之後。再一齊厚謝罷了。賀世賴道。事

不宜遲。久則生變。趁明日往他家吃酒。就便行舉。門下想任正千好飲。且粗而無細。惟駱宏勳雖亦好飲。他爲人精細。知是碍眼。怎得將他瞞過才好。王倫道。你極有智謀。何不代我設法。賀世賴沈吟一會。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說道有有。不知賀世賴是什麼計策。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設毒計英雄飲酒 探消息義僕捉姦

話說王倫求計於賀世賴。賀世賴沈吟一會。說道有了。明天到了那處。千萬別要過飲。必須行了一令。門下素知任正千胸無點墨。却不知駱宏勳腹內如何。門下與大爺先約下二個字令。或一字分二字。或二字合一字。內有古人上下合韻。倘駱宏勳胸中有文。大爺再改。門下與大爺約定。抬頭低頭。睜眼合眼。爲暗號。雖駱宏勳精細。連飲三杯。不過三回五轉。打發他醉了。挨到更餘時候。大爺就使沒醉。也要假醉。伏几而臥。門下就有計了。王倫大笑。忙將字令煉熟。用心牢記。各人回房安歇。到明日侵晨。起來梳洗。吃些點心。又將昨晚之令。重習一會。分毫不錯。王倫換了一套新衣帽。同了賀世賴起身。王倫坐了一乘大轎。賀世賴坐了一乘小轎。同赴任正千家而來。轉灣抹角。不一時已到住宅門首。門上人連忙進內通報。任正千同駱宏勳連忙出去迎接。迎到二門。王倫同賀世賴早已進去了。任略相迎至廳。禮畢分賓主坐下。任正千道。昨因在府上過飲。今日起遲了。方才梳洗。聞得賢弟駕至。連忙迎出大門。不料大駕已到。有失遠迎之罪。王倫道。旣爲兄弟。那裏還拘這些禮數。大哥以後這些話都

不必說了。正千大喜道。賢弟真爽快。人駱宏勳亦向王倫道。多謝昨日之宴。任正千交付家人獻茶上點心。王倫道。只擎茶來擺了。稍停再領早席。任正千見王倫事事爽快。以爲相契之友。心中大悅道。既然如此。擎茶來罷。於是命家人獻茶。談談閑話。王倫道。煩你通稟一聲。駱老伯母台前。大嫂粧次。小弟進謁。宏勳道。家母年邁。尙未起床。蒙兄長言及。領情了。王倫又道。大嫂呢。任正千道。賤內不幸。昨染微疾。尙在未起。你我既是弟兄。豈肯迴避。等他疾好。賢弟再來。愚兄命他拜見賢弟便了。王倫道。既是駱伯母未起。尊嫂有恙。弟也不驚動了。就煩任大哥屈駱賢弟。代我稟知罷了。任駱應道。多謝多謝。賀世賴說道。王二哥。駱賢弟。恕我不陪。我到裏面與舍妹談談。就來。王倫道。當得請便。賀世賴拱了一拱手。往內去了。走到賀氏住房。兄弟見過禮坐下。賀氏道。一別二年。未聞哥哥真信。使妹子日夜愛心。昨晚聞你妹夫。說你在王家作門客。妹子心才稍放。且不知哥哥近日可好。賀世賴道。自離家之後。流落不堪。幸蒙吏部尙書的公子王大爺收留。今已二載。亦不過是有飯吃。那有錢鈔。每欲來看望妹子。又恐正千性格不好。不敢前來。我日前在桃花塢。看見妹子在那對過亭子上坐。只是不敢過來。賀世賴說完。賀氏道。我前日望見哥哥在對近亭子吃酒。不知你同那位是誰。賀世賴道。那就是公子王倫大爺了。現在前廳。賀氏道。那就是吏部尙書的公子麼。妹子看他。好個相貌。不是鄙吝之人。你可生個別法。哄他幾個錢。尋個親事。就成個人家。不然。就是出了王倫的門。又是無家可歸了。成個什麼樣子呢。賀世賴聞得妹子說前日在桃花塢。

已經看見王倫。說他好相貌。就知妹子有幾分愛慕之意。連忙答道。妹子之言甚是。王大爺到是個洒銀子的公子。怎奈沒有機會。誰他的銀子。目下到有一股財氣。只是不好對妹說。賀氏道。你我乃一母所生。嫡親妹子。有什麼話不好說。賀世賴即將王倫在桃花塢看見妹子。他就神魂飄蕩。再三要他違意的話說了一遍。愚兄因無門可入。昨日撮他們拜了弟兄。好彼此往來。愚兄特的前來通知妹子。萬望看父母之面。念爲兄無室無家。愚兄就可得注大財。我終久不忘妹子的。大恩。賀氏聞得此言。不覺粉面微紅。用嘴掩袖。笑言道。哥哥你要胡說。這事可不是頑的。你是知道那妹夫的利害。倘若聞知。有性命之憂。賀世賴見賀氏的光景。有八分愿意。說道。愚兄久已安排妥當。就將同王倫所約的酒令。到更深假睡。扶桌而臥的話。說了一遍。賀氏也不應允。也不推開。口裏說道。這件事比不得別的事。使不得的。賀世賴見房內無人。雙膝跪道。外面事全在我。內裏只要妹子臨晚時。將了環。早些設法使開了。愚兄自有擺佈。賀氏道。你起來。被人看見。倒不妥便。你進來了半日。也該出去了。遲恐被人猜疑。那事却難成了。賀世賴聽妹子如此言語。知是允了。即爬起來笑嘻嘻的往前去了。及到廳上說道。少陪少陪。但就坐下。使個眼色給王倫。王倫會意。心中大喜。任正千道。閑坐空談。無味之極。還是拏酒來慢慢吃着談話。衆人說聲使得。家人擺上酒席。衆人入坐。今日是王倫的首坐。任正千的主席。二坐本該賀世賴。因其與任正千有那舅之親。親不僧友。所以駱宏勳坐了二席。賀世賴是三坐。早酒都不久飲。飲到炊飯之時。大家用過了早飯。起

身一敬。你與我下棋。我與你觀畫。閑散一回。早已日暮。客廳上已排設酒席。家人稟道：諸位爺請入席。於是重又入席。仍照早間序次坐下飲酒。酒過三巡。王倫道：弟有個皮氣。逢飲酒時。或猜拳。或行令。可分外多吃幾杯。若吃酒。吃了幾杯就醉了。任正千道：正好。就請一個令行行如何。王倫道：既如此。請大哥出一令。正千道：雖有一日之長。但今在舍下。恐如何敢作台官發令。王倫道：大哥不做。今日賂賢弟乃是貴客。請賂賢弟作罷。賂宏勳道：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既任大哥不飲。不作令台。依決請王二哥的了。賂世賴道：賂賢弟甚是有理。王二哥不必過謙。王倫道：如此說來。有備了。分付掌三杯大酒來。先斟無私。預先自己斟了。然後又說道：多斟少飲。其令不公。自斟起來。回來一飲而乾。才妙。我令將一個字分爲二個字。要順口說四句俗話。却又要上下合韻。若說不出者。飲此三大杯。衆人齊道：請令台先行。王倫道：一個四字兩重山。一色二樣錫共鉛。不知那個山裏出錫。那個山裏出鉛。賂世賴道：一個朋友兩個月。一色二樣霜共雪。不知那月裏下霜。那月裏下雪。賂宏勳道：一個呂字兩個口。一色二樣茶共酒。不知那一個口裏吃茶。那一個口裏吃酒。及到任正千面前。任正千道：愚兄不知文墨。情願算輸。即將先斟之酒。一飲一杯。飲過之後。三人齊道：此令已過。請令台出令。王倫道：我令必須二字令。一字內要說出三個古人名來。順口四句俗言。末句要合在這個字上。若不叶韻。仍飲三大杯。說罷。又將大杯斟滿了酒。擺在桌上。又出令說道：田心合爲思。法聰問張生。君瑞何處住。書房害相思。賂世賴道：禾日合爲香。夫人問紅娘。鸞

何處。花園焚夜香。駱宏勳道：「女子合爲好，楊雄問時，千石秀何處去？」後房去捉姦，又到任正千面前。任正千道：「愚兄還算輪。」又飲了三大杯。宏勳道：「飲酒行令，原是大家同飲，既是任大哥不知文墨，再換別字令，就豈不雅了？」王倫同賀世賴見二令不能贏駱宏勳，心中亦要改令，將計就計，說道：「駱賢弟之言有理，既是我任大哥不擅文墨，我們也不行別令，揀極容易的頑罷。」就猜拳何如？駱宏勳道：「狠好，於是挨次出拳，卽輪流猜去。」看官：賀世賴王倫二人，是有暗計的，十回就要贏任駱八回，三回五轉，天約起更，就把任正千駱宏勳吃得爛醉如泥，還勉強應酬。賀世賴使個眼色，王倫會意，亦假醉扶桌而臥。賀世賴亦扶桌而臥。任正千駱宏勳早已支持不住，因有客在坐，不得不勉強勸飲。及見王賀二人俱臥，也就由不得自己將頭一低，盡皆睡著。賀世賴耳邊聽見呼聲如雷，又不聽見他二人說話，却是聽了將頭一抬，看見正千之頭，擱在桌上，膽着了。駱宏勳背靠椅而臥，就起身來走出廳房，見門外站立著四個管家人，伺候奉酒遞茶。賀世賴道：「你們痴子，還在這裏立著做什麼？放著那廂裏，不趁早去吃杯酒。」管家道：「那廂房裏，管代王大爺跟來的人吃酒的人多著呢，只恐大爺呼喚，不敢遠離。」賀世賴道：「痴了，你看主客俱醉，皆已睡著，大約三更天方得醒，如此光景，有那個喚你們？只管放心去吃酒，有我在，此他們若睡醒了，我就來喚你們。」三四個家人，聞得賀世賴如此說，滿心歡喜，說道：「多謝賀老爺，一陣風的去了。」賀世賴將管家遣開，他便悄悄的直走進後邊，到賀氏住房，竟無一人，心中大喜，走進門來，見妹子一人對燈而坐。賀世賴

問道：「這們那裏去了？」賀氏道：「你先叫我將他們打發些，我先令他們各自去睡了。」賀世賴道：「這好。」一溜烟走出來了。見任賂正在酣睡之際，將王倫拖了一把。那王倫抬頭一看，賀世賴將手一招，王倫跟了就走。往裏邊行來，到了賀氏房門首。賀世賴道：「大爺請進去。」門下在二門等候。後會有期，以速爲妙。說罷，賀世賴到二門廳後站立，以觀風色。且說王倫走進賀氏房中，賀氏站起身來，面帶笑容道：「請坐。」王倫在燈下見賀氏容貌，比桃花塢看見之時更俏十分。慾火那裏按納得住，雙手將賀氏抱起來，進得紅紗帳中，寬衣解帶。這且不表，且言那余謙只知王倫賀世賴至任大爺家吃酒，自有任府家人伺候。他乃是賂府家人，頗有英名，無人不交接他。一見如故，此日自街上遊玩，遂三三兩兩，留他飲酒。擾過這一班才散，又有那一班，一直就吃了一日，到更深天氣，方才回來。東倒西歪，行到門首，任府門上人說道：「余大爺回來了。」余謙說聲有偏，得罪了。看見門首二乘轎子還在，問道：「酒席還未散麼？」門上人說道：「未散呢。」余謙急急忙忙，走上客廳，一看，任大爺駱大爺俱在睡着。王倫賀世賴又不在于席上。余謙道：「是了，想必是王倫要大解，不知道毛坑。」賀世賴領他去了。我莫管他閑事，且往後邊睡覺去。下得廳來，高一脚，低一步，奔後行來，行到二門，賀世賴遠遠望見余謙，連忙躲在一邊，讓他過去。事當湊巧，賂宅住的任正千的後進房子，後邊去，必走過任正千的住房。今日是到賀氏住房，二人正得意之時，呼吸之聲，達於門外。余謙雖醉，心中明白，抬頭一看，房內並無燈光，自說道：「我方才從廳上走來，看見大爺任大爺盡在醉鄉，何人在內調。」

戲。且任大爺尚未進房。亦不該熄了燈火。其中必有原故。自言自語。左思右想。想了一回。忽然想起賀世賴王倫俱不在席上。說道是了。王倫原是個人前獸心。賀世賴乃見財如命。一定是王倫許他些錢財。賀世賴代妹子拉馬。把二位爺灌醉。又支開他。就引王倫進房。與他妹子頑耍。不料我余謙進來。待我打開房門。進去捉姦。看這匹夫逃那里去。又想到。作孽幽莽。不可進去。有人是奸。倘然無人。爲禍不小。况他家之事。非我家事。管他什麼。才往後走幾步。又停步想道。任大爺與我家大爺。如同胞骨肉之交。且平昔待我甚厚。一旦有事。置之不管。未免無情。再抬頭一望。房內並無燈火。復想了一回。想回至客廳。將大爺任大爺喚醒。叫他自進房來。有人無人。不干我事。學步又往前走了幾步。又停住想道。不要不要。等我回到客廳。我又知任大爺睡覺如泥。及喚醒他來。這奸夫淫婦好事已完。開門逃走。俗語說得好。撒手不爲奸。任大爺進去。房內無人。道我余謙無故誣他妻子爲非。我家大爺責我酒後妄爲。我有口難言。仍又回到賀氏房門口。且說王倫是個色中餓鬼。賀氏是個淫婦班頭。正是意恰情濃。不能自禁。那賀世賴在二門口。看見余謙在後東倒西歪而來。將身一避。讓他過去。還當他吃醉了。往後面睡去。不料他到賀氏房門口站着。不知他是何意。自說道。爹爹媽媽。但愿你這個時候。且莫開門出來。等太歲去了。莫要叫他撞見才好。且說余謙站在賀氏房門口想道。我且在此等着他。看你奸夫往那裏逃走。待任大爺酒醒。自然進來。好不妥當。抬頭看見廊檐底下有一張椅子。用手拿了。放在賀氏房門外正中。自己坐下。透大

叫一聲。我看你這奸夫往那裏走。只一聲大叫。聽得二門後噤呀一聲。畢竟不知二門後因何噤呀一聲。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假殷勤書齋戲叔 整家規門下縛兒

却說余千拿了椅子。把住賀氏的房門。口中大叫一聲道。我看你奸夫往那裏走。那王倫正在樂極之際。猛聽得外邊余千聲音。二八不由的戰驚起來。連床帳都搖動了。那二門站的賀世顯聽是余謙的口音。也不由的噤呀一聲。原來先見余千走來轉去。只見他酒醉頭狂之態。不料他聽見房內有人。忽大叫道。奸夫往那裏走。料道被他知道了。腿脚一軟。往後邊跌倒。跌在門砍之上。險些把腿折斷了。然又不顧得腿痛。爬將起來。自說道。今日禍事不小。料想王倫同妹子。併自己的性命。必不能活。想王倫被余千攔住房門。必不能出。我今在此。無有拘束。遠不逃走。等待何時。倘若余千那厮再叫起來。合家都知。那時欲走不能。正在舉步要走。忽聽呼聲如雷。又將脚停住了。細細一聽。竟是余千呼睡。心中怕是他的假睡。想叫王倫悄悄的開了門走近。前來相離數步之遠。在地下。照手拾起一塊磚。輕輕望余千打去。剛到着他左腿上。余千毫不動彈。賀世顯知道他是真睡。遂大着胆走向窗邊。輕輕用手一彈。王倫賀氏正在戰驚之際。聽得呼睡之聲。不聞余謙言語。賀氏極有機謀。正在打算王倫出房之計。忽聞窗外輕彈之聲。知是哥哥指點他的出路。賀氏一想。有个法了。那窗子乃是二扇活動。隨即拿鈎搭搭

起。站起身來。將鏡架端在一邊。把腰挺下了。輕輕將窗子放開。王倫連忙跨窗跳出。王倫出窗之後。賀氏照前關好。仍把鏡架端上。點起銀燈。脫衣裳被而臥。心中發恨道。余謙。你這個天殺的。坐在房門口不去。等我那個醜夫來時。看你有何話說。那時王倫出得窗外。早有賀世賴迎道。速走速走。一直奔到大門。連忙將自己人役喚齊。分付任府門上人道。更深夜靜。不勝酒力。你家大爺亦醉了。現在席上睡熟。等醒來說我們去了。明日再來陪罪。說畢。上轎去了。那余謙因心內有事。那里能安睡。睡了一個時辰。將眼一睜。自罵道。好殺才。在此做何事。反到大意睡着了。抬頭一看。見窗格縫裏射出燈光。自己悔道。不好了。方才睡着之時。那好夫已經逃走了。我只在此呆坐作什麼。倘若任大爺進來。道我衾夜在他房門口何爲。那時反爲不美。卽將椅子端在一邊。邁步走上前廳。見任駱二人仍在夢中。又走至大門。轎子已不在。問門上人。門上人說道。方才王賀二位爺乘轎去了。余謙聽了。又回至廳上。將任駱二人喚醒。任正千道。王倫弟去了麼。余謙回道。他東西都受用足了。爲什麼不去。任正千道。去了也罷。夜已深了。駱賢弟也回房安歇罷。宏勛道。平生未飲過分。今日之醉。客都散了。還不曉得。以後管戒酒罷。余千手執燈台引路。二人隨後而行。行到任正千房門首。將手一拱。駱宏勛同余千。往後邊去了。任正千進得房來。回身將門閉上。見賀氏蒙被而睡。說道。你睡了麼。賀氏做出睡醒的神情。口中含糊答道。睡了好多時了。任正了脫完衣巾。也睡了。賀氏見他毫無動作。知他不曉。方才放心不提。且說余千手執燈台。進得臥房。向桌上

一放心中有氣。未免重些。駱宏勳看了余千一眼。也就罷了。余千又酌一杯茶。到駱宏勳面前。將碗朝桌上一擱。道：「大爺吃茶。險些兒將茶碗擱碎。」駱宏勳又望了余千一眼。說罷了。余千怒冲冲的說道：「大爺以後酒也少吃一杯才好。」駱宏勳聞得此言。正如叔父教子姪一般的口氣。不覺大怒罵道：「好狗才。看你自己醉得什麼樣子。反來勸我。」余千道：「大爺吃酒誤事。小人吃酒不誤事。」駱宏勳怒道：「你說我誤了何事。」余千道：「問小的小的就直說了。大爺同任大爺方才吃醉睡去。賀世穎這个忘八。替妹子拉馬。王倫和賀氏二人。搗得好不鬧熱。」駱宏勳聞得此言。罵道：「好畜生。你在那里吃了騷酒。在我面前胡說。還不睡去。」余千被駱宏勳大罵一頓。只落得忍氣吞聲。口內唧唧噥噥的。我就是胡說。以後那怕他弄得江翻海倒。干我甚事。因你與他相厚。我不得不稟。我就不管。我且睡我的去。」駱宏勳雖禁止余千。而心中自忖道：「余千乃忠誠之人。從不說謊。細想起來。王倫不辭而去。其情可疑。王賀終非好人。不必管他有與無有。只禁止余千不許聲張。恐傷任大哥臉面子。慢慢勸他絕交。王賀二人便了。亦自解帶寬衣而睡不擾。且說王倫賀世穎二人到家。在書房坐下。心裏還是亂跳。說道：「嚇殺我了。賀世穎道：造化造化。若非這一个匹夫大醉。今日定有性命之憂。」王倫道：「今雖走却。明日難免一場大鬧。事已敗露。只是我與令妹不能再會了。」賀世穎道：「大勢固然如此。據門下想來。還有一線之路。諒余千那厮。醒來必先回駱宏勳。後達任正千。駱宏勳乃精細之人。必不肯聲張。恐礙任正千的體面。大爺明早差一幹辦之人。赴任府門首。看其動靜。若任

正千知道。必有一番光景。倘安然無事。就便請任駱二人來會飲。駱宏勳知道此事。必推故不來。任正千來時。大爺陪他閑話。門下便至舍妹處設計。一宿已過。至次日早辰。王倫差王龍如此如此前去分付他。王龍奉命奔任府而來。及至任府門首。任府才開大門。見往來出入之人。無異於常。知無甚事。王倫的家人走到門前。說聲請了。任府門上人說道。王兄好早呀。王龍道。家大爺分付。特來請駱任二位爺。即刻過去用早飯。俱已預備了。任府門上人回道。家爺並駱大爺尙未起身。諒家大爺與王大爺至密新交。無有不去之理。王兄請先回。待家爺起身。小的稟知便了。於是王龍就辭別回家。將此話覆王倫。王倫聞說無事。滿心歡喜。且說任正千日出時方才起身。門上人將王龍來請大爺並駱大爺之話稟上。任正千知道。卽遣人到後面邀駱宏勳同往。駱宏勳叫余千出來回覆。說家大爺傷酒。身子不快。請任大爺自去罷。任正千又自到駱宏勳的臥室間。駱宏勳尙在床上未起。以傷酒推之。任正千道。既然如此。愚兄自去了。又分付家人調些解酒湯來。與駱大爺解酒。說過竟自乘轎奔王府去了。來到王府門首。王倫接問道。駱賢弟因何不來。任正千道。因昨日過飲。有些傷酒。此刻尙未起床。叫我先到。他今日是不能奉召的了。王倫道。弟昨日也是大醉。不覺扶桌而臥。及至醒時。見大哥同駱賢弟亦睡着。弟不敢驚動。就同賀世賴不別而行。恐大哥醒來見責。將此情對貴府管家說過。待大爺醒來稟知。不知他們稟過否。任正千道。失送之罪。望賢弟包含。二人談說。已到廳中。分賓主禮坐下。吃茶閑談。賀世賴見任正千獨來。他早

在門房之內。待王倫迎他進去。即放開大步。直奔任正千家內。到了門首。任府門上人。知他是主母之兄。不敢阻他。一直奔賀氏房來。進得房門。賀氏才起來梳洗。賀氏一見哥哥進來。連忙將烏雲挽起。出來埋怨道。我說不是要的你。偏要人。昨日幾乎喪命。今日王府會飲。你又來做什麼。賀世賴道。今日王府會飲。任正千自去。駱宏勳推傷酒未起。此必余千告知。駱宏勳乃精細之人。不好驟然對任正千說。故以傷酒推辭。愚兄雖然諒他。一時不說。後來自然慢慢的告訴。終久爲禍。况且他主僕在此。真是眼中之釘。許多礙事。愚兄此來。無有別事。特替你商酌。稍停。駱宏勳起來。看無人的時候。溜進他房。以戲言挑之。彼避嫌疑。必不久而辭去。若得他主僕離此。你與王公子來往。則百無禁忌了。賀氏一一應諾。又叫道。哥哥回去對王大爺說。你妹子之言。叫他放大些胆。莫要嚇出病來。令我墨懷。賀世賴亦答應告辭。回到王府。悄悄將妹子想慰之言。一一說知。把个王倫喜得心痒難抓。賀世賴來到廳上。向正千謝過昨日之夜宴。王倫分付家人擺上點心。吃完就設早席。這且不表。且說駱宏勳自任正千去後。即起身梳洗。細思昨晚之事。心中不快。吃了些點心。連早飯都不吃。余千吃過早飯。他自出門去了。駱宏勳正獨坐書房。取了一本書觀看。忽聽得脚步之聲。抬頭一看。却是賀氏大嫂。宏勳一見。忙起身來問道。賢嫂來此何幹。賀氏滿面堆笑道。叔叔。你不會和你哥哥到王府會飲。怎麼在此看書。駱宏勳道。嫂嫂。不料昨日過飲。有些傷酒。身子不快。大哥已赴王府。愚小叔不能相隨。賀氏道。原來叔叔有些傷酒。叔尚不知。實有失候。賀

氏走到桌邊。將駱宏勳所看之書。拿到手中一看。是文姜因求親未諧。因而致病。卽與其兄通姦之由。看了說道。叔叔常言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古有此言。真是不誣。觀此一回。雖是兄妹滅倫。實因不早爲婚嫁之故。駱宏勳見賀氏戀戀不去。口評是非。只得顛頭應是。說道。嫂嫂請回去罷。恐有客至。賀氏以袖掩口笑曰。叔叔今雖在舍。二載。奴家尙未深談。今值無人之際。欲領教。怎麼催我速回。叔叔年交二十一歲。因何不早完婚事。駱宏勳道。愚叔隨父親赴任。其時年才十二。不嘗完娶。及成立之後。定與到揚州。相隔三千里之遙。因路遠不能完娶。賀氏又道。日間談文論武。會友交朋。庶幾乎可免寂寞。到得夜間。枕冷衿寒。孤影獨眠。到底有些寂寞。敢問叔叔夜來光景如何。駱宏勳見賀氏言入游戲。怒目正色道。古禮。嫂嫂不通問。這話豈是嫂嫂所宜問。我駱宏勳生性耿直。非邪言所能搖。請嫂嫂速回。以廉恥爲重。那賀氏原無心相嚇。不過承兄之命。使個離間之計。被駱宏勳責他一番。不覺滿面通紅。帶悶而走。自言道。我到好意問他。他反說我胡言。真無情無義。不知輕重。竟自回去了。駱宏勳坐在書房。心中比前更加不快。自忖道。待世兄回來。若將此事告知。有失世兄體面。若不告知。賀氏既有邪心。倘再纏擾。如何是好。思想一回。道有了。再遲一二日。看是如何光景。那時擇日盤桓回南爲上。這且不言。那任正干又在王府會飲。吃到二更時分。不覺大醉。不能再飲。卽告別而回。及至到了家內。先到書房去見駱宏勳。說道。賢弟。心中此刻如何。駱宏勳道。多謝大哥。小弟比先稍好。任正干又把王倫吃酒。甚是殷勤。談了一回。駱宏勳道。天

色晚。請大哥回房安歇。小弟還稍坐一刻。任正千酒已十分。向駱宏勳說道。愚兄已醉。先去睡了。家人掌燈進內。到了自己臥房。見賀氏和衣而睡。甚有憂容。任正千問道。娘子今日因何不快。賀氏故意做出嬌態。長歎一聲。說道。你今日已醉了。不便告訴。代你酒醒再言。任正千焦燥道。我雖已醉。心中明白。有話就說。何妨。賀氏道。咳。我知你性燥。若對你說。那里容得住。恐你酒後力怯。難與那人對手。任正千聞了這些言語。心中更加焦燥。即大叫道。有話快說罷。賀氏道。今日你往王家去後。奴因駱叔叔傷酒。親至書房問候。誰料他是人面獸心。見無人在彼。竟以戲言調我。我說道。我與你有叔嫂之稱。豈可胡言。那畜生說存心已久。不然。早已回揚。豈肯在此。今日害酒。亦是推託。就上前要拉扯。被我大聲吆喝。伊恐家人聽見。故未逞強。妾身方免其辱。言罷。嗚咽起來。任正千聽了這話。大罵道。好匹夫。我感你誦長授受之恩。款留在家。不料你這個匹夫。如此欺人。我與你勢不兩立。說罷。忙將帳房上掛的寶劍。伸手拔出。大步直奔書房而來。到了書房。大喝一聲。匹夫如何欺我。將劍望駱宏勳砍去。駱宏勳看勢頭不好。側身躲過。說道。世兄所為何事。任正千道。你自做的事。假做不知。還來問人。舉手又是一劍。駱宏勳又閃過。想道。此必賀氏誣我。世兄醉後。不辨真偽。挾忿而來。我如何說得分明。暫且躲避。待世兄酒醒。再講便了。任正千又是一劍。駱宏勳又避過。趁空跑出門外。書房東首。有一大火巷。駱宏勳就躲避其中。又想到。此地甚窄。倘尋至此間。持劍砍來。叫我無處可閃。隔壁是間茶房。幸喜不甚高。大雙足一縱。上去隱避看。只任正千乃

酒後之人。遲脚慢步。頭重體軟。所以一連三劍。駱宏勳得赤手而避。不然那話這般容易。駱宏勳避在火巷。並縱上茶房。任正千竟沒有看見。只說他彘在客廳。仗劍趕上客廳去了。且說余千這日在外游玩。也有許多朋友留飲。他心中知駱大爺未往王府會飲。就未敢多飲。所以亦不大醉。回家之時。已有更餘天氣。只當駱大爺在後邊臥房內。就一直望後邊來。及到臥房。見大爺不在其中。自思道。那里去了。正要出來找尋。忽聽得前邊一聲嚷。連忙出房。遇見任府家人問道。前邊因何吵鬧。那家人道。我家爺與你家爺不知爲何。家爺仗劍追尋。不知你家爺躲在何處。余千聞得此言。毛骨悚然。把酒都嚇醒了。說道此必賀之挑唆。任。大爺酒後不分皂白。特與家爺爭鬧。倘然辱見大爺。一劍砍傷。如何是好。我不前去一助。等待何時。即便回到臥房。將自己用的兩把板斧。帶在身邊。放開大步。直奔書房而來。及至書房。不見一人。正要放步而走。只聽得駱大爺叫余千。余千抬頭一看。見駱大爺避在茶房上。安然無事。方才放心。問道。今日之事。因何而起。駱宏勳跳下房來。將自己日間賀氏調戲。如何責他。說了一遍。並云。這事必是賀氏變羞成怨。任世兄醉後歸家。他必反聽讒言。誣我哄他。醉人不辨真假。挾忿仗劍而來。余千道。他既無情。我就無義。待小的趕上前去。與他見個勝負。駱宏勳連忙扯住道。不可不可。他是醉後之人。不知是非。只聽他人之言。一員與之較量。將數年情義。付之東流。余千氣纔稍平。且說任正千持劍尋至客廳之上。不見宏勳。心中想道。這畜生見我動怒。一定彘在後面師母房中。不免奔到後面。一直跑到駱太太臥房。

見太太伴燈而坐。手拿一本觀音經誦念。抬頭見任正千怒氣沖冠。仗劍而進。問道：賢契更深至此。有何話說。任正千見問。看見太太。雙膝跪下。不禁放聲大哭道：門生此來。罪實萬死。只是滿胸氣憤。不期而然。駱太太驚問道：有何事情。賢契速講來。任正下含淚將賀氏所告之言。訴了一回。太太當是真的。驚懼道：賢契你請回。這畜生自知禮虧。不知彙在何處。老身在此。斷無不來之理。等他來時。我親自將他捆起來。送到賢契面前。生殺惟賢契主裁。任正千聞駱太太一番言語。無可奈何。說道：蒙師母分付。門生怎敢不從。授受之恩。未能一日忘。只是今日師弟行爲。欺我太甚。待他回來。望師母訓他一番罷了。說畢回身。歸房安歇去了。且說駱宏勳知任正千回房。方回余千來太太房中。太太一見宏勳。大罵畜生。幹此滅禮之事。宏勳將賀氏至書房調戲之言。說了一遍。余千又將王倫昨夜通姦之事。稟告一番。太太方知其子之冤。說道：你承世兒厚待。又賀氏日奉三餐。我母子絲毫未報。今若實告。賀氏無葬身之地。據老身之意。將你捆起來。跪他房前請罪。我亦同去。看他如何。宏勳道：母親之言。孩兒怎敢不依。但世兄秉性如火。一見孩兒。或刀或劍砍來。孩兒被捆。不能彙閃。豈不屈死。余千道：大爺放心。小的也隨去。倘任大爺認真動手。小的豈肯讓他。太太道：余千之言不差。即拏繩子將宏勳捆起。余千暗藏板斧。同太太到任正千房門首。那時天已三更。太太用手叩門。叫道：賢契開門。那任正千此時。已經睡醒了。酒已醒了八九分。夜間持劍要砍駱宏勳之事。皆不知道。聽見師母之聲。連忙起來。不知此刻來到。有何原故。反吃了一驚。開了

房門。看見駱太太代領宏勳。縛背跪在房門口。駱太太指着宏勳說道。這個畜生。昨日得罪了賢契。真真罪不容誅。此時老身將他捆了前來。悉聽賢契處治。老身決不見怪。駱太太這一番言語說了。畢竟不知任正千怎樣處治駱宏勳。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宿逆旅苦水遇知交 鳴不平定興救舊友

却說駱宏勳跪在任正千房門口。駱太太請任正千處治。正千因駱太太話不覺將昨晚之事。觸起一二分來。一見宏勳跪在塵埃。低首請罪。不覺流下淚來。忙忙扶起說道。我與你數年相交。情同骨肉。昨晚雖惹兄粗魯。亦世弟之輕薄。彼此咸當知戒。以後再不許提今日之事。均勿挂懷。駱宏勳含冤忍屈道。多謝世兄海涵。駱太太亦不過來相謝。任正千還釐不迭。分付了環釵酒款待師母。太太道。天已三鼓。正當安睡。非飲酒之時。且老身年邁之人。亦無精神再飲。任正千不敢相強。送駱太太回房安歇。又到駱宏勳房中坐談片時。方才告別回房安歇。賀氏接着道。此是輕輕放過。只是大便宜了這個禽獸。任正千道。殺人不過頭點地。他既是縛跪門前。自知理屈。蒙師長受業之恩。絲毫未報。一旦與世弟較量。他人祇道我無情。不過使他知道。叫他自悔罷了。又道明日茶飯照常供給。不許略缺。說了一回。各自安睡。第二日清晨。任正千梳洗畢。著人去請駱宏勳來吃點心。好預備王賀來此會飲。且說駱宏勳自從夜間跪門回房之後。雖然安歇了。負屈含冤。一腔悶氣。那里睡得着。翻來覆去。心中自忖。

道。今日之事。雖然見寬。乃世兄感父受業之恩。不肯諍諍較量。但心中不免有些疑惑。我豈可遂在此居住。天明稟知母親。扶柩回南。明日又該世兄擺宴。王賀來此會飲。必邀我同席。我豈肯與禽獸爲友。又不好當面推托。如何是好。又想到。我昨日已有傷酒之說。明日只是不起。推病更重。暗叫余千將人夫驕馬妥辦。急速回南。也是道理。左思右想。不覺日已東昇。益聽任府家人前來說道。家爺在書房請駱大爺用點心。並議迎按王大爺賀舅爺會飲的事。駱宏勳道。煩你稟知家爺說。我害酒之病比前更重幾分。尙未起來。實不能遵命。你家爺自陪罷。家人聞命。回至書房。將駱大爺之言。回覆任正千。任正千只當駱宏勳昨日做了非禮之事。愧於見人。假病不起。也就不來強勸。於是差人赴王府邀請。又分付家中預備酒席。不多一時。王賀二人已至。任正千迎至客廳。分主賓坐下。王倫道。駱賢弟何不出來。正千道。今早已著人邀請。伊說害酒之病。更甚於昨日。尙未起來。不能會飲。他既推託。愚兄就不便再邀。王倫聞正千之言。有三分疎慢之意。知賀氏計已行了。賀世賴怕人見疑。今日也不去會妹子。只在前邊陪王倫。不言任王賀三人談飲。且言駱宏勳起得身來。梳洗已畢。走進太太房中。母子商議回南之計。太太道。須先通知你世兄。然後再雇人夫。不然。你先雇了人夫。臨時你世兄必要款留。那時再遣人夫。豈不多費周折。宏勳道。母親不是怎般說法。若先通知世兄。他必不肯讓我回去。據孩兒之見。暗着余千將人夫驕馬辦妥。諸事收集齊備。候世兄起王家宴飲之日。不辭而行。省得世兄知道。又有許多纏擾。倘世兄他日責備。

不辭而行。亦無大過。免得遲遲我。且我們不告而去。世兄必疑我怪他。再細思前日之事。並想孩兒平日行爲。或得明孩由受屈之情。不然。其事終莫分皂白。孩兒之意。終不能明。我身清白。豈甘受此亂倫不美之名。太太道。使得使得。遂命余千。即時將人夫轎馬。辦的妥當。擇於二月二十八日。扶柩回南。母子商議之時。乃二十五日。計來這有三日光景。駱宏勳逢王倫家飲酒之期。推病不去。逢任家設宴之日。推病重不起。任正千因他輕薄。也就不十分敬重。賀氏恨不得一時打發他母子主僕出門。雖然任正千分付茶飯。照常款待。不許怠慢。早一頓。遲一頓。不準其時。駱太太母子含忍住了三日。已到了二十八日了。早飯時節。任正千已往王家去。余千將人夫馬匹。喚齊。駱夫人同宏勳前來告別。賀氏道。師母並叔叔回南。怎的這樣迅速。待拙夫回。親送一程。且住爲佳。駱太太道。不該候賢契回府面謝。方不虧禮。恐賢契知老身起行。又不肯放走。先夫也該回家安葬。我子亦要赴浙完姻。二事當做。勢不容緩。賢契回府。煩轉致知。容後面謝。賀氏恨不得他們一時出門。豈肯再留。遂將計就計道。既師母歸志已決。奴家不敢相留。分付排酒餞行。與太太把盞三杯。用了早飯。仍將向日進柩之門打開。把駱老爺的靈柩。移了出來。六個夫子抬起。太太坐一頂四轎。太少了環。一頂小轎。外一二十個扛皮箱包裹。駱宏勳同余千騎馬。前後照應。直奔大遂而去。駱宏勳起身之後。任府家人。連忙將後邊大門。仍舊砌起。一面着人到王府。通知任正千。任正千正在暢飲。家人稟道。駱大爺同駱太太。方才僱人夫起身回南。特來稟知。任正王道。未起身。

時就該來報人去之後。來說何用。王倫賀世賴聞駱宏勳主僕起身。滿心歡喜。見任正千責罵家人。乃勸道。聞得駱宏勳在府。一住二年有餘。大哥待他不薄。今欲回家。早該通知大哥。叩謝一番。才是個知恩之人。今不辭而去。明明是看輕大哥。還念他則甚。任正千道。這等負義之人。原不足重輕。但愚兄曾向他父親受業。此恩未報。故款留師母。以報萬一。今師母去了。愚兄未得親送。是以歎耳。王倫道。留住二載。日奉三淪。報師之恩。也不爲薄。今日不送。在彼有不辭之罪。在大哥失送之罪小。以後吾等再見駱宏勳。皆莫睬他。自今也不要題他了。王倫道。這些話說得輕重分明。任正千以駱宏勳真非好人。這置之度外。倒與王倫一來一往。非常密切。逢任家吃酒。一定把任正千灌醉。賀世賴將任家婦女支離。王倫入內與賀氏頑耍。約略任正千將醒時候。賀世賴又引王倫出來。任府家人也頗知道。因賀氏平日待人甚厚。近日又知已非禮。每以銀錢酒肉賞他們。正是酒醉紅人面。財帛動人心。這些家人。一則感他平日之恩。二則受今日之賄。那個肯多管閑事。可憐任正千落得隻身獨自。並無一個心腹。過了幾天。王倫見人心歸順。遂取了一千兩銀子。謝賀世賴。世賴道。門下無業無家。這銀子叫門下收存何處。大爺只寫一張欠帖與門下就是了。倘有便人進京。乞大爺家報中。通知老太爺一聲。將此銀替門下大小辦一個前程。也是蒙大爺抬舉一番。祖父生我一場。他老人家也增些光。王倫道。如此我替你收了。寫了二千兩欠帖。王倫又向賀世賴笑道。我與令妹。只能相會片時。不能長夜取樂。我想明日連男帶女。一並請來。將花園中空房。

一間。把令妹藏在其中。到晚只說賤內苦留不放。開日再回。那時任正千自去。我與令妹豈不是長夜相聚麼。賀世賴道。使媽。次日差人將任正千連賀氏大娘。一並請來。就說後面設席。家大娘仰慕大娘。請去一會。家人來到任府。將言稟上。任正千道。既是同盟兄弟。有何猜忌。分付賀氏收拾王府赴席。明日我這裏也前後備席。連王大娘一同請來飲酒。任正千先自上馬去了。賀氏連忙梳洗。穿了衣裳。諸事停當。臨上轎時。分付心腹了環兩個。一名秋菊。一名夏蘭。分付道。我到王府赴宴。你二人在家如此如此。自然抬舉。二人領命。賀氏方才上轎去了。且說駱宏勳回南。因有老爺靈柩。不能快行。一日只行得二三十程。臨晚住宿。必得個大客廳。方可住得下。在路行了十有餘日。行到山東地方。那日太陽將落。來定南府恩縣交界。有一大鎮頭。叫做苦水舖。余千道。大爺論天氣。還行得幾里。但恐前面沒有大店。此地店口稍寬。不如在此住了。明日再行。駱宏勳道。天已漸熱。人也疲了。就此歇了罷。於是衆人看見一個大店。將皮箱包裹。俱搬入店內。將老爺靈柩。擺放店門以外。因靈柩不能進店的。衆人走至上房坐下。店小二忙取淨面水。駱太太並宏勳淨了面。分付余千叫小二拿酒飯。與夫人食用罷。將上燈時分。店小二一支燭台。點一支大燭。送進上房。擺在桌上。請太太公子用酒。駱太太母子入席。正在舉杯。只聽見外面走進一個老兒來。高聲說道。咳呀。這是駱大爺。久違了。駱宏勳忙抬頭去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昔日桃花塢頑把戲的花振芳。連忙起來道。老師從何而來。花振芳向駱太太行過禮。又與駱宏勳行禮。禮畢說道。駱大爺有

所不知。此店卽老拙所開。舍下住宅在酸棗林。離此八十里。今因無事。來店照料。及至店門。見棺柩懸放。聞及店友。皆云是過路官員。搬柩回南的。老拙自定輿縣在任府相會。知大爺不過暫住任大爺處。不久自然回南。見有半路搬柩的。再無不問。今見柩懸店門。疑是大爺。果然正是。幸甚幸甚。花振芳分付店小二。將此箇饌撤去。另換上等的來。重新與駱宏勳入席。店小二應諾下去。花老分付已畢。又問道。任大爺近日可納福否。駱宏勳長嘆一聲道。說來話長。待晚生慢慢言之。花老聞聽此言。甚是疑狐。因駱太太在房。恐途中困乏。不好高談暢論。暫爲告別。請太太方便。俟用飯之後。再來領教。駱宏勳道。稍坐何妨。花振芳道。余大叔尙未相會。老拙也該去照料照料。就來相陪。一拱而別。來到廂房。見余千在那里安放行李。忙向他拱了一拱手說道。余大叔久違了。余謙道。這不是花老爺麼。怎的在這兒。花振芳就把這兒開設店鋪的事。說了一遍。且云。我今若不來店。大爺竟過去了。余千道。自老爹在府分別之後。次日家爺同任大爺赴寓拜謁。不知大駕已行。內中有多少事故。皆因老爹而起。一言難盡。花老愈覺動疑。見余千收什物件。又不好探問。遂道。停時再來領教。辭了余千。來至鍋上。照料菜蔬。不一時。菜飯俱齊。駱太太母子用過酒飯。店小二將盞蓋家伙收拾完畢。又送上一壺好茶。駱宏勳打開太太行李。請太太安歇。花老兒知太太已睡。來至上房。說道。因太太在此。老拙不便奉陪。有罪了。駱宏勳道。豈敢。花老兒道。前面備了幾味粗筍。請大爺一談。駱宏勳也要將任正千的情由細說。遂同花老來到門面旁一間大房。房內琴棋書

畫桌椅條拾。床帳被枕無所不備。直不似開店之家。問此房來歷。乃花振芳時常來店之住房。他若不在。此將門封鎖。到來時才開。所以與店中別房大不相同。內中設了一桌十二色的酒餚。請駱宏勳坐了首位。花老主位。將酒舉上幾盃。勳飲三盃之後。花老兒道。適才問及任大爺之話。大爺長嘆爲何。駱宏勳就將與任王賀三人結拜。並賀世顯替妹說。王倫和賀氏通姦。如何冤屈自己的話。向花振芳細細述了一遍。花振芳聞了這些言語。皆因王倫解圍而起。心中自說道。怪不得余千說皆隨我而起。說道王倫那厮。依老拙愚見。彼時就要毀他窠穴。賤內苦苦相勸。說出門之人多事。不如省事。我所以未曾與他較量。次日清晨起身。急急忙忙。一路動身返舍。老漢在家。那里知道後來就弄出這許多事來了。真個令人難料。王倫這個奸賊。真是人面獸心。實屬令人髮指。大爺請用一杯。老漢尚有話說。花老兒又道。大爺隱惡揚善。原是不差。但大爺起身之時。也該微微通知。好叫任大爺有些防避。今彼毫不得知。奸夫淫婦。一無禁忌。恐任大爺有性命之憂。駱宏勳道。晚生若回去說了。靈柩何人扶送。倘不回去。世兄有損傷。於心何忍。言到此處。駱大爺雙眉緊蹙。無心飲酒。只是長吁短嘆。花老兒勸道。天下事有大。有小有親有疎。朋友乃五倫之末。父母乃八倫之大。豈有捨大而就小。疏親而爲友。大爺扶柩南旋。任大爺之事。俱放在老拙身上。况此事皆因我而起。我也不忍坐視成敗。駱大爺起身日期。至今已。有數日。等老拙往定與。不知任大爺性命如何。總該知道。倘任大爺性命無傷。老拙包管把奸夫淫婦給他一看。明大爺之冤。並救任

大爺之命。駱宏勳起坐謝了。重新又飲。又問道。不知老爹幾時急定。與花老兒道。救人如救火。豈可遲延。不過一二日。就要起行。駱宏勳又吃了兩杯。天已二鼓。告辭回房去了。花老分付店中殺豬宰羊。整備祭禮。一夜未睡。又到天明。駱太太母子起來梳洗已畢。余千來稟道。花老爺亦有祭禮。擺在老爺柩前。請大爺陪花老奠祭。駱宏勳連忙來至柩前。只見前面排數張方桌上。設剛鬚柔毛。香楮蔗饅之儀。花老上香奠爵。宏勳一旁陪奠。祭畢重複謝了。意欲趕早起身。花老那里肯放。又備早席款待。宏勳命余千秤銀四兩。賞與他司廚。吃了早飯。人夫轎馬預備停當。駱宏勳又叫余千封過房祖銀兩。花老道。豈有此理。今日老爺仙柩回南。老拙不便相留。今封銀子給我。是輕老拙。做不起地主了。老拙別無盡情。此去小店差一人跟隨大爺。送至黃河渡口。黃河這一邊。一切使費。並房飯銀兩。俱是老拙備辦。過河以後。大爺自備。駱宏勳道。今日無故叨擾。已爲不當。路費一節。決不敢領。花老道。我差人相隨。亦非徒備路費。黃河地方。皆山東所屬。黃河相近。路多驕馬。黑店甚多。我差人送去。方保無事。我已預備了。大爺不必費心。宏勳見心誠意實。遂謝了。又請上方上馬而去。不言駱宏勳起身上路。且表花老兒回店。將事情料理停當。兩午時候。上馬回。至自家寨中。日尙未落。進門來。見了媽媽。將遇見宏勳之事。說了一遍。花奶奶道。你這老兒才。女兒因他害病起來。宏勳不見。則已。今既在我店中。還放了他去。是何緣故。花老道。你婦人家不通道理。如駱宏勳一人自來。或同他家。太太回來。我豈肯叫他匆匆就去。他今搬柩回家。難道叫我將他家

棺材留下了不成。花奶奶道：如今回家，幾時還來。女兒婚姻，何日方就。花老道：今日正有了一個機會，告你知道。媽媽忙問其詳。花老道：任正千之事，說了一遍，又將自己欲往定興救任正千之言，又說了一遍。又道：我今將任正千救來，與他不代我女兒作伥麼。花奶奶聽了此言，也自歡喜。花老忙差四人，分四路去請巴龍、巴彪、巴豹。看官，你說因何差四人一同去請他弟兄四人。原來那巴氏弟兄九人，住了九個大寨，連花老兒共十一個，周圍有百里之遙。今連夜去請，要到次日飯時方能全至。一人如何通得信來，所以差四人前去。巴氏兄弟九個，惟此四人做事精細。說花老差人之後，用了些晚飯，奶奶又將這些說話對女兒說了一遍。碧蓮知任正千與駱宏勳乃莫逆之交，任正千感他父親救他之恩，必竭力代我作伐無疑。心懷一開，病也好了三分。第二日早晨，巴氏弟兄前後不一，直至飯時，四人方齊。花老兒備酒飯款待，將下定興救任正千之話說過，又道：定興往返有千里之遙，豈可空去空回。意欲帶十個幹辦之人，順便看有相宜生意，做他一飽才好。巴氏弟兄齊聲道：好。花老兒將寨中平日辦事精細、武藝慣熟之人，選了十名，各人收拾行李，暗帶應用之物。於明日起行，話不重叙。到了次日，一衆人等，吃了早飯，花老兒帶巴龍、巴彪、巴豹，又有十個精細伴當，一衆騎十五匹上好的慣走的驢子，直奔定興大路來。究竟不知花振芳一衆人等，到了定興縣，怎生救任正千，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却不義財欲擒故縱 來天外禍誣良爲盜

却說花振芳巴氏弟兄一衆，離了酸棗林，在路趕程，也非止一日。那日到了定興，已是四月時候，進了西門，到馬家店外。花振芳道：欲還寓此處，及今不過有一月光景，仍住他店內，他們必認得如何是好。到不若遷到別處，住店恐不乾淨，不若尋他廟宇，便於行事。直奔南門而來，幸喜離南門不遠，有一炎帝廟，甚爲寬大，開房甚多。花振芳進內，與住持說了。不過住兩三日，就動身。大大給與你香儀，廟中道人亦賞五兩錢銀。住持道人甚爲歡喜，將廟中三間大廟房，與他們住。旁邊又有三間廠棚，原是養牲之所，槽頭現成。花老一衆人等，即將行李取下，搬入住房。十五匹驢子，拴存槽旁，又將錢給道人代買草料。道人問道：老爺是吃素，還是吃葷。如素就在我們廚房製辦。如葷是那住房北首，有一間房內，鍋灶現成，請爺們自便。花老見諸事便宜，甚爲歡喜。答我們有人辦飯，只是勞你買賣便了。道人應道：嘗得嘗得，拿錢來買草料去了。入門之時，天方日中，衆人在路已吃過早飯，肚不飢，餓。花振芳道：你們在此歇息，我先進城到任府走走，探探任正千消息。巴氏弟兄答應。花老也不更衣，就是原來的樣子，緩步進城。一直來到任府門首，看了一眼，不如前月來的那般鬧熱，站了半晌，並無一人出入，心中疑惑。邁步進門，見一人在門關上坐着打盹。花老用手一推道：大叔醒醒。那人將眼一睜，問道：那裏來的花老道。在下山東來的。那人仔細一看，認得是三月間來拜大爺的花老兒，便說道：花老師又來了麼。花振芳道：前在此厚擾，今特來謝謝大爺。不知大爺可在家麼。那人道：不在家。今早赴王府會飲去了。花老道：那個王府。那人道：是家爺新

拜的朋友。乃吏部尚書次子王倫。花振芳道：大娘在家麼？那人道：大娘有五天不在家。也在王府赴宴。花老道：既是赴宴。那有五日不回的理。那人道：花老師。你不曉得。朋友有厚薄不同。家爺與王大爺相交甚契。先前只是男客往來。有半月光景。起去眷也往來了。花老道：他家那王大娘。也至府上來否？那人道：聞說王大娘有腿痛之疾。不便利行走。家爺備席請他。他不能來。所以請我家大娘過去。不肯放回。大約待男子厚。女眷也就不薄。花老道：府上大叔甚多哩。今日怎不見人出入。那人道：有十來個跟大爺出去了。有兩個見大爺出門。知道大爺一去一日更深方回來。家中無事。都去頑耍去了。花老道：既大爺不在家。在下告別。家人問道：老師寓在何處。家爺回來。我好稟知。花老道：方才到此。尚未覓寓。大爺回來。大爺不稟罷了。那人道：倘大爺聞知。我怎好沒話。花老道：無妨。就是我回見大爺。亦不必提。大爺怎得知道。看官。你道花老因何不對他說了寓所。恐弄出事來。連累炎帝廟的和尙。故不對他說起。遂辭了那人。照原路向寓所而來。一路上想那門上人的話。一定是駱大爺主僕二人起身之後。百無禁忌。王倫假托老婆有病。將賈氏接在家中。寅夜暢樂。任正千乃好酒之人。不知真僞。而且人甚粗直。我今不來則已。既已來了。必將奸夫淫婦。給他一看。任大爺方信爲實。駱大爺之婉始白。適言更深方回。我亦等更深時。不使人知。悄悄的入他家內。約定正千。同到王家捉姦。算計已定。來至寓所。巴氏弟兄。即將晚飯備妥。共是三桌。巴氏弟兄。同花老兒一桌。蔡內十八兩桌。衆人屆過了飯。各自起身。花振芳在內閑坐。論說任正千的

事。那十八個料的喂料。整草的墊草。各辦其事。不一時天已起更。又設夜酒。也是三桌。飲酒之間。花老道。我們今番。實。實。多。事。宜。急。做。今晚。我。進。城。會。任。正。千。看。如。何。光。景。我。們。每。速。速。回。去。不。然。盤。費。用。完。又。要。向。人。借。貸。巴。氏。弟。兄。道。姊。夫。放。心。前。去。盤。費。之。說。包。在。我。弟。兄。們。身。上。不。必。心。焦。時。至。二。更。諒。任。正。千。亦。回。家。了。花。老。道。忙。打。開。包。裏。換。了。夜。行。衣。服。一。身。青。褂。青。褲。青。靴。青。搭。包。青。裹。腳。兩。口。順。刀。插。入。裹。腳。裏。邊。將。蓮。花。筒。雞。鳴。斷。魂。香。火。關。子。解。藥。等。物。俱。端。正。懷。內。有。扒。牆。索。甚。長。不。能。懷。揜。纏。在。腰。中。花。老。道。細。細。收。拾。完。全。別。了。衆。人。直。至。城。門。已。閉。花。老。道。將。扒。牆。索。取。下。依。法。而。行。進。得。城。來。街。上。已。經。响。鼓。柵。門。已。閉。不。敢。上。街。自。房。子。上。行。走。及。至。任。正。千。家。亦。不。呼。門。打。戶。從。屋。上。走。進。來。直。至。裏。面。並。不。見。一。點。動。靜。又。走。進。天。井。忽。聽。呼。睡。之。聲。潛。近。身。旁。此。時。四。月。廿。上。下。微。月。漸。明。仔細。一。看。竟。是。任。正。千。在。房。門。外。放。了。一。張。涼。床。帶。醉。而。臥。此。外。別。無。一。人。花。老。道。用。手。推。之。兩。番。正。千。在。朦。朧。之。中。問。一。句。那。個。仍。又。睡。去。了。花。老。道。點。首。道。怪。不。得。一。切。事。茫。然。不。知。又。用。力。一。推。任。正。千。方。醒。喝。道。有。賊。將。身。一。縱。已。離。床。七。步。之。遙。花。老。道。低。口。說。道。任。大。爺。不。要。恐。懼。我。乃。山。東。花。振。芳。任。正。千。聽。說。是。花。振。芳。雖。月。光。之。下。看。不。明。白。却。聽。出。他。的。聲。音。連。忙。問。道。大。駕。幾。時。到。此。寅。夜。到。舍。有。何。見。教。花。老。道。大。爺。不。要。聲。張。在。下。昨。午。至。貴。府。連。夜。至。府。來。救。你。性。命。任。正。千。驚。問。道。晚。生。未。作。犯。法。之。事。有。什。麼。性。命。相。關。之。事。花。老。道。駭。大。爺。到。那。裏。去。了。任。正。千。道。那。驢。薄。之。人。說。他。作。甚。花。老。道。好。人。反。作。歹。人。無。怪。受。人。暗。欺。遂。將。王。倫。賀。氏。通。姦。良。

善之人。反誣他輕薄。無奈自縛跪門。不辭而去。說了一遍。任正千笑道。此必駱宏勳捏造之言。以飾自己之輕薄之意。老師何故信他。花老道。因怕你不信。所以我寅夜而來。給你眼一看。皂白始分。我也知令正夫人在王家五日未回。此刻正淫樂之時。諒你武藝精通。自能登高履險。趁此時我與你同到王家捉奸。若令正不與王倫同眠。不但駱大爺有誣良之罪。卽老拙亦難逃其愆。任正千聽花老這一番話。才有幾分相信。答道。我卽同老師前去走走。花老將任正千上下一看道。你這付穿扎。如何得上高屋。速速更換。爲是任正千自王家回來。和衣而臥。靴也未脫。衣也未卸。花老叫他更換。方才進到房裏。脫了大衣。穿了一件短襖。腿下換了一雙薄底鞋兒。把帳柱上掛的寶劍。帶在腰間。走出房來。同花老要上屋。只見正南火光遮天。花老道。此必是那塊失火。將脚一縱。上得屋來。那火正在南門以外。花老道不好了。此火正在我的寓所。大爺少停。我到南門一望卽回。任正千道。天已三鼓。待得老師去而復返。豈不遲了。卽老師行李有些遺失。價值若干。在下一定奉上。花老道。大爺有所不知。老拙同來一衆十五人。騎了十五匹驢子。皆是走驢。每個價值一二百金。在南門外炎帝廟寓住。故老拙心焦。不得不去一看。任正千道。既是老師要去。回來速些方好。花老道。就將脚一縱。在屋上如飛而去。任正千坐在涼床上。細思花老之言。恨道。如今到王府捉奸夫淫婦。不殺千刀。不起我心。在天井中自言自語。自氣自恨。不提。且說花老兒來到南門。見城門已罷。想道。此必有人報火。遂跳下城來一看。正是火在炎帝廟中。非常利害。花老兒急忙走

到跟前。見救火之人。有一二百個。東張西望。不見一人。想道。難道十四個人。一個也未逃出不成。正在焦燥之際。猛聽得口號响亮。心中稍安。細聽一回。不在廟中。恰在東北樹林之內。相隔有兩箭之遙。邁開大步。只奔樹林而來。進得林中。見巴氏弟兄。並寨內十人。連十五匹驢子。俱在其中。又見十五個驢子。駝了十五個箱子。花老忙問道。此物從何而來。巴氏弟兄道。老姊丈進城之後。我們又喫了幾杯酒。商議道。一路行來。並無生意。白白回去。豈不空走一遭。細想王倫父是吏部大堂。叔是禮部侍郎。在東京沽官賣職。也不知賺了多少不義之財。我等又在他家去過。一直走到後邊五間樓上。細軟之物。皆已搜來。等你多時了。花老兒又道。廟內因何火起。巴氏弟兄笑道。只因劫了王倫家回來。才交二鼓天氣。若是起身。廟內和尚人等。必多猜疑。天明王倫報官。他們必知是我們的了。恐不干淨。故放起一把火。燒得他著慌。逃命不及。那裏還管我們閑事。花老兒道。雖然若淨。豈不毀壞廟宇。陷害和尚。沈吟了一刻。花老道。也罷。明日將王倫之物。造一所廟還他。其餘再爲分用罷了。巴氏四人道。那個罷了。聽一聽天已四鼓。見城中有騎馬往來者。知是文武官員出城救火。花老道。再遲就不好了。趁你們趕路。我仍進城。同在正千把事做了。隨後趕來。巴龍道。我們就是山京路上相熟。直隸地方甚生。你要送我們一送才好。不然路上弄出事來。爲禍不小。花老兒道。我與任正千約。許他看火就回。他如今在天井里等。我不回去。豈不失了。他信。巴龍道。此地離山東交界。也只六十里路。此刻動身。天明就入山東地方了。你過午再回此地。任正千難道

將老嫗給人頑了半個多月。一日就受不住了麼。常言道。先願已而後有人。未有舍己從人之理。看官。那花老兒山東直隸河南到處聞名。凡路上馬快捕役等。見他的生意。不過問他一聲發財。那個敢正眼視他。那巴氏弟兄。就是山東道上不礙事。這六十里直隸地方。竟不敢行。所以諄諄要他送去。花老兒見說得有理。少不得要我送他的。又說道。要走走。一時合城官員救火。不大穩便。衆人解開騾子。上路奔山東去了。却說任正千等花老兒往王家捉奸。一等也不來。再等也不來。一直等到五更。東方發白。罵道。這個老嫗才約我做事。直叫人等個不耐煩。天已將明。如何好去。明日碰見。不理這個老東西也罷。連衣倒在床上睡了。合該有華。花老兒同任正千在天井說話。盡被秋菊夏蓮兩個賤人聽著。賀氏分付。凡家內有甚風聲。速王府通知。天將發白之時。看見了任正千睡了。二人悄悄的走出一。一直跑到王家。原是熟路。一直走進房來。王倫已經起身。賀氏在那裏梳洗。見二人進來。賀氏打了個寒陣。問道。家中有甚風聲。怎早而來。二人道。不好了。禍事不小。遂將任正千與花老兒在天井所議之事。說了一遍。並云。幸喜皇天保佑。那花老兒一去未回。大爺等得不耐煩。東方已是發白。方才進房去睡了。我們二人一夜不曾合眼。看大爺已睡。連忙跑來稟知大娘。速定良策。不然性命難保。我二人就要回去。恐大爺醒來呼喚。賀氏一聽此言。不由的滿身發抖。說道。此事怎了。你快與我請王大爺。並賀大爺來。你們再回去。秋菊夏蓮忙到書房。見王倫賀世顯二人正在說話。一見二人進來。王倫道。你們怎來得恁早。想是問大娘要錢買菓

子喫。二人道。大娘請王大爺與賀大爺說話。我二人卽回。想大爺呼喚說罷。慌慌張張的去了。王賀二人見他們
。慌慌情速。必有意外之事。也急忙來至賀氏房中。只見賀氏面青唇白。兩眼垂淚。恨道。你二人害人。不淺。方才兩
。個了。滾來說。我們的事。都給醜夫知道了。叫我如何回家。王倫道。這是何人走漏消息。賀氏又將花老兒所議之
。事。述了一回。天將發白。方才睡了。他二人趁空跑來通知我。好好的日子。不得好過。連性命都在你們手里。只是
。嗚咽的哭。王賀二人。只落得繡眉擦眼。低頭想不出個計策。正在那里胡思亂想。見有家人來稟道。大爺不好了。
。後面五青庫樓昨夜被強盜打劫去了。王倫道。從來禍無雙降。禍不單行。正我今日之謂。邁步欲往後邊細看情
。形。賀氏攔住道。你想往那裏去。不先將我來說法。要走是萬萬不能。王倫沒奈何。只得停步。長吁短嘆。忽見賀世
。賴愁眉展放。笑臉進勸道。妹子不要着急。王大爺又有喜事可賀。王倫道。大禍解釋。其願足矣。又有何喜可賀。賀
。世道賴。大爺大破助。却是添人進口。王倫道。所添何人。賀世賴道。昨夜庫樓被盜劫去。速速寫下矢單。又寫下一
。個報單。單內直指任正千之名。門下速速進定與縣報與馬快。再帶五十兩銀子。將馬快頭役買贖。叫他請定與
。縣孫老爺。往任家起贖。我去之後。妹子亦速回去。轎內帶些包裹。將值錢小件之物包些。妹子身邊再藏幾件小
。東西。都放在後面堂下。孫老爺一到。看見贖物。不怕任正千有五張嘴。也難辨得清白。那時問成大盜。自然正法。
。舍妹卽大爺之人。豈不是添人進口麼。王倫聽得此言。大笑說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遂分付家人。快取文

房四寶連開失單。並寫報呈。將偷去的開上。未偷去的。也開上了一倍。開上三倍。賀世賴又催促妹子回去。賀氏道。我不敢回去。那醜夫性烈如火。一見我回。豈肯放過。賀世賴道。拿賊拿贓。捉奸獲雙。你一人回去。諒他不能殺你。必要問個端的。然後動手的。這裏甚快。你一到。隨後即請老爺駕到。管保你無辜。賀氏沒奈何。只得依了哥哥之言。收拾了包裹。身邊又帶了幾件東西。賀世賴將失單報呈。放入袖口內。王倫又拿了五十兩銀子給他。賀世賴又對賀氏道。我世賴辦妥此事之後。你起身。恐我做事不完。你先到家。喫他之虧。又向賀氏耳邊說道。你若到家。必須如此如此。方不費手脚。賀氏點頭答道。曉得。賀世賴諸事安排妥當。緩步去了。不多一時。走至定興縣衙門。正遇馬快頭役楊幹。才進衙門。賀世賴上前拱手說道。楊兄請了。楊幹知道賀世賴他近日在王府作門客。遂答道。賀相公恁早往那里去。賀世賴道。特來尋兄說話。請在縣前茶館中坐談。進門坐下。堂倌拿了一壺頂上好茶。捧了兩盞點心。楊幹道。相公尋弟有何話說。世賀袖中取出失單並報呈。遞與楊幹一看。楊幹一見報呈上直指任正千之名。大驚道。這個任正千。莫非四牌樓賽尉遲麼。世賴道。正是。楊幹搖首道。此人久居定興。世代富豪。仗義疎財。扶危濟困。人所共知。豈是匪類。相公莫要誣良。不是要的。賀世賴道。王大爺若無實據。豈肯指名妄報。他乃吏部公子。反不知誣良之例麼。自古道。人心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世上人那里看得透。論得定。大爺叫弟今來尋兄。不先報官之意。你要知捉賊捕盜。乃兄分內之事。倘若走漏消息。強人躲避。又費兄長等的氣力。故

先通知兄。即便袖中取出五十兩銀子。大紅封套一個。說道。這是王大爺的菲敬。煩兄將此單拿進宅內。函稟老爺。就請老爺出駕。即赴強人窩宅起贖。如去遲了。恐費手脚。楊幹見了五十兩銀子。就論不得誣良不誣良了。且是他家指名而報。與我何干。假推道。這些小事。難道不能代大爺效勞。只求日後在敝主人之前。推薦推薦。就感恩不淺了。怎敢受此重賜。賀世賴道。你若不收。嫌輕了。只要把事辦得妥當。王大爺還要謝你哩。楊幹道。既然如此。弟且收下。賀相公在此少坐。待我進去投遞。並請老爺如何說法。相公好回王大爺的信息。賀世賴道。事不宜遲。務必以速爲妙。楊幹說曉得。急進衙門去了。來至宅門。將傳桶一轉。裏面問那個。楊幹道。是馬快楊幹。有緊要事。請老爺面稟。宅門上知道。凡緊急事。馬快要面稟。必是拿住了大盜。不敢怠慢。忙請老爺出二堂。楊幹上前磕頭。將報呈失單呈上。孫老爺一見失主是王倫。就有幾分愁色。若不代他撻住強盜。就有多少不便。將報呈看完。竟是指名而報。孫老爺忙問道。這任正千居住何處。楊幹道。就在城內四牌樓。聞得贖物尚在未分。請老爺速駕至彼處起贖。遲恐贖物分過。強人一散。又費老爺的心。孫老爺道。正是。分付伺候。再傳捕衙陳老爺同去。楊幹出來對賀世賴一一說知。又道。聞得任正千英雄猛勇。班中之人。未必足用。聞王大爺府上有教習甚多。可差几位一助。才好成功。賀世賴道。這個容易。許你十名。在三岔路口關帝廟中等候。說能分手而別。賀世賴來到府中。回覆王倫。撥了十名好教習。賀世賴領到關帝廟中去了。且說定與縣孫老爺坐了轎子。代領楊幹班中三十餘名。

捕役陳老爺轎子馬亦帶了十數匹。數個衙役一直前行。來到了十字街三叉路口關帝廟中。賀世顯早已迎出來。將十人交付楊幹。一同往任正千家而來。畢竟不知任正千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合冤屈英雄遭縲絏 盡友誼俠客劫南牢

却說賀氏回到家中。不先入住房。來到後面堂樓底下。將帶回的包裸。並身上所帶的小件東西。俱已藏定。然後提心吊胆。走進自己臥房。見任正千睡尚未醒。說道。大爺和衣而睡。怎得舒暢。大約是昨夕醉歸就睡了。這是妾身不在家。就無人管你閑事。叨叨咕咕。自言自語。把任正千驚醒。一見那賀氏站在前面。不覺雄心大怒。罵道。賤人做得好事。怎今日捨得回來了。賀氏假驚道。妾被王大娘苦留不放。故不回來。多住幾日。今朝諄諄告辭。方得回家。有何難捨之處。任正千道。好大膽的賤人。你與王倫幹得好事。尙推不知。還敢強辨。賀氏眼中流淚道。皇天呵。屈殺人也。這是那個天殺的。在大爺面前。將無作有。挑唆是非。殺人不淺呵。任正千道。此時我暫且饒你。稍停看你性命。可能得活。怒氣冲冠。往書房去了。秋菊忙送梳粧盒。夏蓮忙送淨面水。送到書房以內。任正千帶愁。忙梳洗了。在書房內靜坐。看官。你說任正千爲何靜坐。他心中暗想道。雖賀氏實有此事。總要拿住審他一個口供。芳好動手。不然無故殺妻。就要有罪。正千那里思想審問之計。鼻中忽聞酒香。回頭一看。條桌上一把酒壺。一個鴛鴦。起身上前用手一摸。竟是一壺才煖的熱麥。說道。這是那個送來。遂斟上一盃。口內飲酒。心中想。不覺一

盃一盃。將五斤一壺的燒酒。又喫進肚中去了。只是任正千一則是早酒不能多喫。二則是心中發惱。又易醉些。不多一時。就擁上來了。頭暈眼花。遂隱几而臥。這盃酒。正是賀世顯行時。在賀氏耳邊所說之計。叫賀氏到家。暗命了環送酒。知任正千乃好酒之人。未有見而不飲者。把他灌醉。則易於捉拿了。且不言任正千在書房醉臥。且說孫老爺帶領捕役人等前來。離任家不遠。楊幹稟道。二位老爺駕在此少停。待小的先到強人家內。看過動靜。並打探強人現在何處。再來請老爺駕往。不然一乘齊至。恐強人知覺。有了預備。小的素知強人。恐被驚動。逃去。孫老爺道。速去快來。楊幹放開大步。來到任家門口。問門上人道。任老爺起來否。門上人認覺是縣裏馬快楊幹。忙答道。楊大哥那裏來的。楊幹道。弟有一事。特來奉托任老爺。門上人道。家爺却起來了。聞得在書房中。又飲了五斤酒。大醉。隱几而臥。既然楊兄有事相商。我去稟知楊幹。連忙禁止道。弟也沒甚要緊事。既大爺醉飲。不便驚動。再來罷。將手一拱去了。回到孫老爺前稟道。小的訪得強人正在大醉。隱几而臥。請老爺駕速行。楊幹同合班人乘。各執器械長杆。王家教習。亦各持棍杖鐵尺。在前。孫陳二位老爺乘轎。隨後騎馬。到了任正千家門口。楊幹道。二位老爺駕在門外少坐。待小的先進。獲住強人。再請老爺進內起廳。孫老爺分付謹慎要緊。楊幹答道。曉得。於是率領一衆人等。直奔書房而來。任府家人見一個捉一個。離書房只數步之遙。早聽呼聲如雷。楊幹等在門外站立了。用兩把長鈎。到任正千左右腿肚上。著力一鈎。十個人用力往外一扯。任正千將身一起。啾啾

那人傷我話未說完。咕咚倒地。可憐兩個腿肚。鉤了半尺餘長的傷口。鉤子在肉內。任正千方待遮身要起。早跑來十數個人。抓伏身上。那槐杖鐵尺。似雨打來。任正千還想掙扎起來。未有一鐘茶時節。只落了哮喘而已。楊幹道。他不得動。不必深打了。快請老爺進來起贖。外面著人請孫老爺進內。賀氏已知任正千被捉。早把帶來的包裹打開。並身邊帶來的小件東西。都放在堂樓後。老爺進去。在裏邊一點明上單。又把各房搜尋。凡有的都上了單。却說任正千乃定與縣第二財主。家中古物玩器甚多。統共做了贖物了。大件東西。則入單上。金銀財寶。並小件東西。被搜檢之人飽藏。連捕衙陳老爺。亦滿載而還。起贖已畢。孫老爺分付將強人家口。盡皆上索。計數十數個。並兩個了環。賊妻賀氏。別無他人。孫老爺道。帶進內衙聽審。分付已畢。坐轎回衙。那任正千那里還走得動。楊幹拿了一扇大門。把任正千放上。四人抬起。趕衙前來。孫老爺進了衙門。坐了大堂。分付抬上強人。將任正千抬上。連門放下。孫老爺問道。任正千。你一夥共有多少人。如何打劫王家。從實說來。省得本縣動刑。任正千虎目一睜。大驚道。放你的屁。誰是強盜。孫老爺分付掌嘴巴。吆喝一聲。一連二十個嘴巴。孫老爺問道。贖物現在那室。還要抵賴麼。任正千道。你且強盜。今日帶了多少人。明明抄掠我家。反以我為強盜。孫老爺又叫掌嘴。又是二十個嘴巴。任正千只是罵不絕口。孫老爺分付抬夾棍來。一夾一問。共夾了三夾棍。打了二十杠子。任正千昏迷幾次。仍罵道。狗官。我今日下半截都不要了。今日你就刮了我。去。想任爺屈認強盜之名。萬萬不能。孫老爺見刑

已用足強人毫無口供。若再用酷刑，則犯揚暴。遂分付帶財妻賀氏。賀氏聞喚，移步上堂。口中唧噥道：爲人難得個好丈夫。似我這般苦命，遇了個強盜男人。如今出頭露面，好不惶恐。說說已來至堂上，雙膝跪下，說道：老爺，賀氏叩頭。孫老爺問道：賀氏，你丈夫怎麼打劫王倫？一夥多人從實說來。本縣不難爲你。賀氏道：老爺堂上有神，小婦人不敢說謊。小婦人已嫁他三年，一進門，二月光景，丈夫出門有兩月，回來帶了許多金銀財寶，並衣服首飾等。小婦人問他這東西從何而來，他說外邊生理賺得錢，代小婦人做來的。彼時小婦人只見他空手獨去，並無他物。那裏有生意做來，就有幾分疑忌，時常勸他，亦不好說他。後來或三月一出門，或五月一出門，回來都是許多東西。又漸漸見那些人同來，都是直眉豎眼。小婦人就知道了此道了。臨晚勸他道：菜里蟲，菜里死。犯法的事做不得。朝廷的王法森嚴，我們家業頗富，歇手罷。反惹他痛罵一場。小婦人若再言，他照嘴兩個巴掌。小婦人後來落得穿好的，喫好的，過了一日少一日。管他則甚。晚間來了幾個人，都說是他的朋友。小婦人連忙着人辦了酒飯款待。天晚留幾個人往宿。小婦人也只當夫主在前陪宿。誰知到半夜時候，聽得許多人來往走動。又聽口中說道：作八股分罷。一人說須要平分才是。小婦人就知是那事了。各人睡覺睡覺，不敢惹鬧氣的。不料天明，就弄出這些事來了。面皮何在？又道你聽我的說話，早些丟手，却不罷。那些人分了走開，落得好你隻身受罪。還不說出他們姓名來。請老爺差人拿來同受。可憐父母皮肉，打得這個樣子，叫你妻子痛也不痛，不能救你。又向那

孫老爺叩了個頭。雙眼流淚。叫句青天老爺。筆下超生。開我一條生路。小婦人則萬世不忘大德。任正千道。多承你供得老實。正千今日死了便罷。倘有雲散見天之日。我不把你這淫婦千刀萬剮。不稱吾心。孫老爺又叫帶他家人上來。家人稟道。從未見主人爲匪。主人就有此事。亦是暗去暗來。小的等實係不知。只問主母便了。賀氏在旁。又叩了個頭。叫一句青天老爺明察。小婦人是他妻子。尚不知他詳細。這家人了環。怎得知情。望老爺開恩。孫老爺見賀氏招認不諱。也就不深究別人。叫招房拿了供單來看。與賀氏所供無異。遂着監禁。帶任正千下監。家人奴僕釋放。賀氏叫官媒婆押管。孫老爺又將鄰佑鄉保喚上問道。你等既是鄉保鄰佑。里中有此匪人。早應該出首。今本縣已經捉獲。你等尚不知道。自然是道情作弊。鄰佑道。小的等皆係小本營生。早出晚回。任正千乃富豪之家。小的等雖係鄰居。實不通往來。伊家人尚然不知。况我等外人。鄉保道。任正千在小的坊內。平日從無怪異名氣。且盜王倫之物。並無二日五日。或者有些漏空。小的好來告上。乃昨夜之事。天明就被拘。小的如何能知。孫老爺見他們無半點謊言。又說得入情。俱將衆人放了。分付贖物寄庫。審定口供。再令失主來領。發放之后。退堂去了。却說王倫差了一個家人。持了一個世弟帖。進縣說賀氏有哥哥在府上作門客。乞老爺看家老爺面。將賀氏付他哥哥保領。審時到案。那縣官不敢不允人情。遂將賀氏付他哥哥保領出去。賀氏仍然到王倫家。日夜伺聽。直無拘束了。這且不表。再說花老兒送巴氏弟兄到了山東交界。抽身就回。因心中有事。往返一百二十里。

路四更天起身。次日早飯時，仍回在定興縣昨日寓內，已被火焚，卽不往南門，就在北門外店內住歇。一個人房，討了一把鎖匙自管。連忙吃了早飯，邁步進城，向四牌樓而來。花老兒只恐失信於朋友，還當任正千既知此事，今日必不與王倫會飲，自然在家等候。及至到了任正千門首，抬頭一看，只見大門封鎖，封條是新貼的，漿糊尙未大乾，心中驚訝道：這是任正千大門，昨日來時，雖然寂寞，這是一個好好人家，半夜光景，難道就弄出大禍來了。想了一會，又無一個人來問，無奈何走到對門雜貨店中，將手一拱道：請了。那櫃上人忙拱手問道：老客下顧小店麼？花老道：在下並非要買大店之物，却有一事借問，問那對門可是任正千大爺家麼？那人聽得把花老兒上下望了一望，把手連搖了兩搖，低低說道：朋友，飲些走，莫管他什麼任正千不任正千，你虧是問我若是遇見別人，恐惹出非小之事來了。花老兒道：這却爲何？請道其詳。那人道：你好囉唆，叫你快走爲妙，莫要弄出事來。連累我。花老兒道：不妨，我乃過路之人，有何干係？那人只是不肯說。花老兒再三相逼，那人無奈，只得說了出來。就對着花老兒說道：你難道不認得麼？不見門上那封鎖了麼？請速速走的爲妙。花老兒道：我沒殺人放火，又不是強盜大案，有何連累，催我速走？若不說明，我就在此間一日。那人遂慫額道：我與你平日無仇，今日無冤，此處恁些人來，偏來問我，沒奈何將那夜王倫被盜之事，說了一遍。花老兒聽得此言，虎目圓睜，大罵道：王倫匹夫，誣良爲盜，該當何罪？那人嚇得面似金錢唇如粉白，渾身發抖，深深一揖，說道：求求你大歲爺饒命。花老兒問道：

任大爺可曾受過了刑法麼。那人道：聽得在家當捉他之時，已經打得寸骨寸傷，不能行走。乃到官府審時，是我等親眼看見的。又是四十個巴掌，三夾棍，二十個杠子，昏死幾次。花老兒道：任大爺可曾招認呢。那人道：此番重刑，毫無懼色。到底罵不絕口，半句口供也沒有。把個知縣弄得沒法，將他禁收。明日再審。花老兒大笑道：這才是個好漢。不愧我輩朋友。將手一拱道：驚動大兄，遂大步的去了。那櫃上又道：阿彌陀佛。凶神離門，忙持了兩張紙，燒了店門外。却說花老兒問得明明白白，回至店中，開了自己房門，坐下想道：我來救他，不料反害了他。昨日他們不劫王倫，任正千也無今日之禍。衆人已去，落我一人，無一助手，叫我如何救他。意欲回轉山東，再取人手。往返又多了幾日工夫，恐任正千再審一堂，性命難保。思想一刻道：事已至此，講不得了。拚着這條老命，等到今夜三更天氣，跑到牢中，拖他出來便了。主意已定，將五錢銀子，叫店小二沽瓶好酒，辦了幾色美肴，就送進房來。自斟自飲，吃了一會，將剩下的酒肴，收放一邊，臥在床上睡了。養養精神片時，不覺晚飯時候。店家送進飯來。花老兒起來，吃了些飯，閑散閑散。已至上燈時候。店小二又送燈進來。花老兒又叫取桶水來，將手臉淨洗。又把日裏餘下來酒，又拿來吃了。只聽得店中那些住客，也有猜拳行令的，也有談唱歌舞的，各房燈光明亮，吵吵鬧鬧。又將一交二鼓，漸次寂寞。燈火也歇了一大半。花老兒還不肯動身，又飲了半更天的光景。只聽店中毫無聲息。花老開了房門，抬頭一看，燈火皆熄，就回來打開包袱，仍照昨日裝來應用之物，依然拴在懷中。自料救了任正千。

出來。必不能再回店中。將換下的衣服。緊緊的打了一個小包。系在背後。出了房門。回手代過。雙足一蹬。上了自己的房。跳上歇店。入了小徑之路。奔出城而來。過了吊橋。挨城邊跟道而走。走至無人之處。在腰間取下扒城索。依法而行。仍從房上行。至定興縣禁牢。坐在號房喘呼。睜眼四望。望見號房甚多。不知任正千是在那一號裏。又不敢叫喊。正在那裏觀望。忽聽更鼓響亮。約有三更時分。就臥在房上細看。乃是兩個更夫。一個提鑼。一個執拆。花老兒道。有了有了。須先治此二人。得了鑼拆。好往各號房訪任正千棲身之所。主意已定。聽得二更夫又走前來。花老兒看歌在獄神堂內檐底下。在那里唧唧噥噥的閒談。他悄悄的走到上風頭。將蓮花筒取出。雞鳴斷魂香燒上。又取一粒戒藥。放在自己口內。然後用火燃香。順風吹去。聽二人噴嚏時。就無聲了。花老兒輕輕跳下房來。取出鋼刀。一刀一個。結果了性命。非花老兒嗜殺。若不殺他二人。恐其醒來。找尋更鑼。驚動旁人。無奈何才殺了兩更夫。稍停一停。持鑼巡更。各處細聽。行至老號門首。忽聽吱啣呀。痛殺我也。正是任正千的聲音。花老道好了。在這里了。用手在門上一摸。乃是一把大泉鎖。聽了廳堂上更鼓已交四鼓一點。花老兒將鑼敲了四下。趁鑼音未了。用力將鎖一扭。其鎖分爲兩段。又將鑼敲了四下。借其音將門推開。進得門來。懷中取出悶子火一照。幸喜就在門裏邊地堂板上睡着。兩邊皆煖隔。其餘的罪囚。盡在煖隔之裏。獨任正千一人。臥居於此。項下一條鐵索。把頭懸在梁上。手下帶一條手拷。脚下一付腳鐐。見任正千嘆氣不絕。二目緊閉。花老兒一見如此情形。不覺

瞎目中吊下淚來。自罵道：「總是我這個匹夫老毅才，害得他如此。」又想到：「既不係盜，怎不入內上裏，反覆一思，是了。」雖已掃過，實無口供。恐上串難保性命，無口供而亂死人命，問官則扭考參，諒他寸骨寸傷，不能脫逃，故不大上刑具，拘禁於此。以待二堂審問真假。遂走進去，向任正千耳邊叫道：「任大爺，任正千聽得呼喚，問道：『那個花老兒道？』花振芳來了。」正千道：「既是花老師前來了，何以救得我？」花老兒道：「我來了多時，只因不知你在那一號中，尋訪你到此時，你要忍耐疼痛，我好救你。」花老兒遂拔出利刀，那刀乃純鋼打就，鐵索上輕輕削幾刀，切爲兩段，將任正千扶起，連手肘套在自己項下。花老兒跪起，出了號門，奔外行來幾步，登高縱跳，原是隻身獨自。花老雖然英雄，斃了一個丈一身軀的大漢子，又兼禁牢牆頭高大，如何能上得去。花老正在頽急，抬頭一看，那邊牆跟，倚了一扇破門，走向前來，用手攀過，倚在獄神堂牆邊，用盡平生之力，將腳在門上一站，方縱上獄神堂屋上，履險奔西門而來。到了城牆以上，花老兒遍身是汗，把任正千放下。任正千咬牙切齒，不敢作聲。花老兒在一旁喘息。此時聽得堂上已交了四鼓三點，將交五鼓。花老兒向任正千耳邊低低說道：「任大爺在此少歇，待老拙至王府家，將奸夫淫婦，結果性命，爲你報仇雪恨，何如？」任正千道：「好是甚好，只是晚生在此，倘禁役追趕前來，晚生不能動移，豈不被他捉住？」花老兒道：「我已籌計明白，你我出禁之時，正在四鼓，若到了五更，不聞鑼鳴，內中禁卒，並無守宿人等。」方才起身。獄吏見更夫被殺，又不知那一號走了犯人，若再用燈火各號查點，追查知老號，方知是

你走脫。轉赴宅門。通報官府。吹號齊人。四下追找。大約做完。奔騎將近。要發白時候。任大爺在此放心。我去就來說罷。仍到房上去了。那王倫才離西門不遠。花老兒且是熟的。不多一時。進了王倫家內。前後走了共一十一進房子。但不知王倫同賀氏究宿於何所。自悔道。我恁大年紀。做事唐突。到不在行。不該在任大爺面前許他殺姦。此刻知在那里。今若空手回去。反給任正千笑話。遂下了房子。在天井挨房細聽。聽至中院前房以內。有二人言語。正是一男一女聲音。男的道。我還要頑頑。女的道。先已吵過半夜。一覺尙未睡醒。又來吵人。男的道。我因你不知担多少驚受。了多少怕方。才弄到手。若不盡與。豈肯饒你。女的道。你真說大話嚇。我也不怕。那花老聽得說道。此必王倫賀氏無疑。懷中取出遺花筒。將香點燃。從窗孔透進烟去。只聽得一個噴嚏。那男的就不動了。女的說你好醜阿。本事那里去了。又聽得一個噴嚏。女的也無言了。花老兒思想道。若從門內而入。恐驚別房之人。拔出鑊刀。將花隔窗削去幾個的眼。伸手把腰門拔出。把窗門推開。上得窗台。用手將鏡架先搵在一邊。走近床邊。取火一照。看見男女上下。附合一處。用順刀一切。兩頭齊落。血水控了兩控。男女頭髮結爲一處。握在手中。放步出門。仍從房上回來。至任正千面前道。恭喜恭喜。任大爺代你伸過冤了。一放齊下。把兩個人頭往地下一丟。任正千道。多謝老師費心。再借火闔一照。看一看奸夫淫婦。花老兒在懷中取出了火闔一照。任正千道。錯了。這不是奸夫淫婦之頭。花老兒聽說不是。用火闔細細一看。並不是玉賀二人。是真殺錯了別姓人了。花老兒遂將他二

人當時在房中淫樂之言語。又述了一遍。我竟失於細看。連忙割了頭來。時已五鼓。我若再去尋殺那王賀二人。恐天明有碍。暫且回去。饒他死。但這兩個人頭。丟在此處。天明就要連累下邊附近之人。含冤受屈。必要罵詈。丟於何方。無害於人。四處一看。見西門城樓正高。不要管他。我就將此人頭懸挂於此處城樓之上。就不害別人了。卽忙提頭至城樓邊。將脚一縱。一手扳住獸頭。一手將那鐵線上拴住了。且說城門下邊一個人家。販賣青菜。爲生聽得天交五鼓。不久就開門。連忙起來。把點東西吃了。好出城赴菜園販菜。菜城里赴早市。在市井中小便。仰頭看看天陰天晴。一見城樓獸頭上吊着個人頭。尙在那里動。呀。說不好了。城門樓上有人上吊了。左鄰右舍。也有睡着的。聞此一聲。各各起身開門。瞧着花老兒聽得人喊叫。連忙將頭挂下。跳下來走到任正千面前。道聲不好了。人已驚着。我們快走。當下聽得那城門上一片喊聲。嚷道。好奇怪。方才一個長大人吊在那里。如今怎了。只落兩個人頭。葫蘆在那里飄蕩。我們上去看看。衆人齊聲道。使得使得。皆放步上城而來。及至城牆以上。離樓不甚高遠。看視近切。大叫道。不好了。竟是兩個血淋淋的人頭。守門兵卒俱在其中。天已發白。忙跑至縣前稟報。及至衙門。只聽得吹號的。鳴鑼的。頭役點齊人役。不知爲何。問其所以。說禁牢內昨夜四更。殺死兩個更夫。並劫去大盜任正千。分付不開四門。齊來捉拿劫獄大盜。本坊地保。又將西門現挂兩個人頭在上稟報。孫老爺又連忙言道。這又不知所殺何人。速速捉拿。遲恐逃遁。於是滿城之內。無處不捕捉。人役瞎找搜尋。無地不找。畢竟

不知城門不開。花老兒同任正千何處逃去。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謀生計同權子母 捉活猴獨上高臺

却說花振芳西門掛頭。驚動衆人。連忙鬆開大索。將任正千放下。然後自己墜繩而下。又將任正千駝在背後。幸而天早。城河下水。雖未涸盡。而所存之水有限。不大寬闊。將身一縱。過了城河。走了數里。遠近天已大明。恐人看見。任正千帶著刑具。不大穩便。到僻靜所在。順刀把手拷扭斷。將自己衣服更換了。應用之物。並換下衣服。打起包裹。復將任大爺背好。行至市鎮之所。只說好朋友偶染大病。不能行走。遂雇了人夫。用繩床抬起。一程一程。奔山東而回。且表城裏定興縣知縣孫老爺。分付閉城門。搜尋劫牢之人。並殺人的凶手。才到早飯以後。毫無蹤跡。少不得放開城門。令人出入。另行稟差馬快。在遠近訪拿。城門所掛人頭。令取下來。懸於西門以下。交付門軍看守。待有善主來認頭時。稟報本縣。看因何被殺。再擒捉審問便了。便禁內更夫屍首。令本戶領回。各給賞棺木銀五兩。這且不表。再表王倫早上起來梳洗已畢。就在賀氏房中。請了賀世賴來吃點心。正在那里說說笑笑。腔中十分得意。家人進來稟道。啓大爺得知。方才聞得昨夜四更時分。不知何人將禁中更夫殺死。把大盜任正千劫去。天明時。西門城樓串角鐵頭之上。挂了兩個血淋淋的人頭。係一男一女。合城的文武官員。並馬快捉人。各處搜尋。至今西門尙未開呢。王倫道。西門所掛人頭。必是姦情。被本夫殺死。亦不該挂在那個落地。但劫牢囚任正

千的。却是何人。賀世穎想道。門下料此必是山東花振芳了。前天約他同來。因見火起而去。昨日聞任正千在獄。不分寅夜走入禁中。殺更夫以絕巡走。却去任正千無疑。王倫道。花振芳在桃花塢。他說乃山東姓花。必山東人也。但不知是那一縣人。今日獲住。卽罷。偶拿不住。叫縣行一角文書。到山東各府州縣去訪拿。這厮纔好。正在論間。猛見兩個了環。跑得喘吁吁的來說道。大爺不好了。昨夜不知何人將五姨娘殺死。還有個男人同在一處。亦被殺死。總不見有頭。請大爺定奪。王倫賀世穎同往一看。却是兩個死身堆在一處。俱沒有頭。着人床下搜尋不見。細觀掛褲鞋子等物。却不是何人。竟是買辦家人王虎。王倫發恨道。家人欺主母。該殺該殺。二人仍回賀氏房中。王倫少不得差人去將兩個人頭認來。省得現千人眼萬人眼。使我面上無色。賀氏與賀世穎止道。不可不可。大爺不必着惱。此又是大爺與舍妹萬幸也。王倫同賀氏問道。怎麼是我二人之幸呢。此必是找殺你二人。誤殺他二人。亦是任黨無疑。殺去之後。教任正千一見不是你二人。故把頭掙在西門。所以施勇。王倫仔細一想。一毫不差。轉覺毛骨酥軟。又道。此二人屍首如何發放。賀世穎道。這有何難。一個是你所娶遠方之妾。又無有父母。那一個又是你的家人。大爺差人買口棺木。就說昨夜死了一個老媽。棺木擡到家裏。將兩個屍身俱放入一棺。擡到城外義塚地內埋下。掘家內人個個賞他們些酒食。再每人給他幾兩銀子做衣服穿。不許外揚其事。就完了。那孫知縣自然分頭要人招認。况此天熱。若三五日無人來認。其味必臭。必分付叫人掩埋。未有苦主。卽係遊案。

慢慢捉入。大爺今若差人去認頭。一則有人命官司。二則外人都知道主僕通姦。豈非自取不美之名。王倫聽賀世賴說得句句有理。一一依行。如果四五日後。門下無人出入。則直進衙門稟知知縣。知縣道既無苦主來認。此必違來身死於此。非我城池之事。卽速掩埋。看官。凡地方官最怕的是人命盜案。門軍遂卽便埋了。知縣落得離開。他只上緊差幾個能人。捕捉劫獄之案便了。以上按下任正千之事。單講駱宏勛自苦水浦別了花振芳。到黃河渡口。一路盤費。俱是花老兒一人隨費。駱宏勛秤了二兩銀子。送他買酒吃。叫他回去。多多土覆花老爺。他日相晤面謝罷。那人回去。駱公子一衆渡了黃河而走。非止一日。那日來到廣陵。管家的皆出城迎接。自大東門進城。到了家。老爺的靈柩停於中堂。合家大小男婦。挂孝叩頭。又與太太公子叩頭已畢。速備酒飯。黨帶來人夫脚役。各人少不得把余干稱付。衆人吃飯之後。收拾繩杠。各自去了。老爺柩前擺了那綫味供菜。母子二人。又重祭了一番。晚飯用了。各自安歇。次日起來。各處延僧道來家做好事。駱宏勛正待分付家人辦事。門上稟道。南門徐大爺來了。駱宏勛正欲出迎。徐大爺已進來了。駱宏勛迎上客廳坐下。徐大爺道。昨日舅舅的靈柩。並舅母表弟。親回府。實不知情。未出郭遠迎。實爲有罪。今日方才得信。備了一分香紙。特來靈前一奠。駱宏勛道。昨日忽忽到舍。亦未及表到弟處謁叩。今蒙大駕先到。何以克當。致祭之後。徐大爺在老爺柩前行祭一番。又與舅母駱太太見過。駱太太見徐大爺身軀方面大耳。像貌魁偉。心中大喜道。說道。恐舅母出門的時節。賢甥尙在孩提。一別

數年。賢甥長了如許。令老身見之喜甚。徐大爺道。彼時年十一歲。今甫長成大器。若非家中相遇。路上相逢。還不認得呢。駱宏助道。好快。可許一別六年餘矣。談敘一會。擺酒後堂款待。列位。你說這徐大爺是誰。世居南門。祖父皆武學生。其父就是生他一人。名喚蒼。表字松朋。乃駱氏所生。係駱老爺的外甥。駱宏助之嫡親姑表兄弟。他自幼父母喪亡。駱老爺未仕之時。一力扶持。後駱老爺定與赴任。若帶他同去。他祖父遺下有二萬餘金的產業。他若隨去。家中無人照料。所以囑付一個老家人在家。帮他請師教訓。這徐松朋天性聰明。駱老爺赴任之時。又過了三年。十八歲時。將入了武學生員。本城楊鄉宦見他文武全才。相貌驚人。少年入泮。後來必掌大權。以女妻之。目下已二十六歲了。聞得真靈回來。特備香燭來祭。是日駱宏助留款中飯方回。以後你來我往。講武論文。正是投合。駱宏助在家中住了四月有餘。與母親商議。擇日將老爺靈柩送葬。臨期又延僧道超度。諸親六眷。鄰里鄉黨。皆來行弔。徐松朋前後照應。至期將老爺的靈柩入土。招靈回家。三日後。駱宏助治備謝孝。事務已畢。別無正事。三日五日。或駱宏助至松朋家一聚。或徐松朋至駱家一聚。一日無事。駱宏助在太太房中閑坐。余千立在一旁議論。我們在外。數年之間。揚州也不知窮了多少人家。富了多少人家。某人素日怎麼大富。今竟窮了。某人向日只平平淡淡。今日已成了大富。駱宏助說道。古來有兩句說得好。古今多更改。貧富富有循環。世上那有長富長貧之理。余千在旁邊說道。大爺太太在上。俗話說得好。家無生活計。吃盡斗量金。你看那有生活的人。

家到底比清閑人家永遠些。駱太太道：「正是呢。卽今我家老爺去世，公子清閑，雖是可煖衣飽食，但恐日後有出無入，終非永遠之業。」余千道：「大爺位居公子，難於生理，據小的想來，有三千金亦不零沽過發。到揚州時與放帳二分起息，一年三五六百金之利。大爺管出入帳目，小的當管在戶催討，着我們上下家口，不過二十多人，其利足一年之用。青蚨飛來，豈不是個長策麼？」太太大喜道：「余千此法，正合我意。資三千兩，就交余千拿去生法。余千依法而行，遂同大爺定了兩本部子。外人聞知駱公子放銀，都到駱府中來借用。余千說與他，駱宏勛就與他，余千說不與他，駱宏勛也不給。以此候奉余千正多。臨討之日，余千一到，本利全來。那個敢少他一錢五分？因此余千朝朝在外，早出晚歸，無一日不大醉。駱大爺因他辦事有功，就吃多幾盃，也不管他。一日，徐大爺來，駱大爺留他用飯。其時九月重陽，上下菊花正放，一則飲酒，二則玩賞天井中洋菊。日將落時，忽見余千東倒西歪而來。徐大爺笑道：「你看余千今日在外回來何早？」駱大爺道：「你不看見那個鬼形麼？酒吃足了，故此回來特早。」二人談論之間，余千勉強揖了一揖，說道：「徐大爺來了麼？」徐松朋道：「我來了半日，你今日回來得早呀。」余千道：「不瞞徐大爺說，今日遇見兩個朋友，多勸小的幾盃酒，不覺就醉了，故此回來得早些。」徐大爺道：「你既醉了，早些回房睡罷。」余千道：「徐大爺與大爺在此吃酒，小的正當伺候，豈有先睡之理？」徐大爺道：「我常來此，何必拘禮？」駱宏勛冷笑道：「速急看看自己的樣子，還要伺候人，須要兩個人伺候你，還當得極快，先回去睡罷。」在此做什麼？余千聞主人分付，

不敢做聲了。竟是一脚高。一脚低。往後去了。進得二門。回得房來。咭咯一聲響。余千醉眼朦朧。擡頭一看。見一大毛狗在房上面。一陣黑風。余千正走。便大喝一聲。如雷響。是一樣相似。道孽畜往那裏走。我來擒你了。徐駱二人。風得是余千喊叫。不知爲何。遂站起身來。要問余千因何事故。二人卽忙起身。一同走進二門內。只見余千已爬起了。捲起袖正緊上。駱宏勛大喝一聲。匹夫。做什麼。余千道。方才一妖精從房上去了。小的要上房去捉他。駱宏勛道。今莫這些鬼話胡說。平地下尙立不住脚跟。還想登高。是不要性命了。余千無奈。只得把衣袖放下。進房睡了。徐駱二人回轉。呵呵談笑。余千見鬼。駱宏勛道。酒不可不吃。亦不可多吃。多吃作事。到底不清白。弟因在定興縣時。大醉一次。被人相欺。至今刻刻在念。不敢再蹈前轍。徐松朋道。誰敢相欺。駱大爺將桃花塢會花振芳。次日回拜。路遇王家解圍。與之結義。王賀通姦。賀氏當房調戲。世兄醉後。仗劍相刺。自縛跑門。不辭回南。宿苦水浦。又遇花振芳。賁弟不通知世兄。世弟反害了他。我意欲復返定興縣。花振芳賁弟。他代我去救世兄。重新拜祭。極前。又差人送至黃河渡口。以防不測。並送盤費。前前後後。說了一遍。又道。至今半載有餘。毫無音信。不知世兄近來作何光景。這皆是一醉之過。正談論間。聽得外邊有人喧嚷之聲。徐駱同至大門問道。外面因何喧嚷。門上人回道。蔡御史家馬猴斷了繩索。走在屋上亂跑。方才對過房上過去。衆人眼看的。因此喧嚷。駱大爺道。原來如此。向徐大爺道。余千折說。大約就是這孽畜了。我們回去飲酒。管作甚。二人又回到席上。飲了片時。徐松朋走進門。

告別了太太。又別了駱宏勛回家。次日早晨。駱宏勛起身吃了早飯。家中無事。正欲赴徐松朋家閑談。忽見徐松朋走進門來。笑嘻嘻的道。閒得平山堂觀音閣洋菊盛開。玩賞之人正多。我已備了酒飯。差人先在平山堂等候。特來迎表弟前去散閑散閑。駱大爺應道。正欲同表兄去閑遊。如此正好。我們也不騎牲口。步行去罷。徐大爺道。余千在家麼。也叫他去走走。駱宏勛道。他每日絕早就出去了。此時那里還在家。徐大爺道。既然不在家中。就罷了。我二人早些去罷。於是二人出了大門。就望那四望亭大路。向西門而來。離四望亭半里多路。人已塞滿。俱道不知何事。只聽人言。若非是他。那個能登高履險。一個道。他乃有名的多胞胎。武藝是了不得。又一個道。惜乎人太多了些。不能上前看得親切。又一個道。莫說十兩銀子叫我去捉。他就先分一百兩銀子。我也不能在那高處行走。徐駱二人聽得多胞胎三字。暗暗想道。又是余千在那塊逞能了。分路前走。將至四望亭不遠。只見一個大馬猴。從街南房上跳過四望亭來。衆人吆喝道。余大叔叔。猴子上四望亭。說猶未了。只見余千衣服皆已脫去。赤身露體。從街亦南房子上跳過四望亭來。駱宏勛一見余千是鬼神一般。在那裏捉猴。說道。表兄在此少停。表弟過去。將那匹夫呼他下來。把他呼喝一番。打他兩面耳光。因何在此現醜。徐大爺連忙住道。使不得。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他必在衆人前誇口。方才上去捉的。如今在衆人面前打他。叫他以後怎麼做人。愚兄素亦聞他之名。馬上馬下。只是不曾親見出手。忙叫一聲表弟。你過來。你我找尋個相熟人家。借個落地站一站。讓愚兄看他的。

縱跳何如。遂過四望亭路有一箭之路。尋個相熟酒店。二人就站在店門口張看。只見余千在四望亭頭層上捉拿。余千走至南邊。猴子跑到西面去了。余千正在找尋。衆人大叫道。余大叔。猴子在西面了。余千又走向西面。將轉過假山。猴子看見。早到北面角上去了。余千又看不見他在何處。未有三五個來回。把個余千弄得面紅眼赤。滿身是汗。那猴子天生野物。至登高履險。是他本質。余千不過是鍊就的氣力。縱跳。怎能如猴子容易。三五個盤旋。不覺喘吁氣塞。適體生津。緣先前在衆人前已誇下口。勢必捉他孽畜。怎好空空的下來。心中焦燥。所以二目圓睜。滿面通紅。還在那裏勉強的追趕。徐駱二人看見余千如此光景。代他發燥。忽聽得後面一派鑼鈴響亮。二人回頭一望。乃是五男六女。騎了十一疋驃子。吆喝喊叫前來。離酒店不遠。爲捉猴子之人。擠滿街道。不能前進。駱大爺仔細一看。連忙往店內一躲。徐大爺問道。因何躲避。宏勛道。這十一位我認得七個。徐大爺道。恰是何人。駱大爺道。那五個男子。年老的就是我所言花振芳。其餘四位是他結拜義兄弟。巴龍。巴虎。巴彪。巴豹。六個女的。那個年老的。是花振芳的妻子。那年少的是花振芳女兒。四位中年者。却認他不得。徐大爺聞得是花振芳。遂正色說道。你正沒聞。我也時常說。舅舅回南之時。靈樞路宿。此人店中重辦祭。樞前祭奠。不惟本店房飯錢不收。且黃河路費。皆是此人管待。你收他之情。不爲不厚。他今日至此。就該迎上前去。你又不是管待下等之家。如何躲避起來。幸而與我是姑表兄弟。不生異想。倘若朋友之交。見你如此情薄。豈肯與你爲友。駱大爺道。非是這般。

說。其中有一醫事表兄不知徐大爺道。且說與我聽。宏勛將向在任正千處議婚。弟言已聘過。他說既已聘過。情願將女兒給弟作側室。弟言孝服在身。不敢言及婚姻。他方停議。今日回來。必又爲是親事無疑。弟故避着。徐松朋道。姻事定否。其權在你。他豈能相強。今日若不招呼。倒是沒了禮。賂大爺道。表兄言之有理。弟諒他今日之來。必至你家中。何不代迎他們。今日也不上平山堂。回去罷。表兄同弟當候花振芳便了。徐大爺道。這個使得。看他捉了猴子。再回去不遲。二人重復站立在店門口張望。只看花振芳之牲口。不能前進。聽得花振芳大喊道。讓路讓路。誰知衆人只顧看捉猴子。那里肯聽。花振芳又叫道。諸位真個不讓麼。衆人道。我勸你遠走幾步。從別街轉去罷。我們都是大早五更。吃了些東西。就來到此地。連中飯都不肯回去吃。好容易佔的落地。怎的就叫人讓你花老兒道。真個不讓。我就撒馬冲路了。衆人道。你這話只好嚇鬼。那三歲孩子的怕嚇。我們不能。花老兒回頭又向衆人道。將牲口驅回。撒一回馬與他們看看。衆人答道。曉得。這十四匹騾馬。俱轉回到走盡。究竟不知花振芳真個撒馬否。且看下回文中分解。

第十回 十字街好漢跑馬 四望亭小女受傷

却說花振芳十一個人。將騾馬轉回四望亭。離百十多步。各把馬性勒了一勒。花老兒在前。十八人隨後。大喝一聲。馬來了。十一匹牲口。放開如飛的跑來。一衆看的人。一見來勢頗凶。那個不顧性命。一聲喊。讓他過去。一個個面

黃唇。遍身出汗。睜眼罵道。好一衆狼。好大衙之上。當真撒起馬來了。幸虧我等讓得遠。衆人正在暗罵。花老兒一馬跑至四望亭左邊。將馬收住。擡頭一看。上面捉猴之人。乃是余子。只見他滿身流汗。喘呼呼的不止。細看情形。非常勉強。花老兒對自家一衆人等說道。看余大叔這光景。是捉不住這孽畜了。我們不到便罷。今既到此。何不看看明白。着個人上去代捉下來。衆人道。使得使得。但不知這猴子是誰家的。我們難道替他白拏不成。花老兒道。正是的。代我問來。遂大叫道。是誰家的猴子。連問了兩聲。只見那街北兩間空門面中。坐着兩個少年。一旁站了十多個家人。內有一位少年站起身來。走到門首問道。你問猴子的主人作甚。花老兒道。還是有謝金的。還是白拏。那少年道。朝廷也不用人。那有白捉之理。有言在先。若能捉住。謝銀十兩。花老兒道。那裏顛得得手。如肯依人。我們着個個手也上。那少年道。總是十兩。分文不少。只見坐着那位少年道。也不一定。看你那一個上去。因人加添。花老兒道。許了謝儀。但憑尊駕呼那一個上去。少年用手指着花碧蓮道。上去報時。謝儀加倍。足紋銀二十兩。餘者足十兩。花老兒道。只是我們牲口無處安放。那少年道。這個容易。遂分付家人。牽鎖匙。將對過街南房子開了。叫他們歇歇何妨。家人聞命。不敢怠慢。遂將對過房子開了。花老兒一人。乘將牲口牽進。你說那少年却是何人。一位是西臺御史。欒守禮之子。名銜。字叫鉦。方年紀一十四歲。其人生性奸險。爲人輕薄。因家內馬幫中看馬的猴子跑了。願出十兩銀子。令人捉拿。衆人撮弄拿手上去。欒鉦方也隨來觀看。在四望亭左邊相近。

的房子有許多關了。三間空門。住了十數個家人。一個帶關。在那裏觀看。你說那個帶關是誰。姓華名多士。字叫三千。本城人。看見了幾一萬歡喜奉承。故收在家做幫閑。正間樂一萬看余千捉猴。方才問猴子的主人。華三千忙出來相問。花老嫌銀子少。還要加添。華三千不敢作主。只是不添。樂一萬早看見一衆之內。有個少年女子。生得俊俏。故出來啓唇答道。指着花碧蓮上去。接應道。加添銀子十兩。街南房子。遂叫人開了。讓他們安歇。公子姓格。只圖遊目暢懷。那在乎十兩銀子。且說花老兒一衆。將牲口牽進房來。包裹袋囊卸下。見他那房內桌椅板檯現成。衆人坐下。花老兒向女兒道。少不得上去代余大叔把猴子捉下。一則顯顯本領。二則落他二十兩銀子。花碧蓮聽說叫他上去。心中暗想道。爹爹好沒正經。今日來此。所爲何事。叫我出乖露醜。那駱公子卽在這城內。擒被他看見。曉得喜歡登高。不喜歡登高。我這親事。又不能妥諧了。意欲不奉承。又恐違了父命。只得勉強應道。是了。花奶奶看見女兒皺着眉頭。有些懷意。不曉得女兒心中恐怕駱公子不悅他登高之意。遂指着老頭兒罵道。老匹夫。老殺才。幾十年未見銀子了。女兒病體才好。又叫他上去捉猴。花老兒因一時高興逞能。遂口就應了。着碧蓮上去。今受一場責罵。方想起女兒抱病始痊。自悔道。真個我粗率。不該應他。今若再與說換人去捉。反惹他笑我女兒無能。怎麼處法才好。坐在一旁想法。看官。你說花碧蓮因何抱病。自在定興縣會見駱公子。議親不允。回家就得了大病。及父親救了任正千。受傷過重。只靠養好了他的板瘡。代他作棧。誰料二月始痊。且任正千

生於富貴之家。從未受過這宗冤氣苦惱。棒瘡愈後。又瘡症發起來了。花碧蓮見他病勢長久。自然焦燥。又犯了閑病。任正千病才好些。花振芳見他不能卽下揚州。求了任正千兩封書信。代碧蓮作伐。花老夫妻。同巴氏兄弟。夫婦八人。帶了花碧蓮下揚州。一則議親。二則免得女兒心慌。只因來此四望亭。見余千捉猴不下。山東人生性耿直。卽代他焦燥起來。所以要着人幫他去捉。被奶奶責備了一番。又不好更換人。我去與那少年人商議。不知可否。正在那裏思想。想了一刻。向奶奶說道。我旣出口叫女兒上去。怎好換人。我去與那少年商議。我說女兒因病未痊。恐力不足。另外差人助捉罷。花奶奶說。你去與他面談。花老兒就走到街北說道。猴子的主人。我有一句話商議。非我更改前言。亦非我女兒不能捉拿。但我欲另外着一個人上去助捉。不知使得否。藥一萬未曾回言。華三千道。若添幫手。還是謝銀十兩。藥一萬連忙阻住華三千。低低附耳說道。原不過爲那女子上去。以暢我心。何必較量謝銀。說道。不管他有幫手沒幫手。只要那女子上去就是了。銀子不短的。花老兒道。那個自然。仍回轉去。向奶奶說道。已與他商議定了。許我着人幫手。不知那個上去助助哩。花奶奶道。還有那個。就是我去罷了。於是母女二人。俱將大衣卸下。內穿短襖。俱用汗巾束腰扎妥。買了幾件點心。一壺茶吃了上去。花碧蓮向父親道。爹爹。買幾個水菓來。花振芳遂着巴龍買了些核桃栗子等件。拿進了房內。交與碧蓮放在懷中。花奶奶也懷了些。花老兒將牲口行李。交與巴氏妯娌看守。向巴氏弟兄說道。我等隨去在四望亭四面而立。好指示猴子方

向他母女在上。又容易捉拿些。說罷。花老在前。花奶奶在後。碧蓮在中。巴氏兄弟兩邊護衛。吆喝道。諸位讓路。我們上去捉猴子哩。此刻的人。比先前更多。聽說他是捉猴之人。只得讓開路來。由他上去。花振芳等行至四望亭旁。見余千還在那裏勉強捉拿。花振芳素知余千好褒獎的。方才大聲說道。余大叔請了。這小小物件。怎勞大叔費力。休語一個。就是十個。也不須大叔拿得。請大叔下來歇息片刻。談談罷。待我叫姪子上去。代大叔捉下來罷。余千在上面捉猴。又捉不住。要下。又不好下來。正在着急。聞花振在芳下替他分解。只得將計就計。眼往下一望。叫道。花老爹。你幾時來的。兩脚一跳。下得亭來。到花振芳跟前來說道。巴爺昆玉奶奶姑娘都在此地哩。我現醜了。花老道。這小小畜牲。怎當得余大叔捉拿哩。正是割雞焉用牛刀。在下久未與大叔相會。特請下來談談。差小女上去代大叔拿下來罷。又得我的兒上去罷。只見花碧蓮一縱。早上了四望亭頭一層。衆人看的齊喝彩道。這個上法。千古罕有。難得難得。花碧蓮上得亭來。猴子正在裏面。被花碧蓮一驚。猴子跳上四望亭的二層去了。花碧蓮足停了一停。將身一縱。也上了二層。花奶奶看見女兒上了二層。就一縱也上了四望亭的二層。聽見衆人看的又喝彩道。恁大年紀的老人家。尚有如此氣力。真是一個老強盜婆了。花老兒見他母女二人皆各上去。遂亦同了余千等六人。分在四面站立。且說花碧蓮在二層上。就懷中取出菓子一把。望猴子撒去。坐在上面。也不驚動的那猴子。一見菓子。用手拾起。在口內含上。吃盡之時。花碧蓮又撒了一把。猴子又在那里吃。花碧蓮慢慢

挨近。離有二尺遠。猴子驚躲南面去了。花碧蓮爲臆遮蔽。不知猴子的去向。巴龍站在南邊吶嗚道。猴子到南面去了。花碧蓮轉過南面。仍將菓子撒去一把。猴子又在那裏拾吃。花碧蓮挨近身邊。那猴子又驚跳別處去了。又看不見了。看官那猴子若不殺余千捉怕了的。此刻花碧蓮這般弄法。是容易捉的。那花振芳同余千站在下面。大叫道。跳在北面去了。花碧蓮轉至北面。那猴子跳上頂層。花碧蓮幸看近無牆壁遮蔽。遂心生一計。須將這畜生挨到角上。使他無處逃避。方能捉住。又從懷中出一把菓子。撒在東北角上。那猴子見有菓子在。遂往東北角上拾菓子吃。花碧蓮悄悄挨近猴子身邊。正待伸手捉去。猴子見花碧蓮擋住。右邊無空處可逃。那猴子發了急。卽一跳。欲從花碧蓮頭上縱過。不料這四望亭多年未有修理。木料朽爛。灰磚破敗。花碧蓮與猴子俱墜了下來。衆人齊道不好了。吊下人來了。花碧蓮從上跌下。花老兒同余千並巴氏兄弟。俱大驚無措。花碧蓮自料性命不保。只見四五叢人之外。有一少年人。叫一聲還不救人。等待何時。將身一跳。縱將過來。將花碧蓮兩手按住。抱在懷中。坐於地下。衆人齊道。難得這個英雄。不然要跌做肉泥了。花振芳同衆人跑過來一看。接住花碧蓮的。不是別人。正是駱宏助。花老兒謝道。難得大爺救命之恩。用手摸摸花碧蓮。口已無氣。花老兒哭道。我兒沒氣了。駱大爺道。莫驚慌。姑娘不過驚嚇太甚。必無礙性命。到不要驚動他。稍停片刻。自然醒轉。花振芳又用手一摸。竟還有氣。方才改憂爲喜道。奶奶不妨不妨。駱大爺真乃救命的恩人了。仰頭朝花奶奶說道。女兒還有氣。猴

過不下來。在上頭等什麼。那花奶奶見兒女上了頂層。他說上在二層預備下來。待我接着。及見亭角開女兒墜地。早嚇得皮麻骨軟。站立不住。坐二層上發抖不住。只聽得老頭兒說道。女兒還有氣。方才魂魄入竅。跳下亭來。走至女孩兒跟前。見駱大爺抱在懷中。謝了一謝。叫聲碧蓮。駱大爺是你的恩人。回頭見那猴子已跌爲肉泥。巴氏兄弟都來照着。有頓飯時節。花碧蓮口中微微有氣。花老夫婦齊聲叫道。碧蓮快醒來。駱大爺抱住你了。不然。與那猴子一般了。又道。駱大爺抱了這半日。遍身流汗了。你速速醒來。好叫駱大爺歇息歇息。此時花碧蓮已醒了八九分。耳中聽得爹娘俱說多感駱大爺之恩相救。今已抱了半日了。又說他遍身流汗。他還只當是爹娘寬他之心。那里就有這宗相巧之事。我今墜下。偏偏駱公子在此救我。覺得自己的身子不像在地上。似乎在人身上一般。遂暗暗將眼睜開。真是駱公子抱在懷中。故意將眼合上。只做不醒樣子。將身子向駱宏勳的身子貼了兩貼。原來駱宏勳同徐松烟二人。因見花碧蓮母女二人上亭捉猴子。一挨擠前來觀望。一見花碧蓮墜下了。爲此救人要緊。亦不論得男女之別了。四五人後亂跑過來。用手接住花碧蓮。抱住有一頓飯之後。覺得花碧蓮身子比先活動了些。只是將身子貼緊。衆目所視之地。不由不滿面發赤。遂說道。花老爹。令媛有幾分醒來。尋一張床來。擡至舍下去飲些羹湯。再爲調養。花奶奶看見女兒顏色已變過來了。見女兒身子貼着駱大爺。也見得不好意思。低低相說道兒呀。此乃人眼熱鬧之所。不要叫人看出。花碧蓮故作始醒之態。將身放開。花老兒早把繩

床辦妥。鋪上行李。把碧蓮抱上。着人先擡至駱府。花奶奶同巴氏弟兄四人先隨去了。花振芳走至街北門面。望那二位少年之人說道。猴子的主人家。把銀來。且說藥一萬。見花碧蓮墜下來。猴子也跌死。心中說道。因爲二十兩銀子。把個如花似玉的女子斷送了。分釐不要少他。遂停了半時。見駱宏勛接住了花碧蓮。醒轉。他就兜起不良之心。向華三千道。我原說他捉住猴子。給銀二十兩。今將猴子跌爲肉泥。豈肯還給銀子與他。華三千道。待他來討時。說與他知便了。正議論之間。花振芳進來要銀子。二人同道。先前原說過。捉住猴子。謝銀二十兩。今猴子自墜跌死。非你等捉住。要什麼銀子。花振芳笑道。這時甚話。適才小女墜下。若非駱大爺接住。真有性命之憂。今未捉住。非小女不能捉。奈亭角不堅。故一同跌下。不然。豈不捉住了。卽令小娃子倘若殞命。我也無別說。也只是要你二十兩銀。難道叫你抵命不成。這二十兩銀子。是要給我的。藥一萬道。我那猴子原價一百兩銀子。我不尋你。就是萬幸了。今反來問我要銀子也罷。除了二十兩之外。淨找我八十兩好紋銀。華三千大叫道。好痴人呀。你不曉得大爺的利害理。你不知者不作罪。今既對你說了。速速去罷。花老兒道。放你娘的狗屁。就是朝中的太子許了我。也要銀子的。伸開兩手。將藥一萬。華三千捉過來要打。藥府家人大喝一聲。好大膽的匹夫。敢傷我家主人。一個個擦掌摩拳。奔向前來。究竟花振芳不知可吃他衆人之虧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求婚公子作伐 行暗刺濮氏得妻

却說花老兒用手將藥一萬華三千輕輕捉住。衆家人一個個擦掌摩拳。走上前來動手。門外巴氏弟兄余千都怒目豎眼。進門相助。那華三千生得口乖眼快。被花老兒一把捉過。已是痛苦難當。衆家人上來動手。早看見門外有四五個大漢。仗多身子。皆是直眉豎眼。含怒欲進。料想這些家人。那是他們的對手。連忙使個眼色與藥一萬。又開口道。老人家勿要動手。方才說的是頑語。你老人家就認真起來了。那有白使。不給銀子之理。藥一萬亦會意。連忙喝住家人。勿要動手。衆家人聽主人之命。就不上前。巴氏弟兄余千。亦就不進來了。花老兒聞得他說給銀。也就不爲難他二人。說道。我原要的是銀子。銀子既肯給我。我自不犯着與你們淘氣。藥一萬道。聞得你上邊人。生性耿直。故以爲戲。你當真信以爲實了。分付家人。速速秤二十兩銀子給他。家人遂秤了二十兩銀子。送與花老兒接了。就同巴氏弟兄與余千。赴駱大爺家去了。不題。再表華三千藥一萬。被花振芳這一提。受痛自不待言。更被這一番羞辱。其實難受。花老兒去後。遂與華三千商議道。我們回家。將合府之人齊集。諒這老兒不過在城外歇住。我着他們。痛打他一番。方出我胸中之恨。華三千道。方才門下卻使何眼色與大爺。那門外還站了四五个。仗多身子的大漢。皆怒氣冲冲。要進來幫打的神形。幸而我們回話的快。不然我二人。那個吃了他一拳。不死也半條命。門外四五個人之中。門下認得一個。其年二十上下的人。乃駱遊擊之家人余千。想是一衆狠人。在此與駱家有些認識。不然駱宏勳。因何接救他女兒。余千又因何來相助。他們既然相會。必留到他家去了。那

裏還肯叫他下店。大爺方才說回家。齊了合府之人。和他厮打。動也動不得。這一夥人。門下不知他怎樣與駱家相熟。如今必到駱家。他家自相留。那駱宏勳英雄。不必言矣。只他家人。余千。那個匹夫。門下是久知他的利害。乃有名的肥腫。非是誇他家人之英雄。滅大爺之銳氣。就是合府之人。未必是余千一個人之對手。藥一萬道。如此說來。我是白白受他一場羞辱了。華三千道。大爺要出此氣不難。門下還有個主意。俗語說得好。強中自有強中手。英雄堆內揀英雄。天下大矣。豈是余千一人而已。大爺不惜金帛。各處尋壯士英雄。請至家內。那時出氣。方保萬全。藥一萬道。那非一時之舉。待我訪着壯士。這老頭兒。豈不是回去了。華三千道。這夥三人。雖去。駱宏勳。余千。未能就去。就在他兩個人身上出氣。有何妨。藥一萬。聞華三千之言。諒今日之氣。必不能出了。只得含羞忍辱。且俟回家。訪得壯士。再說出氣。這且不表。再說駱宏勳。自放下花碧蓮。就全徐松朋回家中。分付家內預備酒飯等。候。又親至內堂。稟知駱太太。說花家母女。同巴氏妯娌四人。俱至揚州。又懸捉猴子。花碧蓮受驚。現用床抬。不久。卽至我家。望我母親迎接的話。說了一遍。駱太太感花老兒相待之情。何嘗有忘。今知他母女同來。正應致謝。連忙出迎。奶奶一衆。早至駱家門首。駱太太接進後堂。碧蓮姑娘。連床亦抬進後堂。花奶奶巴氏妯娌。俱與駱太太見了禮。駱太太又謝了黃河那邊的厚情。駱府使妾。早已捧上姜湯來。巴氏奶奶將碧蓮扶起。花奶奶接過姜湯。與碧蓮吃了幾口。開眼問道。此是何所。衆人齊應道。好了。好了。花奶奶道。你已到了駱大爺府上了。駱太太道。此

乃舍下。姑娘心中安定些。碧蓮道：此刻稍安。望太太恕奴不能參拜。駱太太道：好說。姑娘保重身子要緊。花奶奶因向碧蓮說道：我兒你尚不知。今日若非駱大爺援救。你身已爲肉泥。稍停起來叩頭。駱太太道：既已相好。何敢言謝。但姑娘墜亭之時。恰遇吾兒在彼。此天意也。俟姑娘起來。謝天要緊。仍將碧蓮安臥床上。大家過來坐下獻茶。却說花老兒拿了銀子。心中焦灼。隨即同巴氏弟兄余千。到駱府而來。及至駱府門首。駱宏勳徐松朋二人已立在門首迎接。花老兒進得門來。也不及問名通姓。就問道：我兒在何處。駱宏勳道：抬進舍下後堂。別無他人。家母與老爹已會過二次。請進堂內。看看令媛何妨。花老兒道：老拙亦要叩見老太太。巴氏弟兄亦有綢舅之情。也欲進內。徐松朋駱宏勳相陪。花老兒來至後堂。早見女兒起來。同坐在地那裏吃茶。花老兒心才放下。遂率衆人與駱太太見禮。彼此相謝。花老兒問花奶奶道：女兒叩謝過駱大爺否。花奶奶道：方才起來。謝了太太。待你來再謝大爺。花老兒讓駱大爺進內。叫女兒叩謝。駱宏勳那裏肯受。花老兒無奈。自家代女兒相謝。駱宏勳請至客廳。衆人方與徐松朋見禮。分坐獻茶。花老兒向駱宏勳問道：這位大爺是誰。駱宏勳道：是自家表兄徐松朋。花老兒向徐松朋拱了一拱手。說久仰久仰。松朋道：豈敢豈敢。常聞舍表弟道及老爹姨舅英勇。並父母之義。每欲瞻仰。奈何各生一方。今遇臺面。大慰平生。花老兒道：豈敢豈敢。駱宏勳分付設席。不多一時。前後酒席備齊。共是四席。後二席。自然是花奶奶首坐。不必細言。前廳兩席。花老兒的首坐。巴龍二席。巴虎巴彪巴豹次序而坐。徐松朋駱

宏勳兩席分坐。駱宏勳正陪在花老兒席。三杯之後。駱宏勳問道。向蒙打救任世兄。至今未得音信。不知世兄性命何如。花振芳遂將那任正千。赴王倫家捉奸。失火回寓。次日進城。任正千被王倫指爲大盜。已下牢中。晚間進牢。劫出。到王倫家殺奸。西門挂頭。後回山東。將巴氏兄弟盜王倫之財。並自己相送。失信之事。說了一遍。以後就不提了。恐駱宏勳畏怕。就難於說這親事。但將任大爺受傷大重。三個月方好。現染瘟疫。尙未全愈。前後說一遍。徐駱二人同殺稱道。若非老爹爹英雄。他人何能獨劫於監牢之中。任世兄之性命。是老爹爹再造起來也。花老兒道。任大爺亦欲同來。奈病久未好。值老拙來時。付書一封。命老拙面呈。遂向搭包內取出。雙手遞奉。駱宏勳接過。當衆開拆一看。略曰。分袂之後。懷念時深。諒世兄近社納福。並師母大人康健。合府吉祥。爲無量頌。茲瀆者。向受奸淫蒙蔽。如臥甕中。反誣弟爲非。真有不貸之罪。而無端受屈。不辭回府。皆隱惡之心。使弟自省之深意也。但兄素知弟性有下愚。不知自悟。自招陷害。不幸身羈縲繯。蒙兄由山東轉邀花老先生。俯救殘喘。銘感私忱。敢煩花老先生面達。再者花老先生諄諄托弟。代伊令媛作伐。若非賤恙未痊。負荆來府。面懇。今特修字奉達。又非停妻再娶。乃伊愿爲側室。此世兄宜爲之事。虞有娥皇女英。漢有甘糜二婦。古之賢君。尙有正側。何況今人不及古人。伏乞俯念肺腑相交。骨肉相契。賞賜薄面。速求金諾。容日面謝雅愛。泐此數行。拜書於宏勳世兄文几。世愚弟任正千具云。駱大爺將書看完後。有議親之事。不好在花老兒前面言。不覺難色現於面上。徐松朋看見駱宏勳觀

書之後。有此情形。不知書中所云何事。至席前說道。書札借我一看。駱宏勳連忙送過。徐松朋接來一看。方知內有議親之話。料此事非花駱二人一時可定。仍將書遞與駱大爺收過。徐松朋過請飲酒用飯。飯後再議。衆人飲酒足時。家人送上飯來。大家吃飯已畢。起身散坐吃茶。值駱宏勳後面照應。預備晚酒之時。徐松朋道。適看仁兄書內。乃替令媛作伐。其事美甚。但舍弟其性最怪。守經而不行權。稍待我妥言之。花老兄大喜道。願徐大爺玉成其事。不多一時。駱宏勳料理妥當。仍至前面相陪。徐松朋邀坐外邊說道。表弟亦不必過執。衆等不遠千里而來。其心自誠。又兼任世兄走書作媒。且他愿作側室。就應允了。也無真非理之處。駱宏勳道。正室尚未完姻。而預定側室。他人將說我爲庸俗。一昧在妻妾上講究了。徐松朋道。千里投書。登門再求。花老翁之心甚切。亦愛表兄之深也。何必直性至此。還是允了才是。駱宏勳即刻說道。若叫弟允了。萬萬不能。須待完過正室。再議此事。徐松朋看事不妥。遂進客廳。低低的回覆花老兄道。方才與舍表弟言了。伊云正室未完。而預定側室。他人無知。必談論矣。須待正室完過。再議此事。先母舅服制已滿。料舍表弟不久。卽赴杭州入贅。回場之時。令媛之事。自妥諧矣。花老兒見事不妥。自然不樂。但他所言合理。也怪不得他。且聞他不久卽去完姻。回來再議。亦不爲晚。道既駱大爺執此大禮。老拙亦無他說。要是完姻之後。小女之事。少不得拜煩玉成。徐松朋道。那時任兄貴恙。自然亦痊。等我大家代令媛作伐。豈不甚好。花老兄道。多承多承。天色將晚。駱府家人設下晚酒。仍照日間序坐。飲酒席中講

些槍棍。論些劍戟。甚是相投。飲至更餘。衆人告止。徐松朋家內無人。告別回去。明日早來奉陪。駱宏勳分付西書房設床。與花老兒姊舅安歇。他們各有行李鋪蓋。搬來書房相陪。一夜晚景已過。第二日清晨。衆人起身。梳洗方完。徐松朋早已來到。吃了點心。花老兒見親事不妥。就不肯住了。欲告別回家。駱大爺那裏肯放。留住四五日後。徐松朋又請去。也頑耍兩日。花老兒等諄諄告別。徐駱二人相留不住了。駱宏勳又備酒餞。又送程儀。花老兒却之不受。方才全花奶奶姑娘。巴氏弟兄等。一衆起身回山東去了。只且按下不提。書內又表一人。姓濮名萬里。字天鵬。自幼父母皆亡。還有一個同胞。名行雲。字天鵬。弟兄二人。游蕩江湖。學習三身武藝。槍刀劍戟。縱跳等。無所不通。原籍金陵建康。後來蕩游鎮江府龍潭鎮上。與人家做了女婿。連弟天鵬。亦在那岳家駐扎。那行雲自幼在江湖上遊蕩慣了的。雖在岳家。總是遊手好閑。不管正事。老岳怕他習慣。他日難以過活。遂對他說道。也須習個長久生意。乃終身活命之本。你什等好閒慣了。在我家是有現成飯吃衣穿。他日自家度活。有何本事。我的女兒嫁着你。難道要他忍飢受餓不成。我今把話說在前頭。須先掙得百十兩銀子。替我女孩兒。打些簪環首飾。做幾件粗細衣服。我方將女兒成就。不然那怕女兒長至三十歲。也只得我老頭代你養活罷了。那天鵬年已二十三歲的人。他妻子早已長成。明知老岳家那裏要他百十兩銀子東西。自是立逼他能掙錢而已。天鵬自說道。我也學了一身拳棍。今聽得廣陵揚州地方。繁華富貴。明日且上揚州走走。以拳爲業。一年半載。也落他幾兩銀子。那

時回來叫老岳看看我天鵬也。非無能之人。成就了夫妻。豈不是一舉兩得之事。計算已定。遂將自己衣服鋪蓋。打了一個包袱。次日辭了老岳。竟上揚州而去。到了揚州。在小東門覓了一個飯店歇了。住了一日。次日早飯之後。走到教軍場中一看。見其地甚爲寬闊。遂在演武廳前。設下一個場子。在那裏賣拳。四面圍了許多人來。瞧看俱說道。這拳打得甚好。非那長街耍錢的可比。天鵬在那裏打拳之時。恰值華三千與人說話回來。也在那裏瞧看。只見看見天鵬丈多身材。拳勢步步有方。暗道此人可稱爲壯士了。就急忙回至藥府而來。見了一萬道。大爺適才門下回來。路過教場。看見一個賣拳之人。丈多的身材。拳勢甚好。看他不在余千之下。大爺如欲削四望亭之恥。必在此人身上。大爺可速叫人請來商議。藥一萬自從四望亭回家。無處不尋訪壯士。總未有人。今日壯士就在咫尺。心中甚是歡喜。忙分付家人。連到教場。將那賣拳大漢請來。家人領大爺之命。不多一時。將天鵬請來。進了客廳。與藥一萬見禮。藥一萬也回了一禮。與天鵬一坐。藥一萬問道。壯士上姓大名。那裏人氏。有何本事。天鵬道。在下姓濮名萬里。字天鵬。金陵建康人。今寄居鎮江。馬上馬下。蹤躍躡跳。無一不通。藥一萬道。我有一事。與你相商。不知你可允否。天鵬道。大爺請道何事。藥一萬道。本城賂遊擊之家人余千。其人凶惡異常。我等往往受他敗辱。豈不能與之爲敵。今請你來。若能打他一拳。我就謝銀一百二十兩。打他二拳。我就謝銀二百四十兩。不嫌拳脚。打他一下者。一百二十兩。越多越好。記清數目。打過之後。到我府內領兩。天鵬聞得此言。心內歡喜。我打他

一拳。這個老婆。就到手了。遂滿口應承道。非在下的誇口。自己也遊玩了兩年。從未落人之後。但不知其人住居何處。在下就去會他。只恐打得多。大爺更變前言。那時怎了。藥一萬道。放心放心。你如何打得他十拳。我足足謝你一千二百兩。一分不少。華三千道。今已過午。不必去了。明日早到教場。仍以賣拳爲名。余千是走慣那條路。他見頑拳棍者。再無不來看的。我亦在旁站立。他走來時。指示行你。你用語一激。他自然就來。那時與你比較。你如此的高強。你是該發財了。於是整備酒席。款待天鵬。此時天晚回廝。第二日清早。天鵬又至藥府。約了華三千。同到教場。仍在昨日賣拳之所。踏下場子。在那裏頑耍。今日與昨日不同。昨日不過是自家頑拳。央人湊錢。今日是要與余千賭勝。他就不肯先用力氣。不過在那裏些微走兩個力。出兩個空架子。正在那裏喝歇走力。余千全了兩個朋友。相遊來至教場。衆看的人。一見余千來了。華三千便大聲叫道。余大叔你來看看。這位朋友的好拳棍。那余千但逢近處地方。那裏有打拳耍棍。豈有不來看之理。遂走至場中。瞧看。華三千使了個眼色與天鵬。早已會意。知是余千到了。遂站住說道。我聞得揚城乃大地方。內有幾位英雄。特來貴地會他們一會。他是怎樣三頭六臂的人物。今已來了三日。並無一人敢下來頑頑。竟最虛名了。衆人同余千道。余大叔。你看他看輕我們揚州。竟無人敢與他頑頑。余大叔。你占光占光。余千道。江湖上頑拳棍。皆是如此說法。到真怪他。由他去。那天鵬道。我非江湖上那賣拳棍者可比。不是我口出大言。詎他人的錢文。先把大話說在前頭。有

真本事。若請來頑頭。若假虛名。我小可的是讓人的。從來聽得說。當場不讓人。舉手豈容情。那時弄得歪斜斜。甲枉損了素日之虛名。真要後悔。余千聞得此言。直是目中無人。遂下場來答道。莫要輕人。小弟陪你頑頭。天鵬道。請問尊姓大名。余千道。我是余千。天鵬道。有真正學問。就來頑頭。若是虛名。請回去。莫傷和氣。余千將衣一卸。交令了熟手之人收管。喝道。少要胡言。丟開架子。天鵬與勢相迎。一來一往。也走了十數個盪。天鵬毫無空偏。余千見余千勢勢皆奇。暗說。這怪不得。欒家說他兇狠異常。一個過盪。天鵬想銀子的心重。也不管他有無空待。余千過去。他背後使了個馬上衣褶。一個飛脚。照余千後心踢來。余千雖是過盪。却暗暗着眼。背後見天鵬飛脚一來。將身一伏。從地下往後面一閃。早閃在天鵬之後。右脚一個擦腿。正打在天鵬右脇。只聽得咬啞。喀一聲。跌在圈子外來。余千上前來用脚踏住天鵬右腿。提起說道。你這匹夫往那裏去。舉拳就打。天鵬大叫一聲。英雄且請息怒。本要動手。倘若嚷叫。我如何回南京見人。余千可憐說道。原來是個外路人。饒你性命。你起來穿了衣服。與衆人一同散了。却說天鵬爬起身來。收了場。面帶羞容。即穿上衣服。敗興而至欒府。見了欒一萬道。余千實在英雄。在下想了明敵。非他敵手。求大爺指示他的往處。今晚到他家。連路宏勛一併結果性命。一則削大爺向日之恥。二則報我今日之恨。欒一萬道。伊父是遊擊之職。亦是有餘之家。高垣大廈。臨晚關門閉戶。你怎能進去。天鵬道。我會登高履險。那怕他高垣深壁。豈能抗我。只求晚間差人領赴宅傍。借利刃一口。必不誤事。欒一萬聞他能登

高心中甚悅。說道：你若能將他主僕二人結果了性命。我謝你足紋銀五百兩。又備酒飯款待。到了更餘時分。藥一萬差人領天鵬前去。外付快刀一把。天鵬同藥府家人。來至駱府。藥府家人自回去了。天鵬抬頭一看。見他左首廂房不許高大。將脚一縱。上得房來。見駱宏勳在書房捲棚底下閒步。房內燈火甚明。暗喜道：這厮合該命絕。將身一跳。跳在駱宏勳背後。立住。並不吆喝。舉刀就砍。且說駱宏勳正在那裏閒步。忽見燈光之下一幌。似乎一瞥有光。也回首一看。早見一人。手中不知持的何物打來。駱宏勳好捷快。將身往旁一闪。左脚一抬。踢在那人腦上。喀咚一聲。跌倒在地。一個箭步。趕上用脚踏住。喝聲好強人。敢黑夜來傷吾麼。余千夢中聽得駱大爺喊叫之音。連忙起身。趕上前來。見大爺踏一人在地。余千忙將燈一照。認得是日間賣拳之人。大罵道：匹夫。我與你何仇。又有何恨。日間與我賭勝。夜間又來行刺。料你性命可能得活。將天鵬之刀隸過來。就要下手。那天鵬在地下大叫道：英雄饒命。我也無仇無恨。也非強盜。只因被人所逼。圖財而來。駱宏勳止住。余千道：且叫他起來。料他也無甚錯。叫他將實言說來。我便恕他。若不實言。再治他未遲。駱太太聽得兒子捉住了刺客。帶了幾個了環。點燈也到廳間。天鵬聞說是太太了環。上前叩拜。說他岳父。逼他百十兩銀子衣服首飾。方將外兒成就。因此來諸城。叫賣拳棍。被藥府請去。煩在代他削望亭之恥。倘能打大叔一拳。則謝我銀一百二十兩。小人不識高下。妄想謝儀。日間與余大叔比試見輸。護蒙饒恕。總小人該死。望英雄饒恕。駱太太聞他因妻子不能成就。所以前來行刺。

其情亦苦。成婚助嫁。功德甚大。他才言白金足用。亦有限之數。說道。你既因求親事。也該做正事。怎的代人行刺。行此不良之事。向駱宏勳道。娘已六旬年紀。今日作件好事。助他白銀一百二十兩。叫他將夫妻成就。也替我積幾年壽。駱宏勳奉了母命。遂取了一百二十兩。有另銀子。便付天鵬。天鵬接了。叩謝了太太。謝駱大爺。又向余千謝了不殺之恩。說道。自行非禮。不加冠罰。反送此銀。以成夫婦之情。此恩此德。我天鵬就結草啣環。難報大爺。他日倘至敵處。再爲補報罷了。說完告辭。余千開放大門。送他出去了。駱太太向兒子道。此事皆向日捉猴子。花老兒索銀之恨。如今都結在你身上了。今日知覺。得早免害。倘藥家之心不死。才要受他大害。我心中暫要你去他處。避他一避才好。究竟不知駱太太命兒子赴何方躲避。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世路崎嶇防險詐 豪俊聲譽動佳人

却說駱太太贈了一百二十兩銀子與天鵬。天鵬叩謝去了。駱太太向兒子說道。世上冤仇。宜解不宜結。今雖未遭毒手。恐彼心不死。受他陷害。你父親服制已滿。正成就你的親事之日。你可同余千赴杭入贅。省得在家和他鬥氣。駱宏勳道。明日再爲商酌。於是歸房安歇。次日起來。差人將徐大爺請來。把夜間天鵬行刺被殺贈金之事。述了一遍。徐松朋道。幸而表弟知覺。不然。竟爲所算。駱宏勳又將母親叫他赴杭躲避之事。述了一遍。徐松朋道。此舉甚妥。一則完了婚姻大事。二則暫避其禍。此乃二便之事。駱宏勳道。我也去罷。只是母親在家無人照應。徐

松朋道：「表弟放心前去。舅母在家，愚兄常來安歇就是了。」駱宏勳同徐松朋，又與駱太太談了一會，擇了起行日期。駱太太又煩徐大爺開單，頭面首飾衣服等物，路遠不便多帶，些微鳥樣開些，也有二十多兩銀子的東西，收出單子，亦交付余千辦來。余千領命，二三月俱皆辦妥，數十個小小的包裹，正臨行之日，駱大爺並余千，又打兩付行李。徐大爺又來送行，駱宏勳又諄諄託徐大爺照應家事。徐松朋一一應允，着數個夫子挑起包裹行李。駱宏勳拜辭了太太，帶了余千，同徐大爺押着行李，出了南門而去。及至徐大爺門首，分付余千押行李，先出城。僱船就留駱宏勳至家內，又奉三杯餞行酒，立飲之後，二人同步出城，來至河旁。余千已僱妥瓜州划子，將行李搬了上船。駱宏勳辭了表兄，登跳而上。徐松朋亦自回城。船戶拔棹開船，揚州至瓜州江干，只四十里路，遠近。早茶時分開船，日中即至瓜州江干。船戶將行李包裹搬至岸上。余千開發了船錢，早有脚夫挑担行李。駱大爺余千押赴江干，有過江船來搬行李，只見那旁來了一只大船，說今日大風，你那小船如何過得河江。莫搬行李，等我擺那小船上的船戶回頭一看，認得是龍潭鎮上船，滿臉笑道：「這位大爺過江，那大船之人下來搬行李，向着余千道：諸位大爺過江，余千道：不論大船小船，我都不管，只是就要過江的，莫要上船遲延。船家道：那個自然不多一時，把包裹行李俱擺在船內，上面鋪下船板。駱大爺同余千進來坐下。天已過午，其風便覺大些。余千道：該開船了。船戶道是了，我等吃了中飯，就開船了。停了片刻，只見船戶捧了一盆面水進來，請大爺淨淨面。路上好

行船。駱宏勳道正好。余千接進艙來。駱宏勳將手臉淨過。余千也就便洗了手臉。船戶又送進一壺上好的細茶。兩個精細的茶盃。余千接了過來。就斟了一盃。送與大爺。駱宏勳接過。吃了一口。其味甚美。向余千說道。這也是大船壯觀。就這一壺茶。可知有味了。船戶又送了個方北盤。上面熱湯湯九個大碗。乃燒的蹄子。煨雞。煎魚。蝦脯。甲。美而精。三鮮湯。十絲菜。悶蛋之類。外有人提了一個錫飯桶。兩個湯碗。送過飯來。排在船中一個小坑桌上。說道。請大爺用中飯。外有六碗頭。給大叔用的。駱宏勳向余千道。清早吃了許多點心。肚中並不見餓。竟欲過江之後。再吃午飯。今見船戶送了一席飯菜。又有一桌下席進來了。余千道。既他製辦送來。少不得領他的。不過過江之後。給他銀子幾兩罷了。船內無有別人。召盛飯。用了兩碗。余千也吃了幾碗。吃完之後。船家進來收去。又送進一壺好茶。吃茶之後。天色已晚。余千道。船戶長皆吃了飯了。該開船過江了。船戶答道。大叔未見風色。比前更大。且是逆風。江上比不得內河。待風一調。不用一個時辰。就過去了。大叔急他做甚。余千看了一看。真正風色。更比前大些。也不敢強他開船。到了日落之時。那風尙未見息。只見船戶又是一托盤送進來。六碗茶飯。仍擺在小坑桌上。又叫請大爺用夜飯。駱宏勳道。不用了。方才吃得中飯。心內納悶。肚內不餓。蒙送來。再用些罷。同余千隨即又用了些飯。船戶仍又收去。又是一壺好茶送來。余千又叫船戶道。天已晚了。趁此時不過江。夜來如何。兩船戶道。大叔放心。那怕他半夜息風。我們也是要開船的。不多一時。送來一枝燭臺。上插一枝通宵紅燭。用火點燃。

放在桌上。跟手又是幾大盤。乃是火肉雞、炸鱖魚、炮蟹、醃蛋、三鮮、瓜子、花生、荸薺之類。又一大碗木瓜酒。兩個細磁酒盃。放在桌上。又叫道：「請質晚酒。駱宏勳打算。不過多給他幾兩銀子。也不好推他。二八坐飲。余千道：「諒今不能過江了。少不得在船上歇宿。小的細想過江之船。那裏有這些套數。恐非好船。大爺也少飲一盃了。我也不開行李。就和衣而臥。又將兵器放在身旁。若是好船呢。今日用他兩頓飯。一頓酒。過江之後。多秤兩把銀子與他。倘有不良。小的看看十餘個騷人。我主僕亦不怕他。只是君子防下。不得不預備存神。駱宏勳道：「此言有理。略飲了幾盃。就叫船戶收去。余千又道：「看光景是要明早過江了。船戶道：「等風一轉。我等就開船。大叔同大爺若愛坐呢。就在船中坐待。倘若困倦。且請安歇。余千道：「但是風一定時。就過江要緊。莫誤我們之事。船戶道：「曉得。余千揭起兩塊船板。將兩付行李。兩口寶劍。兩柄板斧。俱拏上來。仍將船板放下。拿一付行李。放在裏面。駱大爺靠倚。余千把船關閉。將自己行李。靠在門旁。自己倚靠。駱大爺身旁。兩口寶劍。自家身旁。兩柄板斧。暗想道：「就是歹人。也着從船門而入。我今倚門面而臥。怕他怎的。因此放心。與大爺靠倚了一會。不覺二人睡了。至次日天明方醒。余千睜眼一看。船內大亮。連忙起來。喚醒大爺。開船門探了一回。不是昨日住船所在。怎樣這裏來了。船戶笑道：「已過江了。大爺還不知道麼。余千道：「得過江了。遂向艙門仔細一看。却在江干這邊。進船回駱大爺道：「夜間已經過江。我等尚不知道。駱大爺道：「先步過江。將船戶長叫來。問他船飯錢。共該多少。秤了付他。我們好僱杭州船。余千就

將船戶喚進來問道。共該船錢飯錢多少。秤給你們。我好僱船長行。那船戶笑答道。大叔給的多。我們也說少。大叔也說多。離此不遠。有一船行主人。我同大叔到他那行內說。庶給多少。爭不爭。自有安排。但大叔與大叔。還要僱杭州長船。就使行內寫他一只。亦是便事。駱宏勳聞他之言。甚是有理。說道。我們包裹行李。無人挑提。如何是好。船戶道。那個自然是我們船上人挑送行中。難道叫大叔打挑不成麼。駱宏勳見船戶義氣。說道。如此甚好。於是起船板。將包裹搬出十數個。船戶扛起。奔行而去。駱大爺身帶二劍。余千想道。船行自然開我江干。走了這半日。還不見到。心中狐疑。問他扛包裹人道。走了這半日。怎還不到。那人道。快了快了。不久就到了。走過二三里路。光景轉過空山頭。方才看見一座大庄院。及至門首。扛包裹之人一直走進去了。駱宏勳同余千隨後。也至門首。抬頭往門內一張。心中打了個寒噤。將脚步停住。已到了強盜家內了。只見那正堂與大門。並無間隔。這是怎樣大空房子。內坐了有七八十個大漢。俱是紅青綠彩色的面皮。且是長大身材。早看見門外二人。談笑自若。全然不怕。駱宏勳對余千道。既是船行。則是生意人等。怎麼有這惡面皮之人呢。必非好人。我等不可進去。余千道。我們包裹行李。已被他們挑進去。豈不白送了他。事已到此。死活存亡。也說不得了。不得不進去。主僕二人。放步進門。那門下坐的人。只當看不見。由他二人走進了二門。見自己包裹。在天井以外。挑包裹之人。一個也看不見。抬頭一看。只見大廳之上。就有兩張花梨木的桌子。兩把椅子。並無擺設。余千道。大爺在廳上坐坐。等行主出來。

駱宏勳走上廳來坐下。余千門外站立等候頓飯之久。見內裏走出二個人來。余千道：「行主怎還不出來？」那二人盤我們才起來哩。竟往外面去了。又等了頓飯之時。裏面有人走出來。余千焦燥道：「好大行主。我等來了這半日。怎能等他大模大樣。怠慢客人？」那個人道：「莫忙呀。我主人才在裏面梳洗呢。說了這一句。也就往前面去了。又候了半日之後。裏面又走出一個人來。余千大怒道：「從來沒見過一個船行主人。做這些身分。若再不出來。也就扛行李走了。」那人道：「我主人吃點心就出來了。亦赴前面去了。」駱宏勳意欲走了。又無人挑擔行李。直等到中飯時分。聽得裏面一人問道：「魚船上送魚來否？」又聽一人回道：「天未明時。就送了三十擔菜到。那人道：「不足中飯菜用。分付廚下。再宰九十個鷄。百十個鴨。添着用罷。」駱宏勳余千二人聽得此言。暗驚道：「這是怎麼人家。共有多少人口。三十擔菜尚不足用一頓飯。屠宰鷄鴨添用。正在驚時。只見四五人扛着物件。一個人肩扛的一個大銅算盤。一人手拿二尺餘長一把琵琶戥子。二個同抬一把二十斤的鐵夾剪。算盤戥子。放在桌上。夾剪掛在壁上。一人說道：「老爺出來了。」駱宏勳余千往外一看。只見一人有六十多歲年紀。面似銀盆。其細嫩可愛。有一丈三尺長身材。頭戴一個張邱毡帽。前面訂了一粒兩許重珠光奪目。身上穿一件玫瑰紫的棉襖。外有一件總藍杭綾面子。銀紅湖縐裏子的大衣。也不穿在身上。肩披背後。腳上一雙青緞襪。元綴鞋。也不拔上。拖在脚跟。走一步。送一步。進來也不與駱宏勳見禮。亦不與他答話。將我子斜倚在花梨木桌上。現出一個驕昂氣象。又見扛袱裏的船戶。

十數人進來。站在門旁。那時行主罵道。幾時上得船。船上這樣款待。共幾位客人。細細的說來。船戶用手指着駱宏勳。余千二人說道。客人只這兩位。是昨日中飯時上船的。來時一盆淨面熱水。那行主拿過算盤。打上一子。船戶又道。中飯九碗。那人又打上個子。船戶又道。飯後細茶一壺。又打上一個子。晚飯六碗。又打上五個子。船戶道。飯後細茶又一壺。又打上一個子。晚酒九盤。又打上三個子。嚼家說。算盤上共打了一十二個。用三個一乘。共是三十六個。那主人道。後用了多少酒飯菜水。共該銀三百六十四兩。船脚奉送。駱宏勳只當取笑。那人將眼一睜。說道。誰人取笑。還是台駕分上。若他人豈止這個價目。駱宏勳見他竟是真話。帶怒道。雖蒙兩飯一酒。那裏就要這些銀子。我兩個盤川短少。是何人償還。那人道。這到不怕的。如銀子短少。就將行李。照時價留下。駱宏勳。余千見出惡言。那裏容納得住。將身一縱。到廳上。便怒目而視。大喝道。好匹夫。敢倚衆欺少。你看我主僕二人。更是受欺之人否。只見那個六十多歲的老兒。就向自家人說道。生人來家。你也該預備兵器才是。難道空手淨拳。如今他們發怒叫喊。我們怎樣。只好將桌子作兵器。遂下了一只桌子。較輕拿起。在廳上上七下八。左插花右插花。使得風聲入耳。使了一刻。仍將桌子放在原處。又道。再舞一回夾剪罷。遂將六十多斤一把鐵夾剪。拿起。亦是上下左右前後。舞了一回。仍放在原處。駱宏勳余千暗道。桌子夾剪。大約皆有六十多斤。這個老兒舞得風聲响亮。料我二人性命。必喪於此。但見那老兒放下夾剪之後。走至捲棚之下。向駱宏勳余千說道。駱大爺余大叔。莫要見

畏。猷醜猷醜。駱宏勳聞得呼姓而稱。乃說道。向不相晤。如何知我賤姓。那老兒說道。我雖未晤台駕。而小婿實蒙大恩。駱宏勳驚問道。不知令婿果係何人。那老兒道。卽刺客天鵬也。駱宏勳主僕聞語。是天鵬之岳父。心才放下。遂說道。向雖與令婿相會。實在是邂逅之交。未正得叙。請問大姓大名。那老兒道。天井中豈是叙話之所。請進內堂。坐下相告。駱宏勳終是狐疑。那裏肯從他進內。那老兒見此。早會其意。又道。駱大爺放心。若有謀財害命之心。昨夜在船。早已動手。雖是你主僕英雄。豈能敵得我們。駱宏勳細思此言。實在有理。如有歹心。這老兒如此英雄。門內那些豪傑。早已將我主僕拿住。豈肯同我叙言。遂放大胆子。從他進去。余千恐主人落單。亦緊緊相隨。又走進兩重天井。方到內客廳。駱宏勳抬頭一看。琴棋書畫古董玩器。無所不有。較之前面。真又是一個天下。進得廳內。二人方行禮。禮完分賓主而坐。早有家人獻茶。茶完。駱宏勳道。請問老人家上姓大名。那老兒道。在下姓鮑。單名一個福字。賤字自安。原係野陵建康人也。今寄居在此。在鄉年紀六十一歲。亡室已死數年。只有小女一人。名喚金花。交十七歲。頗通武藝。捨不得出嫁人家。招了一個女婿天鵬。在下見他在外遊手好閒。無養身之技。故我要他百金聘禮。方與之成親。他就前赴揚州賣拳。又被奸人藥一萬請去。代伊割恥。這個冤家。不知高低。也不訪問賢主僕是何等之人。他便滿口應允。日間會在教場。與余大叔比武。已經敗與。就該知道。總因愛財心重。夜間又到尊府行刺。又被大爺撻住。不惟不加罪責。反賜重金。以成婚姻大事。此恩無由報答。小婿回來之日。在下卽

叫在府人上探信。聽得於大爺昨日起身。赴杭招親。必在此地經過。親身向前款留。諒大駕必不肯來。故此想法。請至舍下。代小婿報了大恩。進門又不敢明言。故出大言相問。以觀主僕之胆氣如何。身居虎穴。並無懼色。尚欲爭鬥。真名不愧矣。小婿與小女已經成親。故特請大爺吃杯喜酒。駱宏勳聞了這些言語。方才釋狐疑之心。問道。漢姑爺現在那裏。鮑自安道。近聞北直新選了個嘉興知府。不知是那個奸臣之子。不日就到此地。不瞞大爺說。凡遇奸臣門下之人。或新赴。或官滿回家。從未叫他過去一個。因此信不真。恐傷忠臣義士。故叫小婿前去探聽。已去了兩日。大約明日就回來了。鮑自安見余千。還侍立駱宏勳之旁。不覺大笑道。大叔真忠義之人。我將直言實說了一遍。他還寸步不離。穿窺子。尚不放心。前面坐坐去。只管在此。豈不站壞了。余千道。不妨的。鮑自安分付人來。將余大叔留在前面。可以閑談取笑。切莫講槍論棍。你先進門時。也該看見前面那些人的臉嘴了。其心皆很得緊哩。話時。已有人將余千。引到前面去了。駱宏勳又問道。方才老爺出來之時。說三十擔魚。尚不足一飯之用。敢問府上共有多少人口。鮑自安才待奉告。家人已送早飯上來。鮑自安遂即起來讓坐。駱大爺坐的客位。鮑自安坐的主席。余千在前面。自有款待之人。不必深言。且說鮑自安同駱宏勳飲酒之間。鮑自安方才說。三十擔魚不足一飯之用的原故。這倒也不是妄言。實不瞞大爺說。在下自二十歲。就在江干做這道生意。大船數十隻。把船有十數人。小船上有三四人。折算起來。也有七八十人。你來我去。不能全在家中。如全來家中。真不足一飯。

之用。舍下現在人口。我與小女兩個家內。計男女四十個。還有先大爺進門。看見的那一百聽差之人。長吃飯者。共一百四十二名。那裏能用這些魚。不是信口言語。以動大爺之心耳。駱宏勳暗想道。此人惜乎生於亂世。若在朝中。真治世之能臣也。用飯之後。駱宏勳欲告辭赴杭。鮑自安道。大爺此言多說了。不到舍下便罷。既到舍下。豈肯放你忽忽就去之理。在舍下住個十日半月。也不誤賢親之事。待小婿回家。同小女出來報謝。駱宏勳道。我在府上不赴杭。只恐家母心懸。鮑自安道。這個容易。大爺寫書一封。內云在舍下留頑。在下差一人。送至揚州府上。老太太見信。自然放心了。駱宏勳見他留心誠切。遂修信一封。又寫一信給徐松朋。交付鮑自安。鮑自安接過。叫了一名聽差之人。准明日早起揚州投下。鮑自安又分付備曉飯款待。臨夜又設晚酒。飲酒之間。駱宏勳問道。山東花振芳。老爺認得否。鮑自安道。乃旱地响馬。我乃江湖水寇。倘旱地生意趕下。他就通信讓我。若江河生意上了岸。我就通信讓他。不獨相認。且是最好兄弟。駱宏勳遂將桃花塢相會。與王倫爭鬥。王賀通肝。任世兄被害。花老爺劫救。復下揚州說親。四望亭捉猴。索銀結恨。前前後後。說了一遍。鮑自安道。花振芳姊舅。本來英雄。偏聞人所共知。鮑自安又進駱宏勳的酒。駱大爺酒已八分。遂告止。鮑自安道。既大爺不肯大飲。我亦不敢諱敬。分付內書房張鋪。將駱大爺包裹行李。都封鎖空房裏面。另拏鋪蓋應用。家人秉燭。鮑自安請駱宏勳進內。又走了兩重院子。方到內書房裏面。床帳早已現成。駱大爺請鮑自安後面安歇。鮑自安遂即出來。問衆人道。余大叔床鋪設

何處。家人道。就在這面門房裏。余大叔已醉。早已睡了。鮑自安道。他既安睡了。我也不取驚動。走回後面。見女兒鮑金花。在房獨飲等候。一見爹爹回來。連忙起身問道。駱公子睡了麼。鮑自安道。方才進房。尙未安睡。叫我進來。他好自便。對金花道。駱宏勳不惟武藝精通。而且才貌兼全。怪不得花振芳三番五次。要將女兒嫁他。我兒你若不定。溼天鵬。今日相會。我亦不肯放他。又道。女兒可歸房去罷。爲父亦要睡了。鮑自安說了。即便安睡。鮑金花領了父命。緩步出門。關門上床而睡。且說鮑金花回至自家臥房。因新婚數日。丈夫天鵬。又爲父差去。今在父親房中。自飲了幾杯悶酒。不覺多吃了幾杯。有八九分醉意。細想父親盛誇駱公子。才貌武藝。又道花振芳三番五次。要將女兒嫁他。自然是上等人。物。但恨我是個女兒之流。不便與他相會。又想到。聞得他要赴杭贅親。爲父親留下來的。他豈肯久住於此。他明日起身去了。我不得回他一面。似這般英勇才貌兼全之人。豈可當面錯過。思想了一番。道有了。趁此刻合家安睡。我悄悄前去的偷看。果是何人。如他知道了。我只說前來領教槍棒。有何不可。算計已定。移動金蓮。悄悄往前去了。究竟不知鮑金花潛至面前。可曾會得駱宏勳否。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三回

慕才略書齋比武

避危機月下遇僧

却說鮑金花悄悄來到前面。駱宏勳宿房以外。見房內燈火尙明。而房門已閉。怎能看見駱宏勳之面。欲待推門。男女之別。晝夜恐碍於禮。欲待轉回。又恐他明日赴杭。不能相見。因多飲了幾杯酒。面皮老些。胆氣又大些。上前

用手推開。竟是開着的。且說駱宏勳自鮑老去後。在房中坐下。想起今日之事好險。若非贈金一舉。今日落在他家。怎能保全性命。事後出門。無論水陸。務要認人要緊。又想到這鮑老兒。世上人情。無一不通。他的談論。且長人學問。想了一回。起身將門閉好。坐在床上。正脫下一隻襪子。只聽得房門啊啷。似有人推着。連忙問道。何人推門。鮑金花答道。是我。駱宏勳聞係婦女聲音。心中驚訝道。聞得鮑老家只有父女二人。其餘皆婢奴。今晝夜到此。却是何人。又問道。我已將睡。來此何事。鮑金花道。奴乃鮑金花。聞得駱大爺英勇蓋世。武藝精奇。奴家特來領教。宏勳聞得是鮑金花。不敢怠慢。連忙將脫下的襪子又穿起來。又將身上的衣服。整理整理。用手將門開放。鮑金花走進門來。將駱宏勳上下一看。見他真個好人品。駱宏勳舉目一看。見鮑金花生得不長不短。中等身材。當下向駱宏勳說。拙夫蒙贈重金。我夫妻中心不忘。今特屈駕草舍。禮當拜謝。大爺請安坐。受奴一拜。宏勳道。向與漢兄初會。不知鮑府乘龍。多有怠慢。毫末之助。怎敢言惠。今蒙老爹盛饌。於心實在不安。叩拜二字。何以克當。宏勳正在要遜。鮑金花早已拜下。宏勳頂禮相還。拜過之後。兩旁分坐。鮑金花道。今大駕到舍。奴特前來。一則叩拜前情。二則欲求大教。不知大爺吝教否。宏勳道。尊府乃英雄領袖。姑娘武藝精通。怎敢班門弄斧。鮑金花道。久聞大名。何必推疑。鮑金花舉目看見書房門後。倚着兩條齊眉短棍。站起身來。用手拿過。遞於宏勳一條。自持一條。諄諄求教。宏勳不好過辭。此時正是十月初旬。月明如畫。二人同至天井之中比武。你來我去。你打我架。正是男強女

勝。你誇我愛比較多時。宏勳暗道。怪不得伊父稱他頗通武藝。我若稍怠。必爲這個了頭取笑。諒他必是瞞父而來。今日比戲。何時爲止。不免用棍輕輕點他一下。他自然要回去了。他自抱愧。主意已定。又比了片時。宏勳看個空。用棍頭點金花左手腕下腕上一點。一則宏勳也多吃了幾杯。心中原欲輕輕點他一下。不料收留不住。點的太重了些。二則金花亦是醉中人。兼比跳了一陣。越發將酒湧上來。了。二目昏花。不能躲避。值宏勳來時不躲着。反往上迎你。只聽嬌聲嫩語道。娘手中之棍。不能支持。吊落地下。滿面通紅。往後去了。宏勳連忙說道。得罪得罪。見鮑金花往後面去了。自悔道。他女子家是好占便宜的。今不該點他一下。倘明日伊父知道。豈不道我鹵莽。遂將鮑金花丟下之棍拾起。擎進房來。倚於門後。反手將門閉上。坐在床口自悔。且說鮑金花回至房中。將手腕揉擦。手上痛的少止。燈下看了一看。竟變了一片紫青紅腫。心中發怒道。這厮好不識抬舉。今不過與你比試。頑耍竟敢將姑娘打此一棍。明日他人聞之。豈不損了我之名器。恨道。不免趁此無人知道。往前面去。將這畜生結果了性命。省得他傳言。遂拿了兩口利刀。往前面而來。看官這鮑金花母親去世。跟父親過活。七八歲上。就投師讀書。至十三四歲時。詩詞歌賦。無所不通。因人大了。不便從師。就在家中學習女工針黹。他父親鮑老。乃是江湖中有名的水寇。天下來投奔的多。凡來投奔之人。不是打死人的兇手。即是大案逃脫的強盜。進門之時。鮑自安就問他會個怎麼武藝。或云槍與劍。都要當面舞弄一番。鮑金花在一旁。父親見有出奇者。即傳他。那人知道他是老

爹的愛女。誰不奉承。個個傾心吐胆相授。因此鮑金花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今日若非酒醉。駱宏勳怎能取他之勝。故他心中不肯服輸。特地前來。此一回來。比前番不同。前番是含羞偷行。此刻是帶怒明走。駱宏勳尙在床坐着。只聽得脚步响。又似婦女行走之聲。非男子之脚步。心內猜疑道。難道又是這個了頭不服輸。來比較高低不成。正在猜疑。只聽房門一响。門門兩段。鮑金花手持兩口明亮亮的刀。走進門來。罵句匹夫。怎敢傷吾。舉刀分頭砍來。幸而宏勳日間所佩之劍。臨晚解放床頭。一見來勢凶惡。隨手持劍遮架。宏勳跳到天井。一來一往。鬥勾多時。宏勳道。我怎麼這等命苦至此。出門就有這些阻碍。他今倘若傷我之命。則死非其所。我若傷他。明日怎見伊父。只見鮑金花一刀緊是一刀。宏勳只架不還。自更餘至三更天氣。宏勳又想到。倘若廂房余千驚起。必來助我。那個冤家一怒就要殺人。那有容納之量。不免我往前院退之。或者女流不肯前去。也未可知。且遛且退。退出兩重天井。到了日間飲酒內廳。鮑金花那裏肯退。仍跟來相鬥。宏勳看見客廳前。有一風火牆頭。不免登房跳避。諒他必不能上高。遂退至牆頭。跳上屋上。鮑金花道。匹夫你會登高。難道吾不能登高。也將金蓮一縱。上了房子賭鬥。宏勳跳在這房屋上。金花跟跳過去。宏勳逃在那房屋上。金花亦跟跳去。計跳也有四五進。到了外面群房。真個好大一場鬥。刀去劍來。互相架隔。且戰且跳。宏勳低頭望下一觀。看見房後乃是空山了。見山上茅草甚深。自想道。待我藏在草內隱避。令他不見。他亦自然休息。遂將脚一蹤。下了房來。且喜草芽雖深而稀。隱於其中。

鮑金花才待跳下。心內想道：他隱於草內，能看見我，我却看不見他。倘背後一劍來，豈不命喪他人之手。說道：暫繞你這匹夫一死。見他方從房上跳進裏去了。宏勳步出草林道：這裏是那裏？欲待仍從房上回去，又怕那個了頭不休。天已三更多時分，不若趁了這回月色，在此處步開步閉，等至天明進去，速辭鮑老去杭州，爲要緊的正事。但不知此空山是何名色，不免在空山以上，步來步去，只見四面並無一個人家居處，遠遠見有幾進房屋，月光之下，也看不分明，似乎一座廟宇。山右面有大大的松林，其中有一片草茅。回身一看，山左面就是鮑老的住宅。前後仔細一看，共計前後一十七進。心內說道：鮑老可稱爲巨富之家。我昨日走了他五六重天井，還只在前半截。昨日聞得他家長住者，也有二百四十二人。這些房屋，似乎太多。正所謂富潤屋，德潤身。正在觀看之間，耳邊聽得呼呼風响，一派惡腥，氣味難臭。回眼一望，只見一只斑毛吊睛大蟲，直入松林去了。宏勳見了，毛骨悚然。說道：此山那裏來此大蟲，幸虧未看見我，被他看見，雖不怎樣，又費手脚。不到一時，望見一人手持鋼刀，又大步飛奔而來。宏勳道：賊黨那有好人。此必剪徑之人。見我隻身在此，前來劫我，遂將二把寶劍，惡狠狠的拿在手中。及至前面一看，恰並不是劫徑之人，見是一位長老，只見他問訊過，壯士何方來的，怎麼晝夜在此，豈不知此山中之利害麼？宏勳舉手還禮道：長老從何而至？既知此山利害，因何晝夜至此？那和尚說道：貧僧乃五臺山僧人。家師紅蓮長老，恐師兄弟三人出來朝謁名山，路過此地，聞得此山有幾隻老虎，每每傷人，貧僧命二位師弟先

去朝山特留在此地。以除此惡物。日夜間在此尋除。總未見他。方才在三官殿廟內。遇見一只大虎。已被貧僧傷了一叉。那孽畜疼急。跑去。貧僧隨後趕來。不知這大虎去向。宏勳方知他是捉虎聖僧。不是歹人。遂說道。在下亦非此處人氏。乃揚州人。姓駱名賓。字宏勳。指着鮑自安的房子道。此乃敝友。在下權住他家。風因有故。來此。那長老道。向年北直定興縣。有一位駱遊擊將軍駱老爺。亦係廣陵揚州人。但不知居士何人。駱宏勳道。乃是先父。和尙復又向說道。原來是駱公子。失敬失敬。宏勳道。豈敢豈敢。方才在下見大虎奔入樹林中去了。想是長老所趕之虎。那和尙大笑道。既在林中。待貧僧捉來。公子在是少待。貧僧回來再叙罷。說了持叉奔入林中而去。宏勳想道。向聞五臺山紅蓮長老。有三個好漢徒弟。不期今日得會一位。真意外之幸。正在那裏得意。耳邊又聽得風。唰唰一响。只見先前一虎。又被這和尙追來。抬頭一看。又見兩隻大虎在前。一位行者在後。持了一把鋼叉。如飛趕來。那兩隻大虎。急行吼叫如雷。奔入先前宏勳躲身一片茆草穴中。宏勳驚訝道。幸在出來。若是仍在裏邊。必受這大虎之害。只見那位行者。追至茆草穴邊。叉揜其長。不便舞弄。將叉一拋。叫個碗口叉。早認定虎脇下一下。虎的前爪。早已爬起來。他又將身一縱。讓過虎的前爪。照虎脇下一拳。那虎踏疼臥地。後又大吼一聲。後爪蹬地。前爪高高豎起。望那行者一扑。又轉身向左一扑。向右一撲。虎力漸狠。早已被那行者趕上。用腳踏住虎頭。又照胸脇下三五拳。虎已嗚呼哀哉。那行者又向茆草穴旁。拾起鋼叉。照前撲刺。只見那隻大虎。又吼的一聲。跑出草

穴往南就走。這行者持叉追之三五步。將叉擲去。正插入虎屁股以上。大虎吼的一聲。代叉前跑。行者隨後向南追趕去了。宏勳暗驚道。方擒二虎。真是英雄。可見天下之大。小小空山。一時而遇這二位聖僧。以後不可自滿自足。總要虛心謹隱爲上。惜乎不得暢談。殊爲可惜。正在讚美。又見前先那個和尚。一手持叉。一手拉着一個大虎。走上前來道。駱公子多謝你指引。已將這虎護住了。駱公子去看一看。宏勳近前一看。就似一隻水牛一般。其形令人害怕。遂稱道。若非長老佛力英雄。他人如何能捉。和尚道。阿彌陀佛。蒙菩薩暗佑。在此三月工夫。今始獲這一隻。還有兩隻。不知幾時才得撞見哩。宏勳道。方才長老奔樹林之後。又有一位少年長老。手持鋼叉。追趕兩虎。至此三回。已打死一隻。用手一指說道。這個不是。那只腿上已經中了一叉。帶叉而去。那長老追趕那里去了。惜乎不問他個上下。和尚大喜道。好了好了。他今天也撞那兩個。完我心愿了。宏勳道。長老認得他麼。和尚道。他不。小徒。正叙言之間。那行者用叉又入虎肚。叉杆擔在肩上來。了。和尚問道。黃胖捉住了。又那行者道。仗師父之威。今日遇見兩隻大虎。已被徒弟打死了。可惜那隻未來。若三個齊來。一併結果了他。省得朝朝尋找。和尚道。那隻我已打來。這不是麼。那行者道。南無阿彌陀佛。打虎的心事了。和尚道。駱公子在此。行者道。那個駱公子。和尚道。定與縣駱遊擊將軍的公子。行者忙與駱公子見禮。和尚道。駱公子既與鮑居士爲友。因何晝夜獨步此山。宏勳即將與鮑金花比武。變臉越房隱趨之事。說了一遍。欲待翻房回去。又恐金花醉後。亦心不休。故暫步至此。以

待天明。告辭赴杭。不料奸逢令師徒。是爲三生有幸。和尚道。三官殿離此不遠。請至廟中坐以待旦。如何。宏勳道。佈得。和尚肩背一只大虎。這行者又担兩隻猛虎。宏勳隨行。不多一時。來至廟門。和尚將虎丟在地下。腰內取出鎖匙開了門。請駱大爺到了大殿坐下。黃胖將虎擔進後院放下。又走出將門前一虎提進。仍將廟門關上。和尚分付黃胖道。煮上斗把米的飯。白菜蘿蔔。多加上些作料。製那兩虎。我們出家人。駱大爺也不怪沒菜。胡亂用點。宏勳一夜。正有些飢餓。說道在下俗家。長老出家。在下尙未助香金。那可先領盛情。和尚道。此米食柴薪。亦是居士飽老所賜。今之糧食。貧僧也是叨光飽居士的。宏勳又道。既蒙盛情。在下亦不敢過却了。但只你我三人。何必煮斗米之多。和尚道。這不過當個點心。正飯時。還不足小徒一人之用哩。宏勳想道。他竟有此飯量。足見他力能伏虎如狗。黃胖自去。下米煮飯撒菜。自不待言。宏勳問道。長老常住此處麼。請教令師徒法號。和尚道。貧僧法名消安。二師弟消計。三師弟消月。小徒尙未取名。因他身上胖大。他姓黃。遂以黃胖呼之。不表宏勳與消安二人叙談。且表余千醉臥一覺。睡至三更天氣。方才醒來。自悔道。該死該死。今日初至鮑家。就吃得如此大醉。豈不以我爲酒徒。且大爺不知此刻進來否。在起來看看。遂爬將起來。走至書房。先進來時。雖在有酒。却記得大爺床鋪。在於書房之內。燈火尙明。房門亦未關閉。放步走進。並無一人在內。還只當在前飲酒未來。又走回內廳。燈火皆息。大驚道。却往何處去了。又回到書房仔細一觀。見床上有兩個劍鞘。驚道。不好了。想這鮑自安終非好人。自以好

言相慰。將我主僕調開。夜間來房相害。大爺知道。拔劍相鬥。但見他強人甚多。我的大爺一人。如何拒敵。諒必兇多吉少。遂大喝道。鮑自安老匹夫。外貌假仁假義。內藏奸詐。將我主僕調開。夜間謀害。速速還我主人來便了。不然。你敢出來。與我鬥三合。他從書房外。一直吵到後面。鮑自安正在夢中。猛然驚醒。不知何故。有人叫喊。忙問道。何人在外。大驚小怪。余千道。鮑自安老匹夫起來。我與你弄了幾合。併個你死我亡。鮑自安聞得是余千的聲音。心中大驚。自說道。他有個邪病不成。我進來時。他醉後已睡。此時因何吵罵。連忙起來。穿衣問道。余大叔已睡了。如何又起來。余千道。不必假作不知。我主人遭你殺害。假作不知。快些出來。研幾合。鮑自安聞得駭大爺不知殺害何處。亦驚慌起來。把門開了。走出來相問。余千見鮑自安出來。趕上前去。舉起雙斧。分頂就砍。究竟鮑自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文中分解。

第十四回

自安二官殿尋友

振芳龍潭莊覓婿

却說余千一見自安走出來。趕上前來。舉起雙斧。分頂就砍。自安手無寸鐵。見聲勢凶猛。急往旁一蹿。已離丈把遠。自安說道。余大叔且暫息怒。我實不知情。由慢慢說來。余千道。我主僕二人。落在你家。我先醉臥。我主人同你飲酒。今無蹤跡。自然是你謀害了。你只推不知。好匹夫那裏走。邁步趕來。只見鮑金花手持雙刀。從房中跳出來。喝道。好畜生。怎敢撒野。你主人以棍傷我手腕。你今又欲以斧傷我父。莫要行凶。看我擒你。金花余千二人正在

天井中。刀斧交加。大殺一陣。鮑自安見女兒酒尙未醒。聽見女兒說。以棍傷他手腕。一完是女兒偷往前面計較。比試之時。被宏勳打了一下。向知女兒總不服輸。變臉真鬥。宏勳乃精細之人。不肯與他相較。暗中避他。遠遠的向着余千打了一躬。說道。我老頭兒實在不知。乞看我的薄面。暫請息怒。待我尋大爺要緊。又喝金花道。好大膽的賤人。還敢放肆。余千見鮑老陪禮。又罵罵女兒。遂兩下收住兵器。自安問女兒道。你方才說駱大爺棍傷你手腕。你把情由慢慢的說來。鮑金花含怒道。女兒聞他莫名蓋世。特去領教。他不識抬舉。大膽一棍。照我手腕傷來。至今尙痛。已成青紫。又被女兒持刀爭鬥。伊越房逃入空山去了。女兒之氣尙未出得。余千這畜生反來撒野。待我先斬其僕。後斬其主。說完。又舉刀要爭鬥。鮑老大喝道。好賤人。還不回房。等到何時。駱大爺是何等英雄。不肯與你爭鬥。豈是怕你。空山之上。有三隻大虎。往往傷人。駱大爺如有損傷。叫我怎見天下的義士。金花被父禁責。含怒回房。余千聞得空山有三隻大虎。大爺走避此山。必然性命難保。不由的大怒罵道。明明串共害。做出這些圈套。我總和你拚了這條性命罷了。鮑自安道。大叔錯想了。我若有心相害。你先醉臥之時。久已謀害了。還待你醒來。我們閑話少說。莫要耽誤了時刻。速差人上山。我尋大爺要緊。倘有不測。大叔再罵不遲。余千道。且容你去尋找。如有損傷回來。再和你講。余千這一吵鬧。後面所用四十多箇男女。前面聽差之人。一百英雄。俱皆驚起。問訊。鮑自安帶了二十箇聽差之人。開放大門。往空山而去。前前後後。左左右右。尋找了兩箇周圍。不見蹤跡。

心中於是驚慌。又想到。卽爲大蟲所害。到底有點形跡。且駱大爺乃英明之人。遇這見大虎。也未必就遭其害。尋來尋去。天色已將發白。來到三官廟前。鮑自安道。有消息了。消安師徒。夜夜在山捉虎。見人必然動問。或者知道駱大爺的去向。亦未可知。等我問他。一問。就上前敲門。黃胖在內煮飯。消安起身開門。見鮑自安滿臉愁容。帶領了二十餘人。忙問道。老師今夜遇見一人否。消安道。莫非駱公子麼。鮑自安大喜道。正是。消安道。現在殿上吃茶呢。自勸同衆人進內。消安將門閉上。急來大殿。宏勳早已出迎。鮑自安向宏勳謝罪道。小女無知。多有冒犯。幾乎把老拙嚇死。宏勳道。山中步月。幸遇長老師徒。又蒙賜齋。故未回府。使老爺受嚇。有罪有罪。鮑自安道。我所嚇者非別。此山有幾只大虎。恐驚大駕。宏勳遂贊消安師徒英勇。世上罕聞。消安道。蒙菩薩暗中庇佑。故能擒他。非愚師徒之能也。正說間。黃胖飯菜已熟。送上大殿。鮑自安同食些須。吃了之後。鮑自安道。惡大虎已經令師徒除了。慈愿已遂。真苦事耳。舍下今備菲酌。請大駕過舍。一則替老師賀喜。一則與駱公子叙談。消安道。愚師徒戒葷已久。恐席上不便。自安道。曉得曉得。自有素筵款待。又道虎肉乞賜些須。另外庖製。奉敬駱大爺。消安道。有到有後面現臥三隻。愚師徒要他用。居士令人剝下皮來。盡皆取去。鮑自安命隨來之人。拿利刃刺剝。後面拿去。邀消安宏勳先行。消安又分付黃胖。等候大虎剝完。鎖上殿門。再赴居士家領齋。說了之後。二人同鮑老出廟而行。直往鮑府而來。宏勳在路暗道。余干這個匹夫。難道醉死了。鮑府如許人來尋我。反不見他。及至鮑府庄上。天已早

茶時分過了。謹庄橋只見余千手持雙斧在大門上跳上跳下。在那裏大罵。宏勳道：「這匹夫早晨又吃醉了。不知與何人爭鬥。自安道：若非老拙躲閃得快。早做了他刀下之鬼。遂將夜間吵鬧之後。適我房外。我不知道。聞其所以。方知小女得罪大駕。躲至山林。恐大虎驚嚇大駕。哀告余大叔。暫且饒恕。讓我帶人尋你。倘有不測。殺斬未遲。他老人家才放我出來。至今不見大爺回來。只當大爺有傷。故又跳罵了。宏勳道：有罪有罪。待我上前打這奴才。鮑自安道：我與大爺雖是初會。那個還記怪不成。正是余大叔忠義過人。膽量出衆。非老拙自誇。即有三頭六臂之徒。若至舍下。也少不得心收忍氣。余大叔毫無懼怯。尙拚命報主。非忠義而何。且莫攔他。他看見大爺回來。自己不跳罵了。離庄不遠。余千看見駱大爺。同二人回來。滿心歡喜。住了跳罵。遂垂手侍立。等待三人走到門首。鮑自安向余千道：余大叔。你今看見主人來了。你可饒了我老頭兒罷。余千道：該死該死。得罪得罪。亦隨了進來。三人到了內客廳。重又見禮。賓主坐下。家人獻茶。吃了之後。黃胖同了剝皮人衆。擔了多少虎肉進來。鮑自安請滑安師上客廳。叙坐。將虎肉挑進廚房烹調。又分付庖人。拿進烹調。不可失去其味。分派已畢。陪人坐談。宏勳道：空山之上。且離江不遠。出入採樵之所。如何存得三只大虎。鮑自安道：此虎來日不久。約計三個年頭。乃柴船上裝來一只。此虎至此。跟柴船躲避下來。那知他腹內懷孕。後來生下二只小虎。因此共成三只。今彼二位老師。一同除此一方之害。功德無量了。正叙談之間。門上人進來稟道：啓老爺得知。庄前遠遠來了六騎牲口。花振芳同老爺

娘同五人還有二位面紅色。却不認爲。將近已到庄前。特稟老爺知道。鮑自安大笑道。來得正好。大家一會。亦可謂英雄聚會了。便問消安師道。山東花振芳。老師可會過。消安道。雖未會面。却聞名已久。鮑自安道。那一位黑面紅鬚。却是那個。宏勳道。既與花老爺同來。必是世兄任正千了。鮑自安道。這一定任大爺無疑。消安師少坐。我同駱大爺出迎。消安道。既是二位出迎。我師徒豈有坐待之理。大家同去走走。於是四人同至鮑府大門。早見六騎壯口。已過護庄橋。離庄不遠。花老兒一衆。鮑駱二個和尙出來。遂各下了牲口。拉繮韁步。行至門口。任駱相見。各人酒淚。衆人擁護而進。至內廳各自見禮。分賓主坐下獻茶。花振芳向駱宏勳道。昨日同任大爺至府。問老太太大駕前日赴杭。欲就回家。老太太諄諄賜宴。又請了徐大爺來作陪。昨晚報道。方知閣下留在鮑府。今早特奔前來。一會。駱宏勳道。前日過此地。蒙鮑老爺盛情。是以此不知老爺至舍。失迎。失迎。鮑自安。任正千。花振芳。消安師徒。巴氏兄弟。彼此通名道姓。各道了聞名久仰的言語。叙談已畢。家人稟告虎肉已烹好了。饌餚素齋。已經齊備。請老爺安席。鮑自安分付拿酒。設了三席。二席葷。一席素。花振芳的首坐。任正千的二坐。巴龍的三坐。巴虎的四坐。巴彪的五坐。巴豹的六坐。駱宏勳七坐。主席乃是鮑自安相陪。消安師徒。俱在素席。酒過數巡。肴上幾味。只見葷席席上。家人端了兩大盤虎肉。花老問起來。歷。鮑自安將昨晚睡後。小女與駱大爺比武。駱大爺躲在空山。相遇消安師徒。方擒三虎。今日我至三官殿。相邀來舍的原由。說了一遍。又道。任大爺同巴氏賢昆仲。老拙相請。

還怕不至。只你這孽障跳偏長。今日弄一希奇之物。並不能偏你。花老兒道。這還算你孝順我老人家。我不至。你就辦此異味等我。大家笑了一回。虎羊牛肉等物。任駱二人不過些須動動。就不能吃了。他六位英雄。吃了兩盤。又添兩盤。好不利害。三只虎肉。被鮑自安家中一頓飯。早已完了。酒飯吃完。大家起來散坐。花振芳邀鮑自安。到那一邊。遂將此來。特爲女兒婚事之語。告訴了一遍。叩還他同任正千作伐。鮑自安應允。遂與任正千約同做媒。就同邀駱宏勳至外言之。駱宏勳道。我向日已回過。待完了正室之後再議。今日怎又來諄諄言之。任正千道。世弟不知。花小姐感你四望亭救命之恩。立誓終身嫁你。見你不允。一口氣悶在心中。又兼四望亭受嚇後。回家得了大病。無拘寤寐之間。總言世弟大恩難報。花老夫妻。見女兒終身決意許你。寬慰女兒道。得愚兄病好。央我作媒。保你成就。花小姐知愚兄與世弟。不啻同胞。言無不聽。以此稍稍開心。約病勢可痊。今愚兄賤恙。可。携同巴氏越府。不辭千里而來。世弟從之爲是。鮑自安道。任大爺言之甚是有理。今天下英士多矣。花老父母之意。在大爺身上。三番二次。登門相求。此乃天意。駱大爺當三思之。駱宏勳道。豪情做媒。二公之意。原不薄我。但妻妾之定。非我志也。賴二公說道老爺。或桂家女兒。今日死了。我則聘他女兒爲妻。如今欲我應允。萬萬不能回言。大家復進客廳。鮑自安摘出花振芳。先將決絕之言相告。花振芳。花振芳氣得唇白面黃。說道。這個小畜生。好不識抬舉。你既不允。諒我女兒必是一死。我的女兒既死。我豈肯叫你獨生。我將在十三省內。弄十三件大案。在小畜生身

上給他知我利害。鮑自安忙勸道：「不可不可。若此一舉，命愛定有性命之憂。既愛之，何忍殺之？他小小年紀，又是公子性格，那裏比得我經過大敵。依我之見，更向花老之耳說道。此事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就是他擺佈了。那時不怕他不登門求親，兩命無虧，終成好事。」據你使得使不得。花振芳聞得鮑老之言，改憂爲喜，說此計甚好。二人復來至客廳，與衆談論自若，一毫不形於色。及至中飯時分，擺中飯，仍是兩葷席，一素席，一同飲酒。飲酒之間，鮑自安向花振芳道：「你向日怎麼却救任大爺？你可從頭細細稟我知道。若有功，自重賞。」花振芳道：「我的兒聽得道來，遂將二更相約捉奸，回廟看火失信。次日任正千大爺被誣，夜間劫殺，及至西門，復至王倫家殺姦。一時慌迫，竟錯殺二人。西門掛頭，被人看見，遂即下城。僱夫子抬至山東，說了一遍。消安師極口稱道，難得難得。鮑自安冷笑道：「據你說來，津津有味，以爲劫禁牢。古今罕有之事，依我評來，有頭無尾，有始無終，形打一二十個耳光。花振芳道：「你說什麼有頭無尾，有始無終？鮑自安道：「你在這旁聽我老人家教訓，若說殺奸錯誤，因時忙道，還不怪你。只是既然如錯後，仍該將奸淫殺來。」花振芳道：「你知其一，不知其二。掛頭之時，天已發白，若再回殺，王家人等豈不知覺了？任大爺身受重傷，晚臥城脚，若復彼捉，豈不反害任大爺了？鮑自安道：「放屁胡言。等到天明事重，殺奸事輕。這半年光景，還是日迫時促，你就該仍到定興，將奸淫殺來。任大爺之冤始出，這就是算有始有終了。劫牢之後，定與縣定差人捉拿。因此你就不敢再到定興縣了。你且說，我說得是與不是？」花振芳自想：彼時之迫。

後來也該再去。怪不得今日這個老兒責備。說道真正我未想到。怪不得你責我。鮑自安笑道。你既受教就罷了。任正千大爺與你相好。今日我既見面。也就不薄。前半段你已做了。後半段該是我辦了。我明日就到定興走走。不獨將奸夫淫婦殺却。還要將王倫家業盡皆盜來。以鋪任大爺之原業。任正千道。晚生何能。承二位老師關切。雖刻骨難忘。花老兒道。任大爺且莫謝他。只見他的口未見他的手。待他一一照言做了。再謝他不遲。鮑自安道。我二人拍手爲賭。我能一一做來。你當衆人之面。叩我四個响頭。若有一件不全。我亦當衆人之面。叩你四個响頭。何如。二老正要拍掌。只見外面又走進二位英雄。衆人皆站起身來相讓。自安說。不敢經動。此乃小婿天鵬。天鵬一見駱宏勳在坐。連忙上前謝贈金之恩。宏勳以禮相答。又問那位英雄是誰。天鵬說。此舍弟天鵬也。宏勳立起來見了禮。花老郎舅。消安師徒。平日皆是認得的。不要通名道姓。不過說一句久違了。任正千乃係初會。便見禮通名。弟兄二人與衆分賓主。禮坐下兩席。鮑自安問道。探聽果係何人。天鵬道。乃是定興縣人。姓王名倫。表字金玉。父是現任吏部尙書。叔父現任禮部侍郎。今日得職赴任。是嘉興府知府眷屬。只帶了一個愛妾賀氏。餘着家奴十數人。家人到有二十多個。早飯時尚在揚州。大約今晚必至江干。故速速回家。稟爺知道。任正千聽得愛妾賀氏四字。不由的面色通紅起來。鮑自安故意道。花振芳。你看我老人家的威力如何。正要打聽。不料他自投我手。豈不省我許多工夫。且先將奸淫捉了。後面再講盜他的家財。又對天鵬道。任大爺乃是世兄弟。駱大爺

又是你之恩人。一客不煩二主。吃飯之後。少不得還勞賢婿過江。將奸淫捉來。只對水手說。至江心不必動刀動槍。將瀟子拔開。將衆一男女送入江中。要把奸夫淫婦活捉回來。叫任大爺處治。任大爺之怨氣。方得伸耳。駱大爺之恩。你亦報答了。天鵬滿口應承。任駱二人回道。濮姑爺大駕方回。又煩再往。晚生心實不安奈何。鮑自安道。當行衆人因有事都不肯大飲。連忙用飯。吃飯之後。天鵬起身。要往後面去。鮑自安叫道。還有一句話對你講。你曉得昨晚金花。前來與駱大爺比試的事麼。便細告訴天鵬一遍。我此刻當面言明。要不過來。明駱大爺之意。並無他意。免你夫妻日後爭鬧。此乃我女兒之短。天鵬滿面通紅。後面去了。夫妻相見。自古道。新婚宴爾。兩相愛慕。自不必言。天鵬見已天晚。恐誤公差。雖然是難捨難分。不敢久爲留戀。忙至廳前告別。衆人卽趕過江。且看鮑自安問衆道。諸公請留於此。俟候佳音。又分付天鵬道。千萬莫逃脫奸淫。天鵬答應曉得。獨自出門。近江去了。不知王倫賀氏。被天鵬捉來否。且看下面分解。

第十五回

動義心私地救寡婦

發憤怒法堂鬧問官

却說鮑自安遣了天鵬去了。大家叙談了一會。將晚又設夜宴。衆人皆因有事。不肯大飲。鮑自安亦不諍勸。消安師徒告別回廟。鮑自安分付列鋪。盡在此地宿歇。次日起身。用了些點心。及至早飯時分。又設早筵。飲酒之間。鮑自安得意道。此時小婿也該回來了。又叫花振芳道。此時小婿捉了奸夫淫婦回來。任大爺之事。也算完了一半。

所缺者家產未來。你可先與我老人家叩兩頭。待復了任大爺之家業。再叩兩個頭。花振芳道。昨日原說定。等做了這些事。我才算輸。今他自來。就便捉擒。非你之能也。何該叩頭。鮑自安道。該死這牲口事。還在那裏未來。今就改變了。任大爺過。二位老師所賭者。乃晚生之事。禮皆晚生叩謝。大家正在說話之間。只見天鵬走進門來。鮑自安忙問事體如何。天鵬道。昨晚過江。等至更餘。總不見到。遂着八連夜到揚州打探回來。說南京軍門。係他親叔。昨日早飯後。自儀徵。從那一條路往嘉興去了。故今朝過江來。稟老爺知道。鮑自安聞得此言。好不少興。緊皺眉頭。不言不語。坐在一旁思想。花振芳道。幸而方才我未叩頭。倘若叩了頭。我老人家的債。此是惹不得的。一本三利。還未必是我心思。想你過乎說滿了。鮑自安道。你且莫要笑我。我既然說出。一定要一一應。不過他二人陽壽未終。還該多活幾天。終是我手中之物。還怕他飛上天去。爲今之計。無有別說。賢弟備昨日所言之事。請駕自便。任大爺駱大爺。同小婿兄弟二人。再領十個聽差人。坐大船兩只。同往嘉興走定。我素知嘉興府衙左首。有個普濟庵。甚是寬闊。你衆人到嘉興之時。將船灣在河口。你等十五人。借庵歇宿。以便半夜捉住奸夫淫婦上船。將他細軟物件。一併帶着。屈指計來。往返也不過十日光景。又道任大爺莫怪我說。你進城時分。將尊容略遮掩些。要緊要緊。恐他人驚疑。說話之間。飯已捧來了。用過飯。花老郎真告辭。鮑自安也不留他。向任正千說道。任大爺。嘉興回來之日。返回舍下。說我等不日亦回。且附耳說道。到家只說他事已成。莫使我女兒望懷。任正千點頭道。是。

又向鮑自安耳邊說。嘉興回來。就叫任正千到山東去。省得走漏信息。鮑自安道。曉得一拱而別。駱宏勳也只管他們各有私事。並不猜疑。回廳上商議那嘉興之事。鮑自安道。叫了自家兩只大船。米麵柴薪帶足。回來的動用。省得下船辦買。令人看出被捉。各人打起各人裹包。次日絕早上船。趕往嘉興去了。及至嘉興北門外。將船灣下。帶了幾個行李。餘者皆存船上。一直來府衙左首。果有一個大廳。門額上橫匾有三個金字。普濟庵。衆人進來一看。寺雖大。却無多少僧人。只有一個和尚。兩個徒弟。俱皆小呢。不過二十上下。外有一個燒火的道人。天鵬稱了三兩銀子的香資。外賞了道人五錢銀子。借了他後面三間廂樓上住。吃飯皆在外面館內包送。又不起火。和尚道人甚是歡喜。天鵬故作不知。問和尚道。府大爺是那裏人。和尚道。昨日晚上到的人。說姓王。聞是北直人。未曾細問。自那一府那一縣。貧僧出家人。也不便細細打聽他。天鵬聞得王倫已進衙門。竟是喜甚。臨晚之時。大家用了些晚酒。各自上床睡去。差養精神。諒王倫昨日到任。衙門中自然慌忙。一時不能安睡。帶等三更時分。方才動手。衆人雖睡。皆不過是和衣而臥。那裏睡得着。駱宏勳之床。正對子樓後窗櫺。十月二十邊。起更之時。月明如晝。宏勳看見樓後一家人家。天井之中。站着一條大漢。有丈多身材。搭包裸系腰中。在那裏東張西望。暗道。此必是強盜。要打劫這個人家了。停了一停。又見一個女人走出來。向那個大漢悄悄的說話。宏勳道。此又不是強盜。想是好情了。無論奸情強盜。管他做什麼。及至天交二鼓初點時分。只聽一婦人大叫道。殺了人了。快快救命。宏勳

將身坐起道。諸位聽見麼。衆人道何事。宏勳道。我方才在樓窗看見下面那個人家天井站了一條大漢。東張西望。料他是個偷雞摸狗之徒。後面又來了一個婦人。在那大漢身邊說了幾句話。我又料是奸情。莫要管他。此刻下面喊叫救命。非奸卽盜。可恨強盜劫財則可。怎麼傷起人來了。天鵬道。我們之事要緊。莫要管他。宏勳復又臥下。又聽那婦人喊道。天下那有姪子奸婦娘的。求左鄰右舍。速來搭救。不然竟爲畜生害了性命。宏勳聞得此言。翻身而起。說這那有見死不救之理。天鵬攔阻不住。宏勳上了樓窗。將脚一蹣。落在下面房上。又一跳。跳在地下。聽得喊叫之聲。就從腰門邊至門首。其門却是半掩半開。門外挂一布簾子。用手掀開。見那大漢在那跨着一個婦人。在地下亂滾。烏雲散亂。赤身無衣。宏勳一見大怒。右脚一起。照那大漢肩背上一脚。聽他嗷哨一聲。從婦人頭上跌過。睡在地下。宏勳才得上前踏他。余千早已跑過。騎在那大漢身上。舉拳而打。任正千天鵬等俱進房而來。那婦人連忙爬起來。將衣服穿上。散髮挽起。向駱大爺雙膝跪下道。蒙救命之恩。殺身難報。愿留名姓。俾小婦人刻碑供奉。宏勳道不消。你且起來。將你的情由訴與我聽。那婦人站起身來說道。小婦人丈夫。姓梅名高。自幼念書無成。小婦人娘家姓修。嫁夫三年。丈夫與我同來。皆二十二歲。不幸去歲十月間。丈夫一病身亡。用手指着床上二週一個小孩說道。落了這點骨肉。又指着地下那個大漢說道。他係我的嫡親姪子梅滔。今日陡起不良之心。想來欺我。小婦人不從。他將我按在地下。意圖強奸。小婦人喊叫。得蒙恩人相救。無愧見丈夫於地下矣。余

千問了他這些話。大罵道：滅倫的畜牲，留他何用！今打死他便了。用起拳頭，雨點似打來。梅滔在地下哀告道：望英雄拳下留命。小人實無心敢欺孀母，有一隱情奉告。宏勳禁止余千打他，且聽他說來。余千停拳，梅滔被余千打得渾身疼痛難忍，撐爬了半日，方才爬起身來，說道：列位大爺，聽小人稟告。小人自幼父母雙亡，孤身過日，不敢相賭，專好賭博，將家業飄零。前日又數次輸了之債，催逼過甚，實難償還。孀娘雖是孀居，手中素有積蓄，特來懇借。孀娘絲毫不拔，小人便自搜尋。孀娘則大聲喊叫，小人恐怕人來聽見，故按他在地下，以手按口，使他莫喊之意。那有滅倫相欺之心。此皆孀娘誣我之言。望列位大爺勿信。宏勳等聞梅滔之言，似乎有理，說道：你問他借，他既不與你，只好慢慢的哀求。如此硬取，似乎非禮。就將孀娘赤身按在地下，壓。修氏道：恩爺勿要信他一面之辭。今日被爺將他痛責，結仇更深。恩爺去後，我母子料難再活。遂將床上孩子抱起，硬咽痛哭。宏勳心內道：若將這襁子放了，我大家回去之後，恐此婦人母子受害。若將他打死，天明豈不是個人命官司。正在兩難之際，忽聽外面有人打門道：半夜三更，因何事大喊小叫。余千聞聽，是人打門，問道：你等何人。外面之人答道：我等本坊鄉保，因新太爺下車，恐更夫站在街上誤更，聞梅家喊叫，故來查問。宏勳答道：鄉保正好，將梅滔交與他。修氏母子自然有名了。余千將門開了，走進四五個人。宏勳將前後之事說了一遍。鄉保道：這個滅倫的畜牲，交與我們。等天明送到嘉興縣。由縣主老爺處治。衆人將梅滔帶在那面去了。宏勳等俱要回廟。修氏又跪謝道：懇求恩

公姓名宏勳見他請語相求。珍道我乃揚州人氏。姓駱名宏勳。遂自前門廟內而來。及至樓上而下。來此救你。正說話之間。聽得已交五更。天鵬道。我們走罷。衆人辭別修氏。從前門由曲巷回廟。回至廟內。天鵬道。此時已交五更。人皆睡醒。今日莫要下手了。要只事情做得停當。多住一日不妨。大家皆睡了。且說修氏自衆人去後。坐在床上悲嘆。把個了頭叫起。這了頭名叫老梅。起來燒些清水。將身沐浴。天已五更。那裏還能睡呢。去至家堂神前。焚了一炷香燭。點告道。愿青天保佑駱恩人。朱衣萬代。壽祿永昌。又在丈夫靈前洒淚道。你妻子若非恩人搭救。必被畜生強污。我看駱恩人非庸俗之流。他年必要榮耀。你妻子女流之徒。怎能酬他大恩。你在陰府諸事暗佑他。要緊。正在祝告之際。不覺肚中疼痛。心中說道。一定是那畜生。將我赤身接地。冒了風寒氣了。連忙走至床上。和衣而臥。叫老梅來代他揉揉。一呼垂一陣。痛了三五陣。只聽下面一陣响。漿包開破。滿床皆是穢水。修氏不解其意。又痛了一陣。昏迷之間。竟產下一個五六個月的小孩兒來。別無他人。只看見一個了頭老梅在旁。代他收拾。修氏自醜。心中驚異。道。此胎從何而來。幸虧沒有別人在此。連忙收拾。叫老梅將死娃子。放入淨桶中。端出賞了老梅二百文錢。叫他莫要說出。自家睡在床上。驚異。却說了頭老梅。其年二十一歲。與梅滔私通。甚是情密。今雖在修氏房中之人。而心端向梅滔。二人每每商議。今雖情愛。終是私情。倘二娘知道。那是怎了。諒二娘亦走青年。豈有不愛風月之理。你可硬進強奸。倘然相從。你我他皆是道一之人。省得提心弔膽。且二娘手中。尚有積

蓋善他幾兩你用品也好。宏勳見梅滔在天井之中。有一女人向他耳邊說話。正是好梅。及衆人暗打梅滔。並交與鄉保。老梅暗自悲切。不能解救。今見修氏生了私娃。滿心歡悅。安放修氏臥了。偷步出了門。來尋找梅滔。商議私娃之事。且說梅滔那裏真係鄉保帶去。乃他幾個朋友。日間約定。今晚要向他孀娘借錢鈔。吵鬧起來。叫他們進去解勸。衆人聞得裏面喊叫。故假充鄉保。將梅滔拖去。吃酒解悶。天明謝別回家。門首不遠。正遇見老梅慌慌張張而來。看見梅滔問道。你怎麼回來了。梅滔將日間所約朋友之言。告知一番。老梅道。你這冤家。該先告訴我。我只當真是鄉保帶去。叫我坐臥不安。今特前來尋你。就在梅滔耳邊。低低的說道。你去之後。二娘肚中疼痛。二三陣後。生下一個五六個月小娃子來。他叫我丟下淨桶之內。又賞了我二百個錢。叫我不要說出。二娘現在床上安睡。我手裏今有此事。說你知道。梅滔聽了。心中大喜道。這個賤人。今日也落在我手裏。我指報昨日打我。那個人做姦夫。現有私娃爲證。料在何處。又可惜不知那人姓名。老梅道。自你去後。二娘諄諄求他留名。他說是揚州駱宏勳。私放在淨桶中。特來與你商議。梅滔大聲道。你速速回去。勿要驚動了他人。我就赴縣衙報告。老梅暗暗回家。梅滔軟步如飛。跑到縣衙。不及寫狀。走進大堂。將鼓連敲了幾下。裏面之人忙問道。因何擊鼓。梅滔道。小人婦母修氏。寡居一年。昨晚產下五六個月的私娃子。小人與他爭論。不料姦夫揚州駱宏勳。居府衙左首普濟廳中。後面廟樓居住。聞得事體敗露。自樓上而下。反將小人痛打。看看身斃。小人苦苦哀求。方才饒恕。似此敗門。

傷化倚凶歐人之事。望大老爺速差人拿獲。以正風化。遲則奸夫脫逃。內宅門忙將此事稟知嘉興縣吳老爺。吳老爺向簽筒取了四根板簽。用硃筆標下快役二名。速至普濟庵將駱宏勳。並本庵住持和尚。老梅並私娃子。一並到案聽審。將老梅梅酒押在外面伺候。不多一時。衆人齊上衙前。余千早將原差兩個巴掌打回。駱宏勳攔阻。今日若不到案。反被他說我畏罪不前。不分皂白了。從未說是虛是實。不得欺人。不走是眞才實料。怕他什了。故同原差至縣。原差進內通知。人犯俱齊。內宅門稟知老爺。不多時。聽得裏面雲板一响。一聲吡喝。吳老爺坐了大堂。分付將奸夫駱宏勳拖上來。駱宏勳不慌不忙。走至大堂。謹遵朝上跪下。吳老爺道。你怎樣與修氏同奸。從頭說來。駱宏勳道。小人係揚州人氏。修氏乃嘉興人氏。相隔有幾百里。什麼與他通奸。昨日才至此地。又借寓普濟庵中。昨夜聞得修氏喊叫救命之聲。世間那有見死不救。遂至其家。走至房門。見一條大漢。騎在婦人身上。那婦人赤身露體。臥於地下亂滾。小人用腳將那大漢踢倒。問其原由。方知是他嫡姪欲欺嫡母。後被本坊鄉保叫門。將梅酒領去。小人即回廟中安歇。他事非我所知。吳老爺道。帶梅酒上來。遂問道。你這奴才。你滅人倫。反怪別人。梅酒道。他被小人捉住。與嫡母約定此言。但看這私娃可知。吳老爺又喚和尚問道。你是個出家人。怎麼替他拉馬。駱宏勳與你多少銀子。在你廟中住了多少日子了。你可從頭說來。和尚道。僧人乃出家人。豈肯作這造孽之事。姓駱的一衆人。有十數個。昨日午後。才到僧人庵中。通奸之事。僧人實不知情。吳老爺又喚修氏問道。你

與駱宏勳幾時通奸的。從實說來。免受刑法。修氏道。小婦人一更天時分。已自脫衣安睡。梅潛這畜生。推進門來。欲行滅倫之事。小婦人不依從他。他將小婦人按在地下。小婦人喊叫。幸虧駱恩人相救。向日亦無有晤過。那有奸情之事。吳老爺又喚了頭老梅問道。你主母與何人往來。自然不能瞞你。從實說來。老梅道。老爺在世。是有名的家業。頗有親戚鄰友。往來甚多。婢子那能多記。吳老爺道。我不問你家些人。問你家主母與何人情厚。往夜進主母房內走動。老梅道。並無他人情厚。用手指着駱宏勳說。就是見他往往走動。說他是主母姑表弟兄。別事婢子不知。吳老爺又問修氏道。你還有何說。修氏道。此必梅潛教他的話。老梅前來訴說。老爺不要屈人。吳老爺道。你丈夫死去一年。此胎從何得的。還敢強辯。修氏道。此胎連小婦人亦在驚疑。不知因何而得。吳老爺大怒道。那有無夫而孕。若不動刑。料你不招。分付將修氏夾起。一呼百應。撈起。修氏道。便將雙手斷去。也不肯認。恩將仇報。一連三撈。未有口供。又問駱宏勳道。你到底幾時通姦。一一說來。駱宏勳又將前言說了一遍。吳老爺把鄉保喚上來問道。你等如果昨夜將梅潛領來。彼時他如何吵鬧的。鄉保道。小的並不知道。何時領梅潛這話。駱宏勳在旁回道。昨夜不是這人領去的。老少不等。却有五六個人。你是鄉保。小人亦不認得。特的打門相問。聞得嫡姪欺姦。姦母特帶了去。今早來稟老爺處治。吳老爺大怒道。卽此虛言。可知奸情是真的。若不加刑。你必不肯招承。叫差役抬夾棍上來。下面連忙答應。就把尖棒抬上堂來。正待上前來拉駱宏勳動刑。只見一人跑上堂。將用刑之

人二拳兩足。打得東倒西歪。遂將夾棍一分三下。手持一根。在堂上亂打。又聽見一人大叫。誣了好人爲奸。這宗瘟官。要他何用。代百姓除此一害。只聽衆人答道。曉得。滿堂上不知多少好漢。也有拿板子的。也有拿夾棍的。也有持刑具的。也有持椅子的。還有將東西踢板。桌腳亂打的。究竟不知何人在堂上亂打。亦不知吳老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下揚州公差被阻 往嘉興奸吏受驚

却說嘉興縣吳老爺。正分付人抬夾棍夾駱宏勳。余千跑上堂。將用刑之人。二拳二脚。打得東倒西歪。又將夾棍劈開。手持一棍。在堂上亂打。天鵬大喝一聲。你等還不動手。等待何時。任正千並駱宏勳。帶來的十幾個英雄。各持棍棒亂打一番。天鵬兄弟。只奔暖閣。那吳老爺。那吳老爺見事不好。跑進宅門。將宅門關閉。衆書役衙役人等。見勢兇。預先已跑脫。強者還在堂上。吆喝禁止。餘者盡爲余千五位英雄。打得臥地難逃。天鵬恐再遲延。城門一閉。守城兵丁來捉。不能安然回去。必受老岳的悶氣。說尙不出城。等待何時。大家聽得。各持棍棒。打出大門。望北門大道而行。行至普濟庵。將行李取出。棍棒拋棄。各持着自用的器械。奔北門行走。這些英雄。怒氣冲天。天神模樣。那個還敢上前攔阻。一直出了北門。來到自己船上。令水手拔錨開船。上龍潭去了。且說嘉興縣衙門中。衆人去了半日。不敢回衙。有躲在班房中之人。聽得堂上清淨。未有一片駒聲。方才大膽走出房門。一看。見衆人

已走走至暖閣。開了閣門。稟知凶人已去。請老爺出堂。吳老爺重正衣冠。復坐大堂道。這些強徒。往那裏去了。有人稟道。方才出北門上船去了。吳老爺道。駱宏勳是揚州人。自然定回揚州。本縣隨後差人赴揚州捉他未遲。其餘人犯。現在何處。速速齊來問供。衆衙役領命。往衙外齊人堂上受傷之人過來稟道。小的頭已打破。那個說小的腸骨打拆了。吳老爺道。每人賞銀二兩。回去調理。發放受傷人畢。奸情人犯拘到。吳老爺喚上修氏問道。你若實說。與駱宏勳幾時通姦。本縣自然開活與你。你若隱而不言。此番比不得先前的。你可速速招認。本縣將罪歸駱宏勳一人。好行文書去捉他。毫不難為你。修氏道。實與駱宏勳無私。叫小婦人什肯相害。吳老爺分付着實拶這奴才。又是一拶三收。修氏昏而復蘇。到底無有口供。吳老爺自道。若不審出口供。怎好行文捉人呢。修氏連拶九次。毫無招供。這便怎了。又想道。總在和尙身上。追一個口供罷了。遂喚和尙問道。你廟中所寓一班惡人。其情不小。據本縣看來。真是一夥大盜。既在廟歇息。你必知情。或奸情。或盜情。你說出一件。本縣即開放你。你若不實說來。仔細你兩隻狗腿。和尙道。實係昨日來廟。別事僧人不知。吳老爺大怒。若不夾你這禿奴。不肯招出一收一問。和尙不改口供。吳老爺也無可如何。只得寫了監。修氏交官媒婆管押。老梅令梅酒貼領。和尙下監去。私娃子用竹筒盛住。寄了庫。待行文捉拿駱宏勳再審。發放已完。當今日烘堂之事。難瞞府臺太爺。遂命外班伺候。親自上府衙來面稟。來至府前頭門之外。下了轎。步行至宅門以內。家人投遞了手本。裏面傳出面見。吳老爺來至二

堂王倫命坐問道。何事稟見。家人回道。喜與在外伺候。傳他進來。吳老爺參見已畢。王倫命坐問道。貴縣令來。有何事說。吳老爺道。卑職今日審一件案件。奸夫駱宏勳。他一黨有十餘人。在法堂上大鬧。書役人等。打得頭青。眼紅。卑職若不速作躲避。亦被打壞。特來稟公祖大人知道。王倫聽得駱宏勳三字。打了一個寒噤。假作不知問道。駱宏勳那里人氏。吳老爺道。他是揚州人氏。王倫道。離此不遠。速速備文書。捉拿駱宏勳。要緊要緊。餘衆則不難了。吳老爺領命。一躬到地。連忙差人赴揚。這且不題。却說鮑自安自家同女兒閑談道。嘉興去的人。今朝明晚也該回來了。鮑金花道。等賀氏來時。女兒也看看他是何等人品。王倫爲他費若干周折。鮑自安道。臨行時。我叫他活捉的回來。我還要審問審問。叫他二人零零受些活罪。若力諍之。便宜了姦夫淫婦了。正談之間。家人稟道。濮姑爺一衆人等回來了。鮑自安道。我知他回來了。鮑金花與頭勃勃。隨父前面來觀看賀氏。閃在屏門以後。站立。鮑自安走出。向任駱二位道。辛苦辛苦。天鵬遂將將。嘉興北門灣船。借寓晉濟庵。原意三更時分下手。不料左邊人家。姓梅嫡姪。強姦婦母。駱大爺下去搭救。次日鞫訊。硬證駱大爺爲姦夫。欲加重刑。我等烘堂之後。就回來了。未及捉姦夫淫婦。鮑自安道。你這等做好漢。若叫駱大爺受了刑法。令山東花老他日知之。笑殺我了。似此等事。你多做幾件。老夫總不貶你。只是有此烘堂一衆。嘉興各事防護緊了。一時難以再去。安安靜靜。你再多領幾個人。同去走走罷。鮑金花在屏門後。喇的一聲笑道。自家怕事。說是旁人。鮑自安道。我怎的怕事。山東花叔叔不

能二下嘉興捉殺姦淫。你笑他膽小。今日你因何不能再下嘉興。不說怎麼稍遲。叫旁人說去。惟你值錢。別人那是該死的。鮑自安道。這是連日勞碌了老姑爺的。又惹羞了姑奶奶的心肝。就不喇喜。連你都笑起來了。明日花老又要說笑話。揜着這老性命。明日就下嘉興走走何妨。任駱二位見他父女二人上氣。忙解勸道。日月甚長。候安靜些。緩日再去。方保萬全。鮑自安道。二位大爺不知。我姑奶奶自幼慣成的。今日就這是爲得罪他了。余大叔半月的咒罵。還不肯饒我呢。我在家中也是難過。不如趁此往嘉興走走。一則代任大爺報仇。二則躲躲姑奶奶。少不得請二位大爺。並余大叔同去頑頑。今番多帶十來個聽差的。連私娃一案人都帶了他來。我要審他一個真情。那修氏到底有沒有姦夫。任駱二人並天鵬兄弟齊道。修氏連受三拶。總無口供。看他的光景。真是無姦夫。鮑自安笑道。駱大爺回天鵬。尙未完姻。小婿雖然成親而未久。任大爺亦未經生育。故不深明此中之理。老夫一生生了十數胎。只存得小女一人。那有不夫可成孕者。我說衆位不信。特把一衆人等捉來。當面審與列公看看。對天鵬道。煩姑爺到後面。多多拜上姑奶奶。將我出門應用之物。替我打起一個包裹。我明日就辭他去了。家內之事。拜托賢昆仲二位照應。我想嘉興縣既知駱大爺是揚州人。烘堂之後。必定到揚州捕捉。你到江干。分付搖江船的。凡遇嘉興縣下文書的。一個勿要放過才好。倘若放去。揚州江都縣。必差人到駱大爺家捉人。驚嚇了老太太。則是我的過了。天鵬兄弟一一領命。鮑自安就叫兩隻大船。裝載米麵柴薪。聽差百十人中。揀選了二人。往

嘉興各打點包裹。今日之事已過。次日清早。大家上船。又往與嘉去了。嘉與下文書之人。真個不能過去。凡衙門之人出門。帶二分勢氣。來到船家。不問他。他自家就添在臉上。口稱道下文書。可使船家不敢問他討船錢。那些船家聽天鵬分付之後。逢有下書之人。連忙早擺他行過江心。船漏一抽。翻入江心。嘉興縣見日久不回來。又稟人接催。及到江干。仍然照前一般。嘉興雖揚州雖不多遠。其信不能過江。不必多言。再說鮑自安坐上大船。又到嘉興前日泊船北門。今日在西門泊下。臨晚鮑自安將夜行衣服換上。應用各物。皆放入懷中。亦不過火闔子。並鷄鳴奪魂香解藥等類。兩柄利刃。插入腿中。那二十四位英雄。亦各粧粉妥當。起更之後。鮑自安辭了任駱二位。帶了衆人。趁此城門未閉。就進府前。來捉王倫賀氏。別了衆人。趁城門未關。就便走入進城之後。分付衆人。我們大家一同行去。恐怕人看出破綻。總約在普濟庵後面樓上取齊。大家分散而行。鮑自安走至普濟庵門首。見門尙未開。自向着隨步進去。只見廟內甚是冷清。絕無一人。直至後廚房中。方見兩個小和尚。同個道人在裏面吃晚飯。一見鮑自安進來。客他穿札怪異。連忙向前問道。台駕從何處來的。到此何幹。鮑自安道。金陵建康來的。素常與此廟住持相認。特來一望。那道人云。老和尚昨日因件官司。受了夾棍。現在禁中。鮑自安道。我特來窺他。不料不能相會。懷中取出三兩一錠銀子。遞與小和尚道。你且收起。明日管些酒奉送與你師食用。也是與我相交一場。小和尚一同道人相謝。斟了一杯便茶。送與鮑自安。鮑安安接茶在手。問道。老師父因何官司。受此酷刑。道

人回道。老爺你不知。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鮑自安道。其餘人犯。現在何處。道人云。修氏交官媒管押。老梅交梅滄手領在家。私娃用竹筒盛上。寄了庫。就是我家老和尚。入禁在監。待揚州府拿到烘堂人犯。一齊再審。鮑自安問得明明白白。遂辭了小和尚道人。退步出門。小和尚相送。一拱而別。鮑自安轉過灣。到僻靜之地。將脚一蹠。上了小房子。復又一蹠身。上了廂樓。一看那二十位英雄。早已都在樓上。見老爺進來。俱各起身。鮑自安道。天氣尚早。我們且歇片時。做事方妥。大家在樓上坐下。坐了一坐。聽得更交二鼓。外邊人聲已定。鮑自安道。你們勿要同去。只要五六人。隨我下去。捉一個。提上一個。都放在樓上。等人犯齊全。我自的道理。衆人領命。隨下。五六個人。在房上等候。鮑自安到了梅家天井之中。聽了一聽。那婦人在房中啼哭。知是修氏。聞得那間房裏兩個婦人說道。天已二鼓。老娘你聽罷。我們也不知該了怎麼罪。白日裏守了一天。夜晚了。還不叫人睡去呢。鮑自安道。此必是官媒了。取出香來點燃。自窗眼透入。耳邊聽得兩個人已無怨恨之聲。還聽這邊房內呱呱哭泣。又從這邊透入香去。又聽得連連噍噴。又無哭聲了。拔出順刀。將門撥開。火闕一照。見桌上銀燈現成。用火點燃。一看。床上睡有二個婦人。本來要他性命。也不怪他。也有官差的。由他罷了。走至這邊房內。一看見一婦人。懷中抱了一個孩子。床杆上挂了一條青布裙子。並幾件衣服。揭起被來一看。那婦人竟是小衣而睡。見那修氏。自梅滄相逼之後。皆是和小衣而臥。鮑自安將床杆上所挂的衣服。盡皆取下。連被褥一並捲起。挾至小房邊。房上之人。看見老爺。

回來將繩抖放下。鮑自安將修氏母子放入抖中。上邊人提在房上。樓上人又提上樓房。打開被褥。代他母子穿衣。凡強盜之人。規矩甚嚴。那怕就是自宮仙子。也不敢妄生邪念。不提樓上穿衣服。且說鮑自安又往後邊。走到後院。又聽一人說道。揚州捉了駱宏。勛到日。少不得還要審三堂。似此敗喪門風之人。留他做甚。將他改嫁。則得了這分家財。又是我掌管了。待他臨出之時。只叫他穿去後身衣服。其餘都是我的。給你穿用也省得再做了。又一婦人道。二娘待我甚好。只因你這個冤家。生生將他弄得如此。我心中有些不忍。鮑自安聽得明白。此必是梅滔與老梅了。又即取出香來。亦從窗眼透進。連聽兩個噴嚏。已無聲音了。將門撥開。走進傍邊。將燈一明。二個人同一頭而眠。鮑自安遂將他衣服取下。連被一併捲起。又挾至前邊小房子上。仍用繩抖提上樓去。鮑自安亦隨上來。着人代他穿了衣服。無做四捆。同聽差十人。先送上船。鮑自安帶了十人。直奔嘉興縣來。到了庫房以上。將瓦揭去五路。開一個大大的天窗。鮑自安坐在繩抖之中。着人吊下。將火悶一照。見東北角又有一個竹筒。料此必是私娃子了。用手拿過。走至繩抖邊。仍坐在其中。將繩一扯。上邊人知事已做妥。連忙一提。提將上來。仍回在內。在此歇息片時。鮑自安道。你們將此竹桶先帶回法。我獨進衙。捉姦夫淫婦。得手我自將二人捉上船去。倘若驚動人時。我亦有法脫身。你們不要進來攙我。人多反不干淨。衆人領命拿了竹桶。俱回船不提。且說鮑自安獨走到衙府房上。走過大堂。到了門宅以上。看了一看天井之中。燈火輝煌。仔細往下一看。見那廊下有十餘張

方桌。桌上人多少不一。細看有四個人在那裏抹牌的抹牌。下棋的下棋。飲酒的飲酒。開談的開談。廳柱上挂了一付弓箭。壁上倚了些槍棍。鮑自安坐在房上想道。難道王倫曉得我來。特令這些人在此防備。倘有一些束手。這些人大驚小怪起來。雖不怎的。又不能捉姦夫淫婦。須將這些人先打發了才好。遂將懷中帶來的香。盡皆取出。而有二十枝。兩頭點燃。就坐在上風頭。燁他迷的。雖不能盡行香到。也有少幾個人。算計已定。取出火閤來。暗暗點起香頭。又恐火閤子火大。怕人看見。想要收起。用那燃着的香拿來。那未燃者。用口底上吹去。看官。你說那個人因何至此。自宏勛闖堂之後。嘉興縣稟過王倫。王倫回了府。與賀氏商議道。今略宏勛同一班惡人至此。定爲你我而來。不意昨晚竟作此事。未及下手。以後不可不防。遂分付三班衙役。每夜要三十人輪流守夜。又向嘉興縣每晚要二十人。共是五十個。王倫亦不難爲他們。每晚每人賞大錢一百文。酒肉各一斤。叫爇賭便賭。好酒便吃。只是不許睡覺打臥。再說酒飯桌上。一人起身小便。走至牆腳之下。小解。轉耳猛聽得房子上有人吹氣。遂抬頭定睛一看。有個黑影。那人也不聲張。回至廊下。拿了一枝鳥槍。將藥放妥。火引藏在身後。仍然走至小便之所。槍頭向淮房上之人。將火拿過。照藥綫一點。一聲响。廊下之人。皆立起身來相問。拿槍之人說道。方才一人在房上吹火。被我一槍就不見了。快拿火來看一看。却說鮑自安正在房子吹火時。不料下面有人看見。火光一亮。鮑自安在江湖上經過大敵的人。就怕鳥鎗。身子一伏。睡在房子上。那鎗子在身上飛過。鮑自安嚇得軍。

是汗。自說道：幸虧躲得快，不然有性命之憂了。又聽衆人要持燈火來照，自思還有烏鎗，不能起身。還暗暗一看，見衆人各持兵器，在天井之中慌亂。又見一人扛了一把扶梯，正要上房子上來看。鮑自安用手揭了十數片瓦，那人正要上梯，自安照走了，用手打去，叮咚一响，翻身落地。那個還敢上來，衆人吆喝道：好大膽的強盜，還敢在房子上揭瓦打人呢！不多一時，府衙前後人家，盡皆起來。聽說府里房子上有強盜，各持器械前來探緝，越緊越多。鮑自安因約有五更天氣，還不早些出城，等待何時？又揭了一二十片瓦在手，大叫一句：照打！徹將下去。又打到四十個人，鮑自安自在房子上奔西門去。正是東方發白，滿城之人，家家起來觀看。鮑自安走到這邊房子上，只聽吆喝道：強盜在這裏了。行到那裏，那裏叫道：強盜在這裏了。白日里比不得夜間，容易躲藏。在房子上走多遠，人就看見。那鮑自安想了一想，到不如在地下行走，還有牆垣遮避。將腿中兩把順刀，拔在手中，跳下來，經街跨走。正行之間，城守官領兵在後追來。鮑自安沒了法，見街傍有一小巷，遂徑入巷內。那兵役人等，截住巷口。鮑自安往巷內行了半箭之地，竟是一條死路。二旁牆頭又高，又不能躡跳得上，心中焦燥，惡狠狠的持着二把順刀，大叫道：那個敢來！衆兵役雖多，奈巷子偏小，不能容下多人。鮑自安持刀惡殺，竟無一人敢進巷中。站了半刻，外邊人道：他怎的拿瓦打人？我們何不拿梯子上屋上，亦揭瓦打他。衆人應道：此法甚好。鮑自安聽得此言，自想道：我的性命，必喪到這裏了。不知鮑自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224.

5

1

宏
珀
石
緣



雪泥
陳

十

〇

1152
1152

高誌採先生惠贈



第十七回

長江行舟認義女

龍潭得信哭假娘

+10027

話說鮑自安在巷內。聞得要揭瓦打他。心中焦燥。忽見牆根下有亂石一塊。離地推了有三尺餘深。用一點。使出平生之力。上了高房。向下一望。見各街上人皆站滿。無處奔走。回頭一看。見房後就是新水關。由城河所站之房。即是人家河房。鮑自安大悅道。吾得生矣。照河內一跳。至水底行走。直奔水關而去。衆人道。賊用挽勾抓撈。且說鮑自安自水底行走。至水關門。闌板阻路。不能過去。心中想道。但不知闌板上塞否。倘若一板塊。我就容易過去了。又不敢伸頭出來。恐怕岸上人用勾抓住。在內摸着板竅。用力一掀。竟未上全。尚有一板之空。慢慢兒側身而過。出了水關門。便是城外了。鮑自安方才放心。意欲出來登岸行走。才把頭冒出水來。恰恰河邊是一個糞坑。有一人在那裏撈糞。一見水响。只當是個大魚。用糞勺一打。正砍在鮑自安左額以上。砍去一塊油皮。鮑自安本待出水。結果他的性命。又恐城內人看見趕來。忍着痛仍從水底行走。略離西門不遠。方欲登岸。城河離官河不遠。行至河邊。仍下河內。行至自家坐船。認着一縱而上。衆水手說道。老爺因何從水底而來。鮑自安搖手禁止道。莫要說。勿要說。任賂二位知之。見此光景。取笑。使個眼色與水手。叫他速速開船。自己暗暗入船。將濕衣脫去。換了一身乾衣。十月天氣。在水中也就罷了。出水之後。反覺寒起來了。令人燒了一盆炭火。烘了寒衣。取出鏡一照。左額上砍了一寸餘長的血口。連忙取出些刀傷藥敷上。以風帽蓋了。收拾得妥。方才過這邊船來。進了

官船。任駱二人連忙相迎說道。老爺幾時回來的。鮑自安將前前後後的事說了一遍。把風帽一揭道。時遲不遲。又遇了這瘟癘母。照這左額上打了一壺勺。方才敷上藥。任正千謝道。因晚生之事。使先生有性命之憂。又受此傷。雖肝腦塗地。亦不能報。鮑自安道。我前日原說安安靜靜再來。方才妥貼。不料被小女相激。挾忿而來。又成徒勞。我料王倫終不能逃吾之手。遲早不等。後來少不得三下嘉興了。船家知老爺今日受了驚。辦了幾個盤子。爰了一壺好酒。送入船來。與老爺壓驚。鮑自安同任駱二人談飲。却說嘉興城中將四門緊閉。嚴防大盜。逃入河內。多叫僥倖。天明時。嘉興縣吳老爺來稟王倫道。本府衙門。捉了一夜強盜。貴縣此刻才來麼。吳老爺一拱到地說道。卑職衙門。亦有強盜。庫房上揭一大片瓦。將竹筒私娃子盜去。別物一些未動。卑職親令人修補定了。特來參見。已是遲了。王倫道。別物不失。獨盜去私娃子。此人必是烘堂的那一黨了。話猶未了。官媒婆來告道。今夜老梅梅酒。并修氏母子盜去。王倫道。不是這大盜。貴縣速行文到揚州。捉那駱宏勳要緊。吳老爺道。卑職已差幾次人去了。總未見回來。不知是何緣故。王倫道。再揀能幹的。差幾個前去。吳老爺領命回衙。修文捷揚。自不待言。那城河內。抓撈到午。毫無蹤跡。少不得開放城門。令人出入。王倫自今以後。更加防備不提。且說鮑自安同任駱二人。飲了一回。大家又用了早飯。鮑自安臥了片時。起來說道。行船無事。審問奸情。頑顏。任駱二人齊道。使得。鮑自安道。二位大爺。那位做問官。任正千駱宏勳道。怎敢僭老爺。鮑自安道。如此老拙。有僭了。分付傳二十位

英雄來。船內的兩旁站了。鮑自安居中坐下。任駱列坐於後。鮑自安分付將修氏帶來。外邊答應了一句。揭起扶板。伏將修氏提出。修氏懇告道。英雄饒命。那人道。勿要喊呼。我家老爺察問奸情呢。且說修氏自受悶香之後。被人拾進船來。及醒時。也不知身在何處。今被捉進船中。見一位六十歲的老人家。端坐那裏。也不知做的怎麼官。又見他後邊坐着二人。一個是前叫救命駱恩人。一個也是駱恩人一黨。不解是個怎了緣故。只得雙膝跪在船中。叩了一個頭道。孀婦修氏。叩見大老爺。鮑自安道。我今雖非法堂。更比法堂嚴些。駱大爺逼奸。是梅潛誣你。我已知悉。不必再問。只是你丈夫已死了一年。而懷中之胎。從何而有。你從實說出。我又不是問官。管你怎麼。只是明白。一明白就是了。修氏道。小婦人生長雖非官家。也頗曉三從四德。雖非名門。而丈夫在上。予既知爲夫守節。好歹不知。失身爲恥。此胎之有。卽小婦人亦不自知。鮑自安道。我已六十年紀。地方也遊過幾省。從未見不夫而成胎。好好問你。你不實說。分付撈起來。兩旁答應了。任駱二人低聲互相說道。他也有夾棍撈子不成。降目一看。只見旁邊走過二人。將修氏兩手拿住。一人將修氏雙手合在一處。把自己的麵杖粗的五個指頭。夾住修氏十指。用力一撈。修氏喊叫不絕。鮑自安又問道。姦夫是誰。從實招來。修氏道。實在沒有。望老爺饒命。鮑自安分付再撈。那人又用力撈了一撈。修氏昏迷在船中。鮑自安分付鬆刑。那人把手指頭一鬆。修氏醒了片時。哭訴道。實無姦夫。叫小婦人怎麼說法。鮑自安分付。將修氏暫送那只坐船官船。以待我審過梅潛再問。修氏道。乞老爺天恩。

小婦人兒子年才兩週。何奉香火。乞付小婦人自喂養。鮑自安道。分付把他兒子與他。忽下邊走過幾人來。說不要餓壞了。下邊人答應。遂將他母子送上那只坐船。鮑自安分付。帶過梅滔上來。下邊又將伏板揭起。將二人提進船中。梅滔一見駱宏勛坐在。諫今日難保性命。只得跪下哀告道。老爺饒命。鮑自安道。嫡姪何異於子。你什敢起不良之心。梅滔道。只因借貸不給。強取是實。無滅倫之理。鮑自安分付夾起來。下邊走過幾人。把梅滔按伏船中。一人合起碗大兩個拳頭。向梅滔一夾。梅滔大叫道。望老爺鬆刑。容小人細訴。鮑自安道。鬆刑。叫他說來。梅滔道。了頭老梅。是嬌母房中之人。小人與他私通。已及一年。恐嬌母知之見罪。就二人商議。諒嬌娘幼年嬌居。亦必愛風月之事。約定那日。嬌娘脫衣睡時。老梅暗開房門。小人這進行姦。不料嬌母不從。大聲叫喊。驚動駱大爺解救。鮑自安道。教你性命。就該感及駱大爺之恩。次日反誣駱大爺爲姦夫。又是爲何。梅滔道。天明時。老梅前來。說我嬌母夜間產下一娃。小人欲報夜間相打之恨。故至縣報告。總是小人該死。望老爺饒恕一二。鮑自安向老梅罵道。壞事的賤人。我昨夜在你房外。聽得你自道。二娘待你甚好。就該以德報德。怎反咬人行姦。以仇報之。分付夾起來。亦照修氏夾了三夾。老梅喊叫饒命不絕。鮑自安道。將下人仍下悶頭。亦賞些稀粥與他度命。及到晚飯時候。大家吃了飯。鮑自安道。倘若前日寓遠些。也不聽見此事。修氏之命。實駱大爺再造之恩。而修氏在嘉興縣堂上受刑。總不肯玷辱駱大爺。亦還有良心。我看他年紀。不過二十上下。生得到也乾淨。我今作媒。與駱大爺做

一個側室。正合於道。任大爺。你道說得是麼。任正千道。實好實好。駱宏勛不由的滿面通紅道。今若作此事。將前日相救之情。付之東流了。他人必說我晚生非正人也。鮑自安道。既駱大爺不愿收他爲側室。今將令修氏陪宿。以報相救之恩。也非爲過也。說完之後。將駱公子硬推到那只船上。回手帶起船門。用鎖鎖好不表。且說修氏懷抱其子。正在那里悲切。忽見駱大爺進船。連忙站起身來問道。恩公來此。有何話說。駱大爺聽得修氏相問。滿面通紅。無言可答。只得實告道。鮑老爺作媒。叫我收你爲妾。我不應允。他又說你不肯收爲側室。叫你今日替我陪宿。以報我前日之恩。生生將我送進船來。修氏聽得此言。雙膝跪下。嚇得魂飛天外。二目垂淚。哀告道。我修氏乃良善之家。丈夫念書之子。永訣之時。執妾手相告曰。婦人以貞節爲重。如念我夫妻三年之情。我死之後。望賢妻撫養孤兒。我雖在九泉之下。感恩不盡。言尙在耳。何曾刻忘。今爺有救命之救。若不相從。是爲忘德。背夫不仁。忘恩無義。此不仁不義。天地豈肯覆載。今在恩爺台前。解下腰帶。自盡船中。使無愧於婦道。敢見丈夫於泉下矣。又抱過那兩週的孩子。向駱大爺叩了一個頭道。妾死之後。望恩公將此子帶至府中。以犬馬畜之。妾夫妻自當啣結相報。說了就立起來。解下緊腰汗巾。正待尋死。駱宏勛急忙上前解救。修氏只當駱大爺真有邪念。前來拉扯。大怒道。方才叩謝。已算報過大恩。你倘不知止。不要前來相戲。用手向駱大爺面上也抓了四五個血口。只聽船外鮑自安稱道。這才算一個節婦。遂開了船門。同任正千走進。駱宏勛面帶血說道。得罪得罪。又向那修氏道。

駱大爺是個坐懷不亂奇男子。花振芳將女兒登門三求。向且不允。今日豈有那念。是我料駱大爺年青雅度。兼有恩典於你。特做來試你的貞節。我同任大爺在外聽得明白。我等才疏學淺。不明此理。我今年近六旬。只有小女一人。意欲認你爲義女。同到我家過活。將你兒子撫養成。人再立事業。不知你意下如何。修氏聞得此言。連忙叩謝。在船中拜了四拜。認爲義父。鮑自安分付衆人。俱以大姑娘呼之。又分付將私娃子存好。後來遇見那才高學廣。博古通今之士。方能明白此案。這且不表。再鮑自安分付開船。在路非止一日。那日到了龍潭。鮑自安同任駱二位先生。至庄上令人抬轎一乘。將修氏母子抬到家中。把前事情告訴金花小姐一番。鮑金花見修氏生得聰慧。甚是可愛。修氏小字素娘。家人皆以素姑娘呼之。鮑自安又分付將老梅梅酒。俱下後園地窖之中。每日以稀粥兩餐。度度他的性命。以待明日審問。鮑自安走至大門。問門上人道。家內可有甚人來否。門上人稟道。昨日山東花老爺從早過去。分付小的等老爺回來。避着任駱二位知道。說甯波之事。已做過了。老爺自然明白。因老爺與任駱二位同來。故未稟知。鮑自安想道。寧波之事。既做。這老兒必在揚州。也不過几日。就有信息前來。即叫任正千回山東去方好。臨吃飯之時。鮑自安道。本應帶任爺捉姦削恨。不料雨下嘉興。俱是勞而無功。我料此後嘉興防之更謹。一時不可再往。須待三兩月。方可前去。任正千道。雖未成功。而老先生之意。已待晚生不淺矣。事原不可太急。前蒙老先生所留。晚生也要由山東通信。將爲告別。鮑自安道。既是如此說來。我也不敢諱諱相留。

了。大駕在此不在。得便我就將素夫淫婦捉來。請大駕至此處治便了。駱宏勛道：晚生在府坐擾一月。明日亦要告別動身赴杭。鮑自安道：你也要赴杭。只是二位一時都要起身。奈老拙寂寞。待任大爺先起行之後。駱大爺再定起行之日。一夜已度不表。次日清早。任正千告別起身回山東。鮑自安道：駱大爺再住三五日。許他赴杭。駱宏勛亦不好勉強別去。只得又住了兩日。那日晚飯時候。那鮑自安陪着駱大爺正在用晚飯。門上人進來說道：啓上老爺。門外有一人口。稱道是駱大爺家人駱發。有緊急事要見駱大爺。小的不敢擅自叫他進來。特稟老爺知道。鮑自安已明知是花振芳又做了那一件事。故此今駱府差人通知。遂向駱宏勛問道：君家府中可有此人。否。駱宏勛道：原有此人。就分付余千道：你出去看來。果是駱發。令他進來見我。余千領命了。不多一時。同了駱發大哭而進。駱大爺急忙問道何事。駱發走上前來叩了一個頭。站立一旁說道：昨日午時。接得寧波桂太太書信一封。云於二十日之前。半夜間。來了一夥強盜。並不偷盜財帛。只把小姐殺死。將頭割去。桂老爺見小姐被殺。哀慟了五日。桂老爺因思小姐吐血身死。我家太太聞之。悲切不已。意欲今早着人來此通知大爺。不料昨夜太太所住堂樓以上。忽然火起。及救息火時。太太已焚爲灰。有徐大爺信書一封。雙手遞過。駱宏勛先聞桂府父女相繼而亡。已是悲切不已。及聞母親被焚死。大叫一聲。痛死我也。向後一倒。昏迷不知。走過余千駱發。連忙上前扶住。呼喚過了半日。醒轉過來。哭道：養兒的親娘呀。怎知你被火焚死。養我一場。受了千辛萬苦。臨終之時。未得一

見要我此種不孝之人。有何用處。哭了又哭。鮑自安道。駱大爺莫要過哀。還當問老太太骨骸現在何處。徐大爺既有字來。亦當拆看。只是哭也無益。駱大爺收淚。又問駱發道。太太尸首現在何處。駱發又道。火起未有多時。南門徐大爺前來相救之時。及見太太燒死。說大爺又不在家。恐火息之後。有人來看見太太的骨灰臥地。不好意思。徐大爺遂買了一個磁瓶。將太太的骨灰收起。我家堂樓已經燒去。沒有住房安放。徐大爺自抱太太骨瓶。送至平山堂觀音閣中安放。又不知大爺還在龍潭。是赴浙去了。意欲回家速速修置。差人通稟。不料平山堂以下藥家才添設了一播臺。徐大爺由臺灣走過。臺上指名大罵。徐大爺大怒。躡上播臺。比了半日。未見勝敗。誰知徐大爺一脚落空。竟摔下來。將右腿跌折。昏迷在地。小的就和他家人。拿棕榻抬至家中。徐大爺不能修書。就請了本坊學堂中一個先生。方寫了這封書信。吃中飯之外。在家中起身。故此刻方到。駱宏勛將信拆開一看。與駱發所言無二。只是駱宏勛就要告別奔喪。鮑自安道。老太太靈瓶已有。徐大爺安放廟中。大爺今日回府。也是明日做事。明日到家。也是明日做事。今日已晚。過江不是要。明日清晨起身。爲是。駱宏勛雖然奔喪。急如火焚。怎奈難於過江。也無可奈。天何只得又住了一晚。想起母親劬勞之恩。不住的哀哀痛哭。鮑自安也不回後安睡。就於前面相陪。解勸道。駱大爺不必過哀。我有一個朋友。他得仙人傳授。炮制得靈丹妙藥。就是老太太的骨灰。將他收起。皆可還魂。若他來時。我叫他救老太太桂小姐便了。駱大爺滿口稱謝。余千在旁道。他既有起死回生之術。

何不連桂老爺一併救活。鮑自安道：他是吐血而死，血氣傷損，怎能救活。余千暗想道：砍去頭者，豈不傷血，燒成炭者，豈不損骨。此二者偏說可救，而吐血死者，尸首又全，反說不能救。我真不解，是何道理。也又不好與他爭論。只自家狐疑罷了。鮑自安又對天鵬道：你明日同駱大爺過江走走，親到老太太靈前祭哭奠一番，謝駱太太之恩。天鵬道：我正要前去。次日天明，鮑自安分付拿鎖匙開門，將駱大爺包裹取出，一一交明，着人搬運上船。駱宏勛謝別，鮑自安送出大門，駱濶等赴江邊去了。正走之間，忽見一人如飛跑到江邊，叫濶姑爺請慢行。老爺有話相商，究竟不知鮑自安有何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鮑氏翁壻授秘計 駱家主僕打擂台

話說駱宏勛與天鵬正行之間，只見後邊一個人飛跑前來，請濶姑爺回來。老爺有緊話說。天鵬向駱宏勛說道：大駕先行一步，我隨後就來的。將手一拱，抽身回去，進了內庄。鮑自安見天鵬回來，說道：我有兩句話來告訴你。遂將花振芳因求親不諧，欲丟棄駱宏勛身上，謀之於我，我恐駱大爺幼年公子，那裏擔得住，是我叫他將桂小姐駱太太都盜上山東去，不怕他日後駱大爺不登門相求。今日殺頭火焚者，皆是假的。大駱爺不知其假，母子之情，自然傷痛。故着你陪去，將此直情對你說知，你可以言語解勸，切莫使近悲切。不可駱對大大說出真言，以敗花老爺之計。又拿銀二十兩，交與天鵬，代去備了祭禮。天鵬一一領命，又復出門赴江邊，與駱大爺一同上了

過江船。駱宏勛問道。方才老爺相呼。有何分付。天鵬說道。因起身忙速。忘帶辦祭之資。故喚我回去。交銀二十兩。與我。駱宏勛道。大駕幸臨。已感情不盡。何必再辦祭禮。鮑老爺可謂精細周全之人。到下午時分。已至揚州。駱宏勛向余千道。太太靈瓶安放平山堂。我們也不回家去了。進南門先到徐大爺家。一者叩謝收骨之恩。二者看問徐大爺之腿傷如何。三者將包裹寄放他家。我好上平山堂去奔喪。余千聞命。遂由駱漢二人照應入夫。將包裹搬往徐大爺家。進城之時。往來行走之人。一見余千回來了。大家歡喜道。多肥胖回來了。明日我們早些吃飯。上平山堂去打掃臺。一個人道。你們那里知他的性格。其烈如火。又他家祖母靈瓶。現安放平山堂觀音閣中。自然要跟主人往平山堂來的。去設掃臺去。乃必遊之路。經過觀音閣。他若見此掃臺。忙里偷閒。也要去頑的。我打算三日不做生意。明家我家表嫂生日。我也不去拜壽。過日再補不遲。那人說道。明日是我姑娘家滿月。不去恭喜了。陪你去看看余老大打掃臺。不表衆人算計。偷工夫看打掃臺。且說余千等押了行李。到了南門。不多一時。來至徐大爺門首。進門到了內書房。看徐大爺仰臥在棕榻之上。徐松朋一見余千忙走上前來。請過安。說小的同駱發押行李。大爺同漢大爺在後。不一刻就到了。徐松朋道。那個漢大爺。余千低頭說道。向日刺客漢天鵬。乃是鮑自安的女婿。因感送金之恩。聞老太太身亡。特的前來上祭。徐松朋道。既有客來。分付廚下快備酒席。又分付那張大椅子。努力條轆扛。自己坐在椅上。二人抬至客廳上。只見駱大爺同漢大爺已走進來。駱宏勛一見徐松

朋不由的放聲大哭。雙膝叩謝。徐松朋因膝痛不能去扶。忙令家人扶起。說道：你我姑表兄弟，應該如此。何謝之有。天鵬道：在下。濮天鵬，久仰大名，未得相晤。今特造府進謁。徐松朋道：恕我不能行禮。請入坐。濮天鵬道：不敢驚動了。請駱大爺坐。駱宏勛正在執孝，不敢高坐。余千早拿了個墊子，放在地下。駱宏勛就要奔喪。徐大爺道：這般服色，怎的去法。倘若親家知你已到，隨去上祭，如何是好。今日趕起兩件孝服。明日我同你前去。駱宏勛聞得此言，有禮分付余千速辦白布。徐松朋道：何必又買。我家現成有白布，就分付家人到後邊，向大娘說，將白布拿幾疋出來。又差一個人，多叫幾個成衣來趕做。各應分辦，不必細說。不多一時，酒席完備。因駱宏勛不便高坐，令人擎到一張短腿蒲洲桌子來。大家同桌而食。駱宏勛細問打擂臺之由。徐松朋道：愚舅母靈瓶安放在觀音閣。回來正從那家擂臺前過，聞得臺上朱龍喝道：聞得駱宏勛徐松朋並余千英雄蓋世，萬人莫敵。揚州有三個能人，今見那姓徐的來往臺邊經過，只抱頭收尾而行。那里還敢正眼視我兄弟。老表弟，你想想是就實有涵養之人，指名辱罵，可能容納否。我走上臺比試。不料登空，將腳跌傷。回家請了醫生調治，連日十分見效。故雖不能行走，坐起來也不十分大痛。兄細想樂一萬設此擂臺，必是別方邀請來。知你我是親戚，故指名相激。余千在旁聞了這些言語，氣得眼睜眉皺，說過爺們在此用飯，待小的到平山堂，將他擂臺打壞。代徐大爺出氣。駱宏勛驚喝道：胡說做事那里這等急。須慢慢商酌才是。徐松朋道：此言有理。我前日亦非輸與他。不料道登空自墜。在今太太喪

事要緊。待事完之後。我約腿傷已好。再去找他。不遲。余千方才氣平。臨晚徐大爺分付多燃些蠟燭。叫成衣連夜起做孝衣兩件。明日就要穿的。大家飲了幾盃晚酒。書房列鋪。天鵬駱宏勛安歇。徐松朋仍然椅子抬進內堂。次日起來。吃了早飯。裁縫做進孝衣兩件。宏勛穿了一件。余千穿了一件白麻衣。天鵬翻個套裏墊裏。不便乘轎坐馬。天鵬相陪。步行出西門。至平山堂而來。松朋不能步行。他坐了一乘轎子。隨後起身。又着人擔挑祭禮奠盒。辦了兩桌酒席。由平山堂而來。駱宏勛同了天鵬。步行出西門。只見來往之人。路上不斷。即至平山堂那個播臺。觀石人有無千上萬。一見駱宏勛等行來。人人必敬。個個開懷。道來了。擁擠前來。不能行走。余千大怒。走上前來。喝道。看插是看打插。到底要讓條大路。人好行走。衆人見他動怒。皆懷恐怕之心。即讓了條路。余千在前。天鵬宏勛二人隨後。到了觀音閣。徐大爺早打發人送信給和尚。已經伺候。駱大爺到了老太太的靈瓶之前。雙膝跪下。哭道。苦親娘。你一生做了多少好事。怎麼臨終如此。而今叫你孩兒單身獨自。倚於何人。余千亦在旁邊跪下。哭道。老太太呵。出去時節。還憐我小的無父無母。主僕二人。跪在地下。哀哀痛哭。那個陪禮的天鵬。也吊下淚來。他雖是假的。他主僕却是真哭。天鵬暗想道。可恨花老兒與老岳這兩個業障。都是無兒子。好好的人家。叫他二人設謀定計。弄得披麻帶孝。主僕哭嚔。欲將真情說出。恐被在那兩個絕子絕孫的老岳知道。又要受他的悶氣。只得硬着心腸。走上前來說道。駱大爺不必過哀。太太已死。不能復生。保重大駕身子要緊。正勸之間。徐松朋轎子到

了。叫人將奠禮祭盒。投在靈前行祭。勸道。表弟勿哭。聞得親朋知你同來。都辦香紙來祭。后邊就到。速速預備。沒有片刻。果來了。几位親友。靈前行祭。駱大爺一旁跪下。陪禮。徐松朋早已分付。靈旁設了兩桌酒席。凡來上祭之人。俱請在旁款待。已來了有七八位客。一同拜了。天交中午。徐松朋道。別的親友。尙未知表弟回來。請入席罷。天鵬想道。我來原是上祭。今徐大爺要催上席。世上那有先領席而後上祭之禮。還要先行禮。方是道理。但不知是誰家的死殺。今日也要我天鵬叩頭。心上有些不忍。欲要不行禮。又無此理。心中沉吟不定。進退兩難。沒奈何。只得忍着氣。走向駱太太靈前行禮。駱宏勛道。隔江渡水。僕承駕到。卽此盛情之至。怎敢又勞行此大禮。徐松朋道。正是呢。不走過勞遠客。只行常禮罷。天鵬將計就計。說道。旣承分付。就遵命了。向上作了三揖。就到那邊行禮。坐席去了。駱宏勳心中暗怒道。這個匹夫。怎麼這般大法。不看鮑自安老爺面上。將他推出席門。連金子也不收他的。余千發恨道。我家太太。贈你一百二十兩銀子。方成全你的夫妻。今日你在我太太靈前。哭奠一番。方是道理。連頭也不叩一個。只作了三個揖就完了。衆客在此。不好意思。臨晚衆客散後。這件事打他的個耳光。方出我心頭之恨。這邊席坐。自有別人伺候。余千怒氣沖沖。走到廊內坐下。有一個小和尚捧了一盃茶來。道余施主請茶。余千接過吃了。小和尚捧過茶盃子。余千問道。我家太太靈瓶。放在你廟中三日。可有人來行祭否。小和尚道。沒有人來。余千說道。就是徐大爺一家。也未有別處。小和尚想了一想道。就是那日。徐大爺送太太靈瓶來。回去

之後。有一頓飯光景。來了四五個。都笑嘻嘻的道。這是駱太太之靈。我們也祭一祭。並無金銀冥錢香燭紙錢。就是廳中草紙幾張。燒了一燒。余千道。那人多大年紀。怎麼穿札。小和尚道。五人之中。年老的有六十年紀。俱是山東人打扮。余千道。燒紙之時。可聽見他說些怎麼話來。小和尚道。他只說了兩句道。能令乞婆充命婦。致使親兒娶假娘。余千聞了這言語。心中暗想道。只五個人。必是花振芳姊舅。又擎草紙行祭。又說道。乞婆充命婦。親兒娶假娘。瓶內必非真太太之骨灰。想前日龍潭臨行之時。那鮑自安說道。有個朋友。可以起死回生。今日天鵬行祭之時。又只作了三個揖。其中必有原故。待我走那邊將靈瓶推倒。追問天鵬便了。遂走到靈案前。將靈瓶子抬起。往地下一擲。跌得粉碎。駱大爺見余千攢碎母親骨瓶。大喝一聲。該死畜生了不得。上前抓住。舉拳照面上就打。徐松朋亦怒道。好大胆的匹夫。該打就打。天鵬心下明白。知道余千識破機關。故把骨灰瓶攢碎。連忙上前架住。駱宏勳之手。說道。駱大爺。你見余千攢瓶。如何不怒。但是勿要屈了他。我自有隱情相白。駱大爺道。將我母親骨瓶攢碎。怎說屈打了他。天鵬道。此非老太太的骨瓶。乃是假的。徐駱二人驚異道。怎知是假的。天鵬遂將鮑花二老所定之計。說了一遍。特叫小弟相陪前來。恐大駕過於哀切。有傷貴體。今我解勸。如若是真的。我先揖奠之時。如何只祭而不拜。徐松朋又問余千。你何以知之。余千又將小和尚之話說了一遍。駱宏勳知母親在山東。遂改憂為喜。徐松朋亦自安樂。分付家人多頓些美酒。大家暢飲一回。駱大爺又更改衣巾。與衆人同飲。大家談論花

振芳愛女太過。因親事不該費了這些手脚。親友們席罷。衆皆告別而回。駱宏勛呼之不應。連忙差人出廟尋找。那差人回來道。已上了播臺了。徐松朋皺眉道。漢兄同我表弟出去看看余千。或勝或敗。切不可上臺。待回家中商議一個現成。再與他賭勝。駱大爺與余千係主僕情同骨肉。聞他上了播臺。早當些提心弔膽。遂同天鵬來至播臺右手邊站立。只見余千與朱龍比較多時。余千使個雙耳灌風。朱龍忙用二三分架。不料余千左腿一起。照朱龍右膝一脚。只聽得喀咚一聲。朱龍跌下播臺。正跌在天鵬面前。天鵬又就勢一脚。那朱龍雖在英雄。怎當他二人兩脚。只落得仰臥塵埃。哼哼而已。那臺下衆人看的齊聲喝彩道。必是我們余大叔不差。余千滿腔得意。方要下臺。只見臺內又走出一個人。大喝道。匹夫休走。待二爺與你見個高下。余千道。我就同你頑頑。二人又丟開了架子。比較多時。余千使個放人摘頭。朱虎用了個兩耳灌風。這乃是余千之熟技。好不捷快。用手一分。右脚一起。就打在朱龍小腹。啵啵一聲。又跌了落臺來。正跌在駱大爺面前。駱大爺照他腿上又是一脚踢去。朱虎喊叫聲不絕。衆家差人將朱龍朱虎皆抬回去了。衆人又喝彩道。還是余大叔替我們揚州人爭爭光。余千得意。又道。還有人否。如尙有人請出來。却並頑頑。只見臺內又走出一個人。也是一丈身軀。却骨瘦如柴。面黃無血。就像害了幾個月的傷寒病。才好的光景。不緊不慢的說道。好的都去了。落我一個不濟事的。少不得也要同你頑頑。駱大爺暗道。打敗兩個。十分全臉面。就該下來。他還爭氣逞強。衆目所視之地。又不好叫他下來。只得由他。徐松朋

雖在廟中等了多時。這心却在播臺以下。不時差人探信。聞得打败了兩個。說道。余千已有臉面了。又聽說余千仍在播臺上戀戀不捨。徐松朋道。終久弄個沒趣。就罷手了。多差凡人探信。不時與我知道。且說余千見朱彪是個骨病鬼的樣子。那里還個在心上。打算三五回合。又用一巴掌。就打下臺去了。誰知那朱彪生得瘦弱之人。兄弟四人之中。惟他英雄。自己練就的手腳來。被着一下。則筋斷骨折。余千拳腳來時。他不躲閃。反迎差隔架。比了五六個回合。余千仍照前次用腳來踢。被朱龍用手照余千膝蓋上一獲。余千喊叫一聲。跌在臺上。復又滾下臺來。駱宏助同天鵬徐府探信之人。連忙向前扶攬。那里按捺得住。可憐余千頭上有黃豆大的汗珠子。二目圓睜。喊叫如雷。在地下滾了有一間房的落地。衆人急忙抬進了觀音閣。且說纔一萬華三千二人。俱在臺內觀看。只見朱彪已將余千打下播臺。向朱彪道。臺底下站的那個方面大耳的。即是駱宏助。那旁邊大漢。即是向日拐我的珍刀之漢天鵬。何不激他上來比試。朱彪聽得駱大爺在臺下。大叫道。姓駱的。你家打壞我家二個人。我尚且不怕。我今打败了你家一個人。你就不敢上來了。非是好漢。駱大爺本欲同漢天鵬回觀音閣看余千之腿。同徐大爺相商一個主意。再來復今日之臉面。忽聽臺上指名而罵。那里還能容受得住。遂自將大衣脫下。用帶將腰束了一束。天鵬見了駱大爺要上臺的光景。連忙前來解勸。駱大爺大叫一聲。好匹夫。別要逞強。待爺會你。雙腳一躍上去。與那朱彪比試。究竟駱大爺同朱彪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醫傷痕取來妙藥 復播臺大逞英威

却說駱宏勳跳上播臺來。與朱彪比試。出架走了有二十個回合。不分勝敗。你強我勇。台下衆看的人。無不喝采。二人比了多時。朱彪故意丟了一空。駱宏勳二脚踢來。朱彪仍照膝下一踢。駱宏勳大叫一聲。也跌下臺來。亦同余千一般。在地下滾了一間大房子的落地。天鵬同徐松朋家探信之人。連忙抬赴觀音閣去。朱彪見天鵬亦隨衆人而去。在臺下吆喝道。姓濮的。何不也來比試比試。天鵬道。今日免鬥。回到寓中。聽得駱大爺同余千二人喊叫不絕。天已下午。徐松朋道。在此諸事均不大便。遂借了和尙兩扇門。僱了八個夫子。將他主僕二人抬起。原來自攢瓶之後。徐松朋早已令人回家備馬前來。以便回城坐騎。天鵬騎了一匹馬。徐松朋仍坐轎。從西門進城。來至徐府上。徐松朋分付速備羌湯。又調山羊血與他。主僕二人吃下。盡皆吐出。徐松朋道。參湯可以止痛。速煎參湯吃下去。亦皆吐出。駱宏勳主僕二人。痛的面似金紙。二目緊閉。口中只說沒有性命了。徐松朋又叫人脫他的鞋子。腿已發腫。那里還能脫得下。徐松朋分付以小刀拉開鞋襪一看。兩人右腿膝有半寸闊的傷痕。其色青泥。就似半個鐵錘砍在上邊一般。徐松朋又差人去請那外科方先生來看。道。此病乃鐵器所傷。遂抓了兩劑止痛藥煎好服下。仍然吐出。兩人只是喊叫不絕。徐松朋看見如此光景。湯水不入。性命難保。想起表兄情分。一陣悲切。不由的落下淚來。天鵬見了宏勳主僕不能活命。心中正爲不忍。怨恨老岳道。都是這老東西所害。成弄這般。

光景若無假母之傷。駱家主僕。今日也不得回揚。那有此禍。遂向徐松朋道。老岳有極好跌打損傷之藥。且有嗽藥。待我速回龍潭取來。並叫老岳前來復打播臺。吾知他向日英雄。今雖老邁。諒想朱彪這厮。必不能居他之上。徐松朋道。如此甚好。但太陽已經落西。只要明日榮駕前去。濮天鵬道。大爺救人如救火。駱大爺主僕性命。只在呼吸之間。我等豈能坐視。在下就要告別。徐大爺道。龍潭在江之南。夜間那營過江的船隻。天鵬道。放心放心。容易容易。即無江船。在下破識水性。可以浮水而過。徐松朋道。濮兄交友之義。千古罕有。分付速設酒飯。濮天鵬道。在下此時。即龍肝鳳心。玉液金波。也難下咽。說罷。將手一拱。道聲請了。放步出門。奔走到江邊。那里還有行船。天鵬恐呼喚船隻。耽誤工夫。放開虎步。自皇路奔行。心急馬遲。日落之時。在徐府起身。至起更時節。就到了江邊。心中還嫌此得遲慢。在江邊大叫道。此處可有龍潭船隻。連叫了兩聲。臨晚船家見沒有生意。各自脫衣而臥。聽得岸上有人喊叫。好似濮姑爺的聲音。船家遂問那個。天鵬道。是我。即跳下船。船家尙未穿齊衣服。天鵬自家拔篙解脫了。口中道。快快開船。船家見姑爺如此忙速。必有緊急公務。不敢問他。只好快快撐開。幸有微微東北風起。有一頓飯時候。已過長江。天鵬分付道。船家在此等候。少刻還要過江呢。遂上岸如飛直奔庄上去了。來到護莊橋。橋板已是抽去。天鵬雙足一蹶。就過來。到了門首。連叩幾掌。裏邊問道。是那個打門。天鵬道。是我。門上人聽得姑爺的聲音。連忙起來開了大門。天鵬一溜烟的往後邊去了。門上人暗暗笑道。昨日才出門。就是幾年未見。

婆娘的一般。就這等急法。仍又將門闔上。且說天鵬往後邊走着。心內想道。此刻直入老岳之房。要藥是有的。若叫他復去打掃臺。必不能之事。須先到妻子房中。與妻子商議商議。叫他同去走走。這老兒有些恩愛女兒。叫他帮着才好。算計已定。來至自己房中。用手幾扣。鮑金花雖已睡了。却未睡着。聽得關門。忙問道是誰。天鵬道是我。鮑金花知是丈夫回來了。快喚醒了。環開門取火來。點起燈來。鮑金花一見丈夫面帶憂容。忙問道。你同駱宏勳上揚州。怎的半夜三更。隔江渡水。而回。天鵬坐在床邊。長嘆了一聲。不由的眼中流淚。鮑金花見丈夫落淚。心中驚異。連言披衣問道。你因何悲切如此。天鵬道。我先到有正事。只是你提起駱宏勳三字。我想他主僕去時。皆雄糾糾的漢子。此刻湯水不入。命如風燭。好不悲也。鮑金花問他緣故。天鵬道。他主僕打掃受傷之事。湯水不入。喊叫不絕。命在垂危。我念他向日贈金。你我夫妻。方得團圓。此恩未報。特的前來取藥。又許他代請你老爺赴揚州掃臺。爭復臉面。我要自去請老爺。老爺必不肯去。故先來同你商議。你速起來了。見老爹幫助一二。金花道。你來取藥罷了。又因何許他請老爹上揚州。你吃了飯否。天鵬道。余駱二人要死不活。那有心思吃飯。徐松朋備了酒席。是我辭了。忙忙同來。金花道。痴了。只顧別人自家就不惜了麼。餓出病來。那個願得你。桌上茶桶內有暖桶。果盒內現有茶食。還不連忙吃點。再辦飯介。天鵬道。救人如救火。你快些起來。我自己吃罷了。鮑金花也念駱宏勳贈金之恩。遂穿衣而起。天鵬遂吃了几塊茶食。同妻子到鮑老房內來。天鵬執燭在前。鮑金花相隨於後。

走至房門。連叩幾下。鮑自安即問道：「那一個天鵬道是我。鮑自安道：「天鵬，你回來了麼？」天鵬道：「方才回來。」鮑金花道：「爹爹開門。」鮑自安道：「女兒還未睡麼？」金花道：「睡了才起來的。」鮑自安遂起身開了門。天鵬將拿來的燭臺放在桌上。鮑自安問道：「怎麼緊急事情，半夜三更回來？」天鵬將余千識破機關，攢碎靈瓶，上擂臺打敗朱龍、朱虎二人，又同癆病鬼朱彪比試，被他將余千右腿膝蓋上打了一下，跌下擂臺。又指名辱激駱宏勛。駱宏勛忿怒上臺，亦被他照右膝下打了一下，其色青黑，滴水不入，死在傾刻。知道我家有極效的損傷藥，煩我回來取討。」徐松朋叫我轉致老翁，說駱宏勛與老爺是莫逆之交，欲求老翁到揚州，同駱大爺復個臉面。」鮑自安冷笑道：「煩你回來取藥，或者有的。我素知徐松朋乃是文武兼全之人，怎好對你說？何能到家對令岳請來擂臺復仇？只可見朱彪將駱宏勛主僕打壞，你心中不忍。在徐松朋面前說，回來取藥，並叫我赴揚州打擂臺，你想駱家主僕，皆當世之英雄，尚見輸於他，似我年老這般血衰，如何鬥得過他？我與你何仇何隙？想將我這付老骨頭，送葬於揚州麼？萬萬不能快些出去，要藥可拿些去，叫我上揚州之話，你提，讓我睡覺。」天鵬雖與鮑自安爲翁婿，非親生之子，又被其岳說着至病，一言不強辯，聞得催他出門，讓他睡覺，真個底頭回心傷氣，向外就走。正走到門外，鮑金花道：「丈夫來至房內，見父親責備丈夫，丈夫一言不敢強辯，忍於心中，早有三分不快。」又聞丈夫被催趕出門，真個低了頭，向外行走，心中大怒，一把將丈夫衣後抓住，往裏一扯，埋怨道：「我說不來的好，你要來，惹得我黃瓜茄子，說了一

大逼。駱宏則是你家的親兄奶弟。姑表兩姨麼。人家好好的。赴寧波完姻。偏要留住人家。設謀定計。親兒假母。哄得人家回去奔喪。弄得不死不活受罪呢。倘若死了。羅王面前。到了你也不是廟內人。還怕他扳你不成。何苦這些沒趣。明天連藥也不必送。各人吃了各人飯。那管弄出來。腦傷寒來。值得多少哩。鮑金花裏打外敲。報怨丈夫。鮑自安又得罪姑老爺了。惹得姑奶奶動氣。怎姑老爺惱出傷寒病來。說我罪小的。我老頭兒狗命。連分文也不值。我想既罪姑奶奶家中。也是難過了。只好拚着這條老命。上揚州走走罷。等我到揚州。被朱彪打下播臺。跌死之後。姑奶奶與我父女一場。弄口棺材收收屍。不使暴露。惹人笑話。方才聽姑老爺說。救人如救火。連夜趕去。才是。只是夜間那裏有船過江呢。天鵬道。我已分付下一只船在江邊等候了。鮑自安道。我看你夫妻二人。做成圈套。拿穩了叫老頭兒去的。不然。船都預備現成。鮑金花忙代老爺去拿應用的物件。濮天鵬連忙代老爹打起行李。並多包些損傷藥。收入盒中。鮑自安聽差之人。點了二十名。跟隨前去。分付道。待我上播臺之時。你就分付他們在播臺邊候着。朱龍打我下臺。他們好接我一接。勿要跌壞了。騰腿。老年弄個殘病。衆人笑道。據老爺英雄。斷不至此。鮑自安道。衆人莫要笑。衆人說道。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又把天刁叫來。分付道。我上揚州。多則五日。少則三日。卽回家中。小事你同嫂嫂自主。倘有大事。差人去通告。知天刁領命。各事分派已畢。點了兩盞大光燈。同天鵬直奔江邊。並二十名聽差。亦從至此。一共到了江邊。上了先來之船。船戶見老爺過江。那個還敢怠慢。起

鎗的拔箭的忙忙開船。駱宏勛主僕災星該。天鵬來時是東北風。時刻又轉了西南風。往返皆是順風。無甚阻延。到了江北岸。遂叫了四只船。許他幾錢銀子。每船四個抬夫。老爺二十二個人。分坐四船。奔到揚州而來。方纔打五更三點。已至揚州南門。看城門未開。遂將船銀稱付船戶。在船上坐了片時。聽得城內放了天明砲。開放了城門。鮑自安等開門而進。天鵬認得路。在前引路。來到徐府門首。用手打門。徐松朋家內。因駱宏勛主僕二人病危。衆人一夜未睡。聽得有人扣門。連忙相問。天鵬道是我。龍潭取藥來了。家人忙報徐大爺。徐大爺大喜道。這才算患難扶持之友。忙發鎖匙。將大門開了。天鵬一衆人等。走進來。徐松朋見了一干衆人之中。有一年老者。有一丈二尺身材。諒必是鮑自安了。連忙說道。恕我腿痛不能起迎。鮑自安忙忙走進。說道不敢不敢。不知大駕受傷。前日本想同駱大爺來看。奈舍下俗務。忽不能脫身。故着小婿前來問候。昨晚又知駱大爺主僕受傷沉重。舍下有秘製之藥。每每見效。今特送藥前來。並候貴體。徐松朋道。賜藥足矣。又勞大駕披星戴月而來。使余表兄弟何以克當。彼此說了幾句套語。鮑自安聽得那邊兩張棕榻上。哼哼不絕問道。此卽駱大爺臥榻麼。徐松朋道。正是。鮑自安走上床邊。將駱宏勛一看。只見他兩目緊閉。面似金色。連叫幾聲。駱宏勛只是不應。轉面又叫余干亦然。鮑自安道。拿麻油來。把藥包親自打開。將藥調好。掀開兩人之被。敷在傷處。仍將被蓋好。令他出汗方好。仍與徐大爺說道。此藥不次見效。輕者至頓飯光景。卽可痊了。駱大爺主僕受傷過重。大約早飯時分。包可止痛。就

可起來。午飯時分。復原如初。與好人一般。徐大爺連日傷痕何如。徐松朋道。大疼也不疼了。起也起得來。就是不敢行走。鮑自安道。有藥在此。何不也敷上些。亦請安睡。安睡。出了一身汗就好了。松朋道。今朝翁婿在此。無人相陪。待舍表弟傷好之後。我再加上藥罷。鮑自安道。若居此禮。又非相好了。但願請列位傷痕一好。商議復打掃臺。大駕只管上藥去睡。有酒有肴。勞你拿來。我們自家會吃會飲。何必要你陪客。徐松朋見鮑自安說話爽快。歡喜道。既蒙原諒。遵命遵命。分付再拿一張棕榻。鋪設於此。又分預備上下一共四五桌酒席。諸件分付已畢。自家才敷藥上床而睡。鮑自安翁婿一席來。約二十位英雄。在對廳四桌自飲。沒有半個時辰。徐松朋已醒。覺得腿上毫不疼痛。起身行走如初。極口稱贊道。鮑老爺此藥。真是仙方。駱宏助余千正在睡熟。耳邊忽聽得那徐松朋同鮑自安翁婿一席談心。徐鮑濮三人。見他主僕坐起。連忙走近身邊相問。駱宏助道。鮑老爺幾時到此。徐松朋將天鵬夜回龍潭取藥。再請鮑老爺戴月披星而來。醫治我等傷痕。我已行走如此。因你二人傷重。是以不能行走。駱宏助謝道。晚生何德。致使老先生連夜奔忙。何異再生父母。余千亦謝道。待小的起來向老爺叩個頭。鮑自安道。疾病扶持。朋友之道。何謝之有。余千道。小的腿已不痛了。待小的走到平山堂。與那癆病鬼拚個死活。駱宏助抱怨道。你這冤家。還不知警戒。只因你性急了。故弄得我主僕命在旦夕。若非濮兄見愛。鮑老先生相憐。此刻命歸世了。鮑自安道。余大叔你別性急。豈肯白白罷了。大家商議一個主意。我既到此。拚着一個老命。也少不要會他一

會我料他播臺上今日必無人了。藥家設此播臺。原暗爲四望亭之事。今既得你主僕打傷。又知徐大爺前已跌壞了。料無人與他比較了。我們即便復臉。也不是暗暗前去。必須曉諭衆人得知。使臺下多人望着望看才好哩。明日是要去的。再停一停。等大叔起來。奔教場轅門口。復將各關下一路遊玩。再從藥家門前經過。使衆人知道你的體好。要再打播臺。明日好來觀看。徐松朋深服其言。令人拿點湯水點心。與他主僕床上食用。二人食了些。須仍然自安。這邊桌上。已擺早茶。徐松朋相陪。那翁婿二人。徐松朋道。請問老爹含表弟主僕。到底是何傷。鮑自安道。此非器械所傷。乃手傷也。用缸桶盛鐵沙三斗。幼年以手在沙內播摻。久則成功。人逢一下。乃筋麻骨酥。此手名爲沙手。徐松朋問道。老爹幼年亦會練過否。鮑自安道。練是練過。今已年邁。但不知服用不服用。飯畢之後。天已正午。余千早已起來。穿了鞋襪。向鮑自安謝過。說道。小的要遊玩去了。鮑自安說道。方才治好了腿。當要小心行走要緊。余千早道。曉得。說了出門去了。且說朱豹將駱家主僕打下臺去。藥一萬正是歡喜。知駱家並無他人。同了朱彪。朱龍。朱豹。華三千等。亦回家請醫調治。朱龍。朱虎之傷。分付盛筵。替朱彪賀功。朱彪甚爲得意。說道。非在下誇口。駱家主僕。受了我一擊。少則三個月。多則半年。方能行動。藥一萬道。我所恨者。是這二個匹夫。今被打傷。已出我心中火氣。明日也不必上臺去了。大家在家看調治。二兄之傷。並喚名班做戲。賀三壯士之功。華三千道。大爺且勿得意。駱家主僕。從不受人之氣。豈肯白白受我們之辱麼。他們相認英雄正多。自然勾兵取救。幾

日內還要復臉的。朱彪道：「那怕他勾三頭六臂之人來，我懼他則甚。」樂一萬聞得他言語強壯，正是相敬。至次日飯已後，門上人來稟道：「小的方才見余千雄糾糾的過去，怒狠狠的向我家望了幾眼。」樂一萬道：「胡說。昨日打下播臺來，疼痛難禁，在地下滾那一間房子的落地，乃親見衆人抬去，如何今就好了？」朱彪道：「莫非今日痛死了來此顯魂？」門上人道：「青天白日，滿人街行走，鬼就敢出來了？地方才過去，大爺與三壯士如不信，何不請出去？」他回來看一看，樂一萬道：「也說得有理。」遂同朱彪兄弟們走出大門未到屏門，余千行走轉來，衆人一看，正是余千。樂一萬冷笑道：「昨三壯士說少則三月，多則半年，方能行走。一夜即痊，是多則半日，少則三時了。」朱彪滿面發赤，恨道：「明日再上播臺，必要送他殘生，不提朱彪發恨，且說余千晚間回家，鮑自安道都走到了。麼余千道都走過了樂家門口，我走了二三個來往，衆人大喜道：「設宴大家用過，各自安歇。」次日衆人起身梳洗已畢，吃了點心，稍停又設早飯，吃了之後，鮑自安令人到街坊探望，可有往平山堂看打播臺之人，去人回來稟道：「上平山堂者，滔滔不絕。」鮑自安道：「我們也該去了。」徐松朋備了四騎牲口，鮑老翁婿徐駱兄弟四個騎坐，那二十個英雄，余千一衆相隨，大家仍出西門，直奔平山堂而來。離平山堂有一里之遙，鮑自安抬頭一看，見東南大路上來了二匹牲口，上邊坐着一男一女，鮑自安仔細一看，大叫一聲不好了。正是：知女平日好逞勝，驚父今朝喊叫聲。究竟不知鮑自安所見何人，大驚何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平山堂父女取勝 觀音閣師徒爭強

却說鮑自安同徐駱濮三人。行到平山堂不遠。抬頭見東南大路上。來了二騎牲口。一男一女。不是別人。正是女兒金花。回了天刁。鮑自安暗想道。我的女兒。是個最好勝之人。他今到此。我若勝了朱彪。倒也無說。倘若輸了他。怎服氣。必定也上臺。他是女兒家。倘有差池。豈不見笑於方家。所以大叫一聲不好了。女兒回天刁都來了。家中何人照料。天刁未曾回言。天鵬早已着急。心中怨道。你來做甚麼。徐松朋與駱宏勛上前見禮。又與天刁見過。徐松朋何必報怨。說說行行。二邊馬匹已到總路口。各各跳下牲口。徐松朋與駱宏勛上前見禮。又與天刁見過。徐松朋道。請姑娘到舍下去罷。鮑金花道。我今特來觀看播臺。俟看過之後。再造府謁見大娘罷。鮑自安怨天刁道。你今真不該同他前來。天刁道。嫂嫂要來。我如何攔得住。鮑自安道。既來了。也是沒法。低低又向天刁道。我將嫂嫂交與你。他有些好勝。萬萬不能叫他動手動脚。天刁答應。到了播臺。徐家的家人。將牲口皆送觀音閣。寄下。跟鮑自安的二十個英雄。道老爺之命。分立兩旁排列。天刁道。嫂嫂站立播臺之下。徐駱因有男女之別。同鮑自安俱在播臺邊站下。只見朱彪在臺上。威風凜凜。徐駱暗地取笑。也隨在左邊站下。只見朱彪在臺上說道。打不死的匹夫。並大膽的英雄。再上來陪咱頑頑。鮑自安脚尖一躍。早上了播臺。慢慢的說道。只是我年老了。拳棍多時不頑。恐記不得套數。手脚直來直去。壯士讓我三分老。我就陪你胡亂頑頑。朱彪把鮑自安上下一看。身腰長大。正

是魁偉的。有六十來歲。答道。既上播臺。慢慢的說情義。何必過謙。鮑自安道。我今日與你商議。我想白打沒有怎麼趣。必須賭賭東道。方有精神。朱彪道。要賭個怎麼東西。鮑自安道。也不可大賭。就賭五百兩銀子罷。朱彪聽說五百兩銀子。就不敢應承。口中只得打撻。藥一萬在臺內早已聽見。若不應承。令下邊人取笑。遂應道。就賭五百兩銀子罷了。隨拿出十大封來。放在桌上。鮑自安在當中取了二封。看了一看。却是足紋。說道。我是路遠。却帶得只些銀子。拿件東西質當。晚間不贖。就算抵了東道。朱龍道。你是何物質當。鮑自安將頭上帶的頂毡帽取下道。就是他質當如何。朱彪發笑道。不是真頑。還自取笑。鮑自安道。誰與你取笑。朱彪正色道。既不取笑。你那個毡帽能值幾何。就當五百兩銀子麼。鮑自安將帽前綴的那顆真珠指道。那也不值五百兩銀子麼。朱彪不識真假。還在那裏講究。臺內藥一萬早已望見。那個珠子。有遠大的光明。論時價。真值足紋千金。今當五百。有何不可。遂着人出臺道。三壯士。就是那頂帽子當。五百兩銀子。帽子就擺在了一張琴桌之上。講究完了。鮑自安方才解了大衣。緊束腰帶。二人丟開架子。在上比試。朱彪看他年老。意欲三五步搶上。就要打發他下台。正懷這個主意。朱彪一拳緊一拳。鮑自安只是攙架而不還。口中唧唧噥噥的道。說過讓讓。我個老。動了手。就不是那話了。五百兩銀子。眼見得是輸了。徐駱二人並余千在下低低說道。你看鮑老爺只有招架攔攙。莫不真要敗輸。天鵬道。諸公不知家岳有誘敵之法。待朱彪力乏之時。才待動手脚哩。只見沒一二個時光。朱彪使了瞎氣。絲毫未傷鮑老爺。拳勢

漸漸鬆了來了。鮑自安見朱彪打些上來。力盡光景。遂抖搜精神。便起拳勢。朱彪力乏。那裏還招架得住。鮑自安迎面一溜冲手。朱彪用手招架。誰知鮑自安冲手是假。引朱彪來架時。他便將身一伏。用手向那朱彪當中。下一擠。朱彪哎呀一聲。跌下臺來。可憐朱彪在地下滾了有二間屋子大的落地。鮑自安道。抵得過前日滾的地面。方走到琴桌邊。將毡帽戴上。又將衣服並十封銀子抱起。跳下臺來。徐駱二人迎上稱贊道。恭喜恭喜。鮑自安道。托庇托庇。僥倖僥倖。徐松朋令人將銀子接過。待要穿上大衣。聽臺上有人喊道。那老兒真要穿衣。待我朱四爺與你頑頑勝負。鮑自安聽得有人喊叫。向臺上一望。見一人有一丈三尺多長的身材。頭大腰圓。狼目虎背。就像一個肉寶塔。鮑自安道。我就與你頑頑。再贏你五百兩。一總好買東西。脫大衣交與自家人收了。正要復上擂臺。只見女兒金花一跳上臺去了。鮑自安道。不好了。我原怕他好勝。今已上去。如何是好。埋怨天刁道。我將嫂嫂交代與你。怎還讓他上去。天刁道。嫂嫂並無一言。一跳即上去。如何攔得他住。不說鮑自安報怨天刁。再且說鮑金花站立在臺上。啓朱唇。露銀牙。姣聲嫩語。喝罵道。夯物肉貨。怎敢欺我父親。我來試試你看。那朱四爺心中想道。我今不打他下臺。只在臺上等他。雖不能怎的。豈不把他父親羞了一羞。小手打他十倍。算計已定。說道。你是女流之輩。若打下臺去。跌散衣衫。豈不羞死。早早下去。還是你那該死的父親上來。見個高低。鮑金花道。少得胡言。看我擒你。二人動手比試。金花乃乘明師所授之技。拳拳入妙。勢勢精詳。朱豹身大粗笨。金花打十拳。就得他八

拳。怎奈金花乃幼弱女子。身小力薄。拳頭打到朱豹身上。就如蚊蟲叮了一口。如何打得開。越打越朝前進。鮑姑娘反朝後退。鮑自安見光景不好。叫道。女兒下來罷。還是我上去。鮑金花乃好勝之人。衆目所觀之地。怎肯白下來。直見朱彪漸漸至西。又角以上。身後只落得一二尺之地步。天鵬雖然說不出。心中却捏着兩把汗。鮑自安燥得頭上汗珠亂滾。且說鮑金花見自家身後無有地步可退了。前有朱豹。心中正爲焦躁。若不與他強攙。必被他擠下臺去。將身一伏。假着跌倒之勢。朱豹認以爲真。灣腰用手來接。不料金花就地一躡。意欲從他身上躡過。鮑金花在家內就打算來打播臺的。脚下穿了一雙鐵尖鐵跟之鞋。却好朱豹按空。從頭上過去。鮑金花蹣起。他亦站起身來攔截。鮑金花二只鞋尖。正正踢在朱豹兩目之中。鐵尖將眼勾出來了。朱豹疼痛難禁。心中昏亂。向前便倒。跌下臺來。鮑金花金蓮一躡。也隨下臺來。意欲踢他二脚跟。鮑自安連忙禁止道。何必追盡殺絕。鮑金花方才止住。二旁之人。個個伸舌稱贊道。真女中之英雄也。樂一萬共請了四個壯士。二次打壞了兩雙。好不灰心傷氣。金銀花了多少。羞辱未消絲毫。還要代他們治傷痕。分付家人將朱彪朱豹扛回家去。徐松朋滿腔得意。分付家人將牲口拉來。留天鵬鮑金花一同進城。余千滿面光輝。陪那二十位英雄。步行回家。來至門首。徐大娘將金花接進客堂款待。徐駱前廳相陪。這且上表。且說那樂一萬回至家中。聽得朱氏兄弟。不是這個哼。便是那個喊。哼聲不絕。心中不好煩悶。向華三千說道。速速叫人將播臺拆去。小材大料。搬回家來。小件東西。布施平山堂。

那個廟裏罷。華三千答道。不拆要他何用。朱龍朱虎前日受傷。雖然還疼痛。到底還好些。耳中聽得樂一萬同華三千打算去拆播臺。朱龍說道。勝敗乃兵家之常事。樂大爺何必心灰如此。樂一萬道。賢昆仲俱已受了重傷。一時怎能行動。朱龍道。駱家主僕。昨日也曾受傷。怎麼請人來復打播臺。難道我兄弟就無處請人麼。樂一萬道。但憑你賢昆仲有處勾兵前來。復此播臺。以除我兄弟之恨。却大家在衆人面前。要人體面。但不知你欲請何人至此。亦不知此所請之人。現在居於何處。樂一萬心中受悶。恨不得那時有人來復此播臺之恨。聽得朱龍朱虎所言。故即於動問。朱龍道。我欲請者。乃吾師也。姓雷名勝遠。他在峨眉山出家。樂一萬冷笑道。峨眉山在四川地方。離此有幾千里路途。往返要得半年工夫。朱龍笑道。目下却不在峨眉山。現在南京靈隱寺做方丈。大爺若備四色禮物。愚兄弟寫一封信。求大爺差二個能幹之人。連夜趕到南京。吾師若見了兄弟之信。自然前來。不過五六日光景。吾師一到。必可出大爺之氣。並復愚兄弟之臉。樂一萬因此播臺。已花了無數銀子。發恨道。再用一萬銀子罷。說道。壯士作速修書。又分付備了四色禮物。都是出家人所用之物。朱龍煩華三千代寫。朱龍說一句。華三千寫一句。亦不過是連激代哀之詞。不多一時。書禮俱已備齊。樂一萬道。我方才見打播臺的男女。皆非揚州人氏。倘若雷道長請來。這老兒已經動身。豈不徒勞麼。即向華三千道。你先到那徐家通個信。叫他勿要回去才好。華三千本不敢去。今奉東家之命。暗想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不好推却。若在別人猶可說。只余千這廝有所難

見倘若見面。就吃他一個下馬威。莫說一拳一脚。就三彈指。我就吃了虧了。只是又不好推却。只得勉強應道。使得使得。遂穿了衣服。往徐家而來。到了徐府門首。向門上人說道。煩大叔通稟一聲。就說樂府門客華三千求見。門上人聽說。只得進內通報。徐大爺正陪着衆人飲酒。忽見門上人進內。問道。有何事情。門上人稟道。樂家門客華三千。特來求見。徐大爺眉頭一皺。說道。他來何事。余千在旁侍立。聽得華三千在外。說道。這業障。端門激弄是非。他來必無好事。你們不必叫他進來。待小的走出去。二個巴掌。打他回來。鮑自安道。二國相爭。不斬來使。他既來。必有話說。且叫進來。對他說些甚麼。徐松朋道。有理。分付門上人領命出去。賂宏助恐余千粗魯。囑付道人來我家。雖非好人。亦不可得罪。你且出去。不必在此。亦不可往外多事。余千見主人如此分付。只得出去。站立在二門。怒形於色。華三千早已戰戰兢兢。行至跟前。拱手陪笑道。余大叔在此麼。余千也不相還。大聲道。我今日不耐煩說話。華三千滿面陪笑道。是走過了。進得客廳。見三人共坐而食。天鵬因與在前會過。少不得同徐松朋起身道。你來了麼。請坐。華三千意欲上前行禮。鮑自安道。不消了。華兄日伴貴人。出入豪門。今至寒門。有何見教。華三千道。敝東着門下造徐大爺貴府。有一句奉稟。今日播臺上。令友老先生父女。武藝超羣。令人愛慕。但恨相見之晚。本欲請駕過去一談。諒令友同大爺。必不肯下降。今雖打傷朱氏兄弟。掃了播臺。敝東着門下造府。反起敬重之心。敝東還有一個朋友。頗通武藝。五七日間即到。意欲還要請教令友。又恐令友回府。故令門下前來請問。不

知令友可能容留幾日否。徐松朋聞得此言，正爲煩難。暗想若不應允，他必取笑我有懼怕之心。若應允了，又恐鮑自安既已代我們復臉，已盡朋友之道。難道只管在此替我們保護不成麼？口中只是含糊答應，不能決定。鮑自安早已領意，說道：「我已知其來意，令東兄今日掃了他們的播臺，心中不服，要請高明，要得日子久工夫，猶恐請了人來，那時恐我回去，故先差你來邀住我，然後才去請人。那怕他臨潼關門寶伍子胥，東洋關海李哪吒，捨了老性命，也要陪他頑頑，這也不妨。只許你十日工夫內，請了人來便能。若十日之外，我即起行。那時莫說我趨而避就，是華三千道。如此說，我就回復敵東便了。徐松朋道：「我不送，你回去將此話回報令東。」華三千起身出來，看見余千遠在那二門站立。華三千遠遠的看見，就笑嘻嘻的叫道：「余大叔，因何不在內坐坐？只管在此，豈不站壞了。」余千道：「各人所好不同，與你何干？我先就對你說過，我不耐煩說話，你要來纏我怎的？」華三千連聲道：「是是走過去了。暗念一聲阿彌陀佛，闖過鬼門關了。方才放開膽，大步走出徐家之門回家。藥一萬正在廳上候信。一見華三千，問道：「事體會說明否？」華三千捏造一片虛詞，做着自家身分，答道：「門下一到徐家門首，徐松朋聞得我到，同駱宏勛連忙迎出大門，揖讓而進。余千捧盤獻茶，門下將大爺之言說了一遍。那老兒亦在坐上，當面說明。他在此等候十日，若十日之外，他就回家去了。門下料南京往返十日工夫，綽綽有餘，遂與定妥。大爹可速速差人往南京要緊藥一萬，就差藥勤藥幹兩個家人，將書札禮物，下船動身。按下不表。且說鮑自安在徐府用過晚

飯意欲叫女兒連夜回家。徐大爺那里肯放。說道：姑娘今日赴揚州，明日叫賤內相陪，往瓊花觀、天寧寺各處遊玩二天，再回府不遲。那有一個一宿就去之理？鮑自安道：雖如此說，舍下無人照料。駱大爺深知，駱宏勛道：雖然如此，天已晚了，亦不敢叫女兒起行。一宿晚景已過了，次早飯後，鮑金花辭了徐大娘，又別了父親。鮑自安道：還是你叔叔先回去，到家小心火燭要緊。倘若有了大事，着人來此通知我知道。我在此十日之後就回來。天鵬亦分付妻弟濮天鵬與鮑金花一一領命，又辭了徐駱二人出門上馬，就回龍潭去了。鮑自安在徐府一住六天，華三千通了信，約定明日請赴平山堂比試。徐松朋報與鮑自安，鮑自安就許他明日上平山堂。徐松朋又差人打探藥家請來的是何人去的人回來稟道：今日才到，外人還不知他的姓名，就是看見一老三少三個道士。鮑自安道：不用說了，必南京靈隱寺的雷勝遠了。徐駱二人問道：老爺平日認識麼？鮑自安道：我却聞名，到也是一把好手。徐駱二人又問道：天下好漢正多，老爺素來知道到底算那個人爲最？鮑自安道：我所知者，山東花老姊舅，還有胡家回活閻羅胡聖、金鞭胡璉，並駱大爺空山所遇者，消安師徒，連捉三虎之事，說了一遍。徐松朋正爲驚異，鮑自安道：他還有二位師弟，一名消計，一名消月，比消安還覺英雄。惜乎我未見過，聞得他三師弟消月，將大碗粗的木料，用手指一捏，就變粉碎。我每想見他一見，却無此緣。這一日談了一日，次日早飯後，徐駱鮑濮四人各騎牲口，余千陪那二十個人，仍是步行，來至平山堂。牲口拴在觀音閣中，衆人步行來至擂臺邊，只聽得旁邊看播

臺邊人道。來了來了。道有一位女將。怎不見來。鮑自安抬頭向臺上一望。只見一位老道士。六旬以上年紀。丈二身材。段眉暴眼。雄糾糾的坐在一張椅子上。聞得下邊人說來了。知是徐家到來。遂立起身來。將手一拱道。那日是有那一位掃掃臺的英雄。請上臺來一談。鮑自安聞得臺上招呼。將足一跳。上得臺來。答道。不敢。就是在下。前日僥倖。道士道。請問檀越上姓大名。鮑自安道。在下姓鮑。名福。賤字自安。道士道。莫非龍潭鮑檀越麼。鮑自安道。在下正是。道士暗想道。果然名不虛傳。怪道朱龍徒兒。非他對手。鮑自安道。仙長尊姓何名。道士道。貧道姓雷名勝。遠。鮑自安道。莫非南京靈隱寺雷仙長麼。道士道。貧道正是。鮑自安道。久仰久仰。雷勝遠道。四個小徒。不知高低。妄自與檀越比較。無怪受傷。又差人請我前來領教。不知肯受授否。鮑自安道。既不見諒。自然相陪。於是二人各解大衣。換束腰纒。讓了上下。方才出藝。看官單有實學。並經過大敵。端以謙和爲上。不比那無本之學。見面以言語相傷。雷鮑二人素皆聞名。誰肯怠懈。但使平身真實武藝。你拳我掌。我腿你脚。真正令人可愛。二人自早飯時分。鬥至中飯時候。彼此精神加倍。毫無空漏。正在濃鬥之際。聽得臺下一人大叫。二位英雄別要動手。我師徒二人來了。不知台下是何人喊叫。且聽下回文中分解。

第二十一回 離家避奸勸契友 惹禍逃災遇世兄

却說雷鮑二人正鬥在熱鬧之間。台下一人大叫。二人別要動手。我師徒二人來了。鮑自安雷勝遠聽得臺下喊

聲。但你防我的拳。我防你的手。那個正眼向下看望。消安連叫了二聲。見他二人都是不歇手。心中大怒。喝道。如不歇手。看我亂打一番。將脚一蹬。上了臺來。將身站在臺中。把二人一分。鮑自安一見是消安。又仗了三分膽氣。雷勝遠認得是五臺山消安。乃說道。師兄從何而來。消安道。法弟現在江南空山以上。三官殿居住。昨日聞得鮑居士在揚州掃了擂臺。變家人請人報復。恐鮑居士有傷。特同小徒前來相助。不意是道兄。都是一家。叫我助誰。故上臺解圍。雷勝遠鮑自安二人棋逢敵手。各懷恐懼之心。又盡知消安師徒之利害。樂得將計就計。遂道。既蒙師兄見愛。敢不如命。各人穿起大衣。鮑自安邀消安同下擂臺。雷勝遠亦欲邀他到變家去叙談。消安素知變家乃係奸佞之徒。怎肯輕造其門。遂辭道。法弟還有別話。與鮑居士相商。欲回龍潭。不能如命。雷勝遠料他與鮑自安契厚。亦不强留。消安同鮑老下了擂臺。駱宏助徐松朋。漢天鵬三人迎上。各自見禮。鮑自安又謝他師徒相關之情。消安師徒出家之人。從不騎牲口。故此大家步行進城。奔至徐松朋家。到了客廳。重又見禮。徐松朋分付預備一桌潔淨齋飯。未曾多時。葷素筵席皆備。客廳上擺設二席。消安師徒一桌。鮑駱徐漢一桌。對廳上仍是四席。那二十個英雄分坐。余干相陪。酒飯用畢。鮑自安告辭。徐松朋道。今日天晚。明日回府罷。於是留下。臨晚又大設筵席。衆人暢飲了一回。飲酒之間。鮑自安向駱宏助道。變家這厮。今又被格失禮。結怨益深。駱宏助道。正是。鮑自安道。你駱大爺還有包含之量。徐大爺絲毫難容。互相爭鬥。必有一傷。據愚兄之見。不可在此久住。暫往他處遊

玩遊玩省了多少閑氣。且老太太並桂小姐皆在山東。大駕何不往花振芳家去。到了山東。巴氏兄弟見不能撐持。亦必大家來了。花老姊舅。皆當世英雄。駱大爺可以不孤。駱大爺既不孤。又何懼奸佞之謀害。駱宏勳道。老爺之言。實爲有禮。但晚生一去。彼必遷怒於表兄一人。何以禦之。徐松朋答道。表兄放心前去。愚兄有善處之法。表弟起身之後。我則下鄉收租。在庄多住幾日。藥家請來之人。自然散去。非是懼他。實有干奸佞結怨之意。鮑自安大喜。道。徐大爺真可謂文武全才。即此一言。誠爲立身待人之鑑。於是議定。鮑老翁婿。同消安師徒。明日回龍潭。駱大爺主僕。後日往山東。徐大爺亦於後日下鄉收租。夜深席散。各人安歇。次日早飯之後。鮑自安消安告辭。徐大爺將十封銀子。取出交與鮑自安。不料鮑自安大笑道。前日與朱彪賭時。原說買東道吃的。我僥倖贏他。該買東道。我等共食。今已在廳坐擾數日。還算不得麼。徐大爺道。如此說來。老爹輕晚生作不起地主了。即使買東道。也用不了這些。還是老爹收去。鮑自安道。如此說來。那有帶回去之理。只當用不完。除者算我一分贖儀。送與駱大爺主僕二人。一路上盤費何如。消安道。此銀諒鮑居士必不肯收。徐駱二位檀越。恭敬不如從命罷。徐駱又謝過了鮑自安。鮑自安等四人。帶領那二十位英雄。回龍潭去了。衆人去後。駱宏勳辦了幾色土儀。收拾行李。徐松朋又將鮑老五百兩銀子捧進。叫宏勳道。弟身邊赴靈的盤費。一毫未用。要他何用。余大爺道。此是鮑老贖儀。表弟應該收用。駱宏勳道。既如此說。就取了一封。打入包裹。余千仍將收好。一宿已過。次早起來。駱大爺主僕。奔

赴山東而去。徐大爺料理家務事竣，帶了二個家人上庄去了。不提鮑自安回龍潭亦不表。且說駱大爺主僕二人在路非止一日。那日行至苦水鋪，向日搬樞回南之所。花老之店，余千尚還識得。一直走步店門，櫃上人及跑堂的亦皆認得。連忙接說道：駱姑爺來了。快些打掃上房。安放駱姑爺的行李。牽馬扛行李。好不熱鬧。送了駱宏勳進了這上房坐下。早有人送上淨面水。又是一壺好茶。廚房殺鷄宰鴨。煨肉煎魚。不多一時。幾碗送來。席面擺上。余千是六碗葷菜。另外一席。駱宏勳道：一人能吃多少。何必要這許多。櫃上人親來照應。說道：不知姑爺駕到。未預備得齊。乞望姑爺海涵。駱宏勳道：好說。又問道：老爺可在家麼。那人道：前在此過去的。已下江南。親自迎姑爺去了。難道姑爺不會遇見他麼。駱宏勳道：水路上面恐行遲慢。我是家中起早騎了自家牲口。從西路而來。那人道是了。老爺前說從東路下揚州。故未遇見。駱宏勳道：老爺自去。還是有同伴的。那人道：同任大爺。並巴家四位舅爺。六個人同行。駱宏勳道：此地離寨有多遠。那人道：八十里。此刻天短。日出時起身。日落時方到。駱宏勳道：是大路還是小路。那人道：難走難走。名是百里酸棗林。認得的。只是八十里。不認得的。走了去。又走回來。走了三天。還不能到呢。姑爺要去。明日差一熟路之人。送姑爺去。就是。駱宏勳道：如此正好。吃飯之後。又用了幾杯好茶。店小二掌燈進房。余千打開行李。駱宏勳安睡。次日起身。用了那早點起行。店內差一人騎了一片黑驢子。在前面行路。走了二十里之外。方入棗林地面。無數棗樹。却不成行。或東路一顆。西路一株。種得雜七亂八。都是灣灣。

曲曲的小路。駱宏勳同余千未有三五個轉灣。就分不出東西南北了。駱宏勳問那引路之人道。此非山谷之路。怎麼這般崎嶇。那人道。治就的路。令生人不能出入。且有死而不生。余千驚訝道。什的分別。那人道。余大叔同姑爺係是家人。小的不妨直告。棗林四圍一百里遠近。故名酸棗林。只看無上稍之樹。向小路奔走。便是生路。逢着有上稍。並路徑大者。即是死路。余千又問道。怎麼小路到生。大路到死呢。那人道。小路是實。大路是虛。却有埋伏。乃上實而下虛。下挑幾丈深的坑。上用抹摺舖攤。以土蓋之。生人不知。奔走大路。卽墜坑中。說說行行。前面到了一個寨子。駱宏勳抬頭一看。有數畝大的房樓一間。皆青石到頂的牆壁。護庄橋邊已到。那引路之人跳下牲口。問道。姑爺。還是越庄。還是穿庄。駱宏勳道。越庄去怎的。那人道。此寨乃巴爺的住宅。越庄走。從後寨外面。走到老寨。有五十里路程。穿庄上了後寨門進去。穿過九爺寨不近。又是七爺寨。過了七爺寨。又到二爺寨。過了二爺寨。就是老寨。只有三十里路。不知姑爺愛走近。還是走遠。駱宏勳恨不得二脇生翼。飛到母親跟前。遂說道。誰肯舍近而就遠。但恐穿庄驚動九爺。未免有相悞工夫。那人道。姑爺不知。進了寨子。在羣房之中。火巷裏行走。大爺那裏得知道。說如此繞庄耽擱。穿莊走罷。那人道。姑爺。余大叔下來歇息歇息。待小的進去。先拿鎖匙開了寨門。讓姑爺好先行。駱宏勳道。使得。你去以速爲妙。且不可說我從此而過。那人道。曉得。將驢子拴在路旁樹上。這條路從左前邊引走進去了。駱大爺余千。俱在此地下馬。也將馬拴在樹上。余千又把坐褥拿下一床。放放護庄石。

坡上請大爺坐下。等一等不來。二等也不來。已等到了未時。不見來開寨門。他主僕二人俱是早起吃了些東西。此時肚中微微有些餓意。駱宏勳道：我看此人說話正是怪異。此時尙不見來。什麼這等懈怠。一去就不見回來。余千道：想是他的腹中餓了。至別處的人家尋飯吃去了。正說話之間。忽聽寨門一聲响。駱宏勳抬頭一看。寨門二扇大開了。出來了三四十個大漢。長長大大。各持長大棍。分列之寨門外。按隊而來。駱宏勳心中想道：此事正是怪異。不曉得是爲何故。不多一會。走出一個六七十歲大漢。又帶了二三十個庄漢。各持長棍。分列左右。衆人各持兵器站立。駱宏勳不知衆人何故。遂令余千掣兵器在手。又停片時。裏邊又走出一個有丈二身材。黑臉紅鬚。年約有十六七歲。手持一條熟鋼大棍。大叫道：駱宏勳我的兒。你來了麼。小爹等你多時了。走過護庄橋。舉棍照駱宏勳就打。駱宏勳將身往旁一閃。那棍落在地下。打了有三尺多深。那大漢見棍落空。提起棍來。又付頂一棍。宏勳往後一退。棍又落在地下。亦打有三尺多深。駱宏勳自想道：倘躲不及。撞在棍上。卽爲腦粉。還不動手。等待何時。那大漢見兩棍落空。躁得暴跳如雷。分頂打去。他又躲閃。這一棍腰下打去。看他往何處去躲閃。遂將棍平打來。照腰打去。駱大爺見他平腰打來。想二旁無處躲閃。後棍長又退不出。不如還向他懷中而進。卽打在身上。亦不大狠。遂一個箭步。躡進大漢懷中。手中之劍。照中心一刺。那大漢哎喲一聲。便倒臥塵埃。全然不動。只聽寨門兩旁那些大漢大叫道：不好了。小爹被駱宏勳刺死了。快報與九爺知道。駱宏勳知是巴九之子。自悔道：

早知是巴家之子。他夫妻知道。豈肯干休。強龍不能咬地頭蛇。余千道。既然刺死。他們必報仇。我主僕二人。怎能敵他。一庄之衆。速上馬。奔花家。緊要緊。花老爺雖不在家。花奶奶自然在家。駱宏勛道。此言有理。各解絲韁。急登上馬。加鞭而行。看巴九之子。巴結。平日並未與駱宏勛晤面。有何仇恨。今日舉棍傷他。是何緣故。原來他與花碧蓮同年。一十六歲。生來身大腰粗。黑臉紅鬚。有千斤膂力。就是其性有些痴呆。巴氏九子。只有此子。因新年往姑娘家拜年。見表妹碧蓮相貌。告知父母。要聘他爲妻。巴氏夫妻。亦愛甥女。生得人品俊俏。武藝精通。巴九道。八位哥哥。與花振芳面說。其母馬金定。相約八位嫂嫂。在花奶奶面前。懇求親事。花振芳看妻弟之情。花奶奶亦看弟婦之面。皆不可一時之間回絕。心中有三分應允之意。惟有花碧蓮立誓。不愿嫁他。是以未諧親事。花老兒女兒成人。該當婚配。若在寨內選一英雄招贅。又恐呆物看見。喫醋。故帶了女兒。遠方擇婿。及盜了駱太太桂小姐來。料親事必要。巴九夫妻在家談論道。駱宏勛不日即來。誰知被這呆物聽見。瞞了父母。暗將駱宏勛弄死。遂在寨內挑選大漢三四十個。差二十個。立越庄路上。差二十個。在川路上。日日等候。今日這呆子正在大門河旁。忽見苦水舖店內之人來。問道。來此何幹。那人不知就裏。說道。駱姑爺昨晚進店。今日欲進老寨。小的領路前來。討給匙開寨門。這呆子好不利害。恐那人走漏消息。照耳門一掌。那人嗚呼哀哉。遂着人到越庄喚回那二十個人來。行已半日工夫。才開寨門。且說大漢必獸。而且他所選的四十個人。都有些獸氣。若有一個伶俐的。駱宏勛並

列巴結之時。只着一個人入寨報信。不去者前來圍住駱宏勛在外。無有得脫。幸虧是馱子四十個人。同進寨內報信。他主僕無有擔擡。所以得脫。巴九夫妻聽得是駱宏勛把兒子刺死。大哭一場。說這厮不能遠去。分付鳴鑼速齊嘍兵。四路分頭捉住。碎尸萬段。代吾兒報仇。且說駱宏勛余千二人奔逃。忽聽得鑼聲响亮。余千道。大爺走速些。聽鑼聲响亮。必是巴九齊兵追趕我們。駱大爺道。路甚崎嶇。且不知南北東西。向何處而走。余千道。先會聽得引路之人說道。無上稍樹。即是生路。我們只看無稍之樹行走。自然脫身。余千在前。駱大爺道。諒必是。的漸漸不聞鑼聲。响亮。駱大爺道。此刻走了。方才放心。那巴九夫妻各持槍刀。率領衆人分爲四隊。料駱宏勛仍往苦水鋪逃走。四隊向南趕追。駱大爺主僕雖不認得路徑。向北奔走。奔花家寨。所以聽得鑼聲漸遠。却說駱宏勛雖然聽得鑼聲漸遠。而不知是路向西北走。才是花家寨正路。主僕二人。早不分東西南北。走了一陣。又向西行一程。自未是在巴家寨起身。坐在馬上。不住加鞭。走至日落時。約路走了有五十里。總不見老寨。明知又走差了路徑。他肚中又餓。余千道。我們已離巴家寨有五六十里之遙。他一時也趕不上。我們看前邊可有賣飯之所。吃些再走。駱大爺道。我肚中也甚是飢餓。二人加鞭奔馳。行到黑影已上。總不見一人往來。正行之間。對面也來了一匹馬。馬上坐了一個人。後隨一人步行。對面已經過去。那人轉過馬頭問道。前面騎馬的。莫非余千麼。駱宏勛同余千一聽聲。又驚又善喜的是呼名而問。必是平日相認。驚的是離巴家不遠。恐是巴氏家人追趕前來。遂問道。台

忽何人。那人細看叫道。這一位好像是世弟駱宏勳。駱宏勳聞他。以世弟相稱。答道。正是駱宏勳。那人遂跳下馬來。駱宏勳忙問道。大哥是誰。那人道。吾乃胡璉也。向在揚州從師學武。在府一住三年。世弟輕易不往來。所會甚少。余千到廳提茶送水。認得甚熟。此時尚小。而體態面目。終未大變。我遂有些認得。駱宏勳與余千彼此七八歲。諸事記得仔細。一看分毫不差。正是世兄胡璉。遂搶步上前見禮。胡璉道。近聞世弟與花振芳聯姻。不久前來招贅。恐兄蓄意至花家寨相會。不料途中相遇。但不知你主僕奔馳。意欲何往。駱宏勳遂將花老兒設謀。母妻盜至山東揚州奔喪。與藥府打擂臺。鮑自安相勸。恐小弟在家與藥府結仇。叫我來花家拜見母親。並代議理招贅之事。說了一遍。胡璉道。到不知師母大人駕已來此。有失迎接。今世弟走錯路徑了。花家寨在正南。你今走向西北了。駱大爺道。本不熟路。又因路上惹下一場禍來。忙迫之中。錯而又錯。胡璉問道。世弟惹下怎麼禍來。駱宏勳就將路過巴家寨。刺死巴家之子。前後說了一遍。胡璉大驚道。此禍正是不小。巴氏九人。只有此子。今被你刺死。肯干休嗎。且巴家九弟婦馬金定。武技精通無比。作速同我回家。商議一個主意要緊。駱宏勳主僕猶如孤鳥無棲。一見世兄。如見父母一般。連聲道是。遂上了牲口。同行來了有二里之遙。到了一個庄院。下了牲口。走進門來。至客廳見禮獻茶。說道。苦水鋪至此一路。並無飯店。想世弟肚中飢餓。分付道。速備酒飯。駱宏勳道。多謝世兄費心。不一時。酒飯送出。胡璉相陪。同坐對飲。余千另外酒飯款待。飲了幾杯之後。駱宏勳告止。胡璉道。也就罷了。世弟

路途辛苦亦不敢勸你多飲。駱宏勳才吃了一杯酒。方將動問。胡璉大叫一聲道：不好了。說道：你有了不孝之名了。駱宏勳放下碗箸。連忙立起來問道：世兄怎樣說。胡璉愁眉皺額。躡足捶胸。不知說出怎麼話來。且看下回文中分解。

第二十二回 胡金鞭開嶺送世弟 賀世賴歇店捉宏勳

却說駱宏勳正在用飯之際。胡璉大叫一聲不好了。遂放下碗箸。忙問何事。胡璉蹙額皺眉。躡足捶胸。說道：你主僕今日逃脫。巴九夫妻追趕不上。必率人至花家寨。捉拿師母並桂小姐。師母同世弟婦在花家寨。難免有性命之虞。駱宏勳聽捉他母親。不禁號天大哭。哀求世兄差一個熟路之人相引。直奔花家寨中。情願前去償命。不叫他難為母親。胡璉見駱宏勳哀哭。遂說道：現在巴家正在哀慟其子之時。意不及此。亦未可知。若有此想。此刻師母早被捉去矣。此地離花家寨尚有五十里。即使世弟趕去。已是遲了。你且放心。待愚兄差一人前去討保。不過三更天。便知虛實。駱宏勳道：往返百里之遙。三更時怎能保有。胡璉道：世弟不知。我有一個同胞兄弟。名理。生得不滿七尺身材。若論他氣力。在千斤之外。如說英雄。萬夫難當。今年二十七歲。人多勸他求取功名。他說奸黨當道。非忠良吐志之時。為人臣必當致身於君。倘僅一官半職。到反受他管轄。何如我浪遊江湖。無拘無束。與花振芳及巴氏九雄。有八拜之盟。三年以前。在胡家鋪開張一個歇店。真正商賈。並忠良仕宦。歇住店中。恭恭敬敬。絲

毫不敢欺瞞。若是奸臣門中之人。入他店中。莫想一得個活貨物留下。將人宰殺。副下肉來。做成了包子饅頭。因此人都起他一個混名。叫做活閻羅。還有一件勝人處。十月天氣。兩頭見日。能行四百里路程。此刻差人到店。就叫他來。世弟以禮待之。他即前去。不過三更天氣。可以回來。駱宏勳道。常聽鮑七爺道大名。那不知就是世兄之令弟也。胡璉道。莫不是龍潭之鮑自安麼。駱宏勳道。正是。胡璉道。在下亦知他的名。實尙未會過。遂向家人分付道。我方才騎回之馬。想未下鞍。速速去接二爺回來。就說我有要事。請二爺回來商議。家人領命去了。不多一時。回來說道。二爹已在店前起身了。話猶未了。胡二爹已走進門來。駱宏勳連忙立起來。見禮已畢。分賓主坐下。胡璉道。此位仁兄是誰。胡璉道。就是我家師駱老爺的公子駱宏勳。胡璉復又一拱道。久仰久仰。又問道。哥哥呼喚有何話說。胡璉將駱宏勳路過巴家寨。刺死巴九之子。前後之事。說了一遍。胡璉搖頭道。巴氏九人。只有此子。巴九嫂馬金定還是了得。胡璉道。因此怕他的利害。故請賢弟回來商議。胡璉說道。巴氏有結盟之義。駱兄有世交之誼。我兄弟二人。兩不相助就是了。胡璉道。不是叫你助我助他。現今駱師母尙居花家寨。花振芳處。今日巴家夫妻。趕不得世弟。他們必到花家寨去生捉。若煩別人去。一時不得其信。駱世弟意欲煩你走一遭。駱宏勳欠身道。聞得世兄有神行之能。意欲拜煩打探虛實。弟無他。叩頭以謝就是了。胡璉本不欲去。因承兄之命。又兼駱宏勳之情難却。答道。效勞無妨。胡璉分付拿酒來與二爹。勸二爹速去。胡璉道。吃酒事小。駱兄事大。大哥你且全

駱世兄飲酒。弟待去了。回來再飲何妨。約有初更。更胡理說句去也。返步出門。連忙駱宏勳起身相送。及至大門之外。已是不知胡理去向何方。暗說道。真是奇人。復走入廳上。胡璉道。我全世弟慢慢而飲。一壺酒尙未飲完。只聽得房上嗒咚一聲而下。胡璉問道。甚麼响。外邊答道。是我。走進門來。乃胡理回來了。寨內正打三更。駱宏勳連忙起身迎接。胡理道。駱世兄放心。老太太並桂小姐安然無事。巴九哥夫妻。却至老寨。難爲老太太桂小姐。令岳母苦勸。九哥絲毫不容。多虧碧蓮動怒。要賭鬥。巴九哥無奈回家。要各處追尋世兄報仇。又道。駱兄莫怪。我今雖是老太太與桂小姐安然無事。全是碧蓮之力。他日完娶。切不可輕他。又向胡璉道。大哥。方才巴氏姐姐相囑。說花振芳已下江南。駱兄不可入寨。恐巴九哥復去胡鬧。無人分解。叫我兄弟二人。代駱兄生法。弟一路思想。並無兩全之策。大哥有甚主意否。胡璉想了一想道。別無良策。駱世弟還是回南爲妥。我寨連環。與巴家相隔不遠。來往不絕的行人。我料明日。巴家必有人來此處追尋。若來是時。可對他怎的說。世弟在此。自然不可回去。若然後日必知。知道必遷怒於我。難道怕他不成。只是好好寨鄰。又有一盟之義。豈不惡失了。但是惡失於他。有益於世弟。到也不妨。你看這事能有益世弟的麼。我想不如世弟回南去。約了鮑自安至此。我兄弟全去與他們一講。此仇能解。只是一件。回南之路。飛不過他巴家寨。如何是好。胡理道。這個不難。叫老兄走長葉嶺可也。胡璉道。無奈此路。多日無人行走。恐內中有毒蟲。胡理道。有法。將一根竹子劈破。駱兄主僕各持一根。分草而行。此名爲打草。

驚蛇。駱宏勛道：素知長葉嶺乃是通衢大路。二兄怎說多日無人行走。胡理道：駱兄有所不知。長葉嶺原是通行大路。只因苦水鋪花振芳開了店口。把我胡家爲生意。總做了去。是我不忍。用石塊將長葉嶺砌起。說那條路出了大蟲。不容人行走。迎來客商官員。先從吾店過去。然後方到他那邊。如今令人用鐵鋤敷打。將嶺口打開。亦不過三四里路。就出嶺口。前邊有牌字是石刻。走東南行八十里。卽黃花埔。埔上皆是官店。並無黑店。黃花埔乃息縣歷縣及縣交界。住一宿。問人回南之路。依他指引。不可到界碑走西北去。那是通苦水鋪去的大路。駱宏勛恐記不清。又叫余千細細聽好。胡理道：並非我要催逼世弟動身。趁此夜行。方免人之耳目。駱宏勛一一領教。胡理又拿出些干麪。做些鍋餅。裝在格包之內。以爲這八十里路之飯。駱宏勛告辭起身。胡氏兄弟二人相送。帶了三四十個嘍兵。送到長葉嶺口。令人將石塊撥開。宏勳重又相謝。上馬持竹。分路而行。天已五鼓時分。可憐二人深草蔭高。撞臉搗腮。真個是踏生捨命。一直前行。宏勳去後。胡理仍令嘍兵將嶺口之石砌上。此事回去不提。且說駱家主僕二人。走至日出時。方出山口。抬頭一看。真是一個界石碑。記得胡理說向東南走去。方才是生路。定了一定神。方才奔東南大路而走。難然還是有草。比之山口。短矮許多。易於行走了。行至中飯時候。路上漸漸有行人。余千跳下了牲口。向人拱言道：借問黃花埔此去。尙有多遠路。那路人回道：二十里就是。駱宏勳道：也走了一半多了。二人下馬。將牲口歇息歇息。取出鍋餅吃了幾個。方才又上馬。走到了日落之時。方才到了黃花埔。抬頭

一看見來往行人不絕。許多打銀並挑錢的。滿載萬倍。油鹽店糟坊歇店酒舖。煞是熱鬧。駱宏勳主僕聽胡家兄弟說過。此地皆是官店。遂放心大膽。進了宿店。天又晚了。二人只好入店內。又兼他主僕二人辛苦了一夜不眠。不便辦買別物。店中隨便飯菜吃了些須。二人就開了行李。解衣而睡。次日好趕早走路。事不湊巧。半夜之間。天落大雨。天明之時。主僕起來。見雨甚大。不便起行。又兼昨日辛苦。那身子甚是疲倦。命余千秤了幾錢銀子。叫店小二割了一方肉。買兩隻雞鴨。沾了三斤陳木瓜酒。作料等物。此處鷄鴨魚肉甚賤。用了四兩多銀子。餘者還交余千。余千道。不要了。你拿去買酒吃罷。只要你烹調有味。明日起行賞賜你。店小二深感之。滿心快意。於是辦去。駱宏勳因昨進店天晚。未曾看明黃花埔的街道。遂走出門面中間。各處望望。合當有事。對過是公館。宏勳在店門時。恰值公館中官府出來送客。駱大爺不以為意。看了一刻。仍回房內來。你說對過公館中官員是誰。乃定與縣賀氏之兄賀世賴。自花振芳劫任正千西門掛頭之後。王倫放了嘉興府。留下一封書信。叫他進京見他父親。王懷仁懷仁見他兒子信內云。家中收過他足紋一千兩。又係他的妾弟。叫大小與他一個前程。王懷仁查得歷城縣少了一個主事。將賀世賴名字補做。賀世賴赴任歷城縣做主事。做了三個月。歷城縣尹病故。軍門大人委賀世賴暫署縣印。以主事代行縣事。在黃花埔打公館。這日有鄰界恩縣唐建宗來拜他。送出門。看見駱宏勳在對面店門口站立。回來叫個班頭分付道。對過店中一位少年。本廳有些認得。好似揚州駱宏勳模樣。你暗暗過

去私問店主人。若是揚州駱宏勳，必然還有一個家人，名叫余千。若店主人說果是此人，可分付店主說，莫要放他去了。本縣有話，若是走漏消息，逃脫了二人，本縣只向店內要人。班頭承命過去，暗與店主說：我家老爺認得此人，有話對他說，叫你勿要放他起身。倘走漏消息，去了此人，只在你店中追究。說了，竟是回公館去了。店家捏了一把汗，祝告道：但願老天多降几天大雨，令他們不能起身。我之福也。不表店家祝告天地，且說值日班頭回至公館，見了本官，將話告覆。賀世賴分付外班伺候，坐轎回拜恩縣唐老爺。唐老爺出迎見禮，分坐獻茶之後，賀世賴道：晚生今天謁見堂翁，還有一件緊急大事相商。唐建宗道：賀兄有何事情，請道其詳。賀世賴道：黃花埔係晚生與堂翁分界，今來二個大盜，現在廖家店內歇住。晚生公館中衙役稀少，不敢動手，恐驚他逃走。特地來告堂翁，協全兩縣人役前去。方保萬全。唐建宗道：寅兄訪得的確，方可動手。若係誣民，干係你我前程。賀世賴道：定與縣劫牢，搶去大盜任正千、嘉興府烘堂盜去梅姓一家。實在此人，晚生認得最真，怎得錯認。唐建宗見他說的真實，地方來了大盜，怎好推他不拿。遂差馬快三四十人，協全賀世賴數十個衙役，各持棍杖鐵刀，攙勾長杆，一哄到了飯店中來。且說店小二將鷄鴨魚肉都製定當了，搬送到房。余千設列桌上，宏勳背朝外面，向裏坐下。吃叫余千過來全吃。余千道：這黃花埔來往大路，士人君子正多，倘看見主僕共桌而吃，暗地是必取笑。待大爺吃過，小的再吃罷。余千見天雨稍住，遂至後園出大恭去了。且說二縣人役，皆進了店門，便丟下一個眼色與店家。

店家會意。指引駱宏勳的宿房。衆人來至門外。看見強盜面向裏面而吃。暗暗將撓勾伸進。將駱宏勳肚腿一勾。用力一拉。可憐宏勳無意提防。連桌椅盡皆踢倒。又跑進十數人。按扶身上。橫杖鐵刀。雨點打來。未有一刻。遍身皆損。駱宏勳當是巴家追來。不料是官兵捉拿。先還擦硬。後來只落在地下而已。衆人見他不能動手。即刻將鑷腳鐐套帶上。却說余千出完了大恭。才得回房。來見店小二躲躲藏藏。一起驚慌之色。迎上前來低低的道。大叔不可前去。你家駱大爺已被官兵捉去了。余千驚問道。是何處官兵來。因何事件。店小二道。是歷城縣賀世賴老爺來捉去的。所來之人。皆是馬快。各持長杆撓勾。說你大爺是大案強盜。不一刻就要來捉你大叔了。小的先承送酒菜。故冒險前來通信。倘被看見。受累非小。說罷。抽身而去。余千想道。大爺今已被捉。我一人怎當他兩縣之衆。今若回去。是魚鳥投羅網了。不如逃去。再生別法搭救主人。不由的眼中落下淚來道。想我主僕二人。今日正是破屋又遭連夜雨。行船偏遇打頭風。莫道余千忘恩負義。畏力避難。背主而逃。呀。叫小的一人無法救你。我速回江南。通知徐鮑。好來搭救。將足一蹤。跳過羣牆。放開虎步。如飛向東南而逃。不題。且說衆馬快將宏勳上了手。扭足拷。找尋余千不見。就道。必逃走了。只好將宏勳解赴恩縣衙門。賀世賴隨後坐轎。亦到恩縣。唐建宗遂與賀世賴會審。坐了二堂。分付將強盜帶了上來。馬快將駱宏勳抬至堂上。臥在地下。還不知爲何原故。那唐建宗是主。不好相僭。讓了賀世賴。那世賴先向駱宏勳道。狗強人。強逞勇。無法無天。今日怎的犯在我手裏。可能得活麼。

唐建宗聽見這般問詞。明是借公報私。並非審問強盜。就有几分狐疑。且聽強盜回說甚麼。駱宏勳雖被打懵了。批判也有幾分甦醒。聞得上邊聲音相熟。抬頭一看。不是別人。乃是賀世賴。不禁雄心大怒。用手一指罵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你這個烏龜麼。賀世賴大怒道。好大膽的強人。敢罵本縣。分付打嘴。衙役方待上來。唐建宗禁止道。別要動手。待我來問問。大喝一聲道。你今既被獲捉了。就該斂氣服罪。也少受些刑法。怎敢大膽辱罵問官。駱宏勳道。我無犯法之條。不知因何捉我。亦不知此官爲誰。唐建宗道。本縣是恩縣。賀世賴是歷城縣。黃花埔乃兩縣分界。故二人會審。你們共有多少人。怎樣却得定與監牢。從實說來。本縣不動大刑。駱宏勳道。老爺有所不知。小人父親在定興縣做遊擊。在任九年。一病身亡。城內有一個富戶任正千。幼從先父學習槍棍。感父授受之恩。款留我母子在家居住。手指着賀世賴道。他的妹子賀氏。原是江陵青樓中一個妓女。他亦隨着妹子在妓院中送茶送酒。我世兄任正千。在江陵妓院中會見他妹子。愛其體態妖嬌。不惜三百金。代他贖身。接至家中爲室。賀世賴亦隨至世兄家。管管家事。後因他賭錢輸欠。無銀抵償。將世兄客廳中銅火盆盜去。被世兄遇見。逐出門庭。永不許他上門。他流落在城隍廟。抄寫籤詩。適值王倫求籤。代他講籤詩。王倫中意。喚至家中做個幫閑朋友。後因西門解圍。我四人結拜。豈知這畜生代妹拉馬。將我二人灌醉。令王倫進內與賀氏通奸。又被我家人余千撞見。因此結仇於我。我隨送父柩回南後。又聞王倫被盜。硬誣任正千爲匪。後來不知何人劫牢。將世兄救出。王倫竟

把賀氏接去爲妾。想必是王倫用了手脚。代他幹辦了這個前程。今日相遇。又想謀害小的。老爺思之。便知真僞。賀世賴聽他將自己半世醜態。盡已說出。只氣得跑跳如雷。將堂案一拍。分付拾夾棍來。這個狗強盜自然招出真情。下邊差役連連答應。唐建宗禁止道。不可動刑。便叫聲賀寅兄。駱宏勳今日未破了大案。又無贖證。何能就動大刑呢。暫且收禁。俟捉余千一同會審。卽寫監票。把宏勳押入監中。又分付禁役。不要上大刑。又分付將飯店廖姓帶上來問道。此二人何時到你店中來的。還有作伴之人否。廖大稟道。昨日日落時進我店中的。只此二人。並無別的形迹。唐建宗卽分付店家無大事。你回店去罷。以後下人務須留心查詰來歷。不可混下。廖大叩了一個頭。答應是是。感及大恩而去。唐老爺又令將口供單來看。與宏勳口言無異。賀世賴亦要看看。唐老爺恐他見上面羞辱他之言。怕他扯碎。故不與他看。遂放入袖中。說道寅兄看他怎的。弟這邊收存。亦是一樣。今日之事。寅兄作速通知令妹丈王大爺。代我作個手脚爲要。駱宏勳既係遊擊之子。自行三親六眷。怎肯受此屈氣。賀世賴被唐建宗說着他的病根。開口無言。遂告辭慚愧而回。看官唐建宗爲何以口供單爲至寶。不與賀世賴看。他是個進士官。律例甚通。誣賴平人爲盜。動大刑。則該削職。若悞捉而不動刑。不過罰俸。所以他禁止不叫動刑。又料宏勳必不服氣。倘若告了上司狀子。他有口供單爲憑。其罪皆歸賀世賴了。這也不表。却說余千跳過牆來。一路直向東南跑去。脚不停留。跑至中飯時候。約有三十里路程。到一個大松林。余千走入裏面。在那裏石香爐上。

坐下。心中還是昨日晚上進店之時。吃的東西。今日天落大雨。地又泥污。又不住的跑到中飯時候。肚中飢餓。脚又痛。身上分文錢未帶。此刻余千真無可奈何。欲回江南。適信與徐鮑二處。因相隔有千里之遙。身上分文未帶。欲回黃花埔打探主人信息。又恐賀世賴捉他。主僕二人。皆死於無辜。左思右想。進退兩難。不如解下腰帶。自縊而死於林中。省得受些苦處。方待解下帶來。心中忽又想到。我若死於此地。主人那裏知道。還只說我忘恩負義。背主而逃。罷了。不如我返黃花埔。自投圈套。死於主人之旁。以見我余千不是無情之人了。主意已定。遂放步出了林來。仍向黃花埔而來。日落時。離黃花埔不遠。後面來了一匹牲口。上坐一個和尚。人遲馬快。不多一時。趕過余千。回首將余千一望。勒住馬回首叫道。你不是余千麼。余千雖行路。他低頭思想主意。並未看見。忽聽有人呼他之名。心疑是官差人等。心中打了一寒驚。究竟不知呼喚余千。果係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軍門府余千告狀 龍潭莊董超捉人

却說余千將到黃花埔。後面來了一騎牲口。人又走得遲。馬又行得快。趕過余千。余千見馬上坐着一個和尚。將余千一望。回首來叫道。你不是余千麼。余千聞叫。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駱宏勳之嫡堂兄名寶王。是個翰林出身。因則天淫亂。重用奸佞。他就棄職隱在九華山。削髮爲僧。素與狄仁傑王爺甚是契厚。他今日到五臺山進香。回來路遇狄仁傑。現在山東節度使。路過歷城縣。將欲一拜。遇見余千。不知何往。遂呼名相問。余千認得是寶

王和尚。卽兩足跪下。口稱大爺不好了。大爺今在歷城縣。被人誣良爲盜。賓王道。何人相誣。余千將定與縣王倫賀氏通奸。並花振芳盜老太太路中刺死巴九之子。胡蓮開路送行。昨晚進店。大雨相阻。賀氏之兄賀世賴。現爲歷城縣主。看見我主僕在店。差人捉去。小的越牆而逃。已至三十里之外。復轉自投。意欲同大爺死在一處。前後之事。細細述了一遍。賓王道。余千。你果有真心救我之弟。你隨我同進狄千歲衙門。急便稟明。自然有救。余千滿心歡喜。賓王叫道。須要改裝。便將衣給余千扮爲道人。包袱內現有乾糧。余千吃了些。跟了賞王進城。他反下飯店等候。賓王來至節度使衙門。下了牲口。命外班通報。說九華山駱和尚稟見。外班稟了宅門。宅門又稟狄仁傑。狄仁傑聽得駱和尚至此。連忙分付請見。宅門上傳於外班。外班至大門說聲請進。賓王在前。余千在後。進了宅門。狄千歲早在堂上相迎。見禮分賓主坐下。各敘寒暄之語。仁傑道。一別日久。甚爲渴想。今晤尊客。大快愚懷。賓王道。隱居荒山。知公位居三台。每欲進謁。未得其便。今五臺山進香回來。得知千歲榮任山東。特來叩賀。仁傑道。豈敢豈敢。談了一回。進內書房排齋。仁傑相陪。那跟來的道人。亦有家人相邀。另有菜飯款待。吃過之後。又安排夜宴。余千在門外等候。狄公飲酒之間。向賓王道。先生抱濟世之才。藏隱山林。眞爲可惜。嘗聞治極生亂。亂極生治。當今之世。已亂極矣。而治將生焉。先生若肯離佛門。仍掃俗世。下官代爲啓奏回朝。共扶社稷。以樂晚年。何如。賓王道。千歲美意。已銘於心。但是貧僧已脫紅塵。久離富貴。狄公道。素知先生道及尊府門衰祚薄。先生今日出

家尊府又少一賢子孫。怎便何故。賓王聽說人了二字。不由的眼中流淚。狄公忙問道。先生因何落淚。賓王道。適聞千歲言及舍下人丁。貧僧發慘。舍下歷代單傳。惟先祖父先生先叔父二人。先父生貧僧。先叔子生一舍弟名賓侯。貧僧出家。所有伏祀香燈祖先者。只有舍弟賓侯一人。不料今日途中遇家人余千。言及今日早飯後。被歷城縣縣官硬誣爲盜。捉入縲紲。貧僧家門不幸。人口伶仃。至於此極。是以落淚。狄公道。歷城縣官。前日已故。尙未題補。現今委主事賀世賴代印。怎就無故硬誣良人爲盜。賓王道。今隨貧僧來者。卽是舍弟家人余千。因捉了舍弟去後。他無依無棲。中路痛哭。貧僧見之不忍。故帶他同行。前後之事。他皆知之。又叫余千過來。命將大爺之事。細細稟上千歲。余千走進門來。雙膝跪下。痛哭不止。狄公道。你別哭。且起來將前後事情。說給我知。余千叩了一個頭。爬起身來。立在一旁。將任正千留住。在桃花塢遊春。王倫與賀氏通奸。主人不辭回南。花振芳求親不允。怒及主母。鮑自安勸主人避禍。山東招贅。路過巴家寨。刺死巴九之子。夜宿黃花埔。遇了賀賊。從頭至尾。一一說了一遍。狄公道。賂先生萬莫見怪。我說令弟既係官家之子。應學習正業。好求取功名。怎與這水旱二寇往來。我每欲捉這兩個強人。未得有便。余千又跪下告道。小的主人原是習文講武。求取功名。因父喪未滿。在家守制。與花鮑二人相交。亦非好意。將桃花塢遊春時。遇花振芳。始結王賀之仇。提刺客贈金之舉。方交鮑自安。故有烘堂之事。且鮑自安與花振芳二人。皆當世英雄。江湖的真強。所劫者。皆是奸佞。所敬者。皆是良善忠人。每恨在無道。

之秋。不能吐志。爲之吁嗟長嘆。狄公聞余千稱花鮑二人。甚有忠義之心。就觸起招降還朝之念。向知這二人手下。有無數英雄。得他掃順。作除奸斬佞之用。又向賚賓王道。余千方言嘉興府關堂之案。內有梅重氏不夫成胎之事。此究何說。賓王道。自古亦有此事。或自觸形而成胎。或夢企而有孕。所生之子。非英才蓋世。卽成佛作仙。名曰仙胎。然爲古今不多有之事。人見之不得不疑耳。狄公道。下官學淺。不知古來那個不夫而可孕者。望先生證之。賓王道。王禪鬼谷成孕。甘羅飲露成胎。皆其證也。狄公道。有夫無夫。何以知之。賓王道。如今無夫之胎。生下雖有筋骨。但軟而不硬。五七歲時。方能行走。狄公滿口稱贊道。真可謂博古通今之士。不愧翰林之職。下官意欲叫余千明日回江南。差一旗牌。持我令箭。隨他前去。將水寇鮑福。並私娃一案。一並捉來。下官面審。令弟之事。叫余千寫一狀子。我明日陞堂放告。叫他喊叫。我准他的狀子。自有道理。余千道。小的回南。賀世賴倘謀害主人。如何是好。狄公道。我收了你的狀子。批准候鮑福一並捉究。那個賀世賴誣良。已爲犯官。我亦差人管押。大凡親提之案。那個敢害你主人。余千方才放心。天色已晚。狄公回後。賚賓王道寫了一張狀子。交與余千。叫他明日趕早出府。莫使他人知之。站立衙外伺候。余千一一領命。心中焦燥。主人一夜何曾合眼。天明時。看了宅門開了。余千走出。趕奔賓王廡所。將衣帽換過。同至衙前。賓王獨自報名進去了。余千獨自在外伺候。只聽得三聲砲响。鼓樂齊鳴。不多一時。那狄千歲陞堂放告。余千卽大叫冤枉。求千歲爺作主。話猶未了。只聽得兩旁一聲吆喝。四旗牌官似

狠如虎。跑至余千跟前。一把抓住。提到堂前。繩捆索綁。要打一百例棒。才待舉手。狄公將頭一低。向余千道。免打下邊答應一聲。就不打了。狄公問道。你是那方人氏。何不在地方官衙門伸告。反到本藩衙門亂喊。可有狀子麼。余千答應。小的有狀子在懷。狄公道。放綁。下面就將余千釋放。余千跪下。將懷中狀子取出。頂在頭上。吏堂接了。放在公案。狄公舉目一看。其略曰。

具狀人余千。年二十三歲。係江南揚州府江都縣人氏。爲使官誣民。借公報私。叩求 憲台提訊事。切

主人駱宏勳。原任定興縣遊擊之子。老主在任九年身故。在任之日。有一任正千。從主人學武多年。因老爺去世。任正千素有師生情誼。留主母與小主在他家居住。與伊妻兄賀世賴相認。恨伊人面獸心。見財忘義。欲圖王姓之財。不顧兄妹之倫。代妹子拉馬。與王姓私通。被千撞見。於是沒計使主避嫌。告辭南歸。制滿贅親黃花埔。不料賀世賴蒞任歷城縣主簿。代任縣事。仗他自己威勢。以報昔年私恨。協同鄰界恩縣唐令。率虎狼之衆。捉拿異鄉弱民。誣他叛獄搶去大盜之罪。嘉興劫庫。盜去姦夫之態。私反獄事。千主絲毫不知私娃娃案件。願曉其情。因路過嘉興。借宿三官庵中。夜聞梅童氏喊叫救命。千主搭救情實。而盜私娃。乃龍潭之鮑福。因狐疑不去。盜來以追其宵。不知童氏真無夫而有孕。鮑福現今收爲義女。養活在家。以待明公爲之割斷焉。千主亦實未之同事。好惡以實有之事。而硬罪未作之形。酷那嚴拷。因係在離離弱民。怎抗邑嚴之勢。藩王畿內。又豈

容奸惡橫行。千情急。冒死具稟。伏望藩王千歲駕前。卽飭提訊。庶利惡知警。而弱民趨生矣。頂感上粟。

狄公看完了狀子。問了幾句口供。遂拔令箭一枝。見旗牌董超。聽見點差一聲答應。當堂跪下。狄公道。與你令箭一枝。速到鎮江府丹徒縣。捉捉水寇鮑福。當堂回話。並提私娃老梅梅滔等人犯。一同候訊。董超先還當個美差。好不歡喜。及聽見叫他下江南捉水寇鮑福。痴呆了在地下。半日不應。狄公道。你爲怎的。竟不答應。欲違本藩之差。董超道。旗牌怎敢違忤上差。但龍潭鮑福。乃多年有名的水寇。下次有官兵前去捉他。只見去而不見。回旗牌無兄無弟。只此一人。可憐現有八十歲的老母在堂。旗牌今日去了。何人待奉晚年。求千歲爺施格外之恩。饒恕殘喘。合家頂感。狄公道。你只管放心前去。本藩將你交與一人保護。遂指余千。余千明白。爬了幾步。狄公道。你既要代主報冤。必要鮑福到來。方能明白。今將董超交與你同去。至龍潭將鮑福捉來。董超好好回來。你主人的冤仇。自伸。董超有傷。你也莫想得活。余千道。請差官放心。在小人身上。包管無事。董超雖聞此言。終有些胆寒。但千歲差遣。怎敢推諉。恐傷本官之怒。少不得領下令箭。卽同余千回家。收拾行李。狄公遂拔令箭一枝。去把賀世賴捉下。着恩縣唐建宗管押。本藩提審。分付已畢。退堂。仍與駱賓王相談不提。且說恩縣唐建宗。接了軍門令箭。連忙帶人。徑至賀世賴公館。將賀世賴捉下。亦着押在獄神堂中。又分付放了駱宏勳的刑具。不可缺了他的茶飯。恐悞大人提審。駱宏勳方知余千告了軍門狀子。稍放心懷。且說董超同余千至家。收拾家中妻妾兒女。並八十

老母俱皆痛哭。同出來托余千道。請太太並大娘放心。包管無事。各事總在我身上。不要擔心。董超無奈。何只得收拾了行李。拜別了母。辭了妻子。同余千向江南而去。在路非只一日。到了龍潭。余千乃是熟路。引董超直向龍潭莊來。來到護莊橋。董超立住道。余大叔。你先進去。咱此在等候。大叔將他說明。你親自出來喚我。我才進去。若別人相喚。就是強盜了。我就溜逃去了。余千道。你也說得驚呆。待我先進去說就是了。放步過橋。行至大門。門上人道。余大叔。你回來了。余千問道。老爺可在家麼。門人道。山東花老兒。前日同任大爺。揚州徐大爺。俱在這裏客廳內談論。余千不用通名。一直進去。心中想道。我因事急。先來通知鮑老爺。打探明白。到揚州通報徐大爺。不料徐大爺也在此地。兩得其便。來到客廳。衆人一見余千回來。盡皆失驚。連忙問道。你是怎麼回來的。怎的這等急切。你大爺今在何處。余千聽了。不禁放喉大哭。說道。在路上又惹大禍來了。花振芳有翁婿之親。聽了驚慌。忙問道。又惹出怎麼事來了。余千將路過巴大爺。乘機傷少爺之事。說了一遍。巴九弟兄四人。聞說傷了姪兒。盡皆怒目肩挑。大怒道。我們弟兄九人。只此一子。今被傷死。豈肯干休。先殺其僕。後尋其主。竟奔余千。鮑自安道。各位賢弟。且莫怒恨。事要論輕重。評是非。不是一味動怒的。且在我舍下。如何動得手的。若要代姪兒報仇。到別處再講。今日暫停。巴氏弟兄見鮑自安有護衛之意。在他一畝地分內。竟不能行粗。遂含怒而坐。鮑自安道。方才不聽見余千叔說。是令姪無故率領衆人。用棍相害。曾聽得當場不讓。舉手不容情。駭大爺若不動手。竟候着令姪

打死罷。他的命竟一錢也不值。我也素聞令姪不過長了一個蠢法。比不得駱大爺。若一塊近來。况又是令孫賢。今已既懼傷令姪。叫駱大爺日後孝敬。孝敬賢昆仲就是了。巴氏兄弟。素亦知受駱宏動個報。鮑自安一番話說得近理。各皆下氣。花振芳因有翁壻之情。碍於啓口。只一言不發。見鮑自安勸解巴氏兄弟。後見他們各人氣已稍平。乃問道。懼傷巴氏子之後。其事怎的了法。余千道。主僕二人恐寨內人追趕。遂奔老寨。長葉嶺路徑曲折。向胡家寨走去。幸遇先老爺門生金鞭胡璉。留至家中商議。叫我主僕二人就此遠回江南。請鮑老爺赴山東。與巴九爺相叙。又請了胡璉二爺來開長葉嶺。令我主僕奔逃。日落方到黃花埔。下了歇店。半夜三更。天降大雨。次日不能行。只在店內住。店門對面。就是歷城縣的公館。那縣官就是賀世賴。他看見我主僕在店。暗約同恩縣唐老爺。率領兩縣人役。將大爺硬誣爲盜。打得筋骨寸傷。彼時小的在後園出恭。多虧店小二通信。赴牆脫逃。欲回江南通信。徐大爺鮑大爺設法救。主行三十里。在一林內歇息。想投江南。相隔千里。身上分文全無。如何能行。意欲林中尋死。又料大爺不知。反道我忘恩負義。又不知逃往何處去了。實在無奈。仍回歷城。自投於死。將到歷城路。遇大爺堂兄賓王和尚。要去拜見狄仁傑。千歲問起來。由將小的帶進二門。面稟狄千歲。狄千歲發了一枝令箭。差旗牌官董超。與我同來。請鮑老爺並捉私娃一案提審。董超不敢進來。今在莊外候信。花振芳徐任三人聞得駱宏動被難。各各流淚。惟鮑自安聽得狄公差人前來捉他。並私娃一案。不覺雄心大怒。忙傳前面聽差的人。速

將差官捉他出來下酒。花振芳余千想道：鮑自安一到，駱宏勳之冤即伸，因乃勸道：「你這老奴才，方才勸人不要動怒，臨到自家頭上，就不能三思了。即去亦不道要你去，做一個見證。有何人難爲你？你一到案，駱大爺之冤即伸。他主僕豈不感你之恩？何必如此動怒？鮑自安道：「賢弟有所不知。我在此居住二十年，從無官差敢進我庄。今若容留此人，豈不壞了例了？又被他人笑我年老無能，受人節制了。余千見鮑自安不容董超進庄，即速跪下說道：「臨來之時，狄千歲諄諄分付，董超無事回來。主人亦自無事，若董超有傷，我主僕二人莫想得活。今老爺若殺董超，就如殺了小的主僕二人了。望老爺殺了小的，留下董超性命回去，以抵我主人之罪。說了大哭起來。在坐之人無不下淚。鮑自安是個有情有義之人，心慈面軟，見余千愿死保董超，一團忠義之心，連忙扶起余千道：「你既能爲主盡忠，我豈不爲友全義麼？拚着一條老性命走一遭去。敢煩余大叔出去請那差官進來。余千歡天喜地，走至謙庄橋，請董超進內。董超懷着鬼胎，提心吊胆，隨着余千進來，到了客廳，衆人相見，分賓主坐下。董超道：「奉上之命，故特來請老先生大駕，並提私孩一案。上人訊問，自安道：「久聞狄千歲保國忠良，每欲謁見，無奈無故不便。今有人來，正合我意。私孩案中梅童氏現爲我義女，亦欲代他辨明。狄千歲久歷朝綱，經見自多。今蒙提訊，亦我義女見天之日也。定是要去的。只是無有定期。在下有一心事，今日做了，明日就可起行。明日做了，後日就可動身。一年做了，就要一年才起身。少不得又屈大駕。在舍下等候。董超道：「請問老爺有何貴幹？倘一時不

能做。何不同來再做。鮑自安道：我存心離此已久。意欲連家眷一同移居山東。指着花振芳道：與我這花兄一處同居。離長安路近。就便道到京中。將那些弄柄的奸倭宰殺。替國家除害。這件事一做了。省得又要回來。董超不敢諍問何事。又說道：小人在府打擾。到也甚好。只是家中有八十二歲的老母。無人照料。如何是好。求爲誰作主。鮑自安道：差官不必心焦。我這事已差人打探去了。如是早做就罷了。如果日子長了。每月在下差人送二十兩足紋到府。與老太太使用如何。董超因見水旱兩個老兒皆在此地。本不願在此留住。但得保全性命。卽是萬幸。那裏還敢推托。鮑老分付設酒。正在歡飲。只見濮天鵬兄弟自外而來。走到鮑自安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言語。只見鮑自安聽了大喜。不了他二人說些怎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花振芳開舖賣藥酒

鮑自安用計獲奸淫

話說衆人正在飲酒之時。天鵬兄弟進來。與衆人見禮之後。在鮑自安耳邊說道。打探明白了。王倫陞的是金陵建康道。不敢走水路。爲怕我等抄旱路而來。明日卽到龍潭。從浦口過江。鮑自安聞聽此言。不覺大喜。向董超道：差官不要着急了。此人明日卽至此地。再住一夜。就可同行。董超問道：此人是何人。鮑自安道：此卽吏部尙書公子王倫。原是嘉興府知府。今陞金陵建康道。明日從此路過。又將王倫與賀氏通奸。並同關嘉興之事。說了一遍。我原許任正干活捉姦淫。故欲踐前言。而不失信於朋友。董超方才明白。鮑自安又分付天刁多差幾人。遠近打

探不時來報。莫讓牠過去了。天刁領命。就差幾十個聽差前去打聽。這邊席上。因有此事。大家皆不大飲酒。連忙吃飯。吃完之後。鮑自安去分付差人等。余千上前問道。大爺幾時來此。徐松朋長嘆一口氣說道。自你主僕去後。我上庄收租。過了十八九日回來。饒冤家插臺也拆了。並沒動靜。家中過了兩日。那日早飯之後。縣內聽事吏持了張老爺的名帖。進來請我。我問請我何事。聽事便道。張老爺有一個公子。欲棄文就武。請我爲師。我想在家與藥一萬這廝鬥氣。且往縣內躲躲是非。遂騎了一匹牲口。同聽事更進了衙門。二堂之上。站立有百十多人。我只當是書役站班。不以爲意。孰知衆人見我一到。卽把宅門一關。背後跑出數人。將我捉倒。上了手拷。足鐐。吆喝一聲。將我帶過。問我怎的留大盜熊鐵頭方郎等數人。打劫甘泉山下吳仁輔家。採其妾之花。我道武生絲毫不知。老父母何出此言。老張道。你同夥之人。已被捉獲。說與你是結拜過的盟兄弟。因路過至你家看望。被你留住。晚間方得動手。連你與他交接庚書名帖。皆呈在此。你如何推做不知。我說道。老父母將強盜提出。武生與他對面口供。老張遂發監票。提出八九個強盜。熊鐵頭方郎那兩個狗頭。好生利害。未曾到堂。就大叫道。老大。你休快活。我們扳你出來。只是恨你狠心情薄。所劫的財帛。只是雙分。淫奸女娘。是你受用。我等被捉多日。毫不相顧。亦不來看望。昨日實受刑不過。故說出來。與我同受此苦。我與他分辯。一口咬定不饒。老張信以爲實。因我是個武生。未曾詳去前程。不能妄動刑罰。把我收禁牢中。就辦通報詳章。方才嚴審。我入監之後。有箇禁子。他因平日

受過我恩之惠。各事照應。及無人之時。低低的告我道。纔一萬家門客華三千。二百兩銀子。暗地去買通馬快馬役馬金。分付強盜熊鐵頭相扳。又恐本官不信。華三千又暗寫你的庚帖給他爲憑。到今日有了此禍。我知此乃是第一萬買盜扳害。大爲焦燥。不料大娘叫徐千到龍潭通信與鮑老爺。鮑老爺前日到揚州。反監劫牢。救出我來。料揚州不能居住。將細軟物件。打起包裹。家人奴僕。各把幾兩銀子。令各歸其家。挈大娘連夜來此。余千方知徐大爺來此之故。又向花老兒任大爺問道。幾時到此。花振芳道。前日將老太太桂小姐。迎至山東。恐怕你大爺認爲眞。有傷貴體。因是住了七八日。同任大爺自東來揚州。請你大爺。因在路陰雨阻隔。昨晚才到揚州。到徐大爺府上門。又一看。大門上殊標封條鎖了。訪問鄰人。方知被人誣告。今反了獄。連家眷也逃走了。我料必是鮑老爺相救。今日才過江來。你談一陣。我稱一番。天已夜了。大家安臥。次日各人起來。探事的人。不絕報信。一個說王倫已到某山。一個說王倫已至某鎮。鮑自安令天鵬於江中預備大船八隻。將家中細軟物件。差人凡值錢的桌子條檯各物。分付衆人。盡扛上船。待到山東去。皆好用。又說道。但願他臨晚方至此。省了我多少手脚。又差三十個聽差之人。各持烏槍長叉。扮作打獵人模樣。又令四人拿了四面銅鑼。等王倫來時。鳴鑼吶喝。說道。此去有三隻大蟲傷人。夜中不可行走。欲去捉他。不便動手。遂向花振芳道。此地沒有歇店。又無人家。王倫必假三官殿爲公館。他今現任之官。自然是烘烘烈烈。建康自有長班。嘉興亦有送役。連他家奴僕人等。我諒他有百十餘人。動手

時雖不恁的。到底人多碍手。我今與你分作兩去成事。令人在三官殿不遠山崗門。搭起茅蓬。把好酒治去五七。透那活兒藥過二包。你領徐大爺夫妻。並小女婿四個人。分作兩店。女將掌櫃。輕輕的價錢。大大的盤子。那跟隨王倫來的人。走得肚中飢餓。自然來買。在店來飲。看下藥提進廟來。發真酒。弄到幾個是幾個。我同巴家四位賢弟。任大爺余大爺。董差官。濮天鵬。在三官殿專捉王倫賀氏。方得妥當。衆人起身道好。鮑自安叫人在三官殿北首。三官崗上。搭起兩個茅蓬。又叫女兒徐大娘。各自收拾。諸事全備。天將下午時分。打探人來稟道。王倫離此不遠。只有三十餘里了。鮑自安道。他後至天已日落。正在歇宿時分。連忙捧出酒壺。衆人飽餐一頓。夜來好下手。比及日落之時。個個暗藏兵器在身。出了庄門。去三官殿搭茅蓬的。早已告竣。各行各事。俱已安排妥當。不表。且說鮑自安領衆進了三官殿。消安師徒相迎。分賓主禮坐下。獻茶。消安問道。各位檀越從何而來。鮑自安道。長者亦知兩鬧嘉興。未得其人。今日王倫陞任建康道。自旱道而來。少刻卽至。特來此地等候。消安聽此言道。阿彌陀佛。冤讐可解不可結。論王倫其心奸惡。自應捉拿。但任檀越既然是巨富之家。何愁無佳偶。而反贖妓女。不慎於始。故有此悔。於今各事。只悔當初。各檀越不來。貧僧不知。貧僧亦不敢深管。今旣告訴貧僧。我出家人以好生爲念。在各檀越前。乞化此兩人。放他過去罷了。任正干道。此乃傾家殺身之讐人。今日相逢。豈可放他。別事無不依從。此事斷乎不能。消安聽他不從。就有幾分怒色。鮑自安極其撻便。說道。消安長老。從不輕易乞化。今旣乞化。任太

爺亦不必着急。就放他過去罷了。消安見鮑自安應允。諒任。正千無能爲。乃因謝各位檀越。莫大佈施。貧僧無以爲報。命黃胖獻茶不表。衆人在殿伺候。且說王倫一衆人等。行至龍潭。天已日落多時。意欲趕鋪口住宿。正行之際。只見三個人一班。五個人一班。有二十多人。各持鳥鎗長竿。似乎打鳥之人。不以爲意。仍令人夫前行。忽聽得鏗聲响。又聽吆喝之聲。說道。行路客商聽着。此地有三隻大蟲。夜夜出來。傷了無數行人。早些歇任。不可前行。倘見了。你們性命休了。衆人聽見有三只大蟲。盡皆打了小驚。一個個停住不走。王倫也就聽見道。我有一百多人走路。就有大蟲。亦早逃去。怎敢前來相害。賀氏在轎內道。凡事謹慎。萬無錯的。鄉人既說有虎。虎雖不能相傷。遇見了豈不怕人。王倫聽了此言。因他膽小。恐驚嚇了他。說道。此地可有甚麼落地可住。內中有一個脚夫。此地甚熟。他已走得困了。恨不得一時住下。聞得老爺相問。連忙答道。此地有一個三官殿。房屋甚多。儘可做公館。王倫道。如此甚好。令班頭先至三官殿中。說那住持知道預備。班頭領命前去。王倫催促人夫隨後。且說班頭來到山門。用手打門。裏邊黃胖問道。是那一個。班頭道。建康道王大老爺路過此地。天晚了。無處歇宿。要來你三官殿中作公館。叫你們伺候。黃胖暗道。該死的東西。兇神五道。正要尋你。被我師父化下。你今自己投來麼。又不好言明。便回道。此殿房屋破壞。不可居住。去別處尋個好地方作公館罷。班頭道。別無落地。惟你殿中寬闊。速速開門。王大老爺後邊即到。黃胖道。好厭人呢。我說沒有房子。你還在這裏歪纏。班頭見不開門。即便回來。王倫也到。人

夫離此不遠。班頭上前稟道。小的才到三官殿叫和尙開門。那和尙只是不肯開門。說道。殿中房屋破壞。往別處去尋公館罷。小的又道。太老爺就叫他速速開門。他反說小的惹厭。和他歪纏呢。王倫道。或者真是房屋壞了。無奈無可住之處。這便怎了。賀氏在轎內冷笑一聲道。好個三品道爺。連一個破屋不能借。又不是長遠住。不過是暫住一宵。且又是晴明天氣。管他漏與不漏。就是不肯借罷了。也未見這種和尙。一發可惡。又不頂了你的屋去。王倫被賀氏幾句言語。激得心頭火起。分付人夫直奔三官殿前來。看他敢不相留。且說黃胖打發了班頭去後。進來對師父說知。消安眉頭一皺。想道。雖已推去。必還要來。這些英雄看見。那裏還顧得化過未化過。我將他衆人請至旁邊兩間淨院中奉茶。使他們不見面。或者可以容過。遂道。各檀越皆已佈施過。二人但貧僧心中爲有些狐疑。如真心施捨。貧僧既請各檀越。今日且莫回去。此間有一小院。是兩間淨室。是貧僧中師徒下榻之所。請檀越進內。貧僧家茶一壺。備幾色粗點心。同叙一宵。讓他過去。才放心。貧僧所化者。是化他今日之死。後來他在別處殺斬存留。貧僧不敢問他。不知各檀越意下如何。鮑自安道。旣已言出於口。那有改悔。今若不信。我大家就領厚情。於是起身就到旁院淨室來坐下。不多一時。外面打門甚急。消安師徒知是王倫等來了。隨辭了各人。走出小門。回手將門帶上。用鎖鎖上。才到山門問道。何人敲門。外邊道。大老爺駕到。還不速速開門。消安即刻開了門。人夫馬轎都各進內。三官殿本是兩進院落。王倫同賀氏進了後院。人夫轎馬皆在山門以外。王倫賀氏拜

過三官大帝之後。來至殿坐下。分付喚殿的住持來。消安走進。謹遵法規。雙膝跪下。王倫道。好大膽的和尚。本道到此天晚。差人前來借宿。你怎麼不開門相拒。天下之官。能管天下之民。欺我建康道。不能管鎮江之民麼。消安道。先前天差來。僧人不知。尚在後廂。回話者乃僧人一個徒弟。殿宇雖然傾壞。豈不可暫居一日。天差去後。僧人方知。故前來伺候。王倫見消安說得有理。先乃是徒弟無知。就氣平了。說道。你既不知不罪了。你下去。消安又叩了一個頭。出來又開鎖進穿院而來。且說任正千等。見消安師出去。向鮑自安道。老爺費了多少心思。欲捉奸淫。今輕輕就佈施了和尚。豈不是枉費心思麼。鮑自安道。諸公不知。消安師徒。有萬夫不當之勇。且性烈如火。先前任大爺不肯應允。他就有了怒色。我故隨口應允。若不允他。他師徒可然謾他。必通信息與王倫。豈不是勞而無功。衆人道。他今出入俱是用鎖。我等如何能出去。鮑自安道。牆高萬丈。怎能禁你我。三更天氣。亦自有法。又叫過天鵬來。附耳如此如此。天鵬聽得含笑點頭。消安已走進來。相陪。令黃胖烹茶。送到不提。王倫一衆人。在路上已吃過晚飯。住了公館。不過用點心茶酒。點心是有隨行廚役做成。預備茶酒。又是他駝子上。自帶銅鍋木炭風爐。毫不驚動和尚。下邊人役。一路疲倦。餓是不餓。都想着吃酒解解倦乏。就有那個好吃酒的。到那裏看看槽坊酒店。進廟之時。早已望見廟北首崗之上。兩個酒字燈籠。各事完備。揀契厚的約幾個。去打酒吃。原要打到廟中吃。及到酒店。見店中有兩個俊俏女人。在此。且又生得妖娆可愛。即不肯回廟。要在店中吃酒。看女人。一鍾下肚。

皆眉直眼花麻癱在地下。店後有留得，便叫隨後邊抱在溝內。有些人打酒到廟中吃者。花老兒道：「好的，但杯筋無多，有幾個到廟中說。」酒店兩個妙俏女人掌櫃，個個將這酒拿回店中，以借杯爲由。三月天氣，那有吃冷酒之理。要在店煨煨，花裏尋春，花老兒等放藥下去，吃了一時，照前抱入溝內。正是禿子頭上打蒼蠅，來一個打一個。書役人等，但凡衙門中人，那一個不好眠花宿柳。未到一更天氣，百十人已迷倒八九十個。未迷者，是那不吃酒老成人，並王倫不時呼喚者，不過十多人。天有二鼓時分，鮑自安聽得外邊無喧譁之聲，已料是花老兒弄送的。見了消安師徒，不離左右相陪。鮑自安故現瞇睡之狀，消安見鮑自安是年長之人，遂道：「何不於貧僧床上安睡。」安睡。鮑自安道：「倦意却有，各位在此，我怎好獨睡。」衆人皆會意，齊道：「我等明日都要起來，亦不能坐談一夜。美茶點已皆預過，却都要睡睡才好。」消安道：「叫他們房內安睡，在師徒二人門外安坐，必不妨事。」遂道：「既各位欲臥，何妨草榻，只恐有屈大駕。」衆人道：「不過連衣睡睡，誰還脫衣。」於是各位英雄，在他師徒兩床而臥。消安將燈吹熄，同黃胖走出房門，回手帶過房門，搬了兩條橙，各坐一條。一人身旁，倚一根鐵禪杖，在外面防備。却說鮑自安睡未多時，輕輕起身，悄悄的走至房門首，望外覷看。正是三月十五日，兩邊月明如晝。又兼消安不過帶上房門，却未帶合，上有一空。鮑自安用手取出懷中香來，暗暗點着，放在懷中，用口一吹，不多一時，師徒二個噴嚏，皆倚壁而臥。鮑自安喚衆人開了房門，仍照日前帶過，先至小門，又將房門放開。衆人出來，將鎖扭吊挂上，各持兵

器。看了一看。角門開放。衆人一縱。皆躡去。將門關了。令董超走進。董超見他八人一縱。卽過丈餘牆垣。早已嚇的膽戰心驚。既入虎穴之中。少不得放了膽。隨他進去。諒後邊沒有多人。也不用查了。怕誤工夫。打開後門。將了環娘婦。盡皆殺之。王倫賀氏。雖已打睡。却未睡着。一見衆人進來。只當是強盜行劫。及見任正千出來。知道性命難活。任正千一見王倫賀氏。那裏還能容納。舉起鋼刀就砍。鮑自安用刀擋住。說道。大爺莫要就殺。我還要審問他的。任正千聽了這話。不如留手。鮑自安他令二人穿起衣服。用繩捆了兩腳。下還有七個家丁。聽得殿上一聲响。卽來救護。皆被殺死。鮑自安將王倫賀氏行李。各色細軟物件。金銀財寶。打起六個大包裹。余千任正千。巴氏弟兄四人。各負一個。鮑自安兩脇夾着王倫賀氏。董超腿已嚇軟了。空身尙跟隨不上。大家出了山門。奔茅蓬中來。余千道。漢二兄尙未到來。鮑自安道。余大叔你莫管他。他後邊自來。又道。我等速速上船。奔路要緊。大家奔至江邊。上了船。天鵬背了兩個小包裹。亦到。鮑自安點過人頭。分付拔錨開船而行。且說天已發白。消安師徒醒來。自道。今夜這般倦乏。一覺睡到天明。起身出外一看。欲到小門。照應王倫一衆。見門已開了。說聲不好了。回身進房。那裏還有一人。越過牆走向後邊一看。只見橫尸滿地。一路血迹。東一個尸首。西一個尸首。並無一個生人。消安不看還可。看了發恨道。我今與你這一班人。豈肯干休。回至房中。束腰勒帶。欲趕衆人。轉眼一看。床頭板箱張開。用手一摩。大叫一聲。好匹夫。他們這一班人。好不利害。連帶我的衣物都劫去了。究竟消安不知追趕他們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避禍水挈眷遷北 遭誣害起解遇仇

話說消安師徒正在裝束。欲奔鮑自安家。忽然抬頭一看。床頭上一個板箱打開。用手一摸。衣鉢度牒。都不見了。大叫一聲不好了。好匹夫。連我都打劫去了。隨同了黃胖各持鐵禪杖。向鮑自安家而來。及至門前。大門兩開。並無一人。他師徒是來過的。直走進內。到了八九層院中。也不看見一人。看了一看。桌椅條台。好的皆不見了。所存者皆破壞之物。看光景是搬去了。心中還不信實。直走進了七層房內。絕無一人。這方信以爲真。想這人帶許多東西。必從水路而去。昨同鮑氏同夥。又定是搬赴山東。我師徒沿江邊向上追趕。於是二人又行走到鮑家相近江邊。往上追去。追了有三四里路程。看見前面有隻大船。在江中行走。幸未挂帆。又見末尾那只船頭。坐了有十數個人。談笑暢飲。仔細看去。竟是鮑老一乘。消安大叫一聲。鮑自安。好生沒理你。與王賀有讐。貧僧不過代你們解冤。不允使罷。因何將俺衣鉢度牒。一並盜來。鮑自安等由他喊叫。只當不會聽見。仍然談笑自若。分付水手拉起三張帆來。正是順風。那船如飛的去了。把他師徒拋下。約有五六里遠近。鮑自安又叫落下帆來。慢慢而行。消安師徒在岸泊江捨命追趕。趕上叫道。鮑自安。你好惡也。我與你相交多日。如何目中無人。呼之不應。後日相逢。豈肯干休。鮑自安又分付將帆挂起。又是如飛的去了。看官。僧家度牒衣鉢。猶俗家做憑印一般。如何不趕。又行

了四五里路。鮑自安又叫將帆落下。消安師徒又赶上。又拉帆。落帆又趕上。又拉帆。如此三五拉落。將消安師徒暴性已過去七八分了。就叫鮑居士老檀越。我今知你手脚了。望你念素日交好。還我衣鉢。我即回去了。鮑自安見他氣有平意。分付掌舵的。把舵一轉。拉過船頭。拱手道。原來是賢師徒麼。昨晚在下。原來是要從命。別人不肯。務必耍捉。因龍潭不可居住。故連夜相移。在下原要回廟來告別。天已發白。又恐驚人耳目。打算日後五臺山謝罪罷。今日是順風船。不能泊岸。得罪得罪。消安道。老檀越。將衣鉢還我。我自去了。鮑自安假作不知。驚道。怎麼衣鉢。難道昨夜捆王倫之初。拿錯了包在裏面。亦未可知。待我住下地方。取包裹時。如在裏邊。在下親自送上五臺山便了。消安道。老檀越。船向北行。貧僧回五臺山。亦是北去。何不帶帶。鮑自安還怕他火性未息。上船施威。分付如此如此。撲天鵬領計。鮑自安道。既如此。命天鵬駕一小駁船泊岸。消安師徒跳上。天鵬用篙一指。船入江心。將離大船不遠。天鵬故意將擔一提。一聲响亮。撲天鵬連櫓俱入江心去了。那只小船。在江心裏滴溜溜的亂轉。消安師徒嚇得魂不附體。叫道。鮑居士。速速救人。鮑自安假作驚慌之狀。長江之中。這可焦了。消安師徒在小船上。東一倒。西一歪。又大聲叫道。我已知你的利害。何必諄諄嚇我。鮑自安見他輸服。咳嗽一聲。天鵬在小船底下。冒出兩手。托送小船至大船旁邊來。消安師徒方登大船。天鵬亦上大船。鮑自安向消安師徒說道。驚恐了。暴怨天鵬。因何不小心。致令長老受了些驚慌。遂令斟暖酒來。與他師徒壓驚。吃酒之後。消安問道。鮑居士

欲搬移何處。鮑自安將駱宏勳山東督親路過巴家寨。悞殺巴結。差送到巴寨。轉到胡家。會金鞭胡理兄弟。開長葉嶺相送。黃花埔歇店。賀世頤誦良。余千告訴董超捉人。今欲趕赴山東之事。述了一遍。消安方才明白。笑問道。今夜居士怎的出房。又何因拿我衣鉢。鮑自安道。實不相瞞。昨見老師求化王賀二人。彼時不允。老師就有些不悅之色。恐驚動奸淫。難以捉拿。故我隨口應允。賢師徒門外防備。是我用香薰迷。方才捉得王賀二人。又殺死他家人奴僕。恐賢徒仍居廟中。必受連累。我等先行留下天鵬。盜你衣鉢。你必忿怒趕來。好一同趕北。以脫連累。賢徒在岸喊叫。而我不應。就請上船。終不能以磨賢師徒之怒忿耳。若船在江心。而一呼就應。即請上船。賢師徒安肯隨我同往。又安肯輕輕罷了。遂令天鵬將昨晚盜來的小包裹。提出雙手捧過。衆人方明白。昨日鮑自安在天鵬耳邊所受之計。天鵬談笑而應。消安又問道。今見殿後所殺者。只有十多男女。而昨晚來時。約有百餘人。何處去了。鮑自安又將花振芳在廟北崗上開酒店之事相告。消安如夢初醒。怪不得天下聞他二人之名。真乃水旱巨寇。少不得隨他的船上去。到了揚州江口。過了揚子江。入了運河。過淮安。奔山東到濟南馬頭。泊了船。余千向衆人說道。官路上水甚遲。計旱道至歷城。要快兩日。小的自旱道先至歷城。以覘家爺動靜。並通知各位爺。後邊即到。使家爺稍寬心懷。各位爺坐船後面去罷。衆人答道。好。惟董超不大願意。乃說道。余大叔向日來時。敝上人說過。包管駱大爺無事。你急他什的。還是坐船同行好。鮑自安早知其意。笑道。董差官之意。我明白了。余大叔是

你保駕之人。想他去後。我不敢見狄千歲。又起謀害足下之心。這就差了。若我怕恁件官事。今日不連家眷都來了。量差官怪我。說前日我不來。你又豈奈我何麼。今既來了。我是不怕的。你若不放心。不妨同余大叔自岸道先。到歷城等我。董超暗想道。此話一些不差。他若前日不來。我又奈他怎的。他今既來。就不怕了。遂道。老爺英名素著。豈是畏刀避劍之人。既然如此。晚生陪余大叔先行。很好。鮑自安聞董超愿意。先去叫女兒取出四錠大銀子。一個大紅封套。說道。既差官先行。這分薄儀。帶回府上。買些東西。孝敬老太太。也是提心吊胆。亦爲我這件官司。董超道。請得駕來。已賜恩不少。那裏還敢受此大禮。自安道。差官放心。我從不倒贖的。只有一事奉托。衙門中上下。代我打點打點。我到之時。俱把個臉面與我。莫道我水寇二字。我就大大相謝你。董超滿口應承。又道。恭敬不如從命。就將二百兩銀。打入行李之中。鮑自安又拿出二十兩銀子。交付余千。做他二人一路的盤費。余千接過。放入搭包。二人拜辭登岸。望歷城而去。不二日到了歷城。董超留余千至家款待。余千道。方才吃的早飯。此刻一些兒不餓。又吃甚的。你回家安慰老太太。我且到縣中打探主人的信息。約定在貴衙齊集。快去快來便了。董超道也罷。舍下預備午飯。等候繳了令箭。再同大叔回來吃用。余千道。這個使得。行至三岔路口。二人一拱而別。余千奔恩縣監中。來至恩縣衙門。一個熟人沒有。如何能知信息。走來走去。過了一刻工夫。心內一想。監牢非比別地。能無熟人引進。如何可入。不如回至軍門衙前。等候董超。央他同來。方可得見主人。返步向軍門衙前左首。

一茶館。走進館內。揀了一張朝外的坐頭。坐下。望着衙上的行人。等了一個時辰。還不見來。又換一壺茶。又添了二盤點心。吃着等他。且說董超出門之後。妻子兒女。日日在家啼哭。諒必不能回來。不料今日董超回來。合家歡喜。以爲大幸。親友來瞧看問候。前前後後。一村。的鄰舍。都來恭賀。董超把始末之由。說了一番。抱兒子頑頑。一時不能分身上衙門。再說余千在茶屋內。左一壺。右一壺。總不見董超到來。正在那裏燥急。忽見街上一班人。有五六。十個。各持鎗刀棍棒。護著二架囚車。車後又有一位官員。坐了一匹馬。隨行。滿街上。覘看相說道。誣良一案。起身了。余千也立起身來。手扶欄杆。覘望。至於眼前。仔細一看。二架囚車之中。一架乃是主人。余千不解。不知解赴何處。故問同坐之人道。此案是解赴何處。那人道。狄千歲前日奉旨進京。一時不能回來。分付恩縣唐老爺將此案解至京中。因候着旌牌。董超捉鮑福。一並起身。所以遲了。這幾日。想是董超到了。今日起解呢。余千方知狄千歲已經進京。心中想道。賀世賴被捉之事。已經有信進京。通知王擢仁兄弟。這二奸黨。其心奸險異常。倘差恩縣於路中謀死主人。報一個病故。於死人口內無供。賀世賴就無事了。我余千今既來到。在後遠遠相隨。暗中保護主人。方才放心。算計已定。打發了茶點錢文。隨後而行。凡到鎮市吃飯時候。讓他們在大店中吃。余千只在小店中吃。臨晚歇店時。余千不是在對門。即是在左右。囚車早走。他亦早走。囚車晚住。他亦晚住。只因人多行遲。日中只行得四五十里。在路行了二日。那一日晚飯時候。到了一個市鎮。名爲雙官鎮。人家雖有許多。而開張飯店。

恰甚少。只是有一個飯店。解差人等。並押官唐老爺。皆歇下用飯。余千躲在莊外坐等。等候衆人吃完起身之後。余千也走進店來坐下。叫店小二隨便取些東西來吃。店家滿口應承。有有。余千坐下一會。催道。快拿來我吃。還要赶路呢。店小二又應道。是。又停了一刻。余千焦道。怎的滿口應承。不見取來。却是爲何。店家笑道。實不相瞞。我們這條路。是條避路。不敢多做茶飯。先來五六十個解差之人。已將做成茶飯。盡皆吃去。現成的無有了。如今又重下米。飯將熟了。余千想道。不吃飯罷。此條路生。不知前面尙有飯店否。他既說就要熟了。少不得等候時候。我這脚步放快。趕他便了。又停了半刻。店家易送饅頭包子菜飯來。余千連忙吃些。給過了錢。走出門口。放開大步。如飛趕上去。趕了有五里多路。總看不見前面之人。余千狐疑道。難道趕差了路頭不成。不然。怎麼看不見行人。又走了有半里之遙。有一松林阻隔。轉過松林。見大路上尸橫臥倒。囚車開了。余千道。不好了。此是巴九聞知解京之信。趕來相害。又轉想道。巴九趕來。也只是傷害主人。不必連官府一並殺害。遂大哭道。大爺。你好時衰運。無故被誣。受了多少委屈。待斃囹圄。小人捨死告狀。稍有生機。不料今日却被人殺害。而小人往返千里之路。又至於無益之地。死的不明不白。爲人所傷。叫小人如何報讐。哭了一場。說道。我搭包中二十兩銀子。未用盤費多少。且將尸首打回雙官鎮。買口棺材盛殮起來。葬於此地。再回去迎見他們猜議。遂在尸首中找尋半日。恰並無主人尸首。又細細的查點一遍。仍是沒有。賀世賴亦不在內。又恐被讐人所劫。並無一個人相問。好不焦

燥。抬頭往正北一望。看見一個大村庄。有許多的人家。離此不遠。不過二里之遙。不免到庄上打探一番。返步離庄一箭之地。有一小小庵。余千道待我走進庵去。就問此地怎麼地名。走至庵門。見門外放了一張二只腳的車子。半面倚在牆上。車上擱了一個粗缸。缸內盛了滿滿的一缸涼茶。缸馬上有三箇黑宮碗。內盛着三碗涼茶。余千看光景是施茶的庵子。才要進去。裏面走出一個和尚來。那箇和尚將余千上下望了一望。也不言語。走了破車邊。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將三碗涼茶。吃在肚中。一手托着桌面。一手托着茶缸。輕輕托進庵中。仍倚在牆上。放下。余千暗驚道。此一缸茶。何止四百斤。他一些不費力氣。舉手提進。其力可知。又見那和尚轉身出來問道。天已將黑。居士還不趕路。在此何爲。此處非好落地也。余千道。在下遊方路過。不知此地何名。特來相拜。望乞指示。和尚道。此山東有名之地。四杰村也。余千聽說四杰村三字。真魂從頭上冒出。大哭一場道。我的主人。又落在讐人手下。萬不能活的了。那和尚道。令主人是誰。與誰爲讐人。大駕如此泣哭。余千將四望亭捉猴與藥賊結恨。請四杰村朱氏弟兄設立播臺。怎的打敗伊父。請伊師雷勝遠。後來龍潭鮑自安正與比較。幸虧五臺山消安師徒出來解圍。我主人駱宏勳避難上山東歷城。遭誣良之害。今日軍門提解赴京。路過此地。官兵盡被殺死。賀駱二人。皆不見尸首。特來訪問其地。今落賊人之手。料主人之命必亡。蒙主人恩德如山。故二淚如麻。和尚聽了這些言語。贊道。此人倒是一箇義僕。念了一句阿彌陀佛。弟子今日要開殺戒了。余千聞言。縱了數步之遠。掣出雙斧相持。

和尚大笑道。余千。你莫要驚慌。你方才說播臺解圍之消安。乃貧僧之師兄。師兄既與賢主相交。今日遭難。豈有知而不救之理。余千方才放心。上前施禮。還是二師父和尙道。貧僧名消計。三師弟法命消月。他往潼關遊方去了。余千素知他是英雄。聞他愿救主人。忙改裝爲喜道。但不知此刻主人性命如何。既承二師父相教。以速爲妙。遲則主人之命休矣。消計道。那個自然。二人回進庵門。消計脫換了一件千斤柄。就持兩口戒刀。將自己衣鉢行李。埋在房後。恐被盜竊。余千想起天鵬盜消安衣鉢。深贊消計之細。只不肯說。二人出了庵門。回手代鎖。巡步而走到四杰村。入村之時。消計道。他村中埋伏百樹之路。只管走。無樹之路不可行。但我在前引路。你可記好路徑。要緊。余千應道。曉得。消計在前。余千在後。不多一時。來至護庄橋。橋板已拆。消計道。你躲在橋空以下。待我自己打探一回。再作道理。來叫你同去。余千領命。消計一縱過了吊橋。將橋板推上。以預作回來之計。走至庄上。看了房屋甚高。躡躑不上。甚爲發燥。只見靠東牆有一大枯柳樹。消計遂扒上樹。上了高房。消計是往他家來過的。曉得客廳是在何處。自高房行至書房。將身伏下。看了一眼。客書上一桌坐了五個人。朱家兄弟。皆是認得的。那一個料是賀世瀆。又聽得廂房廊下有一個人哼哼不絕。不得知是誰。忽聽得朱龍問道。廚房中的油鍋滾了否。旁一人答道。方燒哩。未曾滾。朱龍道。待燒滾時。來稟知我。我好動手。取出心來。就入於滾油內炸酥。方才有味。若早取了。停了時刻。就不鮮了。那人答道。曉得。往後去看油鍋去了。消計聽此言。知駱宏勳尙在未死。但已燒油鍋。豈

能久待。料想下邊哼聲不絕之人。定是宏勳了。欲下去解救他。又恐驚動他弟兄。返送駱宏勳性命了。須調開他們。方保萬全之計。回首望一邊一看。有三間大大的個馬棚。槽頭上拴扣了十幾匹馬。又見那牆壁上挂了一個竹燈。尚點着火。在那裏棚旁。堆了三大堆草料。四下却無一個人在內。消計一見。心中大喜。不免下去用燈上之火。點着草堆。他們弟兄聽見起火。自然來此救火。我今趁此下去。救打駱宏勳。豈不爲妙。想定了注意。遂悄悄跳下了房廊來。走至馬棚間。急將燈取下。拿到草堆。把草點着。消計心中想一。想道。若是一處火起。都是不紅不旺的。須將那三大草堆子。四面上。盡全他點燃起來。又兼恰是不大不小的東南風。蕩蕩煽煽着。將起來。究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施茶庵放火救世兄

四杰村捨命救主人

話說這等一個人家。馬棚內豈無一個人夫。田消計放火。這等容易。並未驚覺一個人。因朱氏兄弟痛恨駱宏勳。要油煎心肝下酒。人生罕見之事。故馬夫急將草料下足。亦到廚房內看燒油煎心肝去了。所以馬棚內無人。况且駱宏勳有迎王回國之大功勳。列位總鎮。亦天使之巧。若不然。日間解官。共五六十個人。而且他在囚車之內。就是幾十個也就殺了。在乎他一人。偏要帶家中慢慢的處治。以待消計余千。閑話休提。且說消計放火之後。跳上房子看了一看。客廳內還坐着二個人。不敢下來。定睛細看。不是別人。一個是在那揚州播臺上。被鮑金花勾

睛雙目不能見人的。一個是今日劫來的賀世賴，因路生不能前去救火的，皆是兩個無能之人。消計看得明白，怕恁的輕輕的下得屋來。走至廊下一看，懸吊一人，哼哼不絕。消計問道：「可是揚州駱宏勳麼？」宏勳聽得呼名，相問，亦低低的答道：「正是。足下是誰？」消計道：「我是消安師弟消計。有你家人余千在我菴中送信，我特來救你。你要忍痛，切勿作嘔。遂將手扞住駱宏勳，一手持刀，將繩索割斷了，也不與解手，仍是綁着，托在自己肩背之上。見天井中有成就的一座花臺，急將足一墊，縱了上屋。可曾聽見古人云：「凡無目之人，心最靜，眼雖不看見，却比有目之人，更伶俐幾分。」朱豹聽得失火，心中一燥，無奈雙目不見，不能前去，坐在廳上聽聲音，聞得廳下有人唧唧噥噥說話，只當是守着宏勳之人。至消計縱身跳上，怎能脚步之聲全無，又聽見瓦片响聲，問賀老爺是怎麼响。那三間客房因四月天氣，漸漸的熱起來了，皆是敞開，房中燈光，照得對廳上邊，亦是光明，賀世賴聽得朱豹相問，抬頭一看，對廳有一個和尚，身駝一人上房而去，答道：「四爺對過客廳上，有一個和尚，身駝一人行走。朱豹就知盜去駱宏勳了。連叫幾聲，那邊救火，吵吵鬧鬧，那裏聽得見，並無一人答應。朱豹焦燥，走至天井之中，大聲喊叫。朱龍等方才聽得，連忙來問朱豹。朱豹道：「賀老爺見有一個和尚，身上駝着一個人，自屋上逃去。朱龍拿燈來一照，只見梁上半截空繩掛着，說道：「難道又消安黃胖來了。兄弟三人忙持撲刀，率領幾十個庄漢，飛趕來前，且說消計上得房屋，聽朱豹早已吆喝，連忙走至義房，跳落屋下，飛走前來，到護莊橋，扶至橋上走過，忙叫余千。」

余千跳出。消計道：你可速速背主人前去。我敵追兵。余千亦將駱宏勳兩只胳膊套在頸上。手持兩柄板斧。照原路奔逃。未曾出莊。朱龍等趕至橋邊。看見消計手持戒刀。大叫道：駱宏勳乃貧僧師兄之友。今特救之。蒙三位檀越。施好生之德。令他去罷。朱氏三人一看。是自家菴內和尚。大怒道：我每每送柴送米。供養與你。你不得恩報。我反來却去了我的仇人。你師兄是誰。怎與駱宏勳相交。消計笑道：我實對三位檀越說罷。我乃五臺山紅雲長老的第二徒弟。消計。播臺解圍的消安。就是我的師兄。朱氏三人方知他前日所言。皆是假話。又是假名。朱氏三人道：你既是消安的師弟。就是我的仇人。大叫道：好秃奴。莫要走走。看我擒你。兄弟三人并庄漢一衆人等齊上。那消計全無懼色。挾起戒刀。迎敵衆人。朱虎往南一看。只見一人駝了一個人。向南奔逃。火光之中。却看不分明。諒道：此人是劫駱宏勳的。遂叫大哥三弟。捉這秃奴。我要趕捉駱宏勳去也。帶了十幾個莊漢。趕奔前來。及至趕上一看。不是別人。乃是余千背主而逃。朱虎想起揚州一腿之仇。大罵一聲好匹夫。今日至我莊來。還想得活麼。余千也不答話。舉斧就砍。戰鬥了十數合。余千遍身流汗。想道：若是戀戰。必是被擒。不如奔至茶菴之中。將大爺放下。再作道理。於是且戰且走。却離施茶菴不遠。虛砍一斧。邁開大步。飛奔來到茶菴的門首。將鎖扭下。走進門來。關上。余千兩手扶住茶桌。吁喘不絕。一陣心番。吐出幾口血來。駱宏勳在他身上看見。叫道：賢弟。你且把我丟下。你好敵開強人。倘若難敵。你好脫逃。通信與徐表兄鮑老爺。與我報仇。若戀戀顧我。主僕盡喪於此。連通信人也沒

有了。余千血朝上一擁。話也說不出。只是搖頭。駭宏勳見他要死。心中不忍。二目中撲漱漱淚下。且說朱虎正鬥余千。見余千脫逃。領衆隨後趕來。及到茶菴。却不見。用手推推菴門。竟關閉了。知他躲在裏面。大叫道。與我點火燒這狗頭。省得敲門。余千聞得取火來燒。抖抖精神。悄悄走至門邊。輕輕將門門放開。把門一放。大叫一聲。走將出來。朱虎趕上前來。重復敲門。這且不提。且說鮑福打發余千董超超岸之後。吃過了飯。意欲開船。忽然西北風大起。船大難行。遂灣處不開。不料西風刮了一夜一天。總不停息。衆人皆因有余千前去通信。駭宏勳又是軍門投機之人。諒無別事。就是遲到兩天。諒亦不妨。惟有花振芳坐船如坐針氈。憊大年紀。江南往返三五次。方才尋得這個好女婿。聞得身在繯綫。恨不得兩脇生翅。到歷城看女婿之動靜。昨日起風時。還望稍刻而息。不料翻了一夜。翻來復去。何曾得眠。天明起來。梳洗已畢。捧進早茶點心。衆人吃用。花振芳面帶愁容。坐在那裏思想。趕路。鮑自安取笑道。那個得罪大相公。心中不悅。對我說。替你出氣。花振芳道。我平生走岸路。從未在棺材中過這些日子。你這老奴才。既爲朋友。這場官司。就該速速趕到。方才使那被難之人。不至引領而望。怕起岸用脚走。苦懸在這棺材裏過時刻麼。此地乃是濟寧的大經頭。驛轎車馬。有我與你墊腳錢。起岸罷了。你若不肯。我是要告辭先去了。鮑自安平日愛駭宏勳。今日見風阻了。也是無奈。被花振芳提醒。乃答道。我坐船行走之意。待到歷城到泊河內。家眷物件。盡在船上。候問過官司。尋了地方再搬。今若起岸。除非到歷城上岸宿店了。花振芳道。你願

意起岸。我則有法。歷城與敵地乃相接之地。且離苦水浦黃花浦有十里之遙。自此上岸。到雙官鎮有條避路。到苦水浦約有五日路程。在小店將家眷行李歇下。我陪你上歷城去見狄軍門。豈不是好。鮑自安大喜道。如此行法正好。遂僱了十輛轎。二十乘騾車。將衣箱包裹要緊之物。搬到車上。大的物件。仍放在船上。待有了落地。再來搬運。因桶裏提出梅滔老梅王倫賀氏四人。拿了四條布口袋裝起。扎在騾車之上。臨吃飯之時。倒出來令他們食用。吃了之後。仍然裝起他來。自安消安師徒一衆人等。聽見花振芳心急要赶路正快。每日要到二更天氣。方才住脚。衆人來到雙官鎮松林之間。見大路上尸骸橫臥。花振芳道。朱家兄弟。今日又來大財氣了。衆人正在驚異之際。又聽得四杰村中一片吶喝之聲。燈籠火把齊明。鮑自安道。好似交仗的一般。不了是那方客商。入莊與他爭鬥。也算是大胆的英雄。正說之間。離莊不遠。那火光如日。看見一個和尚。被數十人圍在垓心。東擋西遮。令人不解。因何圍着和尚賭鬥。且說消安黃胖。看見一個和尚。被幾十人圍在垓心。就有幾分不平之意。遂道。衆位檀越慢行一步。待我師徒前去觀望觀望。巴氏兄弟四人說道。我們弟兄也去走走。只見六人下了騾車。奔上前來。及到跟前一看。就是消計。黃胖大怒。大叫一聲。師叔放心。我黃胖來也。朱彪一見黃胖。遂丟了消計。分敵黃胖。黃胖舉起禪杖。分頭打來。朱彪合起雙刀。架上迎敵。黃胖那禪杖有千斤之力。朱彪那裏敵得住。哈喇一聲。打臥塵埃。朱龍雖戰消計。看見三弟被害。砍了一盧刀。抽身就走。消計也不趕追。過來就與師兄說話。且說消安師

徒同巴氏弟兄去後。鮑自安又見草庵邊也有一起人。在那裏敵鬥。那徐松朋暗道。怪不得人說山東路上難走。真個如此。仔細一看。一人身上負了一人。在圍中冲奪。徐松朋驚異。說道。好似余千。不免前去觀看。衆人道。將車暫住。你我大家一同去看看。相離不遠。看他所負者是何人。被朱虎同幾個莊夫。圍住在中間廝殺。那徐松朋緊走幾步。擰擰戰杆。大喝朱虎。你要撒野。你爺爺來了。朱虎一見徐松朋到來。也知他的救兵來了。脫身就跑。徐松朋把鎗追趕前來。花鮑任濮皆到其間。余千慌慌張張。還在那裏東一斧。西一斧的亂砍。任正千連忙走至跟前叫道。余千。我等來了。余千的眼都殺紅了。認定任正千就是一斧。任正效嚇得倒退幾步。花振芳又走上前來叫道。余大叔。我花振芳來了。余千還那裏認得人。又是一斧。花振芳亦已躲過。說道。他已殺瘋了。怎麼進前。鮑自安道。他雖然殺瘋了。駱大爺自然明白。叫駱大爺要緊。於是花振芳遂叫道。駱大爺。我花振芳同鮑自安任大爺等。俱在此。望叫余大叔莫要動手。朱氏兄弟已去了。駱宏勳在黃花浦被捉之候。受鐵木之傷。尙未大好。今被朱家捉去。又打得寸骨寸傷。余千駝他在身上。東遮西擋。頭來倒去。亦昏過去了。二目緊閉。何曾看見花鮑前來。其料想來不及。雖然昏迷。却未傷兩耳。心中明白。只聽得花鮑任徐俱到。勉強將眼一睜。衆人就在面前。余千仍將斧亂砍。駱宏勳大哭叫道。余千賢弟。花鮑二位老爺。任徐濮各位大爺皆到。朱虎也不知去向。你不要使力了。余千耳邊聽主人說各位大爺已到。把眼珠一定。將人一看。叫了一聲。倒臥塵埃。衆人連忙上前將駱宏勳兩手鬆

開看了。一看駱宏勳微微有氣。余千全然不動了。花振芳扶起駱宏勳。任正千抹起余千。花振芳叫道。宏勳宏勳醒醒。停了一刻。一口氣出。把眼一睜。叫道。余千賢弟。在那裏。任正千道。世弟。余千在這裏呢。宏勳一見余千。面似黃紙。絲毫不動。大哭道。賢弟。阿我歷城遭難。你督衙伸冤。不憚千里路。暗地相隨保護。隨後不敢前來。且遇賊黨。扒心入油煎。央求禪師的救。駱我逃。走到了茶庵。幾番叫我將我丟下。再三救我。如今何妨。主僕同赴鬼關。衆人聽見駱宏勳哭訴余千之忠。皆是垂淚。花振芳道。駱宏勳。你且保重。莫要過傷至已。余千乃用力過大。心血擁上來。所以昏去。稍刻吐出餘血。自然蘇醒。必不傷命。鮑自安道。駱大爺。方才那禪師那裏去了。駱宏勳道。他乃消安之師弟。消計。方纔朱家將我吊在廊下。蒙他將繩割斷了。相救跔我。上屋而逃。奔至橋邊。才交余千。又遇朱家數十人圍住。又蒙各位相救。方出虎穴。但不知此刻消計師勝敗如何。正說之間。消安消計黃胖巴氏弟兄。皆各來到。徐松朋見朱虎逃了。也不追他。亦自回來。看見了駱宏勳主僕如此情形。好不凄慘。過了一刻時分。只聽得余千咬呀一聲。吐出兩塊血餅來。鮑自安道。抬上騾轎。煨暖酒。刺山羊血與和血。衆人將他主僕二人抬上騾轎。刺了山羊血。各服之後。才與消計見禮。大家相謝道。均係朋友。何必爲謝。鮑自安又問駱大爺在恩縣監中。怎至於此。消計將余千告狄公。狄公進京。令恩縣唐老爺押赴京都聽審。被朱家弟兄殺了官兵。劫去駱大爺並賀世鵬。余千到庵中送信。故至他家放火。傳信了朱家弟兄。惟落了朱豹賀世鵬兩個無用之人。方才能解救之事。說了

一遍。鮑自安大喜道：任大爺案內只缺此人。既在咫尺，何不順便帶去。又道：任大爺跟我來。任正千領命。鮑自安帶了兩口刀。任正千亦帶了兩口刀。告別衆人。消計道：二位檀越，你們須要記着。有樹者正路，無樹者埋伏。任正千鮑自安二人謝了指引。二人遂奔庄上而來。只揀有樹者走。離護庄橋不遠。早見二人在橋上路站立。朱豹鮑自安却是認得。還有一個少年人，却不相識。任正千指着那人道：此正是賀世賴也。鮑自安道：任大爺稍候。待我去捉來。你再拿他。回去切不可傷他的性命。終久是你手中之物。賀世賴還要細審問。說罷，就由庄橋東邊輕輕的先過橋河來。看見大門首，站了許多的堂客。火光如晝，不敢上岸行走。恐被那些堂客看見。驚動了賀世賴。遂在河坡下灣腰而行。走到橋邊。朱豹同賀世賴二人見王個兄弟，給了一和尙至此。不覺心中發呆。一手扶着賀世賴。同立橋邊觀看。朱豹說道：賀老爺凡事不可自滿。若殺駱宏勳，先前不知殺了多少。大家兄偏諷吊起來打一番。殺他不遲。叫他零受零受。又要煎他心肝下酒。以至於和尙盜去。諒一和尙那裏走得脫。還是捉回的多。與賀世賴說了一番。二人正在談論。鮑自安用手在朱豹肩上一扶。朱豹道：是誰。鮑自安道：做捉快的到了。說猶未了。頸已割下。賀世賴正要逃脫。鮑自安道：我的兒，那裏走。伸手抓下。就叫任大爺捉去了。放在車上。也與他一件寬穿。與他妹子妹夫相會。賀世賴新知王倫賀氏先已被捉。任正千捉着前行。鮑自安亦隨後而來。且說在門口所站的堂客，乃是朱家妯娌。川人聞得一個野和尚盜去駱宏勳。丈夫等率領衆人追趕前去。亦皆出

門口觀看。忽然見河內冒出一人上來。將朱豹割了首級。挾了賀世賴而去。不覺大驚。朱豹之妻劉氏素娥。一生好槍棍。一個睛丈夫被人殺死。大哭道。殺夫之仇。不共戴天。提了兩口寶劍。飛奔前來。朱龍朱虎朱彪三人之妻。各皆曉得。見嫂趕去。急取棍棒亦隨後趕來。却說鮑自安殺了朱豹。任正千挽了賀世賴。還未出庄。濮徐巴氏弟兄走上來。鮑自安道。你等又來做甚麼。花振芳道。我等靜坐無味。留令婿的兄弟。陪消安帥。徒防守車輛。我們前去。一發將朱家男男女女。俱皆殺絕。平于此庄。也與地方上除却了一大害。豈不是好。鮑自安道也好。又道任大爺。你把賀賊送上車。我同花振芳玩玩。正說之間。只見一派火光。有四個堂客。持了刀鎗趕來。究竟不知花鮑一乘。同朱氏妯娌誰勝誰敗。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巴家寨胡理解隙 苦水浦鮑福審姦

却說花鮑一乘。正進來之時。只見前面來了四個女人。各持鎗棍前來。劉素娥大罵道。好強人。殺我丈夫。那裏走。看捉你。花振芳才待迎敵。巴龍早已跳過去。敵住素娥。巴虎鬥住朱龍之妻。巴彪戰住朱虎之妻。巴豹對住朱彪之妻。兄弟四人。妯娌四個。一場大戰。花振芳道。我等三人。不可都在此處。何不竟去搜他的老穴。於是花振芳三人。奔入庄來。他家大門。已是開着的。三人各持兵器進內。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不多一時。殺得干干淨淨。將他家箱籠打開。選值錢之物。打起六七個包裹。提出庄門。就放了兩把火。將房屋俱皆燒燬。巴氏弟兄四人。

將朱家妯娌殺了。也到庄上來。會了花飽徐三人。一個一個包裹扛回車前。命車夫開車。直奔苦水浦而來。不表衆人上車。且說朱龍朱虎兄弟二人。躲在庄外。又見房屋火起。大家只當是先前餘火。草又燒着。心中十分焦燥。而又不敢前來搭救。怕衆人前來找尋。聽得車聲响。知道他們起身去了。方出來一看。但見沿途東西路上滾人頭。南北道邊流血水。折鎗斷棍盡如麻。破瓦亂磚堆滿地。房屋盡皆燒燬。妻子家人半個無存。又思想道。房屋燒去。金銀必不能燒去。他二人等至天明。將撓勾挖開一看。一分皆無。兄弟二人哭了一場。奔逃深山。削髮爲僧去了。且說花振芳衆人。一直無停。走至次日早飯之時。早到了苦水浦自己店中。把東西放下。衆人入了店。把駱宏勳主僕二人安放好了。花老爺自在那一間房中調養。住了五六日。駱宏勳主僕二人。皆可以行動了。鮑自安道。主僕已漸痊了。我們大家商議。把他的事情分解。如今苦苦的住在此處。亦非長法。便向花老兒說道。駱大爺說。前在胡家凹起身之時。胡家兄弟。原說等大家到時。叫人通個信與他兄弟二人。亦來相助。你可速差一人先到胡家凹去。請他弟兄來是了。即更差人去了。至次日早飯時分。見二人一同至此。與衆相見。衆人看見胡理七尺多長。瘦弱身材。竟有如此武藝。所謂人不論貌故也。二人又看見駱宏勳主僕二人瘦弱。面貌焦黃異常。問其所以。方知在歷城被誣。四杰村遇仇。花老爹慘嘆。花振芳即忙備下酒飯款待。衆人飲酒之間。鮑自安先開口說道。解禍分憂。扶難持危。乃朋友之道。我等既與宏勳爲至交。又與巴九弟爲莫逆之交。但巴駱二人。仇恨已成。我

等當思一法代他們解危。衆人聽說一齊說道：鮑老年高見廣，念書之人無禮不知，我等無不隨從。鮑自安道：古人有言，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又云：一人不如二人之知，還是大家斟酌。衆人又道：請老先生想一計策。我們大家好，商議鮑自安道：據在下愚見，叫駱宏勳辦一祭禮。明日我等先至巴家九弟寨中，他雖有喪子之痛，大家竭力言之，或說駱大爺實係不知，乃無意誤傷。今日情愿靈前叩奠服禮，殺人不過頭點地。巴九弟或者賞一個臉面，只是還有一件，向巴龍兄弟四人道：四位賢弟莫怪，聞說九弟婦甚是怪氣，九弟每每唯命是聽。我等雖是相好，到底當男女之別，如何能諄諄言之，要煩諸位善言去解勸他才好。我意中實無其人，是以思想躊躇未決。且徐松朋他家大娘與九奶奶素不相識，况是至戚，不好出口盡言。這是與九奶奶情投意合之人，方妙。胡理是直性之人，遂答道：容易容易，家嫂與巴九嫂是結拜過的姊妹，舍姪女乃是他的子女，叫他母女前來解勸如何。胡理是個精細的人，何嘗不知他妻與他相好，但他今日是殺子之仇，恐怕說不下來，豈不被衆人所笑。故未說出，不料兄弟已經滿口應承，他怎好推托。乃說道：世弟怎敢不允，恐怕說不下來，反惹諸公見笑。鮑自安道：見允是人情，不允是本分。我們盡了朋友之道就罷了。明日徐大嫂以及胡小嫂一同去走走，衆人道：甚好甚好。商議已定，花振芳備下酒禮，定期後日赴巴家寨講和。胡理用飯之後，告別回家。後日到巴家寨聚齊，及至後日，鮑自安道：豬羊祭禮在後，我等一切男女先行，說妥時，三叫駱大爺進莊，如若不妥，就不進莊了。他主僕身子軟

弱。恐受驚嚇。又叫天鵬之弟。扮作一家人。跟隨賂大爺行走。分派妥當。鮑自安站起身來。同消安師徒人等。仍坐三輛騾車。徐大娘鮑自安一路。皆奔巴家寨而來。賂漢四人在後邊坐了一輛騾車。並帶祭禮。慢慢而行。修素娘仍在店中等候。約是中飯後時分。就到了巴家寨外。只見後邊三騎馬飛奔而來。來至莊上。正是胡璉妻女三人。大家看見。一齊下馬。下車轎。鮑自安道。凡事輕則敗。莫要十分大意。倘到了門首。差人通信與九弟。九弟知我等衆人因事而來。推個不在家。豈不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遂向巴龍道。你們可先進去通說通說。允與不允。在他。莫叫我們守門。巴龍道。我們一同進去好預備。四人即便走進去。哥哥到弟弟家。不用通報。直入中堂。只見桌上巴結的靈柩。叔姪之情。不由的大哭一場。巴九夫妻亦來陪哭。哭道。我兒你伯父等在此。你可知否。哭了一刻之後。巴龍勸道。賢弟與弟婦。也不必過傷人死。不能復生。哭也無益。如今江南鮑自安。胡家四胡氏弟兄男女等。皆在莊外。快去迎接。巴九夫妻聽得。乃道。此等衆人前來。必是解圍的。我不見他。大哥出去。就說我前日已出門去了。巴龍四人齊道。鮑自安是結交之人。我們愚兄弟。往日到他家一住十幾天。並不怠慢。今千里而來。拒之不見。似覺不情。又有胡家兄弟。乃係相好。如何却情得下。且胡大娘亦至。若不見。遂不知禮了。巴九夫妻聞得胡璉只個冤家既來。平日本是相契的鄰人。今天什好置之不理。又有胡家姐姐。並子女兒皆來了。不得出去。遂同哥哥出來。將衆人請進。男前女後。各叙寒暄。巴信一看花振芳。怒目而視。花振芳此刻。只當不看見。巴信問道。鮑兄

與胡兄。今日怎得約齊。俱到敝舍。有何見諭。鮑自安遂將黃花浦駱。宏勳被誣。余千告狀軍門。差提愚兄。今已移居山東。亦是北人了。知令郎被駱宏勳殺死。特約胡家賢弟等。一同前來。造府來恕。今令駱宏勳亦辦了祭禮。在令郎靈前叩頭。殺人不過頭點地。他既知罪了。伏望賢弟看我衆人之面。饒恕了作個情。叫駱宏勳日後稱賢弟父母罷。那巴信道。諸公光降。謹當領情。但殺子之仇。非他事可比。弟意欲捉住他在兒子靈前活祭。方出我夫妻二人之恨。今日既承諸公來到舍下分解。只捉住他殺祭吾兒罷了。胡璉道。好燈祭殺祭。這是一死。有何輕重。還望開一大恩。巴信又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則一道也。今日之事。若在列位身上。也不能白白的罷了。此事不必再提。我們還是說些閑話。方才聽得鮑兄近移在山東。不知尊府在何處。明日好來恭喜。花振芳答道。尚未擇地。目下暫在苦水浦居住呢。巴信早要尋他。却是無從發洩。只是怒目而視。今忽聞他答話。遂大罵道。老匹夫。我老老送在你手。今日你約衆人前來解說。我不理你。也是萬幸。尙敢前來答言麼。拚了這個性命。遂立起身來。竟奔花振芳。胡璉連忙起身攔住。看官想這胡璉不過止勸。巴信力大。把個胡璉竟撞了一個歪斜。幾乎跌倒。鮑自安等人阻住。方才解開。振芳乃山東有名之人。從未有入欺負。見巴信前來相問。就有些動怒。若一與他較量。今日之事。必不能成。又忍了坐在一旁。不言不語。那胡璉見他將哥哥撞了一個歪斜。那裏容得住。便叫一聲。巴九倚仗家門勢力。相壓吾兒麼。你與駱宏勳有仇。我等不過是爲朋友之情。代你兩家分解。不

允就罷了。怎麼將我家兄撞一個歪斜。待我胡二與你敵個高低。說罷就要動手。鮑自安勸道。胡二弟莫要錯怪九弟。九弟乃無意冲撞令兄。但此乃總怪花振芳這奴才。就該打他幾個耳光。駱宏勳在江南。你三番二次。要叫他來山東賢親。若無此事。他什與巴相公相遇。若不誤殺。曰相公。而駱大爺什得又遇賀世賴。據我評來。駱宏勳之罪。皆因花老奴才而起。九弟你還是個姐夫。饒恕這老奴才罷。諒死的不能再活了。况駱大爺是你甥婿。叫他孝敬你就是了。巴信道。我兄弟九人。只有一子。今日一死。絕我巴門之後。鮑自安道。九弟尚在壯年。還怕沒有生育麼。我這有一個法兒。日後駱大爺生子之時。桂小姐生子爲駱門之後。花小姐生子爲巴氏之後。可好麼。巴信見胡璉等在坐。若不允情。也是不能夠的。便說道。若丟開手。大便宜這畜生了。衆人見巴九活了口。一齊起身說道。承九爺見允。大家打恭相謝。巴信少不得還禮。再說後邊胡大娘鮑金花胡賽花。亦苦滴滴的哀告馬金定。金定推却不過。說道。蒙諸位見愛。不憚千里而來。我雖遵命。恐拙夫不允。勿怪翻悔。鮑金花道。九奶奶放心。九老爺必允。但望你老人家不失信。皆起起身來謝過。前後皆允了情。鮑自安去了個眼色。振芳早會其意。差人去請駱大爺進寨。行不一時。駱宏勳在前。濮余在後。三人皆從莊上而來。衆人分付道。把祭禮擺設靈前。駱宏勳行禮已畢。巴信夫妻大哭道。屈死的孩兒阿。父母但願你早去昇天。莫要在九泉之下。怨你子母無能。鮑自安叫駱大爺過來。叩謝九舅爺。並九舅母。巴信夫妻那裏肯受。被衆人將他二人架住。讓駱大爺叩了四個頭。鮑自安道。這

就是了。那時男客前廳，女客後邊。巴信分付廚下辦菜。不多時酒席齊備。大家坐過。便告辭起身。花老道：「我有一言奉告。不知諸公可聽從否？」衆人道：「請道其詳。」花振芳道：「此地離小寨不過三十里。諸位可同至舍下住一夜。明日我同鮑兄至苦水浦。一切物件。我借處空房暫存。鮑自安道：「便是甚便。奈店內還有一女素娘。奈何呢？」花振芳道：「小店與家中一般。自有入款待。但誰放心？」胡璉道：「我正要拜謁師母。正好便得最好。」胡璉道：「小弟不能奉陪。家兄家嫂皆去。舍下無人。鄉小弟來了四五日。不知大弟店內可有生意否？我要回去看看。倘有用處。一呼即到。」花振芳道：「胡二弟到真是話。我不留你。你就回去罷。」消安消計亦要告辭。花振芳道：「駱小爺迭蒙大恩。毫厘未報。請到舍下相聚幾日再回去。於是大家辭別了巴信衆等。仍坐轎車。竟奔花寨。有人通信於花奶奶。說駱姑爺之事已妥。同衆人不一時就到。碧蓮聞之心才放下。花奶奶轉達駱太太。桂大姐婆媳亦放心。花奶奶分付備辦酒席。等候衆人。未上燈時。大衆方才到了。在客廳大家坐下。吃罷之後。駱宏勳夜半後來見母親。花振芳道：「自家人何必躲避。相陪進內。」桂風簫花碧蓮總坐在駱太太之側。碧蓮是認得宏勳的。桂小姐却不會道。碧蓮一見他父親。陪了丈夫進來。便向桂小姐道：「姐姐。他進來了。」桂小姐方知是丈夫進內。遂同碧蓮躲入房中去飯。駱宏勳到後。走至太太跟前。雙膝跪下哭道：「不孝孩兒。拜見母親。太太亦哭道：「自聞你傷了巴相公之後。爲娘的時刻提心吊胆。今日方知你在巴家寨內求和。不知幾時到江南的。何時請衆位至此。宏勳哭稟道：「孩兒何常到江南。又將

在黃花浦被賀世賴誣害。余千告狀。解進京中。在四杰村受朱氏之劫。余千捨命相救。遇鮑老爺等前來相助。細說了一遍。太太聞此一番言語。遂大哭道。我的苦命兒呀。你爲娘的那裏知道。你又受了這些苦楚。叫聲余千。我兒在那裏。余千在門外聞喚。走進來。雙膝跪下。哭道。小的得見太太。兩世人了。駱太太雙手扶起來道。吾兒之命。實你所活。以後總是弟兄相稱。莫分主僕。又見余千瘦了太半。太太珠淚不絕。前面酒席已設妥當。有人來邀。駱大爺前面去用酒飯。用過之後。花老爺分別安設床鋪。大家又談了一刻。各自安歇。次日起來。吃了早飯之後。巴氏弟兄作東相陪。花鮑同赴苦水浦。僱車輻。搬運物件到花家寨。修素娘坐了一轎。用駝車的花鮑二人相隨。來至寨中。花奶奶母女相迎。進內款待。花老爺又差人將巴仁巴禮巴義巴智巴信五歪^个鼻子。兜令舅母。都請來相會。大家暢飲了五日。消安師徒告辭。鮑自安道。老師且慢。等我^个把件心事說完了再行。消安道。有何心事未完。自安道。只件奸情事未審。消安道。此事於我和尙何干。鮑自安道。內有虛實不一。故相收留。叫花振芳明日大設筵宴。我要坐堂審事。花振芳道。這個老奸徒奴才。又來做身分了。只得由他。次日廳上排燈鋪設。分男左女右。排了十數餘席。女席垂簾以分內外。又將寨內的好漢揀選了二三十名。站班伺候。客廳廳當中設了一張公座。諸事完備。那時任徐巴駱漢消安師徒。斂齒坐下。東邊駱太太胡巴二家等女眷分坐。巴自安道。有僮了。遂入公座。分付將兩起人犯帶齊聽審。下邊答應一聲。就到堂內將兩個口袋提來。放在天井中間。一併倒出。鮑自安叫先帶

賀世賴。衆人呵哈一聲。將賀世壇提上。賀世賴見如此光景。諒今日難保性命。直立不跪。使大罵道。狗強盜。攬捉朝廷命官。該當何罪。鮑自安道。今日死在目前。尚敢發狂。還不下跪麼。賀世賴回道。吾受朝廷七品之職。難道屈膝於強盜麼。鮑自安笑道。我看你有多大的官。分付拿杠子替我打他跪下。下邊答應一聲。得令。拿了一根杠子。照定賀世賴的腿灣中一敲。那賀世賴哎喲一聲。朴通的跪在塵埃。哀告饒命。鮑自安道。你那個七品官往那裏去了。今反向我哀告。也是死了。有你對頭在此。他若肯饒你。你就好了。忙命任大爺過來問道。只見任正千手持鋼刀。走至賀世賴的面前。大喝一聲道。賀賊。我那裏虧你。你弄得我家敗人亡。我的性命。害的死了又活。今日也結落在我爺的手裏。你還想我釋放麼。我且將你的狼心取出來。看一看是怎堂樣子。就舉刀照心一刺。畢竟不知任正千果挖他的心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緋良緣雙美結婚 殺姦佞二女赴試

却說任正千手持利刃。將賀世賴之心取出。放入口中。咬了兩口。方才丟地。仍入席而坐。自安命將尸首拖出。又分付帶賀氏王倫二人。提至廳上。彼已見賀世賴受苦。不敢不跪。哀告饒命。任正千看見。心中大怒。又要動手。鮑自安道。任大爺別要動怒。且坐着。我代你問過口供。再講。遂問道。賀氏。你全仗任大爺。不惜重價。替你贖身。你就該去那歸正。代夫持家。况任大爺萬貫家財。那一點不如你心。怎的私通王倫。害你親夫。從實說來。賀氏想道。性

命諒必不能活了。讓我將前後事說明。死亦甘心。向任正千道。向日代我贖身時。我就說過。父母早亡。祇有一個哥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隨我在院中吃一碗現成飯。他是要隨我去的。你說道。我家事務正多。就叫他隨去。管分閑事。及到你家一年。他雖然是偷你一個大盆。你也不該驟然趕他出門。後來他在王家作門客。你又不該與他二人結義。引賊入門。先是一次。他謝我哥哥千金。又被余千拏住。我不傷你。你必傷我。所以謀害我。雖不是你。豈無失查之罪麼。一番說話。說得任正千啞口無言。心中大怒。持刀奔赴前來要砍。鮑自安着急道。先已說過。莫亂堂規。任大爺何輕視我。在定興時。因何不殺。在嘉興時。又爲何不殺。今我捉的現成之人。你敢來殺他。任正千說道。晚生怎敢輕視老爺。殺身之仇。實不能容了。鮑自安道。你且入坐。我自有道理。任正千無奈。只得入坐。鮑自安道。我本來還要細細審問王倫。任大爺不容。我也亂了。向消安道。此二人向蒙老師求饒。今日殺斬留存。惟老師之命。消安消計。先見任正千吃心之時。早已合眼。在那裏念佛呢。聞得鮑自安呼名相問。將眼一睜。說道。貧僧向所化者。不過彼一時耳。今日之事。貧僧不敢多言。仍合眼念佛。鮑自安就向王賀道。論你二人之罪。千刀萬剮。尙不趁心。但因消安老師之化。免了你等罷。分付將二人活埋。給他個全屍首罷。下邊上來二人。將王賀二人挾去。鮑自安道。梅沿老梅前已開過口供。不必再問。分付領去。叫綁在樹上。亂箭射死。下邊答應。遂將二人挾去。鮑自安退堂。衆人上迎。鮑自安道。有僭有僭。入席相飲。席散之後。消安師徒告別。回五臺山去了。且說花振芳將後

邊宅子分作三院。鮑自安同女兒女婿住後屋。徐松朋夫妻住二層。花振芳同駱太太住中層。任正千濮天鵬住書房。雖各分住宅。而堂酒仍是花老備辦。各事分付之後。胡理同妻女亦告辭回家。過了月限。宏勳亦復其初。余千勞傷亦已痊可。正值七月七夕之日。晚間備席夜飲。論了一回牛郎。談了一回織女。鮑自安想起駱大爺婚姻之事。乃道。駱大爺傷已痊了。我有一句話奉告各位。去歲十月間。駱大爺原是下甯波贅親。遇見我這老混賬留他頑耍。以至弄出這些事來。在下每每我懷。因駱大爺傷未痊。可不好出口。今既痊。可當擇日完姻。方完我心中之事。任徐齊道。正當如此。花振芳隨即取歷書一看。七月二十四日上好吉日。定於二十四日成親。逐日花老好不慌忙。備辦裝奩。但見各式皆已齊全。絲毫無錯。人人誇獎。駱太太亦自喜歡。桂小姐花小姐心中暗喜。自不必言。光陰如箭。不覺到了七月二十四日。花振芳差人赴胡宅。迎請胡家兄弟。並胡大娘母女。又差請九個舅子。並九個舅母。都於二十三日聚齊。衆人聞言。俱於是日到來。花振芳備酒款待。臨晚各自安歇。次日早起。鋪毡結彩。大吹大擂。胡大娘姑娘。攙扶桂小姐。巴大娘巴二娘。攙扶花姑娘。徐松朋徐大娘領親。駱宏勳換了一身新衣。居中。桂小姐在左。花小姐在右。叩拜天地。謁拜母親。拜謝岳父岳母。駱太太並花老夫妻。好不暢快。拜罷之後。送入洞房。吃交杯酒。羅帳諸般套數做完。駱宏勳復到前廳謝冰人。鮑徐任等大家亦皆恭喜暢飲。臨晚時。同送駱宏勳入洞房。雖死裏逃生。一旦而得二個佳人。不由的滿面堆笑。夜間夫妻之樂。自不必言。三日分過了長幼。花

老又大自筵席。款待諸親。飲酒中間。鮑自安向衆言道。我等流落江湖爲盜。終非久計。老拙同花兄弟已經年老。不足爲惜。而諸位正在壯年。正可建功立業。目下廬陵王居了海州。因奸讒弄權。不敢回朝。我等何不前去相投。保駕回朝。大小得個官職。亦蒙皇家封贈。若在江湖上。就使有巨萬之富。他日子孫難免盜跡之後。爲衆人所笑。衆人道。幼學壯行。原是素志。但生於無道之秋。不得不怡然世外耳。老師道。投効廬陵王。亦是上策。毫無寸功。前去豈肯收留。鮑自安道。我亦因此躊躇。向花振芳說道。我在江南時。一日幾次通報。雖居家中。而天下事無所不知。從到山東。如在囊中一般。外事一點不聞。難道你寨子內。就不差幾個人。在外探聽。緩急麼。花振芳道。那日不有探子來報。因諸公是客。不敢同衆向報。皆候我至避靜處。方才通報。你若不保。聽我分付。遂對伺報之人道。凡有報子。不許停留。直至廳上稟我。那人答應一聲。出去。分付門上。仍回來伺候。沒有半刻。只見一人是長行打扮。走上廳來。向花老打了一個千道。小人在長安。探聽得武三思到海外去採選藥草。得了一宗異種奇花。名兒叫做綠牡丹。自今花正茂盛。女皇帝同張天佐商議說。此花中國至古未有。今得之。亦國家祥瑞。出了黃榜。令天下人民。不論有職無職。士庶白衣。凡有文才武技者。大家女子。於八月十五日。赴道遙宮賞玩。並攻文武奇才。皇帝封官爵。作爲花屬女。既有奇花。天下必有奇才。女。恐埋沒閨閣。故攻取封誥。彰德家之盛化。目今路上進京的男女。滔滔不絕。報告爹爹知道。花振芳道。知道了。分付賞他的酒飯。報子退下。鮑自安聽了大喜道。我有了主意。衆

人忙忙動問。鮑自安道：「既挂黃榜，攷取才女，天下進京的，自然不少。我等進京，亦可以應攷爲名，得便將奸佞殺他幾個，以爲進見之功。况狄公在京中，叫他作個引進，我等出頭，就不難着。衆人道：「我等一去，家眷物件，什麼安排。鮑自安道：「口說無憑，拏一張紅箋，簡駱大爺執筆，我等相好的一概在內，願去之人，書名於上，立出一個首領來。聽他調遣，同心合意，方可前去。自安說着，駱宏勳執筆在手，鋪下紅箋，鮑自安爲首寫道：

鮑 福 花振芳 胡 璉 胡 理 巴 龍 巴 虎 巴 彪 巴 豹 巴 仁

巴 義 巴 禮 巴 智 巴 信 任正千 徐 苓 駱賓侯 濮里雲 濮行雲

駱宏勳將在坐之人寫完。鮑自安道：「各位皆有忠義之心，余大叔同行，不書名簡之上麼？衆人道：「正是。駱宏勳又寫上余千。書上共十九位英雄。鮑自安道：「凡書名紅簡之上，皆是忠義之人，逢有患難，都衆同心解救，勿要退縮不前。衆人道：「那個自然。鮑自安道：「方才報子言皇榜定於八月十五日攷試，我等要月初到長安，方不慌迫。此刻已是七月念五日了，各自回家，將細軟物件打起包裹，椅桌擱臺，並不值錢的粗物，仍封鎖家中，連家眷一併進京。各寨嘍囉，有願隨去求功名者，叫他跟隨前去，不願的每人給他百金，各去爲農爲商，也是跟隨一場事。又道：「此去潼關，必得一人先爲把守方妥。衆人道：「老師，潼關防備，正是得一英雄先取，望老爺量才取用，差那個，那個就前去。鮑自安道：「此任非胡二弟不可。我等也盡赴長安，女眷中有武藝的進京，沒有的不可前去，都交付胡二

弟帶赴潼關等候。你包裹行李，連寨內同愿去的嘍兵，亦先赴潼關。胡大弟亦在潼關等候。我等進京得手，反出來時，你可向前抵擋一陣。我們可得消息。胡璉兄弟二人，一一領命。鮑自安道：再煩駱宏勳進京，並留潼關女將，亦要開名出來。駱宏勳執筆，又寫一花奶奶、一胡大娘、一巴大娘、一巴二娘、一巴三娘、一巴四娘、一巴五娘、一巴六娘、一巴七娘、一巴八娘、一巴九娘、一鮑姑娘、一花姑娘、一胡姑娘。進京者共一十四位。又提筆寫留潼關的一駱太太、一徐大娘、一修素娘、一桂小姐，共四位。商議已定。次日各自回家收拾物件，開發寨內的嘍兵。鮑自安亦着人自濟南碼頭上，將帶領本卒百十人，曉來公用調遣。未有五七日，各寨之人，皆至老寨聚齊。共計胡家回帶嘍兵六百人，巴氏九寨共二千一百餘人，花家寨願隨去者七百餘人，共計嘍兵三千四百餘人。定於八月初三日起身。鮑自安道：我等許多人口，許多車輛，不可一日起身。嘍兵揀幾個能幹的，跟我們進京，趕車喂馬。餘者各把盤費，令他分走。在潼聚齊，莫要路上令人猜疑。衆人深服其言。及至初三日前後，不日起身，奔京的奔京，趕潼關的趕潼關。一行人衆，紛紛不一。鮑自安等在路，非止一日。那一日到了長安，進了城，只見長安城內人烟湊齊，好不熱鬧。天下也不知來了多少男女。衆人行到皇城，才待舉步進城，城兵阻住道：怎麼亂往裏走。鮑自安道：我等是送女兒來攻的，要尋歇店。城門兵道：尋歇店在城外尋。此乃內皇城也。那裏有歇店來。你既是來應攻的，現成的公會房屋又大，又有菜食，不要你備辦。豈不省了你的盤費。反要自尋飯店。真是個痴子。自安道：我等京外

人不曉得。望乞指教。門兵用手一指道。那二個過街牌樓。當中那個大門。不是公會麼。你到門前。說是來應攻的。就有人照應。鮑自安道。聲多謝指教。遂領了衆人。回身來至牌樓前。抬頭一看。大門上懸了一個金字大匾。上寫公會二字。鮑自安道。你們門外站立待我進去。將進大門。只見門內放一張大條桌子。上放一本號簿。裏面坐着二個人。看見鮑自安走進。忙問道。你這老兒尋誰。鮑自安道。借問一句。這是公會麼。我們是送女兒來應攻的。那二人道。你既是送攻。你還有同伴人來否。鮑自安道。却還有人。均係至戚。只算得一起。那人道。報名上來。鮑自安自想道。我與花兄弟二人之名。無人不曉。那個不知。若說真名。姓。是不穩乎。須要混他娘的頭。乃答道。我姓包。名裸。字禹象。金陵建康人。那個是我妻弟。姓化。名善。字動惡。山東濟南府人。那個係我一同相隨至此。那二個人。寫了個孔曹嚴華的華字。鮑自安道。不是這個字。他是化三千的化字。那個人連忙改正。花振芳在外暗罵道。這老奴才最會弄巧。他自己弄去半個。將我兄弟半截去了。那個人又問道。幾位應攻的姑娘。鮑自安道。三個。那人道。多少送攻的男女。鮑自安道。男連車夫。共二十三人。女除應攻的三個外。還有十一個。那人道。三個應攻的姑娘。怎麼就來了許多送攻的男女。鮑自安道。長安乃京都盛景。外省人多有未至者。今乘攻試。至親內戚。一則送攻。二則看看景致。故人來的多。那人道。不是怕你人多。只是坐食糧米。恐人多犯疑。三人應攻。只打三人的口糧。豈有打三四十人的口糧。難於報名。鮑自安道。只是有了下榻之所。米糧我們自辦罷了。那人道。且將人口點進。再

爲商議。鮑自安道：你們皆進來。大叔要點名呢。鮑金花在前。花碧蓮居中。項賽花隨後。鮑自安指着說道：這三個是親來應攷的。上號的人看見三個應攷的姑娘。皆得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三位之中。頭一位姑娘更爲出色。上號的道：這三位姑娘芳名亦須上號。鮑自安道：頭一個是小女包金花。第二個是化碧蓮。第三個是胡賽花。上號之人。歡天喜地。上了號簿。將衆人男女點進。選了一個大大的房屋。叫他們一衆打等住下。看官你說。那上號之人。因何見了三位姑娘。就歡天喜地。只因張天佐兄弟二人。惟天佐生了一子。名叫三聘。定了武三思之女爲妻。今已安排成親。不料武三思之女。暴病而亡。那武小姐生得極俊俏。張三聘曾已見過。因此思想得病。張天佐自道：我身居相位。豈不能代子尋一佳婦。因啓奏武后。徵賽花教場。攷試天下女子進京。又建一所公會。凡來應攷者。上號歇住。要揀選與武三思之女一樣人品。給兒子爲妻。就着二個心腹家人。一名張得。一名張興。專管上號。倘得其人。速來通報。重重有賞。這二人一見鮑金花。生得身材人品。與武小姐彷彿。故此大喜。將衆人點進之後。張得對張興道：你在照料。我進府通報。並請公子自來一看。笑嘻嘻的儘自去了。畢竟不知張三聘。果來點看鮑金花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張公會巧施美人計 狄王府直訴苦衷腸

却說張得離了公會。一直來到相府。正值張天佐在書房勸子道：你將此事放開心懷。別要思慮。難道天下應試

之女子。就沒一個似武小姐之貌者。張三聘道。倘有其貌。而已有其夫奈何。張天佐道。既已受聘之女。今日至此。說我與他做親。還怕他不允麼。正在說話。見張得走進門來。張天佐問道。你不在公會上號。來此做什麼。張得上前稟道。今於初十日午間。來一起應徵之人。雖居二處。他們彼此皆係至戚。却算一起。共有三位姑娘。前來應徵。都生得面貌皎嬈。體態輕盈。單言三位之中。建康包裸之女包金花。更爲出色。小的是往武皇親家。常來往的。武小姐每每見過的。此女體態面貌。恍似武小姐復生。特地前來通報。請公子親往看驗。張天佐大喜道。我說萬中選。必非無人。今果然矣。遂向兒子張三聘道。你若不信。前去看看。如果中意。回來對我說。我就差人前去執柯。張三聘亦是歡喜。分付張得先回公會伺候。我後邊就來點名。張得仍回公會告訴張興。張興道。須得將此話通知包老兒。還怕他不愿意與宰相做親家翁。叫他將女兒。換二件衣服。重新叫他梳粧出來。或者親事一妥。相爺公子自然的另眼相看。你我二人。若得新娘。知是你我二人於中玉成。就裏也抬舉抬舉。我大嫂嫂並弟媳婦。外面我二人行得動步。內裏就是他二人也可得力。紀錄加級。在此一舉了。張得聞了此言。心花都開了。遂走到鮑自安住的房裏。來到門口。叩了幾下門。鮑老正在那裏打算。看男住那裏幾間。女住那裏幾間。忽聞打門之聲。遂問道。是誰。張得答道。是我。我來請包老丈。前邊說幾句。鮑自安看是上號之人。忽以老丈相稱。必有原故。遂答道。原來是大叔麼。跟至前面。張得張興二人連忙抬了一張椅子。叫包老丈坐下。鮑自安道。二位大叔呼喚。有何見教。

二人道。有句話奉告。你老丈知汝場因何而設。公會何人所造。鮑自安道。設汝場以取天下奇才。建公社以彰愛士殊恩。別有何說。張得笑道。老丈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實不相瞞。我家二位相爺。只有我家公子一人。年方十八歲。習得一身好弓馬武藝。不大肥胖。瘦弱身材。人呼他爲瘦才郎。張三聘。自幼聘定白馬銀鎗武皇親小姐爲妻。那小姐體態姣嬈。將要完娶。不料武小姐暴病而亡。我家公子。乃是看見過的。捨不得他俊俏之容。日日思想。自此得病。我家相爺無奈。啓奏皇上。設此汝場。取天下英女。又不惜千金。建此公會。凡來應攻者。俱入公會住宿。日結堂食。此時總要上號點名。叫我等見有彷彿武小姐之體態者。卽刻報知相爺。與他做親。此事一妥。攻時自然。奪標。適見令愛姑娘。面貌體態。與武小姐無二。我方才進府。報過相爺。我家公子不信。要親自來看。以點名爲由。倘然看中了。你老人家下半世。不愁甚麼了。故我二人請你老人家出來。將令愛姑娘好好梳粧。換幾件色衣。公子來時一看。公子必定中意。鮑自安聞得此言。計上心來。暗想道。奸賊奸城。我特來尋你。正無門路。今你來尋我。此其機也。遂答道。我女兒生下時。算命打卦。都說他日後必嫁貴人。我遂不信。據二位大叔說來。到有八九分了。只是我庶民人家。怎能和宰相做親。張得二人答道。俗語說得好。一會做親揀男女。不揀善作者銀錢。這是他尋你。非是你尋他。老人家你速速進去。叫姑娘收拾要緊。我家公子。不一刻就到了。鮑自安辭別進去。將門關上。衆男女先見張得來。恐有別的異事。今見回來。齊來問道。鮑自安將張得之言。告了一遍。鮑金花忙問道。爹爹怎

的回他。鮑自安道：我說你生來算命打卦，都說該嫁貴人，只得湊成他來，叫你收拾好待他看。鮑自安說罷，鮑金花見丈夫濮天鵬在旁，不覺滿面通紅，說道：這是甚麼說話？爹爹真是糊塗了，好好的，人都叫人家驗看起來了。鮑自安道：我兒不是這般講。我等千里而來，所爲何事？要殺奸賊，以作進見之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欲借此機會去殺奸賊，那張三聘今若點名不允他，他也且要見你們的，故我應允了，你們作速粧扮，我只管應承。臨期之時，向鮑金花耳邊低低的說道：如此如此。鮑金花改作笑容，同花碧蓮、胡賽花各去打扮。只聽外面又來叩門。鮑自安道：想必張三聘來了，你等房內避避，等我出去答話。遂將門開了，正是張得、張得道、公子已在廳上坐等。叫三位姑兒速去點名。鮑自安道：還沒有告訴大叔，小女自幼喪母，倏傲之極，在路上行了幾日，受了些寒，我才對他說，叫他們點名，他因弓鞋足小，難以遠走，請公子進來點名罷。張得回至公子前，稟道：小的才去喚他們，應教女子點名，他說鞋足小，難於行走，請公子進內點名罷。張三聘若是真來點名，喚不出來，就要動怒。今不過借點名之由，看金花之容貌，聞他說弓鞋足小四個字，不但不動怒，反生憐愛之心，說道：也罷，我進內點名，張得引路來至天井中，就放了一張交椅。張三聘坐下，張得手擎一本冊簿，叫包金花、包金花輕移蓮步，從張三聘面前走過，用眼角望了張三聘一望。那張三聘一見金花，同武氏一樣，早已中意，又見他眼角傳情，骨軟皮酥，神魂飄蕩，張得又呼花碧蓮、胡賽花，二人也自面前走過。張得才待呼送教之名，張三聘將頭一搖，張得道：送教人

等免點。張三聘笑嘻嘻起身走出。坐轎回府。張天佐問道：看過了麼？張三聘只笑而不言。張天佐見兒子神情，知就中意。遂將張得喚過，分付過：你回公會，殷勤管待這起人。我隨後差人做媒議親。張得領命，回至公會，請出鮑自安來，叫他打堂食米。鮑自安道：我等人多，恐大叔難於報帳。我自辦罷。張得答道：你的姑娘已中着我家公司之意了。相爺就要遣媒來說親了。不日就是我家相爺親家翁了。那在乎這點堂食的食用。只管叫人來取。要取多少，就多少拿去用。不必拘拘數目。鮑自安暗暗笑道：人不可一日無米糧。雖值錢有限，却有現成。免得差人去辦。真叫人來取。不多時，分二個人笑嘻嘻的走將回來。原來張天佐見兒子中了意，忙着兩個堂屬官兒作媒。張得又將鮑自安請至外面。那兩個官兒道了相爺之命。鮑自安一一都應承了。那兩個官兒回來稟復。張天佐好生歡喜。今已初十，再候三日下禮。十五日應攷。十六日上好吉日。花燭喜期。張得又來通知。鮑自安道：就是十六日完婚是了。只是禮可以不下。我是客邊寄居，毫無粧奩。奈何。張得道：老丈何必拘些些禮數。相爺也無甚麼他。說圖你家一個好姑娘。相爺來的禮，你只管受。鮑自安道：相煩大叔說聲。我連帶來的盤費也甚少。連這裏押禮的喜錢，也是無有。這便怎了。張得道：你老人家放心。包在我兄弟身上。不賞他。那個敢要麼。再不然，先稟相爺。當加厚些就是了。鮑自安道：拜托拜托。又問道：先進城時，那些城門上都有兵丁，却是爲何。張得道：近來天下荒荒，強盜甚多。江南鎮江府有報，近來劫了吏部公子，殺了十數人，活捉去建康道。並妾賀氏。你老人家貴府建康，自

然亦聞此事。山東濟南府亦有報來。劫去誣良一案。殺死解差五六十人。並殺死解官。恩縣知縣唐建宗。你家舅老丈處。是濟南。諒必知道。現今各處行緝文訪查拿。我家相爺。恐考場人亂。強盜混入京都。故各城門差人防護。許進京不許出京。人民都有腰牌。不禁他們出入。若應考者出城。必在這裏說。叨我把個腰牌與他。方能出城呢。用手一指。那邊不堆着好幾堆麼。老丈若要出城容易。或我差人到城門上照應一聲。或拿幾個牌子去用。鮑自安道。多承二位大叔照應。我無以相酬。我只好對小女說。等過門之後。在公子面前舉荐罷了。這一句話兒。正打在張得張興心窩裏。好不歡喜。更加十分殷殷勤勤。要一奉十。臨晚多送幾張床帳。又多送燈油蠟燭。一宿晚景不提。到次日起來。又去打米糧。張得早已差人送來。好生伺候。衆人吃了早飯之後。鮑自安道。今是十一日。無甚事。我與任駱二位大爺。同余大叔。濮天鵬。濮天鵬六人。皆私娃案內之人。再令一人。將私娃桶提着。到狄公寓所。將此案代我女兒素娘。解得清白。就使狄公算我作個引進。明日好候張家下禮。衆人齊道。使得使得。任駱徐濮同了鮑自安。告別衆人。外着一個人扛起竹桶。臨出門對花振芳道。倘若張公有人來說甚麼。只管一一應承。花振芳領命。讓衆人出去。仍將門關上。鮑自安到了門前。張興張得即忙起身問道。老丈欲往何處。鮑自安道。一則從來此地。未到。欲看看盛景。一則言雖無大粧奩。瑣碎物件。也須置辦置辦。張得道。老丈京中不熟。我着一人引路何如。鮑自安道。不消不消。同衆人離了公會。走不多遠。借問來往行人。狄千歲所寓何處。那人道。狄千

歲乃封王之人。有他的王府。在東門大街。山東做軍門。不過一時欽差。衆人聞言。直上東門大街而來。不一時。來到狄千歲府門。八字牆。攢軍柱。甚是威嚴。門上裝了一匾。上有欽王府三字。但不至。可是狄王府麼。又借問行人。正是狄王之府。鮑自安向衆人說道。你等且在街旁站立。我自己上前通說。如進內無事。自然有人傳你們進去。倘有不測。不說你們同來。殺斬存留。有我當之。又想到。余大叔乃秦差捉我之人。不可落後。到要同我前去。於是任駱徐漢。並提竹桶者五人。立在街前等候。余鮑二人。行到狄王府大門道。那位老爺在此。王府乃封鎖。衙門雖有看門者。封在裏面。聽得外面有人相問。門裏便答過。何方來的。余千答道。我乃誣良案原告。余千奉千歲差同旗牌董超。赴江南捉拿鮑福。今日才到。望老爺通稟。鮑福現在府門伺候。那人道。誣良人犯。賊劫董超以來。兩個月了。說你們後明即到。怎麼此刻才來。在外等候。待我去通報。不一時。只聽得咯通一聲响。院門大開。旗牌董超走出。向余鮑二人見禮說道。老爺今日方到。余大叔怎又用老爺送行。晚生自那日同余大叔到歷城。與余大叔約定。繳令箭相會。及至進了衙門。見掌官大爺說。千歲已經進京。又發一枝令箭。分付我等到此。一同進京。晚生出來。找尋余大叔不見。回家等總不見。余大叔駕到。過了三四日之後。聞聽得唐老爺在路被殺。內中獨少駱大爺及賀世鑿的尸首。又平毀了四杰村。一村人家。晚生不解。是何人所殺。又候老爺十日之外。亦不見到。恐悞限期。急速趕進京。見了千歲。千歲命晚生在此等候。已經兩月有餘。千歲無日不問。今來甚好。千歲在大堂傳見。

鮑自安余千跟了董超進內。來至大堂。只見兩邊列了幾十個內監。二人向上叩頭。狄公問道。余千。你與董超同去。怎麼不與他同來。被誰劫殺死解官。你必知道了。余千道。茶館等候董超。適逢唐老爺押解主人進京。小的不及通知董超。後隨暗自照應。四杰村遇仇人朱氏之劫。央求五臺山和尚消計。於路相救。越房而出。小的捨命救主。偶遇鮑福搭救。小的主人受傷過重。至今方好。特同鮑福前來叩見千歲。狄公方知唐建宗被害之故。又深幸駱宏勳不死。無愧見伊兄駱賓王也。向鮑福問道。本藩久聞你的惡名。你在江湖上。共做了多少年的大盜。殺害了多少客商。從實說來。鮑自安道。小人自十二歲上起首。在江湖做了四十二年。前殺客商。過路官員也不少。那裏還記得數目。狄公又問道。每聞得有官兵官役前來捉你。你怎敢大胆前來。豈非輕本藩之刀不利麼。鮑自安道。小的流落江湖。亦非樂意爲盜。生於奸纔得志之時。不敢出頭。無奈埋沒耳。千歲幹國之名。素著天下。非鮑福一人知之。又欲見謁。吐小人不得已。恐衷實無由而見。今蒙來提。冒死前來見駕。望乞賜誅。死得其所。又何懼焉。狄公道。有道則仕。無道則隱。此係聖賢高志。你既不惜出仕於無道之秋。亦當務田園。埋名姓。因何截劫江湖。殺人無厭。鮑自安道。小的雖截江湖。殺人無厭。亦非不分賢愚。而盡圖其財。凡遇公平商賈。忠良仕宦。從不敢絲毫驚恐。小的所殺。皆張樂王薛等門中之人。狄公聽說出張樂王薛等黨中這些人的名姓。將驚堂一拍。呀。一。一聲。便起身來。分付左右。將他們帶進二堂。本藩細加問訊。說罷。往後去了。鮑自安心中暗想道。此必是大堂不

便捉拿。恐有處逃脫。來進二堂。閉上宅門。方拿個穩當的哩。聞得兩旁人等催促。狄千歲在二堂。盡候復訊。鮑自安。余千。被催促進去。只得隨進二堂。畢竟鮑自安與余千。進了二堂。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教場比武佳人奪標 相府娶親公子亡身

話說狄公因何聞他道出奸賊姓名。連忙退堂。看官不知那武后則天。極有才幹。雖淫亂宮幃。而心中慮事甚明。看見欒張王薛等一班臣僚。擅持國柄。肆行無忌。恐日後有傾國之患。自己年近六十。亦沒精神料理朝事。意欲召二張迎王還朝禪位。這班人必不能容太子回國。細思臣子之中。惟狄仁傑忠耿耿。故召他進京。以便殿私授受。命他至房州迎請太子回朝。不料又被這班奸賊看破。各門嚴行防護。不許狄公出京。况此房州。必由潼關鎮守總兵。又係武三思次姪武卯。無人保護。如何能過去。前余千盛稱花鮑二人素懷忠義。不得已流落江湖。所以差董超前來。以官司爲名。實欲收復此二人。以作保護之用。故在京等候。今聞已到。其心甚喜。又恐他野性未退。特坐大堂問訊。探他們之心。那知鮑自安直指欒張王薛之名。以對。恐外人聽見。走漏風聲。以敗其謀。假作動怒之狀。帶進二堂。好吐衷腸。且說鮑自安余千進了宅門。內丁放進。外班一個不許走入。遂將宅門關閉。鮑自安道。一毫不差。開了宅門。捉老實的哩。宅門以內。便是二堂。不見狄千歲在何處。又不知是何緣故。正在狐疑。內復走出一人。向余鮑二人笑嘻嘻的說道。千歲在書房中。請你二人說話呢。鮑自安自思道。書房非問事之所。又加

一請字。就知有吉無凶了。放心隨人來進書房。只見一個和尚。同狄公在那裏坐談。見鮑自安來。俱立起身來見禮。鮑自安連稱不敢。狄公道。請坐。我有大事相商。鮑自安謙讓一回。只得坐下。余千走至賓王面前請安。賓王道。近聞狄千歲進來。說你大爺未傷性命。我方放心。余千又將四杰村捨命救主。鮑老爹路過相救。前後說了一遍。駱賓王向鮑自安謝道。舍弟每逢搭救。何以克報。鮑自安道。朋友之交。應當如此。何必稱謝。狄公將武后投書並要件等防備森嚴之事。告訴了一遍。又道。我年老之人。子然一身。不能勝此大任。隱士倘有妙策。速請太子回朝。其功不小。鮑自安遂將同衆來京。捉奸斬纜。以作進見之功。正思無有引進之路。今千歲出京之事。放在小的身上。潼關已着金鞭胡理搶奪。又將張天佐說親之事。述了一遍。期於十六日完娶。亦期於那日殺賊。千歲大駕先於十四日出城。小的差人保你。狄公大喜道。我在府中候你之信。而一要秘密。莫使奸纜看出破綻。方好。鮑自安道。千歲放心。小的自有道理。又將私娃之事。請問狄公。狄公道。不夫而胎者。骨軟之驗。鮑自安道。私孩桶現在府外。狄公道。不必再驗。恐驚人耳目。隱士自驗罷了。鮑自安深服其論。遂告辭。駱賓王向余千道。回寓對大爺說。速辦大事。我也不便會他了。狄公又叮囑了鮑自安。鮑自安滿口應承。狄公送至宅門。余鮑二人來至街上相見。衆人將問答之話。細細述了一遍。買些物件好餽。送張得二人。恐怕犯疑。回至公會。見了一衆人等。將狄公回答之話。細細述了一遍。又道。他愿作引進。我已經許他十四日。着人送他出城。先赴潼關。衆人聽見了有引進之人。

無不歡迎。遂將私娃桶倒出一看。皆是些穢水。並無筋骨。方知素娘爲真正節婦。狄公打發余鮑二人去後。遂上表推病不朝。且說次日張家來了三四十端大盒無數。兩個大紅禮單。寫彩緞百疋。明珠十串。人參百斤。聘儀千兩。餘者皆珊瑚瑪瑙。金銀首飾。紗綾綾羅。冬夏衣裳。鮑自安爽快之極。只用得兩個字全收。又不好空空盒子。回了些枝元栗棗。喜錢絲毫未給。昨日已經說過了。早有張得張與二人支持去了。十三日鮑自安。令女兒金花。照人數。每人務備乾糧。一袋一個。將自帶人參。並將昨日收得張家人參。照人分開。臨期各人帶一口袋。預備路上充飢。長安至潼關。有二百三十里路程。他們動身。預備一路連做生意都不用了。金花依父之命。照人速辦口袋。及至十四日日落之時。鮑自安令余漢天鵬二人。至狄公府請狄公。駕至東門以內等候。說我後邊就到。送你們出城之後。你二人就保他先赴潼關。外有一個小紙包。送上狄公。叫他照此行事。余漢二人接了紙包。赴狄王府去了。鮑自安又對衆道。預先將馬匹拉出才好。明日反出城時。我等可以步行。而女眷不能行走。將跟來趕車的六個人。先行將牲口運行十五匹。離城二十里。有一大松林內等候。狄公到時。與他一匹騎坐。餘者等候女客分派之後。鮑自安又至門口。說張得張與二人道。小女有個奶公。亦隨來看看。不料害起瘡來。難保性命。今欲着人送他回去。先討幾個腰牌用。張得道。有有有用多少。老丈自拏。鮑自安拏了十個。共是十六個。連車夫在內。牽了十五騎牲口。俱奔東門而來。及至東門。狄公早臥在街旁一塊大石板上。哼哼不絕。左右兩膺上。貼了兩張

大膏藥。鮑自安走至跟前發怒道：「不叫你來，你偏要來，弄得這個形像，又要着人送你來。」狄公只是笑而不言。鮑自安道：「令人焦燥，還不起來出城，等待何時？」狄公扒了半日，方扒起來。鮑自安走至城門，兵跟前將十個腰牌給他一看。門兵見有腰牌，爲證，亦不細細查問。放他們出去之後，到得城外，拉過一匹馬來。狄公騎坐，余漢二人步行隨後，慢慢向潼關而行。鮑自安仍回城而來，回到公會，看官狄公前日好好的人，今日因何面上貼了膏藥，哼哼不絕呢。他乃三部充勳，京中連三尺之童，無一個不認得是狄千歲。奸黨既然防備，好好如何能去。故鮑自安包一紙包，叫余漢帶去的，就是這兩張膏藥，貼在臉上，須用害瘡之形，又兼日落時候，令人看不清楚，易於混出城去。鮑自安回到公會，天已夜了。大家早些安睡，預備明日下教場。却說次日五更三點，女主登殿。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滿朝文武朝賀之後，武后道：「今日改選天下武士，超拔勇才，雙全命，兵係尙書羅洪，文武主考，羅洪領旨。」辭王出朝，武后回宮。群臣各散。張天佐早已持帖至兵部府，拜托今科狀元，務取江南建康包金花，羅洪應允。且說鮑自安天明起身，忙備早飯。大家用過，備了三匹駿馬。鮑胡花三位姑娘，打扮得齊齊整整，任駱徐花鮑漢二十人，皆扮爲牽馬之夫，直奔逍遙宮。及至考舉場上，見宮門口五綵綢扎了成的牌樓，三個大金字武舉場。馬路近前，盡是奇花異草，陪伴着綠牡丹，外有硃漆欄杆，當中一個演武廳，皆是五色綵綢，扎就飛禽走獸，人物山水，內設了許多古玩玉器。正是要得真富貴，除非帝王家。正在觀望，聽得開道之聲，主考羅洪騎馬而來，三响大砲。

羅洪到了演武廳。居中坐下。兩旁分坐許多陪考官員。人役獻茶之後。羅洪分付考本京才子。那長安也有幾個應考之人。聽說想中天球。連馬都跑不全。不是跌下馬來。就是半路削馬。及等到建康地方。鮑金花一馬當先。左手持弓。右手取箭。三射皆中天球。報鼓連响。咚咚不絕。滿場無不喝采。鮑金花正欲下馬。到演武廳報名。只聽得亦有女子聲喊。鮑金花一看。只見花碧蓮大叫道。姐姐莫要報名。待妹子一同報名。上馬也是一馬連中三箭。胡賽花亦叫道。二位姐姐莫忙報名。等妹子來也。花鮑二位姑娘。勒馬一旁觀看。胡賽花也是一馬三箭。俱中天球。羅洪暗嘆道。女子中尚有如此弓馬。不知江湖上屈沒了多少英雄。分付將三名女士傳上廳來。三人下馬。任駱灑接過三人的馬。三人上廳參見主考。羅洪道。免參。外場三人一般騎射。難辨優劣。演武廳旁。亦是五綠綢扎。就一個官蓬。設着文房四寶。當時命三人各作綠牡丹詩一首。以定次序。三人領命。遂入官蓬。各做詩一首。不多一時。三人一同呈上。羅洪將三人之詩接過一看。章章錦繡。句句精神。可稱爲文武全才。三詩之中。胡賽花略次。而花鮑二人難分上下。因有天佐之托。不好更名。遂將取中之名。開列於後。

第一名包金花。 第二名化碧蓮。 第三名胡賽花。

大人回朝。奏主加封。科場已散。花鮑等人領了三位姑娘。仍回公會。且說大人回朝。啓奏武后之後。等龍虎之日發榜。這且不言。却說張天佐早已差人在教場打探。說今日所考取者。三位皆是包老一起之人。張天佐大喜。打

點次日娶親。一夜何曾眠睡。北方同西方。與南方規矩不同。娶親之日。女家多少男女送親。男家俱要設席款待。張天佐弟兄歡喜。自不必言。又將帖揀選朝中契厚之人。前來陪親。你道所請之人是誰。原來是吏部尚書王懷仁。刑部侍郎王懷義。西台御史奕守禮。禮部兵馬司薛敖曹。國舅武三思。兵馬大元帥武瞾。薛敖曹抱病回。武三思叔姪。因自害女兒亡過。今日至張家。恐觸目傷心。亦不肯來。不言張府打算娶親。且說鮑自安商議送女兒。鮑老等同衆人吃了飯。臨晚吃酒時。男女設席於二房之內。鮑自安道。送至京忙了這幾日。來做一件正事。即今日教場奪魁。亦冗事耳。事成則成。敗則敗。成敗只在明日一天。明日張家來娶時。我們送親共人十二位。送親女客共十二位。小女做新娘。胡姑娘扮做陪嫁的了。胡姑娘懷中揣信砲一個。等張三聘入房來。小女得了手之時。胡姑娘點放信砲。我們聽得信砲一响。一齊動手。我叫他必請王樂薛武一班奸賊來。王樂薛武俱不足爲念。只是武家叔姪。英名素著。須要防他。可記着動手時。多着人圍着傳報之人。要緊要緊。他來娶即是辰時。我等也不可早發新人。只推江南有此種規矩。要開門錢。看他來時。即將大門閉。要他大大的開門錢。聽憑多少。只叫他左添右添。三四大。只管向他添錢。到下午的時刻。我等慢慢的發。及到他家。正是日落之時。就拜天地公婆。做這些事件。及進房吃交杯酒等事。天就黑了。正該動手之時。我好脫逃。向任駱徐三人道。你們雖會登高。也會履險。到底未曾經過大敵。恐臨時失機。反爲不美。我有一事相煩三位。三人齊道。願聽號令。鮑自安道。我們準出

東門。京城之中。比別處州縣不同。防護之人甚多。我等動手。將他城門不閉。便罷。倘若關了城門。三位可攔住他。我等好出城。三位領命。深服分派。有法算計。已定。大家安睡。次日起來。先將乾糧口袋派散。派了衆人。人參之外。又派些牛肉脯子。分付務要小心收好。若有追趕。那時忽忙。莫怪我不分付。衆人答應。將到辰時。聽得外照鼓樂喧天。砲响連連。諒必是娶親的來了。鮑自安道。快些關大門。我好做裏邊事。振芳真個將大門關緊。拿了二張椅子。當門坐下。張家娶親的人來至大門首。見門緊閉。張得張與二人連忙趕上前來探問。鮑老爺開門。振芳道。怎麼的喝來。江南有此規矩。凡新親家來娶時。將門關上。名爲關財門。大大與個喜錢。若少了。還要加添。如此叫爲去財。今日行的是江南禮。張得二人道。是舅老爺麼。振芳道。不是我。你當是誰。張得道。容易容易。先未得知。不會預備。明日送來罷。振芳道。如此明日再來抬人。張得見如此說法。連差人去取。一人跑到相府裏道。如此如此。張天佐道。少了掣不出手。須要四封二百兩。交與來人。來人又跑回公會門首。交與張得。張得道。舅老爺開門罷。花振芳起身。將四封銀子接了。仍又關上。說道。還要大大的加添。張得無奈。又差人回相府。又取了二百兩銀子。花振芳又接過。又將門關上。又叫加添。如此四次。添了八百兩銀子。看看天色下午已過。花振芳起身。將門開放。一衆人走進。張得向鮑自安道。鮑老爺請新人速速裝扮。莫悞了良時。鮑自安道。自老妻去世之後。小女姪養成性。從未離我半步。今嫁相府。捨不得我。只是啼哭。至今未起。找他母舅勸他。張得道。既是貴人。離不得老妾。過門之

後老爺也在相府內過。難道還奉不起麼。新婚乃終身大事。莫要錯了吉時。鮑自安道。甚麼吉時。甚麼吉時。新人到就是吉時了。張得言道如此說。以快爲妙。鮑自安道。是是。是一逼催促。日已要落西了。鮑金花內裏扎束停當。外邊罩上新衣。鮑自安自家扶了兒女上轎時。故作難分之狀。張得叫來人。放砲起身。鼓樂喧天。好不熱鬧。轎子去後。鮑老等連忙扎來。各自暗帶兵器。二十四位男女送親。先已預妥了十二乘轎子。女人坐轎。男人步行。一直奔張府而來。新轎到時。送親的亦到。張家請了三位操親的夫人。乃是兩王之妻。新人下轎。攙扶至天井之中。香案桌前。令張三聘叩拜天地。外有男女陪客接進。男女送親人等。皆各分坐。女客進後。且說新人拜過天地。進了公婆之後。進了洞房。天已起更之時。進房吃了交杯。坐床撒帳。張三聘自初十日在公會中。看見過鮑金花。回來時後。恨不得一時撲在懷中。延挨至五六日。真是茶思飯想。令二人坐床撒帳。那裏能按得這慾火。一見免不得上來溫溫存存。用右手向鮑金花背後一把摟住。新人亦素知張三聘弓馬純熟。頗有英名。不穩當。亦不敢下手。雖空坐在帳內。却暗暗看他。眼看帳外之時。伸手背後來摸。袖中順刀。早已抽出。真當捨身之時。照右脇下。用盡的生平之氣力一刺。張三聘哎呀一聲。跌在床下。攙扶的女客。還在床外伺候。一見張三聘跌下床來。就知是金花下手。胡姑嫂在懷中取出信砲。即出房來。用火點燃一响。前邊人各執兵器。一場大殺。金花將羅帳一揭。王家姑娘。幾個堂客。還在那裏扶張三聘。被鮑金花一刀一個。殺出房來。大廳上陪客。王奕張天佐弟兄。皆是文官。

那裏還能支接。盡被殺死。雖有些家人。怎當得衆英雄。前後死殺一陣。將張家並陪客之人。已殺了七八十。那張家人忙報大元帥武啓。武啓道。京中強盜殺人。大有危於自己。卽命吹號齊人。鮑老正在殺人。忽聽吹號响亮。遂說道。速走。速走。武家齊兵了。於是俱躍上房子。向外一看。街上早已站立無數兵馬。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鬧長安鮑福敵追兵 奪潼關胡理得大功

却說鮑自安等。上得房來。見街上站了許多的兵丁。皆弓上弦。刀出鞘。又是火光如同白日。無處奔逃。鮑自安道。還不揭瓦。打這些狗頭。等待何時。衆人聽見。各自揭瓦。打出一條大街。望東門而走。且說武啓一面齊人。一面命人關城門。莫要放走強盜。別門關閉。不必細語。且說東門門兵。聞得相府有賊。自有大元帥軍令叫關門。任徐駱三人騎馬而立。門兵道。你等進城。速速進去。我要關門呢。正千道。方才起更。怎麼就要關城門。我們要等個朋友。一同進城。門兵焦急道。相府有賊殺人。大元帥軍令叫關城門。莫要放走強人。你進又不進。退又不退。是何原故。任正千道。相府有賊無賊。管你甚事。其賊若是走此門。叫你關了門。他們走何處。出去門兵道。難道是你一夥人。麼。任正千道。你既明白。就不該問了。門兵聽了此言。哎呀的一聲。跑的跑。逃的逃。任正千與駱放二人倚門而待。只聞城中齊鳴喊叫。吹喝不絕。不一時。又聽瓦片响。知他們在路打殺前來。話猶未了。衆人自房上跳下。任駱徐

迎上前來。鮑自安問道：「城門會開否？」三人道：「城尙開呢。」鮑自安道：「快快出城要緊。離城不多遠。只聽得砲响陣鼓連天。知是元帥武啓率領人馬追來。」鮑自安連忙問道：「馬在何處？」六人應道：「俱各現成。」鮑自安道：「我等分作兩路抵敵。男將前行抵擋追兵。男一班。女一班。行得二三十里。再換女將。大家都有個喘息之空。且戰且走。方能到得潼關。」於是女將各人上馬。抵擋退兵。鮑自安花振芳率領衆人依前法趕路。行了一日兩夜。到了第二日早飯時分。真正男班抵敵。女將趲行。離潼關五十里之遙。只見前邊有六個人三隊廝殺。不知何事。走得相離不遠。仔細一看。正是余千濮天鵬。同一個和尚。與三個道士相敵。花碧蓮大叫：「余千莫要驚慌。我等來了。」鮑金花也隨後叫道：「叔叔稍息。待我來擒賊。不提兩員女將。戰住兩個小道士。且說那和尚鬥了十數個回合。心中火起。禪杖一舉。將老道士打死。余千滿心仗胆。同濮天鵬上前謝問和尚法號。和尚道：「貧僧乃五臺山紅蓮長老的三徒弟。消月便是。余濮二人拜謝相救之恩。又將會消安消計之事。說了一遍。消月道：「貧僧遊方至此。聞奸佞黨結捉拏狄公。貧僧知他素抱幹國之忠。故前來相救。不料開了殺戒。罪過罪過。」狄公上前拜謝。與消月席地而談。余千道：「這雷勝遠。向在婁家。復招了同伴。却與我等有仇。此必婁家有人指引。展目一望。路旁松林之內。有探望。見了人。連忙跑回。余千說林內林外。必有藥家之人。提起板斧。就入林中。一看藥家人等皆在其中。余千大怒。舉斧砍得一個不留。要皆殺死。心中想道：「華三千是他門客。難道不同他進京。便宜了這狗姐養的。」向林中一望。見向北半箭之

路有一人出大恭。方要起身來。向林中而立。正是華三千。余千道。我已料定。非他不。余千在林內等待。三千低了頭暗想道。余千這厮。今日必遭他毒害。不能逃的了。如何是他王家師徒三人的對手。走到余千面前。近來看見。余千叫道。我的兒你來了麼。華三千看見余千。真魂早從頂門飛出。見他帶怒而立。手持雙斧。似凶神一般。雙膝跪下道。余大叔饒命。余千道。我不殺你。你可將今日因何至此。阻我們的情由說明。白並慢入栗哄。說呀。三千道。晚生同藥大爺進京。皆過此地。相遇大叔。同狄千歲必來了還朝。故欲殺害。余千又問三個道士何來。華三千道。解圍之後。藥大爺就留他師徒在家保護。師徒三人。一年是一千五百兩銀子的修金。今日進京。恐路上難行。故隨同前來保護。余千道。奸邪無暴著之期。詎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今既自投羅網。尙思求免乎。提起雙斧。就將華三千的頭割下。又將舌尖割下。余千道。等你用舌尖作主。華三千二目仍然望了余千。余千道。你一雙賊眼。看人喜怒。又用斧尖將眼一刺。兩滴清水。二目楚楚。余千早走上前來。將殺除奸臣之子。藥一萬華三千之事。說了一遍不表。且說鮑自安領衆亦到。花氏碧蓮。見駱宏勳等皆到。心中想道。自成親之後。丈夫尙未見我的武藝。何不趁此道上。以見我之勇。眼看一個破綻。一刀斬之。鮑金花暗想道。他既斬了一個。我若再戰。不分勝負。必令人輕視我了。亦抖抖精神。一刀斬了這一個罷。就前來會衆人。問其所以。余千將萬三千所供之話。細述了一遍。衆人無不暢懷。又問那長老是誰。余千道。卽老爺向所慕者之消月師也。鮑自安等連忙上前拜謝。並留同赴瀆。

關。消月道。此乃無意相遇。貧僧是佛門弟子。不便又開殺戒。潼關防護。自有衆位英雄。何愁不成其事。貧僧就此告別。衆人苦留不住。挑起行李。向五臺山去了。看官。余千保狄公前不兩日。因何又叫衆人趕上。奈狄公年近六旬之人。在往日十二日。行五六十里。就支持不住。要歇息了。而起身又起得遲。鮑自安等。雖分攔追兵。却是日夜不停前行。故此趕上。閒話休言。消月起身之後。鮑自安向余千濶天鵬道。等你二人保狄千歲前行。到了潼關。對胡大爺說。叫他快快前來。抵擋抵擋。我等着實支不住了。再對胡二爺說。今收服他。且將潼關取下。勿使我等到時。前有關隘阻路。後有將兵追來。進退兩難。將前功盡棄。狄公起身之後。又聽號砲聲响相近。花奶奶道。你們前行待我抵擋一陣。於是鮑自安領衆前行。走至日將落時。離關只有五十里之遙。又見前面來了三萬人馬。同着了五六百人。鮑自安道。不好了。此必潼關武卯提兵前來。如何是好。駱宏勛年輕眼快。早看見日月之旗。說道。老爹勿要驚慌。前邊來者之人。乃金鞭胡世兄也。鮑自安道。既是他來。那有這許多人馬跟隨。難道帶嘍兵前來麼。話猶未了。已行至衙前。正是金鞭胡躡。胡理下馬相見。鮑自安見所帶嘍兵。皆各持長棍。遂說道。他們俱不知陣法。何如。胡理道。老爺有所不知。自到潼關。揀了五百關兵。離關五十里。有一空廟。落地甚大。朝夕操演。排齊隊伍。甫去。那怕數萬人。我們不去懼他。諸公請赴潼關。我對敵追兵去了。胡躡領兵前去。鮑自安等赴關而來。原來余千濶天鵬二人。保護狄公。遇見胡理。將鮑老所教之言說明。胡躡領兵去後。他二人跟隨狄公。到了潼關。胡躡迎

出。問衆人動靜。余千道。今晚至此。不然。夜間即便到了。大爺速奔潼關。勿使前後受敵。胡理道。容易容易。將狄公引進山窩。那胡理共帶了三千五六百人。他哥哥帶去五百。還有三千多人馬。俱屯在山窩裏面。做飯連煙頭都無。故能把潼關鎮守之人瞞住。毫不知道。狄公見他分派有餘。甚是敬重。胡理延至更多天氣。分付關兵。向余千道。我今自去單奪潼關。你們在關外候信。聞我呼喚。你們就指號向前。護住王爺。你們若不聽見聲音。切不可喊叫。使過刀來。反難取關。衆人領命。胡理扎束妥當。前後挂了兩把鈔刀。出了山窩。奪潼關去了。且說守關之將。武卯聞報。馬連報道。有強人出奔關口。反出京城。哥哥武英。須下追趕前來。就有些兵丁副將上道。就有幾百強盜。還把帥爺捉拿不住。亦必須至此地。况此關阻路。賊人插翅難飛。武卯道。此言有理。卽齊軍馬上關防守。伺強人的動靜。於是就令兩員副將。千百把總守備。至關上伺望。却說胡理來關前抬頭一看。見關上燈球火把齊鳴。就知武卯聞報。領了人馬守關。潼關四處皆山。當中一個出門。乃南北通路大道。設一關隘。五田關一過。別無阻路。胡理又想到。前曾看過一塊落地。關之左首。有一顆大木。行到水面。水面上。看上了山峯。那山峯生得險阻。好似狼牙一般。若跌下來。真個碎尸萬段。胡理就上了三五个山峯。看見潼關。原是無恐。胡理上峯。遍身是汗。山上橫草甚深。恐人看見。將身臥在橫草穴中歇息。暗想道。正是上來了。他有許多人在裏防守。一見我是生人。必要盤詰。豈容我自上關去。正在無法。只聽得橫草那邊一人問道。你也出恭麼。胡理在月光之下。看不分明。只當自

家人遂答道。出恭。况那人真當自家。毫不猜疑。胡理遂從他面前經過。就是一刀殺死。將他衣服剝下。自己穿上。又將腰刀取下。挂在自己身上。打扮得是個兵丁一般。一步一步投進帥府。到武卯背後。武卯同二副將。只向關外張看。關內皆是家人。却不用提防。胡理就將兩口撲刀取出。即便對正武卯頭頂一刀。用力砍去。天庭已將砍去。二頭落地。那一個副將。說聲有賊了。胡理分過刀來。亦砍倒在地。千百總把守備各人。見事不好。皆搶路下關去。胡理也隨下臺去。有幾百兵丁。竟無一個叫關前不敵。胡理也不敢殺衆人。直奔開門。那個守兵道。還不放箭。等待何時。話有未了。箭如雨下的射來。胡理背後倚定關門。面向衆人。用兩口朴刀上下相遮。兩旁堆箭一二尺深。竟不能射他一箭。有頓飯時候。兵丁所帶之箭。均已射完。只聽得守備分付速開庫房。搬箭來用。胡理暗道。還不趁此無箭之時。更待何時。轉身來將關鎖斬斷。左膀上已中了一箭。胡理疼痛難禁。不能大開關門。只得搬開其空。大喊道。關門已開。還不速進。等待何時。鮑自安等。已經到來。余千將胡理分付之言相告。衆人皆來關外等候。一聞胡理喊叫。奔至潼下一擁而進。將千百把總官兵人等。十殺七八。餘者逃去。回轉關下。見胡理臥在塵埃。哼哼不絕。衆人見了他兩膀中了三箭。無不嘆息。鮑自安道。既得了不生之地。速差幾人。前去總鎮府內。搜尋奸黨。胡二爺抬進調養。巴氏九人。就往總鎮府內。將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殺得干干净净。任正千挖了胡理。在總鎮府安放在床上。將射進之箭拔出。看了已入肉二寸。胡理忽昏忽醒。狄公余千。濮天鵬等。代領駱太太衆人。

俱探入鎮府內。狄公一見胡理如此形容，不覺淚下，贊道：「勇力忠心，胡二將軍將至今夜，胡璉同衆女將先至。鮑自安見人口齊，至分付掩閉關門。胡璉夫妻同女兒賽花，一見胡理，看看待死，好不悽慘。鮑自安同女兒金花，速取刀傷藥敷上。及至五更死了。亡年二十七歲。胡璉見兄弟身死，哀痛不已。衆人無不下淚。狄公道：「速備棺木，將二將軍高擱。待迎王還朝之後，再爲封贈殯送。」是了。胡璉感謝，遂備棺木成殮，安放廟中。次日，鮑自安道：「元帥武寅雖被排打已散，但那人必仍要來爭關。我等兵少將微，不可對敵。只好謹守關隘，歇息兩日，再赴房州。」通王衆人遵命不提。却說元帥武寅，京中共有十萬御林軍，那夜雖未齊全，也帶了有三萬多人趕出京時，先與鮑自安兩班男女對敵，已折了人兵萬餘。後又與胡理排扛一陣，又折了萬餘，只落得一萬餘人相隨，欲帶回京，重調人馬。又恐皇上責備，你做了元帥，帶了三四萬的人馬，折了一大半，連一個強盜也捉不住，自家難以回奏。只得重整後兵戰將，赴奔潼關，遠望兄弟領兵來迎。及至潼關，聞兄弟已被殺死，關口已失，好不苦楚。潼關外扎下營盤，修本進京求救。且說自安息了兩日，商議道：「今下房州男將前去，女將在此等候。男將中也要留下一二人在此防守。我等中不知誰肯留此。衆人皆千苦萬辛，俱要迎王顯功，却不答應。余千道：「我不去罷。鮑自安道：「余大叔有保狄王的大功，豈有不去之理。余千道：「我家大爺前去就是了。狄公道：「余千不去也罷。我到房州在薦前保奏就是了。鮑自安道：「既如此說，濮天鵬也不去罷。你兩個人皆是保千歲出京之人，要不去，都不去。濮天鵬依命。鮑自

安道。你二人在此不可大意。武卯雖死。他家將尚有。倘暗地將關門開放。又是勞而無功。你二人分開班。一家一日巡關。想武寅怎的計。總莫要與他對敵。等待我們到日。再作商量。二人一一領命。各人收拾行李。次日。同狄公赴房州去了。余千濮天鵬。遵鮑自安之命。一家一日巡關。武寅關外扎了營。他也不來攻打。那晚余千巡關。忽聽武寅營中砲响連天。余千大為驚恐。急急忙忙趕上關來一看。只見那武寅營中燈光明亮。又添了無數人馬。不知武寅營中又添何處人馬。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狄欽王率衆迎幼主 聖天子登位封功臣

却說余千看見武寅營中添兵益將。自家同天鵬防守甚嚴。且說武寅本章進京。武后覽表。也道當真是強盜作亂。不得不發兵勦除。遂發羽林軍五百。差鎮殿將軍劉自成前去救援。一萬人馬。行營加添五萬。共成六萬大兵。自然壯觀。次日劉自成上馬提鎗。關前討戰。余濮二人只是堅守不出。劉自成連討了幾日戰。百般辱罵。並無敵將出關。只得回營。同武寅商議破關之法。武寅道。彼堅守不出。別無抄路。可以攻開。似此如何是好。劉自成道。除非元帥再行修表進京。請數架紅烟大砲。此關左右有座高山。將砲架在山頂。以砲擊關。一砲不開兩砲。兩砲不開三砲。潼關雖固。諒數砲亦開。武寅大喜。遂又修進京請砲之表。數日之後。砲已請到。差人上山速砌砲臺。余濮二人聞聽此言。甚是驚慌。倘被他打破潼關。叫我二人如何拒他。正是愁悶。探馬報道。太子大駕同薛元帥。率領

十萬大兵。離此有百里之遙。特報二位爺知道。二人聞報十分歡喜。諒他砌起礮臺。並架礮時。我們大兵已到。真個礮臺起了。廬陵王大駕已到。相離潼關有二十里之遙。二人率領衆男女。撥出十里之外。只見鮑花任駱。皆各披挂盔甲。光明奪目。好不威武。迎至鞦韆前。投名跪接。狄公馬前啓奏。此皆鎮守潼關男女將士。聞王駕到。特來接駕。廬陵玉展龍目向下一觀。見數十男女跪於道旁。行有擒龍伏虎之氣象。龍心大悅。問狄公道。此二人卽卿所奏。保卿出京之余。千濮天鵬。狄公道。正是此二人。廬陵王道。暫賜行營總兵。待孤登寶之時。另行賞封。女卿盡隨夫品。勿得另封。狄公走到余千濮天鵬跟前道。旨下。余千濮天鵬二人有保大臣迎駕之功。暫賜行營總兵之職。回朝再加封賞。賜封女將隨夫品級。勿得另封。謝恩衆男女齊呼千歲。站起身來。讓龍輦過去。各上騎行。隨駕至關。放砲安營。余千濮天鵬亦到公館參見元帥薛剛。薛剛道。二位將軍鎮守潼關。武賊營中消息如何。余濮二人稟道。數日以前。伊營添了五萬人馬。不次討戰。末將只是堅守不出。三日前又請了數架紅烟大砲。現今砌砲臺。尙未架砲。末將正在要通稟。元帥大兵已至。今特稟知。薛剛大驚道。此砲共有二十四架。實領國之寶。從不擅動。內盛一石二斗火藥。料其能打四十里之遙。潼關雖固。豈能受得數砲。趁此未架。明日點將拒敵要緊。於是各營埋鍋造飯。一宿晚景休提。次日清晨。用過早飯。對王奏道。方聞余千濮天鵬。潼關外現有賊屯兵。須先捉此賊。再保主進京。王道卿自主之。薛剛領旨。卽陞大帳叫道。那個前去捉拿武賊。一言未了。副鋒先薛魁應道。孩兒

願往。披挂齊整。上馬提鎗。三响大砲。開放城門。二膝一催。早到了武營。勒馬討戰。武營中劉自成出馬拒敵。來至營前一看。是雷公嘴的薛魁。早已盔歪甲斜。既到陣上。就有個不能戰的。身上抖抖懼怕的樣子。回道。聞小將軍賢父子在房州。保太子之駕。今何順賊而拒皇上天兵。薛魁道。奸黨肆行無忌。舞亂朝綱。前殺賊者。乃我狄千歲。收服江湖上好漢。特殺奸賊以作進見之功。保護狄公往房州。迎王駕至此。你如知天時。即解甲卸盔。進關見駕。少免助奸之罪。倘敢仍前耀武揚威。立刻斃命。自成乃是奉旨前來。並非奸意助他爲惡。既然王到關中。且又知薛魁平日之利害。乃答道。下官乃奉旨前來。並非助奸爲惡。既然王駕在此。下官着敢抗違。遂下馬投封關中。見主請罪。薛魁乃提鎗在營門罵戰。早有些旗牌。報與武寅說到。自成投關去了。武寅好不驚怕。只得自己上馬提鎗出營迎敵。二馬相交。武寅大罵道。不知死活的反賊。向日脫鉤。卽你子父免於罪戾。近在房州。皇上赦免。就該頂戴聖恩。今又助賊兵。門前來對敵。豈非自投羅網乎。薛魁道。你是皇親。腰金勒玉。食祿萬鎰。就該代國家出力。報効聖恩。爲是着的。知那些奸佞羽黨。同賣國法。不要走。看我捉你。一順就打正中前心。墜馬而亡。薛魁一馬當先。進營吆喝道。我誅是老奸賊。爾等兵丁無罪。太子現在關中。還不歸順。等待何時。衆兵一齊跪下道。愿歸順。薛魁分付。仍屯原營。今隨營衆將。各隊兵進關來。次日合兵一處。大元帥薛剛。分差去頭隊副先鋒薛魁。領本部人馬。先到長安攻城。二隊先鋒薛榮。領本部人馬接應。並捉奸賊的家眷。副元帥薛強。領本部人馬在前。廬陵王

率領新收男女各將居中自領大兵。斷後。次日放砲起營。潼關乃是要地。不可一日無主。將授任正千爲潼關總兵鎮守。惟有鮑自安知任正千。於中分文沒有。將三情殿所劫那王倫的五六個包裹。原包送出。與任正千使用。以應向日與花振芳賭勝。復他家業之語。花振芳一同那巴氏弟兄。所劫王倫人衆十五個包裹。與了任正千十個。留下數個的。連着人至定興。將去年火燒的廟。重修一座。以復當日在林中所許之愿。任正千雖勉強受封。不得與衆人聚。未免有此難捨之意。賂宏參慰道。世兄有大任。還不拜受。彼此至時。相聚亦自有期。大家遂洒淚而別。況且頭隊先鋒薛魁。催促人馬快行。行至次日午時。兵丁都不停。薛魁嫌走得遠。衆頭目齊聲說道。你老爺所騎之馬。他一日能行千里。小的們如何能隨得上。薛魁道。你們也說得不差。我自前走。你們隨後趕來。省得勒壞了我的坐騎。說了催開能行。先趕到長安。有二更之時。到了長安東門。薛魁那裏還等得人馬到時。再攻城池。自拍馬提鎗叫門道。城上聽令。廬陵王千歲駕船回朝。速速開放城門。免你之罪。看官。京城不比別處的州縣。城樓城上一夜不斷人行。守更之人。聞得下面有喊叫。廬陵王駕已回朝。忙問道。你係何人。薛魁道。我乃副先鋒薛魁。門兵聽說是薛魁。打了一個寒噤。衆人道。這位爺爺反了。前時他在京城。殺了一日一夜。無一人敢近他身邊。多虧衆百姓哀告道。以小民爲命。求少爺出城罷。他方去了。今日至此。若不速速開門。一定是要打得的。那時莫想一個得活。又一人道。必須先稟皇親。等待下了令箭來。我們才敢開門。衆人道。此言有理。遂同一衆人等。趕赴皇

親府內啓稟。却說薛魁喊了一聲。擊門也不開。也不回答。焦燥道。該死的狗頭。敢不言語了。若再不開門。俺就用鎚擊門了。門兵道。少爺莫急。皇親武爺府中。已有人去了。請了鎖匙就來。請少爺進城。薛魁聽了。門兵這一番言語。心中暗暗自己。想道。皇親是武三思這賊。我想這個狗。他若聽得是我來叫門。他不但不開城門。還要阻擋我。雖然不能將我怎的。到底枉自費手。我今不要理他。開與不開。待我以此雙鎚擊門而進便了。好一小將。算計已定。跳下征騎。雙鎚舉起。朝城門口一下。只聽得撲咚一响。城門兩扇。開向左右。薛魁復上征騎。將鎚一入。闖進了城門。那些守門的兵丁。番兒。一聲道。不好了。你我賊來。賊道快走。性命要緊。一哄而散。再言薛魁正待前進。正遇武三思來。那薛魁迎上前來。亦不答話。拿鎚就打。且說薛魁部下人馬。四散衝來。薛榮人馬也到東門。登城觀看。且不知主將何姓。只得扎下營盤。不多一時。二隊正先鋒的人馬也到了。薛榮部下人道。你主將在那裏。衆人稟道。我主將因我們行遲了。先奔前來。小人等到時。城門已開。想是先進城去了。薛榮大驚道。俺乃奉詔進京。不過斬奸除佞。忠良之人不傷害。素知薛魁人粗。恐他那裏還分青白皂紅。禁城之中。倘驚聖駕。其罪不小。况武三思英勇。非常人可比。他一人恐受其困。連忙催動人馬進城。及至到大街以上。只見薛張提鎚找人嘶殺。薛寅大喝。禁城不可亂動。薛魁見薛寅來。至亦勒馬而待。薛榮問其所以。薛魁道。武三思這老兒。已被兄弟一鎚打死。薛榮道。武三思既除。不可妄殺一人。速速領去人馬。去圍奸賊府第。捉拿人口。於是將王奕薛武人口。盡皆捉下。京

城下的屯鎮兵恐驚聖駕。衆人家口俱押出城外。天明時大兵已到。滿京臣庶皆已知太子駕臨。無不朝服而迎。廬陵王道孤令進城朝母。衆卿在營等候。欽王狄仁傑大元帥辭剛同卿隨孤進城朝母。衆人領旨。王乘龍輦。行到午門。黃門啓奏武后。武后召見王到金殿。呼稱之後。哭道。兒臣久離膝下。仰慕鴻業。今日得見皇親。真萬幸也。武后道。兒年幼。爲娘代你理國。今已成立。我又年老。故召皇兒回朝禪位。廬陵王謝恩。武后又宣狄仁傑至殿。武后道。迎王還朝。皆卿之力。命卿酌議。選定黃道吉日禪位。狄公依旨。乃是九月十八日。國史議定。十月初二日。上吉。復奏武后。武后准奏。十月初二日。禪位。命翰林院編修召太子進宮宿廡。母子的議朝事。諸卿退朝。於是朝期。後至十月初二日。合朝文武。早朝伺候。諸臣朝賀。三呼之後。改元大唐。嗣聖元年。爲肅宗皇帝。大赦天下。大元帥薛剛奏道。變王薛武衆家口。請旨發落。天子道。盡皆聽卿。正在議論。只見內宮一個太監慌慌張張。駕前奏道。太后娘娘自縊駕崩。天子大哭。京中羣臣挂孝。次日先頒喜詔。後頒哀詔。太后喪事已畢。安樂宮設筵。群臣大筵。天子因有太后之喪。不便赴筵。勅大梁王狄仁傑主席。衆臣正歡飲之間。只見一個內官手勅皇詔前來。衆人跪接。那內官居中站立。開讀聖旨道。旨下。跪聽宣讀。旨曰。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臣無君如衣無襟。君無臣如體無手足。再先皇帝駕崩。朕躬尙幼。先太后代執朝事。而我先太后幽閑貞靜。不意爲奸佞蒙蔽。逐朕外鎮。不容還朝。幾乎有失先帝之業。今除奸誅佞。逮朕尙朝。復得基業者。皆卿等之力。不正典型。無以警戒奸讒。不行賞封。何以鼓舞。

忠義張天佐王懷仁王懷義先已被傷家口正典餘黨姑置不究爾等諸臣論功封賞。

狄仁傑原封欽王以加封恩襲公爵加祿萬鍾。

薛剛進封平王兼兵馬大元帥。

薛強進封平國公兼兵馬副元帥。

薛榮進封無量大將軍兼正先鋒。

薛魁進封無敵大將軍兼副先鋒。

鮑福封安國公。

花萼封定國公。

胡璉 巴龍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義 巴禮 巴智 巴信 徐蒼

駱寶侯 濮里雲 俱封總兵。

濮行雲封總兵有保朕大功加封衛武將軍。

余千封總兵有保朕大功加封衛武大將軍。

衆女卿各隨夫品。

鮑金花係閨女。有迎朕大功。恩賜一品夫人。

花碧蓮雖係副宰。有迎朕大功。恩賜一品夫人。

胡養花。有迎朕大功。照武探花之職。恩賜一品夫人。

童素娘。寧死不失節烈。又有迎朕大功。恩賜節義夫人。其子成立之後。另行封賞。

胡理隻身奮關。以死報國。勦賊忠武侯。以禮安葬。在京諸臣。各安原職。既封之後。各安本職。欽哉謝恩。

宣讀之後。衆人謝恩。宴罷各歸。次日早朝。狄仁傑奏道。五臺山上。消安消計。消月。與徒黃胖。四個和尚。向有忠義之心。潼關解臣之危。愿陛下回朝之後。奉明加封。今陛下已登大寶。乞賜封贈。以彰聖恩。天子准奏。差官至五臺山。宣詔。消安等四衆。四衆接旨。謝恩畢。款待天使。少不得備酒。留住一宿。次日天明。消安四衆。隨了天使。一同進京。路程非止一日。那日到了長安。差官來至午門。繳旨。黃門官啓奏。皇上傳旨。宣消安等上殿聽宣。師徒四衆。來至金階。三呼萬歲已畢。主開金口。問爾等師徒。素有禪規。更兼英勇。上曰。狄卿迎朕遇奸。若非聖僧解危。朕不知何日方得還朝。消安等奏道。貧僧向日路遇狄千歲遇好。託萬歲洪福齊天。天意除之。非僧人之能也。今蒙聖恩過獎。貧僧之罪也。皇上道。爾等不可謙遜。聽朕封你。

消安封文英武略護國大禪師。賜紫金玉杖一。紅袈裟一。

消計封神武義勇利國副禪師。賜杖一。袈裟一。

消月封與佛靜壇禪師。賜袈裟一。

黃胖封半痴長老。兼僧綱掌教之職。

皇上封過四僧。四僧口稱臣僧等謝恩。願吾主萬壽無疆。聖壽無疆。三呼之後。皇上回宮。衆臣朝散。再說消安師徒。少不得至狄王府拜謝。不日師徒入朝謝恩。辭駕回山。天子准奏。師徒又謝狄千歲。千歲少不得有禮物相送。送至郊外。分別不提。消安等回山。再言駱宏勳榮任狼山總兵印。差人到寧波府。將桂太太請安侍奉。家內有桂小姐。花姑娘。朝歡暮樂。後來花桂二位夫人。皆生貴子。桂氏生二子。取名文龍。文虎。花氏所生三子。取名文鳳。文鸞。文鰲。駱宏勳將文虎繼與桂府。將文鸞繼與花氏爲嗣。又將文鰲繼與巴氏爲嗣。因向日悞傷巴結之命。而三氏皆有後人。後來四子皆是皇親棟樑。至今昌盛。再說任正千。久鎮潼關。後來任正千娶妻方氏。所生一子一女。子名應龍。女喚素英。後與駱宏勳爲媳。文龍爲妻。至此任駱世代相好。至今如初。余千後來官到兵馬大元帥。娶妻秦氏。係世襲國公秦爺之女。所生四子二女。長女嫁與駱宏勳。次子文鳳爲妻。次女嫁與任公之子應龍。四子長成。皆是文武在朝佐君。後來之人。看到了余千忠直之事。有詩爲證。詩曰。

自幼心中直。平生胆氣豪。切齒恨王賀。救主不辭勞。四杰威名重。紫氣貫九霄。今朝留竹帛。千古顯芳名。

這幾句詩。單說余千忠義可嘉。再者花振芳夫婦。有駱宏勛常常侍奉。鮑自安有壻送終。壽至耄耋之外。後人看到鮑金花之事。有詩爲證。詩曰。

艱主江湖客。忠肝義胆人。忘身惟有友。立志保聖門。殺奸兼救難。除佞恤孤憐。今朝留竹帛。千古顯芳名。

後來花鮑二老。一笑而終。巴氏兄弟。各人任總兵之職。但節婦修素娘之子。長大成立。欽賜進士。聖恩御賜榮顯門庭。娶妻生子。傳孤爲梅氏宗支長。本書至此已完。乃書詞曰。

江湖有義終非盜。衣帽無良豈是人。王賀奸淫終有報。佞賊單頭枉費心。

世賴平賊今何在。梅滔奸險也喪身。余千捨命存忠義。至今千古美名揚。

宏
碧
緣
第三十二回

民國七年六月出版



(宏碧緣全二冊)
(定價大洋五角)

編輯者 交通圖書館

印刷者 交通圖書館

發行所 上海交通路
門牌一三三號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possibly including the number '13'.

2
6